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

## 大般涅槃經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 譯

(四十卷•之一：第 01 卷至第 20 卷)

## 汇编说明

佛教經典分經律論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經藏中，閱藏讀經仿佛得預法會，親聆聖音，是學習佛法最直接的途徑，具足無量功德。能遍閱三藏，把一代聖教盡數熏入八識田中，直至成佛永為道種，更是古今眾多佛子的畢生心願。但人們往往以為閱藏是一項高不可攀的工程，要棲身藏經樓、多年足不出戶方能成功，廣大普通佛子只能望洋興嘆。大眾閱藏的目標是通過合理規劃及輔助工作降低閱藏難度，讓普通人也能閱藏，也能讀完大藏經、讀懂大藏經！

本汇编是大众阅藏网 5.4 版汇编 12 辑之外的 11 部大经之一的《大般涅槃經》。

本汇编采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2018 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电子《大正藏》）第 12 冊 No. 374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的《大般涅槃經》（40 卷）为底本。

本汇编按顺序 20 卷为一册，共 2 册。时间仓促，能力有限，智慧浅薄，望大众给予指正赐教，共同参与，以待修订。

CBETA 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簡稱，成立於 1998 年，免費提供電子佛典資料庫供各界作非營利性使用，其發佈的電子佛典資料庫可在網路上下載。編輯過程中我們也做了一些校勘，如有修改處在頁底加校勘記說明。

**宗旨：**本佛宗经，闻思正见。

**理念：**阅藏很重要，大众能做到，活动无中心，引导有僧宝。

**目标：**圆满聞思修，共入福慧海！

大众阅藏邮箱：[yuezang@vip.163.com](mailto:yuezang@vip.163.com)。

大众阅藏官网网址：<http://www.yuezang.org>；

##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汙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 閱藏儀軌

##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等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 壹、前行：

###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婆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婆嚩秫度憾。（三遍）

###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住。  
摩啰摩啰。虎啰，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  
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  
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 目 录

大般涅槃經序.....	1
大般涅槃經卷第一.....	3
壽命品第一.....	3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	19
壽命品第一之二.....	19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	39
壽命品第一之三.....	39
大般涅槃經金剛身品第二.....	49
◎大般涅槃經名字功德品第三.....	54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	56
◎如來性品第四之一.....	56
大般涅槃經卷第五.....	70
如來性品第四之二.....	70
大般涅槃經卷第六.....	88
如來性品第四之三.....	88
大般涅槃經卷第七.....	102
如來性品第四之四.....	102
大般涅槃經卷第八.....	118
如來性品第四之五.....	118
大般涅槃經卷第九.....	138
◎如來性品第四之六.....	138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	155
如來性品第四之七.....	155
大般涅槃經一切大眾所問品第五.....	158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	172
◎現病品第六.....	172
大般涅槃經聖行品第七之一.....	181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二.....	186
聖行品第七之二.....	186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三.....	203
聖行品第七之三.....	203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四.....	219
聖行品第七之四.....	219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五.....	234
◎梵行品第八之一.....	234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六.....	248
梵行品第八之二.....	249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七.....	264
梵行品第八之三.....	264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八.....	278
梵行品第八之四.....	278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九.....	295
梵行品第八之五.....	295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	312
梵行品第八之六.....	312
大般涅槃經嬰兒行品第九.....	325

# 大般涅槃經序

後秦釋道朗撰

大般涅槃經者，蓋是法身之玄堂，正覺之實稱，眾經之淵鏡，萬流之宗極。其為體也，妙存有物之表、周流無窮之內，任運而動、見機而赴，任運而動，則乘虛照以御物，寄言蹄以通化；見機而赴，則應萬形而為像，即群情而設教。至乃形充十方而心不易慮，教彌天下而情不在已；廁流塵蟻而弗下，彌蓋群聖而不高；功濟萬化而不恃，明踰萬日而不居；渾然與太虛同量，泯然與法性為一。

夫法性以至極為體，至極則歸於無變，所以生滅不能遷qiān其常。生滅不能遷其常，故其常不動。非樂不能虧其樂，故其樂無窮。

或我生於謬想，非我起於因假。因假存於名數，故至我越名數而非無。越名數而非無，故能居自在之聖位。而非我不能變，非淨生於虛，淨故真淨水鏡於萬法。水鏡於萬法，故非淨不能渝。

是以斯經卑章敘常樂我淨為宗義之林，開究玄致為涅槃之原用，能闡祕藏於未聞，啟靈管以通照，拯四重之癰疽，拔無間之疣贅。闡祕藏則暢群識之情，審妙我之在已；啟靈管則悟玄光之潛，映神珠之在體。然四重無間誹謗方等，斯乃眾患之疥癩，創疣之甚者。故大涅槃以無創疣為義名，斯經以大涅槃為宗目。宗目舉則明統攝於眾妙，言約而義備；義名立則照三乘之優劣，至極之有在。然冥化無朕、妙契無言，任之沖境則理不虛運。是以此經開誠言為教本，廣眾喻以會義，建護法以涉初，覩祕藏以窮原，暢千載之固滯，散靈鷲之餘疑。

至於理微幽蟠微於微者，則諸菩薩弘郢匠之功，曠舟船之濟，請難雲構，翻覆周密，由使幽塗融坦，宗歸豁然。是故誦其文而不疲，語其義而不倦，甘其味而無足，餐其音而不厭。始可謂微言興詠於真丹，高韻初唱於赤縣，梵音震響於輦俗，真容巨曜於今日。而寡聞之士，偏執之流，不量愚見，敢評大聖無涯之典，遂使是非興於諍論，譏謗生於快心。先覺不能返其迷，眾聖莫能移其志，方將沈蔽八邪之網，長淪九流之淵，不亦哀哉，不亦哀哉。

天竺沙門曇無讖者，中天竺人，婆羅門種，天懷秀拔，領鑒明邃，機辯清勝，內外兼綜，將乘運流化，先至燉煌，停止數載。大沮渠河西王者，至德潛著，建隆王業，雖形處萬機，每思弘大道，為法城塹，會開定西夏。斯經與讖自遠而至，自非至感先期，孰有若茲之遇哉！讖既達此，以玄始十年歲次大梁，十月二十三日，河西王勸請令譯，讖手執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銳，而為法殷重，臨譯敬慎，殆無遺隱，搜研本正，務存經旨，唯恨梵本分離殘缺未備耳。

余以庸淺，豫遭斯運，夙夜感戢，欣遇良深；聊試標位，敘其宗格，豈謂必然闕其宏要者哉。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一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 chèn 譯

## 壽命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與大比丘八十億百千人俱，前後圍遶。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以佛神力出大音聲，其聲遍滿乃至有頂，隨其類音普告眾生：「今日如來、應、正遍知，憐愍眾生，覆護眾生，等視眾生如羅睺羅，為作歸依屋舍室宅。大覺世尊將欲涅槃，一切眾生若有所疑，今悉可問，為最後問。」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明雜色，青、黃、赤、白、頗梨、馬瑙，光遍照此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乃至十方亦復如是。其中所有六趣眾生遇斯光者，罪垢煩惱一切消除。

是諸眾生見聞是已，心大憂愁，同時舉聲悲啼號哭：「嗚呼慈父，痛哉苦哉。」舉手拍頭捶胸叫喚，其中或有身體戰慄、涕泣、哽咽。

爾時大地諸山大海，皆悉震動，時諸眾生共相謂言：「且各裁抑，莫大愁苦。當疾往詣拘尸那城力士生處，至如來所，頭面禮敬，勸請如來莫般涅槃，住世一劫若減一劫。」互相執手復作是言：「世間空虛，眾生福盡，不善諸業，增長出世。仁等今當速往速往，如來不久必入涅槃。」復作是言：「世間空虛，世間空虛，我等從今無有救護，無所宗仰，貧窮孤露。一旦遠離無上世尊，設有疑惑當復問誰？」

時有無量諸大弟子，尊者摩訶迦旃延、尊者薄俱羅、尊者優波難陀，如是等諸大比丘，遇佛光者，其身戰掉，乃至大動

不能自持，心濁迷悶，發聲大喚，生如是等種種苦惱。

爾時復有八十百千諸比丘等，皆阿羅漢，心得自在，所作已辦，離諸煩惱，調伏諸根，如大龍王有大威德，成就空慧，逮得己利，如栴檀林栴檀圍遶，如師子王師子圍遶，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一切皆是佛之真子。於其晨朝，日始初出，離常住處，嚼楊枝時，遇佛光明，并相謂言：「仁等，速疾漱口澡手。」作是言已，舉身毛豎，遍體血現如波羅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惱。為欲利益安樂眾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如來方便密教，為不斷絕種種說法，為諸眾生調伏因緣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

爾時復有拘陀羅女、善賢比丘尼、優波難陀比丘尼、海意比丘尼，與六十億比丘尼等，一切亦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心得自在，所作已辦，離諸煩惱，調伏諸根，猶如大龍有大威德，成就空慧。亦於晨朝，日初出時，舉身毛豎，遍體血現如波羅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惱。亦欲利益安樂眾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如來方便密教，為不斷絕種種說法，為諸眾生調伏因緣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於比丘尼眾中復有諸比丘尼，皆是菩薩，人中之龍，位階十地安住不動，為化眾生現受女身，而常修集四無量心，得自在力，能化作佛。

爾時復有一恒河沙菩薩摩訶薩，人中之龍，位階十地安住不動，方便現身。其名曰：海德菩薩、無盡意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其心皆悉敬重大乘，安住大乘，深解大乘，愛樂大乘，守護大乘，善能隨順一切世間，作是誓言：「諸未度者，當令得度。」已於過世無數劫中，修持淨戒，善持所行，解未解者，紹三寶種使不斷絕，於未來世當轉法輪，以大莊嚴而自莊嚴，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等觀眾生如視一子。亦於晨朝，

日初出時遇佛光明，舉身毛豎，遍體血現如波羅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惱。亦為利益安樂眾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如來方便密教，為不斷絕種種說法，為諸眾生調伏因緣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匝，合掌恭敬，却坐一面。

爾時復有二恒河沙諸優婆塞，受持五戒，威儀具足，其名曰：威德無垢稱王優婆塞、善德優婆塞等而為上首，深樂觀察諸對治門，所謂苦樂、常無常、淨不淨、我無我、實不實、歸依非歸依、眾生非眾生、恒非恒、安非安、為無為、斷不斷、涅槃非涅槃、增上非增上，常樂觀察如是等法對治之門，亦欲樂聞無上大乘，如所聞已，能為他說。善持淨戒，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復能充足餘渴仰者。善能攝取無上智慧，愛樂大乘，守護大乘。善能隨順一切世間，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紹三寶種使不斷絕，於未來世當轉法輪，以大莊嚴而自莊嚴，心常深味清淨戒行，悉能成就如是功德，於諸眾生生大悲心，平等無二如視一子。亦於晨朝日初出時，為欲闍毘如來身故，人人各取香木萬束、栴檀沈水、牛頭栴檀、天木香等，是一一木，文理及附，皆有七寶微妙光明，譬如種種雜彩畫飾，以佛力故有是妙色，青黃赤白，為諸眾生之所樂見。諸木皆以種種香塗，鬱金沈水及膠香等，散以諸花而為莊嚴，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諸香木上懸五色幡，柔軟微妙猶如天衣，憍奢耶衣芻摩繒綵。是諸香木載以寶車，是諸寶車出種種光，青黃赤白。轆輻皆以七寶廁填，是一一車駕以四馬，是一一馬駿疾如風。一一車前豎立五十七寶妙幢，真金羅網彌覆其上，一一寶車復有五十微妙寶蓋，一一車上垂諸花鬘，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其花純以真金為葉，金剛為臺。是花臺中多有黑蜂，遊集其中歡娛受樂，又出妙音，所謂無常、苦、空、無我，是音聲中，復說菩薩本所行道。復有種

種歌舞伎樂、箏笛、箜篌、簫瑟、鼓吹，是樂音中復出是言：「苦哉，苦哉，世間空虛。」一一車前，有優婆塞擎四寶案，是諸案上有種種花，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鬱金諸香及餘薰香，微妙第一。

諸優婆塞為佛及僧，辦諸食具，種種備足，皆是栴檀沈水香薪，八功德水之所成熟，其食甘美有六種味：一苦、二醋、三甘、四辛、五鹹、六淡。復有三德：一者輕軟、二者淨潔、三者如法，作如是等種種莊嚴。至力士生處娑羅雙樹間，復以金沙遍布其地，以加陵伽衣、欽婆羅衣及繒綵衣而覆沙上，周匝遍滿十二由旬。為佛及僧敷置七寶師子之座，其座高大如須彌山，是諸座上皆有寶帳，垂諸瓔珞。諸娑羅樹，悉懸種種微妙幡蓋，種種好香以塗樹身，種種名花以散樹間。諸優婆塞各作是念：「一切眾生若有所乏，須食與食、須飲與飲、須頭與頭、須目與目，隨諸眾生所須之物，皆悉給與。」作是施時，離欲瞋恚、穢濁毒心，無餘思惟求世福樂，唯期無上清淨菩提。

是優婆塞等，皆已安住於菩薩道，復作是念：「如來今者受我食已，當入涅槃。」作是念已，身毛皆豎，遍體血現如波羅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惱，各各齎持供養之具，載以寶車、香木、幢幡、寶蓋、飲食，疾至佛所稽首佛足，以其所持供養之具，供養如來，遶百千匝，舉聲號泣，哀動天地，搥胸大叫，淚下如雨，復相謂言：「苦哉，仁者！世間空虛，世間空虛。」便自舉身，投如來前，而白佛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世尊知時默然不受。如是三請，悉皆不許。諸優婆塞不果所願，心懷悲惱，默然而住。猶如慈父唯有一子，卒病喪亡，送其屍骸置於塚間，歸還悵恨，愁憂苦惱。諸優婆塞憂愁苦惱亦復如是，以諸供具安置一處，却在一面，默然而坐。

爾時復有三恒河沙諸優婆夷，受持五戒，威儀具足。其名

曰：壽德優婆夷、德鬘優婆夷、毘舍佉優婆夷等八萬四千，而為上首。悉能堪任護持正法，為度無量百千眾生故，現女身呵責家法。自觀己身如四毒蛇，是身常為無量諸虫之所啖食，是身臭穢、貪欲、獄縛，是身可惡猶如死狗，是身不淨九孔常流。是身如城，血肉筋骨皮裹其上，手足以為却敵樓櫓，目為竅孔，頭為殿堂，心王處中，如是身城，諸佛世尊之所棄捨，凡夫愚人常所味著，貪婬、瞋恚、愚癡、羅刹止住其中。是身不堅，猶如蘆葦、伊蘭、水泡、芭蕉之樹。是身無常，念念不住，猶如電光、瀑水、幻炎，亦如畫水，隨畫隨合。是身易壞，猶如河岸臨峻大樹。是身不久當為狐狼、鷄梟、鷗鷺、烏鵲、餓狗，之所食噉。誰有智者，當樂此身？寧以牛跡盛大海水，不能具說是身無常、不淨、臭穢。寧丸大地使如棗等，漸漸轉小猶葶tíng 塵 lì 子乃至微塵，不能具說是身過患。是故當捨，如棄涕唾。以是因緣，諸優婆夷，以空、無相、無願之法，常修其心。深樂諮受大乘經典，聞已亦能為他演說，護持本願，毀訾女身，甚可患厭，性不堅牢，心常修集如是正觀，破壞生死無際輪轉。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復能充足餘渴仰者。深樂大乘，守護大乘，雖現女身，實是菩薩，善能隨順一切世間，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紹三寶種使不斷絕，於未來世當轉法輪，以大莊嚴而自莊嚴，堅持禁戒，皆悉成就如是功德，於諸眾生生大悲心，平等無二，如視一子。亦於晨朝，日初出時各相謂言：「今日宜應至雙樹間。」諸優婆夷所設供具，倍勝於前，持至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為佛及僧辦諸供具，唯願如來，哀受我供。」如來默然而不許可。諸優婆夷不果所願，心懷惆悵，却坐一面。

爾時復有四恒河沙毘耶離城諸離車等，男女、大小、妻子眷屬，及閻浮提諸王眷屬，為求法故，善修戒行，威儀具足，

摧伏異學壞正法者，常相謂言：「我等當以金銀倉庫，為令甘露、無盡正法、深奧之藏久住於世。願令我等常得修學，若有誹謗佛正法者，當斷其舌。」復作是願：「若有出家毀禁戒者，我當罷令還俗策使。有能深樂、護持正法，我當敬重如事父母。若有眾僧能修正法，我當隨喜令得勢力。」常欲樂聞大乘經典，聞已亦能為人廣說，皆悉成就如是功德。其名曰：淨無垢藏離車子、淨不放逸離車子、恒水無垢淨德離車子，如是等各相謂言：「仁等，今可速往佛所。」所辦供養，種種具足，一一離車，各嚴八萬四千大象，八萬四千駟馬寶車，八萬四千明月寶珠，天木、栴檀沈水、薪束，種種各有八萬四千。一一象前，有寶幢幡蓋，其蓋小者，周匝縱廣滿一由旬，幡最短者長三十二由旬，寶幢卑者高百由旬。持如是等供養之具，往至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為佛及僧辦諸供具，唯願如來哀受我供。」如來默然而不許可。諸離車等，不果所願，心懷愁惱。以佛神力，去地七多羅樹，於虛空中默然而住。

爾時復有五恒河沙大臣、長者，敬重大乘，若有異學謗正法者，是諸人等力能摧伏，猶如雹雨摧折草木。其名曰：日光長者、護世長者、護法長者，如是之等而為上首。所設供具，五倍於前，俱共往詣娑羅雙樹間，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為佛及僧設諸供具，唯願哀愍，受我等供。」如來默然而不受之。諸長者等，不果所願，心懷愁惱。以佛神力，去地七多羅樹，於虛空中默然而住。

爾時復有(應有六恒河沙)毘舍離王，及其後宮夫人眷屬，閻浮提內所有諸王，除阿闍世并及城邑聚落人民。其名曰月無垢王等，各嚴四兵，欲往佛所。是一一王，各有一百八十萬億人民眷屬。是諸車兵，駕以象馬，象有六牙，馬疾如風，莊嚴

供具六倍於前。寶蓋之中有極小者，周匝縱廣滿八由旬，幡極短者十六由旬，寶幢卑者三十六由旬。是諸王等，皆悉安住於正法中，惡賤邪法，敬重大乘，深樂大乘，憐愍眾生，等如一子，所持飲食，香氣流布滿四由旬。亦於晨朝日初出時，持是種種上妙甘饈，詣雙樹間，至如來所，而白佛言：「世尊！我等為佛及比丘僧設是供具，唯願如來，哀愍受我最後供養。」如來知時，亦不許可。是諸王等，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爾時復有七恒河沙諸王夫人，唯除阿闍世王夫人，為度眾生，現受女身。常觀身行，以空、無相、無願之法，薰修其心。其名曰：三界妙夫人、愛德夫人。如是等諸王夫人，皆悉安住於正法中，修行禁戒，威儀具足，憐愍眾生，等如一子，各相謂言：「今宜速往，詣世尊所。」諸王夫人，所設供養，七倍於前，香花、寶幢、繒綵、幡蓋、上妙飲食，寶蓋小者周匝縱廣十六由旬，幡最短者三十六由旬，寶幢卑者六十八由旬，飲食香氣，周遍流布滿八由旬。持如是等供養之具，往如來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為佛及比丘僧設是供具，唯願如來，哀愍受我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時諸夫人，不果所願，心懷愁惱，自拔頭髮，搥胸大哭，猶如新喪所愛之子，却在一面，默然而住。

爾時復有八恒河沙諸天女等，其名曰廣目天女而為上首，作如是言：「汝等諸姊！諦觀，諦觀，是諸人眾，所設種種上妙供具，欲供如來及比丘僧。我等亦當如是，嚴設微妙供具，供養如來，如來受已，當入涅槃。諸姊！諸佛如來，出世甚難，最後供養亦復倍難；若佛涅槃，世間空虛。」是諸天女，愛樂大乘，欲聞大乘，聞已亦能為人廣說。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復能充足餘渴仰者，守護大乘，若有異學，憎嫉大乘，勢能摧滅，

如雹摧草。護持戒行，威儀具足，善能隨順一切世間，度未度者，脫未脫者，於未來世當轉法輪、紹三寶種，使不斷絕，修學大乘，以大莊嚴而自莊嚴，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等慈眾生，如視一子。亦於晨朝日初出時，各取種種天木香等，倍於人間所有香木，其木香氣，能滅人中種種臭穢。白車白蓋，駕四白馬，一一車上，皆張白帳，其帳四邊懸諸金鈴、種種香花、寶幢幡蓋，上妙甘饈，種種伎樂，敷師子座，其座四足純紺琉璃，於其座後，各各皆有七寶倚床，一一座前，復有金机，復以七寶而為燈樹，種種寶珠以為燈明，微妙天花遍布其地。是諸天女設是供已，心懷哀感，涕淚交流，生大苦惱。亦為利益、安樂眾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如來方便密教，亦為不斷種種說法，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諸天女等，不果所願，心懷憂惱。却在一面，默然而坐。

爾時復有九恒河沙諸龍王等，住於四方，其名曰：和修吉龍王、難陀龍王、婆難陀龍王而為上首。是諸龍王，亦於晨朝日初出時，設諸供具，倍於人天，持至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是諸龍王，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坐一面。

爾時復有十恒河沙諸鬼神王，毘沙門王而為上首，各相謂言：「仁等，今者可速詣佛所。」設供具倍於諸龍，持往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許。是諸鬼王，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坐一面。

爾時復有二十恒河沙金翅鳥王，降怨鳥王而為上首。

復有三十恒河沙乾闥婆王，那羅達王而為上首。

復有四十恒河沙緊那羅王，善見王而為上首。



復有五十恒河沙摩睺羅伽王，大善見王而為上首。

復有六十恒河沙阿修羅王，睺婆利王而為上首。

復有七十恒河沙陀那婆王，無垢河水王、跋提達多王等而為上首。

復有八十恒河沙羅刹王，可畏王而為上首，捨離惡心，更不食人，於怨憎中生慈悲心，其形醜陋，以佛神力皆悉端正。

復有九十恒河沙樹林神王，樂香王而為上首。

復有千恒河沙持呪王，大幻持呪王而為上首。

復有一億恒河沙貪色鬼魅，善見王而為上首。

復有百億恒河沙天諸姪女，藍婆女、鬱婆尸女、帝路沾女、毘舍佉女而為上首。

復有千億恒河沙地諸鬼王，白濕王而為上首。

復有十萬億恒河沙等諸天子及諸天王、四天王等。

復有十萬億恒河沙等四方風神，吹諸樹上時非時花散雙樹間。

復有十萬億恒河沙主雲雨神，皆作是念：「如來涅槃焚身之時，我當注雨，令火時滅，眾中熱悶為作清涼。」

復有二十恒河沙大香象王，羅睺象王、金色象王、甘味象王、紺眼象王，欲香象王等而為上首，敬重大乘，愛樂大乘，知佛不久當般涅槃，各各拔取無量無邊諸妙蓮花，來至佛所，頭面禮佛，却住一面。

復有二十恒河沙等師子獸王，師子吼王而為上首，施與一切眾生無畏。持諸花菓，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復有二十恒河沙等諸飛鳥王，鳬鴈、鴛鴦、孔雀諸鳥，乾闥婆鳥、迦蘭陀鳥、鴈鵠鸚鵡、俱翅羅鳥、婆嚩伽鳥、迦陵頻伽鳥、耆婆耆婆鳥，如是等諸鳥，持諸花菓，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復有二十恒河沙等水牛牛羊，往至佛所，出妙香乳，其乳流滿拘尸那城所有溝坑，色香美味悉皆具足，成是事已，却住一面。

復有二十恒河沙等四天下中諸神仙人，忍辱仙等而為上首，持諸香花及諸甘果，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遶佛三匝，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許。時諸仙人，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閻浮提中一切蜂王，妙音蜂王而為上首，持種種花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遶佛一匝，却住一面。

爾時閻浮提中比丘、比丘尼一切皆集，唯除尊者摩訶迦葉、阿難二眾。

復有無量阿僧祇恒河沙等世界中間，及閻浮提所有諸山，須彌山王而為上首，其山莊嚴，叢林蓊鬱，諸樹茂盛，枝條扶疎，蔭蔽日光，種種妙花周遍而有，龍泉流水清淨香潔。諸天、龍、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神仙呪術，作倡伎樂，如是等眾，彌滿其中。是諸山神，亦來詣佛，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復有阿僧祇恒河沙等四大海神及諸河神，有大威德，具大神足，所設供養，倍勝於前。諸神身光伎樂燈明，悉蔽日月令不復現。以占婆花散熙連河，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爾時拘尸那城娑羅樹林，其林變白，猶如白鶴。於虛空中，自然而有七寶堂閣，彫文刻鏤，綺飾分明，周匝欄楯，眾寶雜廁。堂下多有流泉浴池，上妙蓮花彌滿其中，猶如北方鬱單越國，亦如忉利歡喜之園。爾時娑羅樹林中間，種種莊嚴，甚可愛樂，亦復如是。是諸天、人、阿修羅等，咸覩如來涅槃之相，皆悉悲感，愁憂不樂。

爾時四天王釋提桓因，各相謂言：「汝等觀察，諸天、世

人及阿修羅，大設供養，欲於最後供養如來。我等亦當如是供養，若我最後得供養者，檀波羅蜜則為成就滿足不難。」爾時四天王所設供養，倍勝於前，持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迦枳樓伽花、摩訶迦枳樓伽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散多尼迦花、摩訶散多尼迦花、愛樂花、大愛樂花、普賢花、大普賢花、時花、大時花、香城花、大香城花、歡喜花、大歡喜花、發欲花、大發欲花、香醉花、大香醉花、普香花、大普香花、天金葉花、龍華、波利質多樹花、拘毘羅樹花，復持種種上妙甘饍，來至佛所，稽首佛足。是諸天人所有光明，能覆日月，令不復現。以是供具，欲供養佛。**如來知時，默然不受。**爾時諸天，不果所願，愁憂苦惱，却住一面。

**爾時釋提桓因及三十三天**，設諸供具亦倍勝前，及所持花亦復如是，香氣微妙甚可愛樂，持得勝堂并諸小堂，來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深樂、愛護大乘，唯願如來哀受我食。」**如來知時，默然不受。**時諸釋天，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乃至第六天**，所設供養展轉勝前，寶幢幡蓋。寶蓋小者覆四天下，幡最短者周圍四海，幢最卑者至自在天，微風吹幡，出妙音聲。持上甘饍，來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是諸天等，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上至有頂，其餘梵眾一切來集。**爾時大梵天王及餘梵眾，放身光明，遍四天下。欲界、人、天，日月光明，悉不復現。持諸寶幢、繒綵、幡蓋，幡極短者懸於梵宮至娑羅樹間，來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爾時諸梵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爾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與無量阿修羅大眷屬俱，身諸光明，勝於梵天，持諸寶幢、繒綵、幡蓋，其蓋小者覆千世界，上妙甘饌，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諸阿修羅，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爾時欲界魔王波旬與其眷屬、諸天婁女，無量無邊阿僧祇眾，開地獄門，施清冷水，因而告曰：「汝等今者，無所能為，唯當專念如來、應、正遍知，建立最後隨喜供養，當令汝等長夜獲安。」時魔波旬於地獄中，悉除刀劍無量苦毒，熾然炎火注雨滅之。以佛神力，復發是心，令諸眷屬，皆捨刀劍、弓弩、鎧仗、鉾槩、長鉤、金鎚、鉞斧、鬪輪、繒索，所持供養，倍勝一切人天所設，其蓋小者覆中千界，來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我等今者，愛樂大乘，守護大乘。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為供養故、為怖畏故、為誑他故、為財利故、為隨他故受是大乘，或真或偽，我等爾時當為是人，除滅怖畏，說如是呪：

「『**皀𑖀 吒吒羅皀𑖀 盧呵隸 摩訶盧呵隸 阿羅 遮**  
**羅 多羅 莎呵**』

「是呪能令諸失心者、怖畏者、說法者、不斷正法者，為伏外道故、護己身故、護正法故、護大乘故，說如是呪。若有能持如是呪者，無惡象怖，若至曠野、空澤、嶮處不生怖畏，亦無水火、師子虎狼、盜賊王難。世尊！若有能持如是呪者，悉能除滅如是等怖。世尊！持是呪者，我當護之，如龜藏六。世尊！我等今者，不以諂諂說如是事，持是呪者，我當至誠，益其勢力。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

爾時佛告魔波旬言：「我不受汝飲食供養，我已受汝所說神呪，為欲安樂一切眾生、四部眾故。」佛說是已，默然不受。

如是三請，皆亦不受。**時魔波旬，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

**爾時大自在天王與其眷屬無量無邊**，及諸天眾，所設供具，悉覆梵、釋、護世四王、人天八部、及非人等所有供具。梵釋所設，猶如聚墨在珂貝邊，悉不復現。寶蓋小者能覆三千大千世界。持如是等供養之具，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遶無數匝，白佛言：「世尊！我等所獻微末供具，喻如蚊子供養於我，亦如有人以一掬水投於大海，然一小燈助百千日，春夏之月眾花茂盛，有持一花益於眾花，以亭歷子益須彌山，豈當有益大海、日明、眾花、須彌。世尊！我今所奉微末供具，亦復如是。若以三千大千世界滿中香花、伎樂、幡蓋，供養如來，尚不足言。何以故？如來為諸眾生，常於地獄、餓鬼、畜生諸惡趣中，受諸苦惱。是故世尊！應見哀愍，受我等供。」

**爾時東方去此無量無數阿僧祇恒河沙數微塵等世界**，彼有佛土，名意樂美音，佛號虛空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爾時彼佛即告第一大弟子言：「善男子！汝今宜往西方娑婆世界，彼土有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佛不久當般涅槃。善男子！汝可持此世界香飯——其飯香美，食之安隱——可以此食，奉獻彼佛世尊，世尊食已，入般涅槃。善男子！并可禮敬，請決所疑。」

爾時無邊身菩薩摩訶薩即受佛教，從座而起，稽首佛足，右遶三匝，與無量阿僧祇菩薩俱，從彼國發，來至此娑婆世界。應時此間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種震動。於是眾中，梵、釋、四天王、魔王波旬、摩醯首羅，如是大眾，見是地動，舉身毛豎，喉舌枯燥，驚怖戰慄，各欲四散。自見其身，無復光明，

所有威德，殄滅無餘。

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即從座起，告諸大眾：「諸善男子！汝等勿怖，汝等勿怖。何以故？東方去此無量無數阿僧祇恒河沙微塵等世界，有世界名意樂美音，佛號虛空等如來、應、正遍知，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無邊身，與無量菩薩，欲來至此供養如來。以彼菩薩威德力故，令汝身光悉不復現。是故汝等應生歡喜，勿懷恐怖。」爾時大眾，悉皆遙見彼佛大眾，如明鏡中自觀己身。

時文殊師利復告大眾：「汝今所見彼佛大眾，如見此佛。以佛神力，復當如是得見九方無量諸佛。」

爾時大眾各相謂言：「苦哉，苦哉！世間空虛，如來不久當般涅槃。」是時大眾一切悉見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是菩薩身，一一毛孔，各各出生一大蓮花，一一蓮花各有七萬八千城邑，縱廣正等如毘耶離城，牆壁諸塹七寶雜廁，多羅寶樹七重行列，人民熾盛安隱豐樂，閻浮檀金以為却敵，一一却敵，各有種種七寶，林樹花果茂盛，微風吹動出微妙音，其聲和雅，猶如天樂。城中人民，聞是音聲，即得受於上妙快樂。是諸塹中，妙水盈滿，清淨香潔如真琉璃。是諸水中有七寶船，諸人乘之遊戲澡浴，共相娛樂，快樂無極。復有無量雜色蓮花，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其花縱廣猶如車輪。其塹岸上，多有園林，一一園中有五泉池，是諸池中復有諸花，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其花縱廣亦如車輪，香氣芬馥，甚可愛樂。其水清淨柔軟第一，鳧鴈鴛鴦遊戲其中。其園各有眾寶宮宅，一一宮宅縱廣正等滿四由旬，所有牆壁四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真金為嚮，周匝欄楯，玫瑰為地，金沙布上。是宮宅中，多有七寶流泉浴池，一一池邊，各有十八黃金梯陛，閻浮檀金為芭蕉樹，如忉利天歡喜之園。

是一一城，各有八萬四千人王，一一諸王，各有無量夫人、嫫女，共相娛樂，歡喜受樂。其餘人民，亦復如是，各於住處，共相娛樂。是中眾生，不聞餘名，純聞無上大乘之聲。是諸花中，一一各有師子之座，其座四足皆紺琉璃，柔軟素衣以布座上，其衣微妙出過三界。一一座上，有一王坐，以大乘法教化眾生，或有眾生書持、讀誦，如說修行，如是流布大乘經典。爾時無邊身菩薩，安止如是無量眾生，於自身已令捨世樂，皆作是言：「苦哉，苦哉！世間空虛，如來不久當般涅槃。」

爾時無邊身菩薩，與無量菩薩周匝圍遶，示現如是神通力已，持是種種無量供具，及以上妙香美飲食，若有得聞是食香氣，煩惱諸垢皆悉消滅。以是菩薩神通力故，一切大眾悉皆得見如是變化。無邊身菩薩身大無邊、量同虛空，唯除諸佛，餘無能見是菩薩身其量邊際。爾時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所設供養倍勝於前，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受我等食。」如來知時，默然不受。如是三請，悉亦不受。爾時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却住一面。

南西北方諸佛世界，亦有無量無邊身菩薩，所持供養倍勝於前，來至佛所，乃至却住一面，皆亦如是。

爾時娑羅雙樹吉祥福地，縱廣三十二由旬，大眾充滿，間無空缺。爾時四方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所坐之處，或如錐頭、針鋒、微塵，十方如微塵等諸佛世界諸大菩薩，悉來集會，及閻浮提一切大眾，亦悉來集——唯除尊者摩訶迦葉、阿難二眾，阿闍世王及其眷屬——乃至毒蛇，視能殺人蜚蜋、蝮蝎，及十六種行惡業者，一切來集。陀那婆神、阿修羅等，悉捨惡念，皆生慈心，如父、如母、如姊、如妹；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慈心相向，亦復如是，除一闍提。

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故，地皆柔軟，無有丘墟、

土沙、礫石、荊棘、毒草，眾寶莊嚴，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是時大眾悉見十方如微塵等諸佛世界，如於明鏡自觀己身，見諸佛土亦復如是。

爾時如來面門所出五色光明，其光明曜覆諸大會，令彼身光，悉不復現；所應作已，還從口入。時諸天人及諸會眾，阿修羅等，見佛光明，還從口入，皆大恐怖，身毛為豎，復作是言：「如來光明出已還入，非無因緣，必於十方所作已辦，將是最後涅槃之相。何期苦哉，何期苦哉！如何？世尊一旦捨離四無量心，不受人天所奉供養，聖慧日光從今永滅，無上法船於斯沈沒。嗚呼痛哉，世間大苦。」舉手捶胸，悲號啼哭，支節戰動，不能自持，身諸毛孔流血灑地。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一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壽命品第一之二

爾時會中有優婆塞，是拘尸那城工巧之子，名曰純陀，與其同類十五人俱。為令世間得善果故，捨身威儀，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悲泣墮淚，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後供養，為度無量諸眾生故。世尊！我等從今無主、無親、無救、無護、無歸、無趣、貧窮飢困，欲從如來求將來食，唯願哀愍，受我微供，然後乃入於般涅槃。世尊！譬如剎利、若婆羅門、毘舍、首陀，以貧窮故，遠至他國，役力農作，得好調牛，良田平正，無諸沙鹵、惡草、株杌，唯恃天雨。言調牛者，喻身口七。良田平正，喻於智慧。除去沙鹵、惡草、株杌，喻除煩惱。世尊！我今身有調牛、良田、除去株杌，唯恃如來甘露法雨。貧四姓者，即我身是，貧於無上法之財寶。唯願哀愍，除斷我等貧窮困苦，拯及無量苦惱眾生。我今所供，雖復微少，冀得充足如來大眾。我今無主、無親、無歸，願垂矜愍，如羅睺羅。」

爾時世尊、一切種智、無上調御，告純陀曰：「善哉，善哉！我今為汝除斷貧窮，無上法雨雨汝身田，令生法芽。汝今於我，欲求壽命、色力、安、辯，我當施汝常命、色力、安、無礙辯。何以故？純陀！施食有二，果報無差。何等為二？一者受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者受已，入於涅槃。我今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檀波羅蜜。」

爾時純陀即白佛言：「如佛所說，二施果報無差別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先受施者，煩惱未盡，未得成就一切種智，亦未能令眾生具足檀波羅蜜；後受施者，煩惱已盡，已得成就

一切種智，能令眾生普得具足檀波羅蜜。先受施者，直是眾生；後受施者，是天中天。先受施者，是雜食身、煩惱之身、是後邊身、是無常身；後受施者，無煩惱身、金剛之身、法身、常身、無邊之身。云何而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先受施者，未能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唯得肉眼，未得佛眼乃至慧眼；後受施者，已得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具足佛眼乃至慧眼。云何而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世尊！先受施者，受已食噉，入腹消化，得命、得色、得力、得安、得無礙辯；後受施者，不食、不消、無五事果；云何而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

佛言：「善男子！如來已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無有食身、煩惱之身，無後邊身，常身、法身、金剛之身。善男子，未見佛性者，名煩惱身、雜食之身，是後邊身。菩薩爾時受飲食已，入金剛三昧，此食消已，即見佛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菩薩爾時破壞四魔，今入涅槃，亦破四魔，是故我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菩薩爾時雖不廣說十二部經，先已通達，今入涅槃，廣為眾生分別演說，是故我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善男子！如來之身，已於無量阿僧祇劫不受飲食。為諸聲聞說言，先受難陀、難陀波羅二牧牛女所奉乳糜，然後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實不食。我今為於此會大眾，是故受汝最後所奉；實亦不食。」

爾時大眾聞佛世尊，普為大會受於純陀最後供養，歡喜踊躍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希有純陀！汝今立字，名不虛稱。言純陀者，名解妙義。汝今建立如是大義，是故依實從義立名，故名純陀。汝今現世得大名利，德願滿足。甚奇純陀！生在人中，復得難得無上之利。善哉純陀！如優曇花世間希有，佛出於世亦復甚難，值佛生信聞法復難，佛臨涅槃最後供養，能辦是事復難於是。南無純陀，南無純陀！汝今已具檀波羅蜜，猶

如秋月，十五日夜，清淨圓滿，無諸雲翳，一切眾生無不瞻仰；汝亦如是，而為我等之所瞻仰。佛已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檀波羅蜜。南無純陀！是故說汝如月盛滿，一切眾生無不瞻仰。南無純陀！雖受人身，心如佛心。汝今純陀，真是佛子，如羅睺羅，等無有異。」爾時大眾即說偈言：

「汝雖生人道，	已超第六天，
我及一切眾，	今故稽首請。
人中最勝尊，	今當入涅槃，
汝應愍我等，	唯願速請佛，
久住於世間，	利益無量眾，
演說智所讚，	無上甘露法。
汝若不請佛，	我命將不全，
是故應見為，	稽請調御師。」

爾時純陀歡喜踊躍，譬如有人，父母卒喪忽然還活，純陀歡喜亦復如是，復起禮佛，而說偈言：

「快哉獲己利，	善得於人身，
蠲除貪恚等，	永離三惡道。
快哉獲己利，	遇得金寶聚，
值遇調御師，	不懼墮畜生。
佛如優曇花，	值遇生信難，
遇已種善根，	永離餓鬼苦，
亦復能損減，	阿修羅種類。
芥子投針鋒，	佛出難於是，
我以具足檀，	度人天生死。
佛不染世法，	如蓮花處水，
善斷有頂種，	永度生死流。
生世為人難，	值佛世亦難，

猶如大海中，	盲龜遇浮孔。
我今所奉食，	願得無上報，
一切煩惱結，	摧破不堅牢。
我今於此處，	不求天人身，
設使得之者，	心亦不甘樂。
如來受我供，	歡喜無有量，
猶如伊蘭花，	出於栴檀香。
我身如伊蘭，	如來受我供，
如出栴檀香，	是故我歡喜。
我今得現報，	最勝上妙處，
釋梵諸天等，	悉來供養我。
一切諸世間，	悉生諸苦惱，
以知佛世尊，	欲入於涅槃。
高聲唱是言，	世間無調御，
不應捨眾生，	應視如一子。
如來在僧中，	演說無上法，
如須彌寶山，	安處于大海。
佛智能善斷，	我等無明闇，
猶如虛空中，	起雲得清涼。
如來能善除，	一切諸煩惱，
猶如日出時，	除雲光普照。
是諸眾生等，	啼泣面目腫，
悉皆為生死，	苦水之所漂。
以是故世尊，	應長眾生信，
為斷生死苦，	久住於世間。」

佛告純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佛出世難如優曇花，值佛生信亦復甚難，佛臨涅槃最後施食，能具足檀復倍甚難。

汝今純陀！莫大愁苦，應生踊躍，喜自慶幸，得值最後供養如來，成就具足檀波羅蜜，不應請佛久住於世。汝今當觀諸佛境界，悉皆無常，諸行性相，亦復如是。即為純陀而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	生者皆歸死，
壽命雖無量，	要必當有盡。
夫盛必有衰，	合會有別離，
壯年不久停，	盛色病所侵，
命為死所吞，	無有法常者。
諸王得自在，	勢力無等雙，
一切皆遷 qiān 動，	壽命亦如是。
眾苦輪無際，	流轉無休息，
三界皆無常，	諸有無有樂。
有道本性相，	一切皆空無，
可壞法流轉，	常有憂患等。
恐怖諸過惡，	老病死衰惱，
是諸無有邊，	易壞怨所侵。
煩惱所纏裹，	猶如蠶處繭，
何有智慧者，	而當樂是處？
此身苦所集，	一切皆不淨，
扼縛癰瘡等，	根本無義利。
上至諸天身，	皆亦復如是，
諸欲皆無常，	故我不貪著。
離欲善思惟，	而證於真實，
究竟斷有者，	今日當涅槃。
我度有彼岸，	已得過諸苦，
是故於今者，	純受上妙樂。
以是因緣故，	證無戲論邊，

永斷諸纏縛，        今日入涅槃。  
我無老病死，        壽命不可盡，  
我今入涅槃，        猶如大火滅。  
純陀汝不應，        思量如來義，  
當觀如來住，        猶如須彌山。  
我今入涅槃，        受於第一樂，  
諸佛法如是，        不應復啼哭。」

爾時純陀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教。我今所有智慧微淺猶如蚊虻，何能思議如來涅槃深奧之義？世尊！我今已與諸大龍象菩薩摩訶薩，斷諸結漏文殊師利法王子等。世尊！譬如幼年初得出家，雖未受具即墮僧數。我亦如是，以佛菩薩神通力故，得在如是大菩薩數。是故我今，欲令如來，久住於世，不入涅槃。譬如飢人，終無變吐；願使世尊亦復如是，常住於世，不入涅槃。」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告純陀言：「純陀！汝今不應發如是言，欲使如來常住於世，不般涅槃，如彼飢人無所變吐。汝今當觀諸行性相，如是觀行具空三昧，欲求正法應如是學。」

純陀問言：「文殊師利！夫如來者，天上人中最尊最勝，如是如來，豈是行耶？若是行者，為生滅法。譬如水泡，速起速滅，往來流轉，猶如車輪，一切諸行亦復如是。我聞諸天，壽命極長，云何世尊是天中天，壽命更促不滿百年？如聚落主，勢得自在，以自在力，能制他人，是人福盡，其後貧賤，人所輕蔑，為他策使。所以者何？失勢力故。世尊亦爾，同於諸行，同諸行者，則不得稱為天中天。何以故？諸行即是生死法故。是故文殊！勿觀如來同於諸行。」

「復次文殊！為知而說、不知而說，而言如來同於諸行？設使如來同諸行者，則不得言於三界中，為天中天、自在法王。」

譬如人王，有大力士，其力當千，更無有能降伏之者，故稱此人一人當千。如是力士，王所愛念，偏賜爵祿，封賞自然。所以得稱當千人者，是人未必力敵於千，但以種種伎藝所能勝千故，故稱當千。如來亦爾，降煩惱魔、陰魔、天魔、死魔，是故如來名三界尊，如彼力士一人當千。以是因緣，成就具足種種無量真實功德，故稱如來、應、正遍知。文殊師利！汝今不應憶想分別，以如來法同於諸行。譬如巨富長者生子，相師占之有短壽相。父母聞已，知其不任紹繼家嗣，不復愛重，視如芻草。夫短壽者，不為沙門、婆羅門等男女大小之所敬念。若使如來同諸行者，亦復不為一切世間人天眾生之所奉敬，如來所說不變、不異、真實之法亦無受者。是故文殊！不應說言如來同於一切諸行。

「復次文殊！譬如貧女，無有居家救護之者，加復病苦飢渴所逼，遊行乞丐，止他客舍，寄生一子，是客舍主驅逐令去。其產未久，携抱是兒，欲至他國。於其中路，遇惡風雨，寒苦並至，多為蚊虻、蜂螫、毒蟲之所啖食，經由恒河，抱兒而度，其水漂疾而不放捨，於是母子遂共俱沒。如是女人慈念功德，命終之後，生於梵天。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欲護正法，勿說如來同於諸行、不同諸行！唯當自責，我今愚癡，未有慧眼，如來正法不可思議。是故不應宣說，如來定是有為、定是無為。若正見者，應說如來定是無為。何以故？能為眾生生善法故、生憐愍故。如彼貧女在於恒河，為愛念子而捨身命。善男子！護法菩薩亦應如是，寧捨身命，不說如來同於有為，當言如來同於無為。以說如來同無為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彼女人得生梵天。何以故？以護法故。

「云何護法？所謂說言如來同於無為。善男子！如是之人雖不求解脫，解脫自至；如彼貧女，不求梵天，梵天自至。文

殊師利！如人遠行，中路疲極，寄止他舍，臥寐之中，其室忽然大火卒起，即時驚寤，尋自思惟：『我於今者定死不疑。』具慚愧故，以衣纏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從是已後，滿八十返作大梵王，滿百千世生於人中為轉輪王，是人不再生三惡趣，展轉常生安樂之處。以是緣故，文殊師利！若善男子有慚愧者，不應觀佛同於諸行。文殊師利！外道邪見可說如來同於有為，持戒比丘不應如是，於如來所生有為想。若言如來是有為者，即是妄語；當知是人死入地獄，如人自處於己舍宅。文殊師利！如來真實是無為法，不應復言是有為也。汝從今日於生死中，應捨無智，求於正智，當知如來即是無為。若能如是觀如來者，具足當得三十二相，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讚純陀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已作長壽因緣，能知如來是常住法、不變異法、無為之法。汝今如是善覆如來有為之相，如彼火人，為慚愧故以衣覆身，以是善心生忉利天，復為梵王、轉輪聖王，不至惡趣，常受安樂。汝亦如是，善覆如來有為相故，於未來世必定當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八不共法、無量壽命，不在生死、常受安樂，不久得成應、正遍知。純陀！如來次後自當廣說，我之與汝，俱亦當覆如來有為。有為、無為且共置之，汝可隨時速施飯食，如是施者，諸施中最。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遠行疲極，所須之物，應當清淨，隨時給與。如是速施，即是具足檀波羅蜜根本種子。純陀！若有最後施佛及僧，若多、若少、若足、不足，宜速及時，如來正爾當般涅槃。」

純陀答言：「文殊師利！汝今何故，貪為此食，而言多少、足與不足，令我時施？文殊師利！如來昔日苦行六年，尚自支持，況於今日須臾間耶？文殊師利！汝今實謂如來正覺受斯食耶？然我定知，如來身者，即是法身，非為食身。」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如純陀言。善哉，純陀！汝已成就微妙大智，善入甚深大乘經典。」

文殊師利語純陀言：「汝謂如來是無為者，如來之身即是長壽；若作是知，佛所悅可。」

純陀答言：「如來非獨悅可於我，亦復悅可一切眾生。」

文殊師利言：「如來於汝及以於我、一切眾生皆悉悅可。」

純陀答言：「汝不應言如來悅可。夫悅可者，則是倒想。若有倒想，則是生死。有生死者，即有為法。是故文殊！勿謂如來是有為也。若言如來是有為者，我與仁者俱行顛倒。文殊師利！如來無有愛念之想。夫愛念者，如彼母牛愛念其子，雖復飢渴行求水草，若足、不足，忽然還歸。諸佛世尊無有是念，等視一切如羅睺羅。如是念者，即是諸佛智慧境界。文殊師利！譬如國王，調御駕駟，欲令驢車而及之者，無有是處。我與仁者亦復如是，欲盡如來微密深奧，亦無是處。文殊師利！如金翅鳥飛昇虛空無量由旬，下觀大海悉見水性魚鼈、黿鼉、龜龍之屬，及見己影，如於明鏡見諸色像。凡夫少智，不能籌量如是所見，我與仁者亦復如是，不能籌量如來智慧。」

文殊師利語純陀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於此事，非為不達，直欲試汝諸菩薩事。」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出種種光，其光明曜，照文殊身。文殊師利遇斯光已，即知是事，尋告純陀：「如來今者現是瑞相，不久必當入於涅槃。汝先所設最後供養，宜時奉獻佛及大眾。純陀當知，如來放是種種光明，非無因緣。」純陀聞已，情塞默然。

佛告純陀：「汝所奉施佛及大眾，今正是時，如來正爾當般涅槃。」第二、第三亦復如是。

爾時純陀聞佛語已，舉聲啼哭，悲咽而言：「苦哉，苦哉，

世間空虛。」復白大眾：「我等今者一切當共五體投地，同聲勸佛莫般涅槃。」

爾時世尊復告純陀：「莫大啼哭，令心顛悴。當觀是身，猶如芭蕉、熱時之炎、水泡、幻化、乾闥婆城、坏器、電光，亦如畫水、臨死之囚、熟果段肉，如織經盡，如碓上下，當觀諸行，猶雜毒食，有為之法，多諸過患。」

於是純陀復白佛言：「如來不欲久住於世，我當云何而不啼泣？苦哉，苦哉，世間空虛。唯願世尊，憐愍我等及諸眾生，久住於世，勿般涅槃。」

佛告純陀：「汝今不應發如是言，憐愍我故，久住於世。我以憐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欲入於涅槃。何以故？諸佛法爾，有為亦然。是故諸佛而說偈言：

『有為之法，其性無常。生已不住，寂滅為樂。』

「純陀！汝今當觀一切行雜諸法，無我、無常、不住，此身多有無量過患，猶如水泡，是故汝今不應啼泣。」

爾時純陀復白佛言：「如是如是，誠如尊教。雖知如來方便示現入於涅槃，而我不能不懷苦惱，覆自思惟，復生慶悅。」

佛讚純陀：「善哉，善哉！能知如來示同眾生，方便涅槃。純陀！汝今當聽，如娑羅娑烏，春陽之月皆共集彼阿耨達池。諸佛亦爾，皆至是處。純陀！汝今不應思惟諸佛長壽短壽，一切諸法皆如幻相，如來在中以方便力無所染著。何以故？諸佛法爾。純陀！我今受汝所獻供養，為欲令汝度於生死諸有流故。若諸人、天於此最後供養我者，悉皆當得不動果報，常受安樂。何以故？我是眾生良福田故。汝若復欲為諸眾生作福田者，速辦所施，不宜久停。」

爾時純陀，為諸眾生得度脫故，低頭飲淚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我若堪任為福田時，則能了知如來涅槃及非涅槃。」

我等今者及諸聲聞、緣覺智慧猶如蚊蟻，實不能量如來涅槃及非涅槃。」

爾時純陀及其眷屬，愁憂啼泣，圍遶如來，燒香散花，盡心敬奉。尋與文殊從座而去，供辦食具。其去未久，是時此地六種震動，乃至梵世亦復如是。地動有二，或有地動，或大地動。小動者名為地動，大動者名大地動。有小聲者名曰地動，有大聲者名大地動。獨地動者名曰地動，山河樹木及大海水一切動者，名大地動。一向動者名曰地動，周迴旋轉名大地動。動名地動，動時能令眾生心動名大地動。菩薩初從兜率天下閻浮提時名大地動，從初生、出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於法輪及般涅槃名大地動。今日如來將入涅槃，是故此地如是大動。

時諸天、龍、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聞是語已，身毛皆豎，同聲哀泣，而說偈言：

「稽首禮調御，	我等今勸請，
違離於人仙，	永無有救護。
今見佛涅槃，	我等沒苦海，
愁憂懷悲惱，	猶如犢失母。
貧窮無救護，	猶如困病人，
無醫隨自心，	食所不應食。
眾生煩惱病，	常為諸見害，
遠離法醫師，	服食邪毒藥，
是故佛世尊，	不應見捨離。
如國無君主，	人民皆飢餓，
我等亦如是，	失蔭及法味。
今聞佛涅槃，	我等心迷亂，
如彼大地動，	迷失於諸方。

大仙入涅槃，	佛日墜於地，
法水悉枯涸，	我等定當死，
如來般涅槃，	眾生極苦惱，
譬如長者子，	新喪於父母。
如來入涅槃，	如其不還者，
我等及眾生，	悉無有救護。
如來入涅槃，	乃至諸畜生，
一切皆愁怖，	苦惱焦其心。
我等於今日，	云何不愁惱？
如來見放捨，	猶如棄涕唾。
譬如日初出，	光明甚暉炎，
既能還自照，	亦滅一切闇。
如來神通光，	能除我苦惱，
處在大眾中，	譬如須彌山。

「世尊！譬如國王，生育諸子，形貌端正，心常愛念，先教伎藝，悉令通利，然後將付魁膾令殺。世尊！我等今日為法王子，蒙佛教誨，以具正見，願莫放捨；如其放捨，則同王子。唯願久住，不入涅槃。」

「世尊！譬如有人，善學諸論，復於此論，而生怖畏。如來亦爾，通達諸法，而於諸法，復生怖畏。若使如來久住於世，說甘露味，充足一切，如是眾生則不復畏墮於地獄。」

「世尊！譬如有人，初學作務，為官所收，閉之囹圄。有人問之：『汝受何事？』答曰：『我今受大憂苦，若其得脫，則得安樂。』世尊亦爾，為我等故，修諸苦行，我等今者，猶未得免生死苦惱，云何如來得受安樂？」

「世尊！譬如醫王，善解方藥，偏以祕方教授其子，不教其餘外受學者。如來亦爾，獨以甚深祕密之藏，偏教文殊，遺

棄我等，不見顧愍。如來於法應無慳吝，如彼醫王偏教其子，不教外來諸受學者。彼醫所以不能普教，情存勝負，故有祕惜。如來之心，終無勝負，何故如是，不見教誨？唯願久住，莫般涅槃。

「世尊！譬如老少、病苦之人，離於善徑，行於險路，路險澁難，多受苦惱。更有異人，見之憐愍，即便示以平坦好道。世尊！我亦如是，所謂少者喻未增長法身之人，老者喻重煩惱，病者喻未脫生死，險路者喻二十五有。唯願如來，示導我等甘露正道，久住於世，勿入涅槃。」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比丘，莫如凡夫、諸天人等，愁憂啼哭；當勤精進，繫心正念。」時諸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止不啼哭。猶如有人，殯喪子已止不啼哭。

爾時世尊為諸大眾，說是偈言：

「汝等當開意，	不應大愁苦，
諸佛法皆爾，	是故當默然。
樂不放逸行，	守心正憶念，
遠離諸非法，	慰意受歡樂。

「復次比丘！若有疑念，今皆當問。若空、不空，若常、無常，若苦、不苦，若依、非依，若去、不去，若歸、非歸，若恒、非恒，若斷、若常，若眾生、非眾生，若有、若無，若實、不實，若真、不真，若滅、不滅，若密、不密，若二、不二，如是等種種法中有所疑者，今應諮問，我當隨順為汝斷之，亦當為汝先說甘露，然後乃當入於涅槃。諸比丘！佛出世難，人身難得，值佛生信是事亦難，能忍難忍是亦復難，成就禁戒具足無缺、得阿羅漢果是事亦難，如求金沙優曇鉢花。汝諸比丘！離於八難得人身難，汝等遇我不應空過。我於往昔種種苦

行，今得如是無上方便，為汝等故，無量劫中捨身、手足、頭目、髓腦，是故汝等不應放逸。

「汝等比丘！云何莊嚴正法寶城，具足種種功德珍寶，戒、定、智慧、以為牆塹埤堦？汝今遇是佛法寶城，不應取此虛偽之物，譬如商主遇真寶城，取諸瓦礫而便還家。汝亦如是，值遇寶城取虛偽物。汝諸比丘！勿以下心，而生知足。汝等今者雖得出家，於此大乘不生貪慕。汝諸比丘！身雖得服袈裟染衣，其心猶未得染大乘清淨之法。汝諸比丘！雖行乞食，經歷多處，初未曾乞大乘法食。汝諸比丘！雖除鬚髮，未為正法除諸結使。汝諸比丘！今當真實教勅汝等，我今現在大眾和合，如來法性真實不倒，是故汝等應當精進，攝心勇猛摧諸結使，十力慧日既滅沒已，汝等當為無明所覆。

「諸比丘！譬如大地、諸山、藥草為眾生用，我法亦爾，出生妙善甘露法味，而為眾生種種煩惱病之良藥。我今當令一切眾生，及以我子四部之眾，悉皆安住祕密藏中，我亦復當安住是中，入於涅槃。何等名為祕密之藏？猶如伊字三點，若並則不成伊，縱亦不成；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點，若別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為眾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

爾時諸比丘聞佛世尊定當涅槃，皆悉憂愁，身毛為豎，涕淚盈目，稽首佛足，遶無量匝，白佛言：「世尊！快說無常、苦、空、無我。世尊！譬如一切眾生跡中，象跡為上，是無常想亦復如是，於諸想中最为第一。若有精勤修習之者，能除一切欲界欲愛、色無色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世尊！如來若離無常想者，今則不應入於涅槃。若不離者，云何說言修無常想，離三界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

「世尊！譬如農夫，秋月之時，深耕其地，能除穢草。是無常想亦復如是，能除一切欲界欲愛、色無色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

「世尊！譬如耕田，秋耕為勝。如諸跡中，象跡為勝。於諸想中，無常想為勝。

「世尊！譬如帝王，知命將終，恩赦天下，獄囚繫閉，悉令得脫，然後捨命。如來今者，亦應如是，度諸眾生，一切無知、無明、繫閉，皆令解脫，然後乃入於般涅槃。我等今者皆未得度，云何如來便欲放捨，入於涅槃？

「世尊！譬如有人，為鬼所持，遇良呪師，以呪力故，便得除差。如來亦爾，為諸聲聞除無明鬼，令得安住摩訶般若解脫等法，如世伊字。

「世尊！譬如香象，為人所縛，雖有良師，不能禁制，頽絕羈鎖，自恣而去。我未如是脫五十七煩惱繫縛，云何如來便欲放捨，入於涅槃？

「世尊！如人病瘡，值遇良醫，所苦得除。我亦如是，多諸患苦，邪命熱病，雖遇如來，病未除愈，未得無上安隱常樂。云何如來便欲放捨，入於涅槃？

「世尊！譬如醉人，不自覺知，不識親疎、母女、姊妹，迷荒姪亂，言語放逸，臥糞穢中。時有良師，與藥令服，服已吐酒，還自憶識，心懷慚愧，深自剋責，酒為不善諸惡根本，若能除斷，則遠眾罪。世尊！我亦如是，往昔已來，輪轉生死，情色所醉，貪嗜五欲，非母母想、非姊姊想、非女女想，於非眾生生眾想，是故輪轉受生死苦，如彼醉人臥糞穢中。如來今當施我法藥，令我還吐煩惱惡酒，而我未得醒寤之心，云何如來便欲放捨，入於涅槃？

「世尊！譬如有人，歎芭蕉樹以為堅實，無有是處。世尊！

眾生亦爾，若歎我、人、眾生、壽命、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是真實者，亦無是處，我等如是修無我想。

「世尊！譬如漿滓，無所復用；是身亦爾，無我、無主。

「世尊！如七葉花無有香氣；是身亦爾，無我、無主，我等如是，心常修習無我之想。如佛所說：『一切諸法無我、我所，汝諸比丘應當修習，如是修己，則除我慢，離我慢已，便入涅槃。』

「世尊！譬如鳥跡，空中現者，無有是處。有能修習無我想者，而有諸見，亦無是處。」

爾時世尊讚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善能修無我想。」

時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不但修無我想，亦更修習其餘諸想，所謂苦想、無常想、無我想。世尊！譬如人醉，其心惛眩，見諸山河、石壁、草木、宮殿、屋舍、日月星辰，皆悉迴轉。世尊！若有不修苦、無常想、無我等想，如是之人不名為聖，多諸放逸，流轉生死。世尊！以是因緣，我等善修如是諸想。」

爾時佛告諸比丘：「諦聽，諦聽。汝向所引醉人喻者，但知文字，未達其義。何等為義？如彼醉人，見上日月，實非迴轉，生迴轉想。眾生亦爾，為諸煩惱無明所覆，生顛倒心，我計無我、常計無常、淨計不淨、樂計為苦，以為煩惱之所覆故。雖生此想，不達其義，如彼醉人於非轉處，而生轉想。我者即是佛義，常者是法身義，樂者是涅槃義，淨者是法義。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我想者，憍慢貢高流轉生死？汝等若言，我亦修習無常、苦、無我等想，是三種修，無有實義。我今當說勝三修法，苦者計樂、樂者計苦，是顛倒法。無常計常、常計無常，是顛倒法。無我計我、我計無我，是顛倒法。不淨計淨、淨計不淨，是顛倒法。有如是等四顛倒法，是人不知正修諸法。



「汝諸比丘，於苦法中生於樂想，於無常中生於常想，於無我中生於我想，於不淨中生於淨想。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法者有字無義，出世間者有字有義。何以故？世間之法有四顛倒，故不知義。所以者何？有想顛倒、心倒、見倒。以三倒故，世間之人，樂中見苦、常見無常、我見無我、淨見不淨，是名顛倒。以顛倒故，世間知字而不知義。何等為義？無我者名為生死，我者名為如來；無常者聲聞緣覺，常者如來法身；苦者一切外道，樂者即是涅槃；不淨者即有為法，淨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是名不顛倒。以不倒故，知字知義。若欲遠離四顛倒者，應知如是常、樂、我、淨。」

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離四倒者，則得了知常、樂、我、淨。如來今者永無四倒，則已了知常樂我淨。若已了知常樂我淨，何故不住一劫半劫，教導我等，令離四倒，而見放捨，欲入涅槃？如來若見顧念教勅，我當至心頂受修習。如來若入於涅槃者，我等云何與是毒身同共止住，修於梵行？我等亦當隨佛世尊，入於涅槃。」

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為諸眾生作依止處，摩訶迦葉亦復如是，當為汝等作依止處。譬如大王，多所統領，若遊巡時，悉以國事付囑大臣。如來亦爾，所有正法，亦以付囑摩訶迦葉。汝等當知，先所修習無常、苦想，非是真實。譬如春時，有諸人等，在大池浴乘船遊戲，失琉璃寶，沒深水中。是時諸人，悉共入水，求覓是寶，競捉瓦石、草木、沙礫，各各自謂得琉璃珠，歡喜持出，乃知非真。是時寶珠猶在水中，以珠力故，水皆澄清。於是大眾乃見寶珠故在水下，猶如仰觀虛空月形。是時眾中有一智人，以方便力，安徐入水，即便得珠。汝等比丘，不應如是修習無常、

苦、無我想、不淨想等，以為實義，如彼諸人，各以瓦石、草木、沙礫而為寶珠。汝等應當善學方便，在在處處常修我想、常、樂、淨想。復應當知，先所修習四法相貌，悉是顛倒。欲得真實修諸想者，如彼智人巧出寶珠，所謂我想、常、樂、淨想。」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諸法無我，汝當修學。修學是已，則離我想。離我想者，則離憍慢。離憍慢者，得入涅槃。是義云何？」

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汝今善能諮問是義，為自斷疑。譬如國王，闇鈍少智，有一醫師，性復頑嚚，而王不別，厚賜俸祿，療治眾病純以乳藥，亦復不知病起根原，雖知乳藥復不善解，或有風病、冷病、熱病、一切諸病，悉教服乳。是王不別，是醫知乳好醜、善惡。復有明醫曉八種術，善療眾病，知諸方藥，從遠方來。是時舊醫不知諮受，反生貢高輕慢之心。彼時明醫，即便依附，請以為師，諮受醫方祕奧之法，語舊醫言：『我今請仁以為師範，唯願為我宣暢解說。』

「舊醫答言：『卿今若能為我給使四十八年，然後乃當教汝醫法。』

「時彼明醫即受其教：『我當如是，我當如是，隨我所能，當給走使。』

「是時舊醫，即將客醫共入見王。是時客醫，即為王說種種醫方及餘伎藝：『大王當知，應善分別，此法如是，可以治國；此法如是，可以療病。』

「爾時國王聞是語已，方知舊醫癡騃無智，即便驅逐，令出國界，然後倍復恭敬客醫。是時客醫作是念言：『欲教王者，今正是時。』即語王言：『大王於我實愛念者，當求一願。』

「王即答言：『從此右臂及餘身分，隨意所求，一切相與。』

「彼客醫言：『王雖許我一切身分，然我不敢多有所求。今所求者，願王宣令，一切國內，從今已往，不得復服舊醫乳藥。所以者何？是藥毒害，多傷損故。若故服者當斬其首。斷乳藥已，終更無有橫死之人，常處安樂，故求是願。』」

「時王答言：『汝之所求，蓋不足言。』尋為宣令：『一切國內，有病之人，皆悉不聽以乳為藥，若為藥者，當斬其首。』」

「爾時客醫以種種味和合眾藥，謂辛、苦、鹹、甜、醋等味，以療眾病，無不得差。其後不久，王復得病，即命是醫：『我今病重，困苦欲死，當云何治？』醫占王病，應用乳藥，尋白王言：『如王所患，應當服乳。我於先時，所斷乳藥，是大妄語。今若服者，最能除病，王今患熱，正應服乳。』」

「時王語醫：『汝今狂耶？為熱病乎？而言服乳，能除此病。汝先言毒，今云何服？欲欺我耶？先醫所讚，汝言是毒，令我驅遣。今復言好，最能除病。如汝所言，我本舊醫，定為勝汝。』」

「是時客醫復語王言：『王今不應作如是語，如虫食木，有成字者，此虫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虫解字，亦不驚怪。大王當知，舊醫亦爾，不別諸病，悉與乳藥，如彼虫道，偶成於字。是先舊醫，不解乳藥好醜、善惡。』」

「時王問言：『云何不解？』」

「客醫答王：『是乳藥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云何是乳復名甘露？若是特牛不食酒糟、滑草、麥麩 yì，其犢調善，放牧之處不在高原，亦不下濕，飲以清流，不令馳走，不與特牛同共一群，飲餒調適，行住得所。如是乳者，能除諸病，是則名為甘露妙藥。除是乳已，其餘一切皆名毒害。』」

「爾時大王聞是語已，讚言大醫：『善哉，善哉！我從今日，始知乳藥善惡、好醜。』即便服之，病得除愈。尋時宣令

一切國內，從今已往當服乳藥。國人聞之皆生瞋恨，咸相謂言：『大王今者為鬼所持，為狂顛耶？而誑我等，復令服乳。』一切人民，皆懷瞋恨，悉集王所。

「王言：『汝等不應於我而生瞋恨，而此乳藥服與不服，悉是醫教，非是我咎。』爾時大王及諸人民，踊躍歡喜，倍共恭敬，供養是醫。一切病者皆服乳藥，病悉除愈。

「汝等比丘！當知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亦復如是，為大醫王，出現於世，降伏一切外道邪醫，諸王眾中唱如是言：『我為醫王。』欲伏外道，故唱是言：『無我、無人、眾生、壽命、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比丘當知，是諸外道所言我者，如虫食木，偶成字耳。是故如來於佛法中，唱言無我，為調眾生故、為知時故，說是無我。有因緣故，亦說有我。如彼良醫，善知於乳是藥非藥，非如凡夫所計吾我。凡夫愚人所計我者，或言大如拇指、或如芥子、或如微塵；如來說我悉不如是，是故說言，諸法無我，實非無我。何者是我？若法是實、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變易者，是名為我。如彼大醫善解乳藥，如來亦爾，為眾生故，說諸法中真實有我。汝等四眾，應當如是修習是法。」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壽命品第一之三

佛復告諸比丘：「汝於戒律，有所疑者，今恣汝問，我當解說，令汝心喜。我已修學一切諸法本性空寂，了了通達。汝等比丘，莫謂如來唯修諸法本性空寂。」復告諸比丘：「若於戒律有所疑者，今可致問。」

時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無有智慧，能問如來、應、正遍知。所以者何？如來境界不可思議，所有諸定不可思議，所演教誨不可思議，是故我等無有智慧，能問如來。世尊！譬如老人，年百二十，身嬰長病，寢臥床席，不能起居，氣力虛劣，餘命無幾。有一富人，緣事欲行，當至他方，以百斤金寄是老人，而作是言：『我今他行，以是寶物，持用相寄，或十年還，二十年還，汝當還我。』是時老人，即便受之。而此老人復無繼嗣，其後不久，病篤命終，所寄之物悉皆散失。財主行還，債索無所。如是癡人，不知籌量可寄不可寄？是故行還，債索無所，以是因緣喪失財寶。世尊！我等聲聞亦復如是，雖聞如來慇懃教誡，不能受持，令法久住，如彼老人受他寄付。我今無智於諸戒律，當何所問？」

佛告諸比丘：「汝等今者，若問於我，則能利益一切眾生。是故告汝，聽隨所疑，恣意而問。」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年二十五，盛壯端正，多有財寶金銀琉璃，父母、妻子、眷屬、宗親，悉皆存在，亦有人來寄其寶物，語其人言：『我有緣事，欲至他處，事訖當還，汝當還我。』是時壯人，守護是物，如自己有。其人遇病，即命家屬：『如是金寶是他所寄，彼若來索悉皆還之。』

智者如是，善知籌量，行還索物，皆悉得之，無所亡失。世尊亦爾，若以法寶付囑阿難及諸比丘，不得久住。何以故？一切聲聞及大迦葉悉當無常，如彼老人受他寄物。是故應以無上佛法，付諸菩薩，以諸菩薩善能問答如是法寶，則得久住無量千世，增益熾盛，利安眾生，如彼壯人受他寄物。以是義故，諸大菩薩乃能問耳，我等智慧猶如蚊虻，何能諮請如來深法？」時諸聲聞默然而住。

爾時佛讚諸比丘言：「善哉，善哉！汝等善得無漏之心、阿羅漢心。我亦曾念以此二緣，應以大乘付諸菩薩，令是妙法久住於世。」

爾時佛告一切大眾：「善男子、善女人！我之壽命不可稱量，樂說之辯亦不可盡，汝等宜可隨意諮問，若戒、若歸。」第二、第三亦復如是。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摩訶薩，本是多羅聚落人也，姓大迦葉，婆羅門種，年在幼稚，以佛神力即從座起，偏袒右臂，遶百千匝，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欲少諮問，若佛聽者，乃敢發言。」

佛告迦葉：「如來、應、正遍知，恣汝所問，當為汝說，斷汝所疑，令汝歡喜。」

爾時迦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哀愍，已垂聽許，今當問之，然我所有智慧，微少猶如蚊虻。如來世尊道德巍巍，純以栴檀，師子難伏，不可壞眾而為眷屬。如來之身，猶真金剛，色如琉璃，真實難壞，復為如是大智慧海之所圍遶。是眾會中，諸大菩薩摩訶薩等，皆悉成就無量無邊深妙功德，猶如香象。於如是等大眾之前，豈敢發問？為當承佛神通之力及因大眾善根威德，少發問耳。」即於佛前說偈問曰：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	廣為眾生說。
云何得廣大，	為眾作依止，
實非阿羅漢，	而與羅漢等？
云何知天魔，	為眾作留難？
佛說波旬說，	云何分別知？
云何諸調御，	心喜說真諦，
正善具成就，	演說四顛倒？
云何作善業？	大仙今當說。
云何諸菩薩，	能見難見性？
云何解滿字，	及與半字義？
云何共聖行，	如娑羅娑鳥，
迦隣提日月，	太白與歲星？
云何未發心，	而名為菩薩？
云何於大眾，	而得無所畏，
猶如閻浮金，	無能說其過？
云何處濁世，	不污如蓮華？
云何處煩惱，	煩惱不能染，
如醫療眾病，	不為病所污？
生死大海中，	云何作船師？
云何捨生死，	如蛇脫故皮？
云何觀三寶，	猶如天意樹？
三乘若無性，	云何而得說；
猶如樂未生，	云何名受樂？
云何諸菩薩，	而得不壞眾？

云何為生盲，	而作眼目導？
云何示多頭？	唯願大仙說。
云何說法者，	增長如月初？
云何復示現，	究竟於涅槃？
云何勇進者，	示人天魔道？
云何知法性，	而受於法樂？
云何諸菩薩，	遠離一切病？
云何為眾生，	演說於祕密？
云何說畢竟，	及與不畢竟？
如其斷疑網，	云何不定說？
云何而得近，	最勝無上道？
我今請如來，	為諸菩薩故，
願為說甚深，	微妙諸行等。
一切諸法中，	悉有安樂性，
唯願大仙尊，	為我分別說。
眾生大依止，	兩足尊妙藥，
今欲問諸陰，	而我無智慧。
精進諸菩薩，	亦復不能知，
如是等甚深，	諸佛之境界。」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未得一切種智，我已得之。然汝所問甚深密藏，如一切智之所諮問等無有異。善男子！我坐道場菩提樹下初成正覺，爾時無量阿僧祇恒河沙等諸佛世界有諸菩薩，亦曾問我是甚深義，然其所問句義功德亦皆如是，等無有異。如是問者，則能利益無量眾生。」

爾時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無智力能問如來如是深義。世尊！譬如蚊虻不能飛過大海彼岸，周遍虛空。我亦如是，不能諮問如來如是智慧大海，法性虛空甚深之義。世尊！



譬如國王髻中明珠，付典藏臣，藏臣得已，頂戴恭敬，增加守護。我亦如是，頂戴恭敬，增加守護如來所說方等深義。何以故？令我廣得深智慧故。」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如來所得長壽之業。菩薩以是業因緣故，得壽命長，是故應當至心聽受。若業能為菩提因者，應當誠心聽受是義，既聽受已轉為人說。善男子！我以修習如是業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復為人廣說是義。善男子！譬如王子，犯罪繫獄，王甚憐愍，愛念子故，躬自迴駕至其繫所。菩薩亦爾，欲得長壽，應當護念一切眾生同於子想，生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授不殺戒，教修善法。亦當安止一切眾生於五戒十善，復入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等一切諸趣，拔濟是中苦惱眾生，脫未脫者，度未度者，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安慰一切諸恐怖者，以如是等業因緣故，菩薩則得壽命長遠，於諸智慧而得自在，隨所壽終生於天上。」

爾時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等視眾生，同於子想，是義深隱，我未能解。世尊！如來不應說言菩薩於諸眾生修平等心，同於子想。所以者何？於佛法中有破戒者、作逆罪者、毀正法者，云何當於如是等人同子想耶？」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我於眾生實作子想，如羅睺羅。」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昔十五日僧布薩時，曾於受具清淨眾中，有一童子，不善修習身、口、意業，在屏隈處盜聽說戒。密迹力士承佛神力，以金剛杵碎之如塵。世尊！是金剛神，極成暴惡，乃能斷是童子命根。云何如來視諸眾生同於子想，如羅睺羅？」

佛告迦葉：「汝今不應作如是言，是童子者，即是化人，非真實也，為欲驅遣破戒毀法令出眾故；金剛密迹亦是化耳。

迦葉！毀謗正法及一闡提，或有殺生乃至邪見及故犯禁，我於是等，悉生悲心，同於子想，如羅睺羅。善男子！譬如國王，諸群臣等有犯王法，隨罪誅戮而不捨置。如來世尊不如是也，於毀法者，與驅遣羯磨、呵責羯磨、置羯磨、舉罪羯磨、不可見羯磨、滅羯磨、未捨惡見羯磨。善男子！如來所以與謗法者作如是等降伏羯磨，為欲示諸行惡之人有果報故。

「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即是施惡眾生無恐懼者，若放一光、若二、若五，或有遇者，悉令遠離一切諸惡，如來今者具有如是無量勢力。善男子，未可見法，汝欲見者，今當為汝說其相貌。我涅槃已，隨其方面，有持戒比丘，威儀具足，護持正法，見壞法者，即能驅遣，呵責徵治，當知是人，得福無量不可稱計。

「善男子！譬如有王，專行暴惡，會遇重病，有隣國王，聞其名聲，興兵而來，規欲殄滅。是時病王，無力勢故，方乃恐怖，改心修善。而是隣王，得無量福。持法比丘亦復如是，驅遣呵責壞法之人，令行善法，得福無量。

「善男子！譬如長者所居之處，田宅屋舍生諸毒樹。長者知己，即便斫伐，永令滅盡。又如壯人，首生白髮，愧而剪拔，不令生長。持法比丘亦復如是，見有破戒壞正法者，即應驅遣，呵責舉處。若善比丘見壞法者，置不呵責驅遣舉處，當知是人佛法中怨。若能驅遣呵責舉處，是我弟子，真聲聞也。」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則不等視一切眾生同於子想，如羅睺羅。世尊！若有一人以刀害佛，復有一人持栴檀塗佛，佛於此二若生等心，云何復言，當治毀禁？若治毀禁，是言則失。」

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譬如國王、大臣、宰相產育諸子，顏貌端正，聰明黠慧，若二、三、四，將付嚴師，而作是

言：『君可為我教詔諸子，威儀、禮節、伎藝、書疏、校計、算數，悉令成就。我今四子，就君受學，假使三子病杖而死，餘有一子必當苦治，要令成就。雖喪三子，我終不恨。』迦葉！是父及師得殺罪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以愛念故，為欲成就，無有惡心，如是教誨，得福無量。」

「善男子！如來亦爾，視壞法者等如一子。如來今以無上正法，付囑諸王、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是諸國王及四部眾，應當勸勵諸學人等，令得增上戒定智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毀正法者，王者、大臣、四部之眾應當苦治。善男子！是諸國王及四部眾，當有罪不？」

「不也。世尊！」

「善男子！是諸國王及四部眾尚無有罪，何況如來。善男子！如來善修如是平等，於諸眾生同一子想。如是修者，是名菩薩修平等心，於諸眾生同一子想。善男子！菩薩如是修習此業，得壽命長，亦能善知宿世之事。」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若有修平等心，視諸眾生同於子想，得壽命長。如來不應作如是說。何以故？如知法人，能說種種孝順之法，還至家中，以諸瓦石打擲父母。而是父母是良福田，多所利益，難遭難遇，應好供養，反生惱害，是知法人言行相違。如來所言，亦復如是，菩薩修習等心，眾生同子想者，應得長壽，善知宿命，常住於世，無有變易。今者世尊，以何因緣，壽命極短，同人間耶？如來將無於諸眾生生怨憎想？世尊昔日作何惡業，斷幾命根，得是短壽不滿百年？」

佛告迦葉：「善男子！汝今何緣，於如來前，發是僇言。如來長壽，於諸壽中，最上最勝。所得常法，於諸常中，最為

第一。」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得壽命長？」**

佛告迦葉：「善男子！如八大河：一名恒河、二名閼摩羅、三名薩羅、四名阿梨羅跋提、五名摩訶、六名辛頭、七名博叉、八名悉陀，是八大河及諸小河悉入大海。迦葉！如是一切人中、天上、地及虛空壽命大河，悉入如來壽命海中，是故如來壽命無量。復次迦葉！譬如阿耨達池出四大河；如來亦爾，出一切命。迦葉！譬如一切諸常法中，虛空第一；如來亦爾，於諸常中，最為第一。迦葉！譬如諸藥，醍醐第一；如來亦爾，於眾生中，壽命第一。」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壽命若如是者，應住一劫若減一劫，常宣妙法，如霍大雨。」

「迦葉！汝今不應於如來所，生滅盡想。迦葉！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乃至外道、五通神仙、得自在者，若住一劫若減一劫，經行空中，坐臥自在，左脇出火，右脇出水，身出煙炎，猶如火聚，若欲住壽，能得如意，於壽命中，修短自任。如是五通，尚得如是隨意神力，豈況如來於一切法，得自在力，而當不能住壽半劫、若一劫、若百劫、若百千劫、若無量劫？以是義故，當知如來，是常住法、不變易法。如來此身，是變化身，非雜食身，為度眾生，示同毒樹，是故現捨入於涅槃。迦葉！當知佛是常法、不變易法。汝等於是第一義中，應勤精進，一心修習，既修習已，廣為人說。」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出世之法與世間法，有何差別？」**如佛言曰：『佛是常法、不變易法。』世間亦說：『梵天是常，自在天常，無有變易。我常、性常、微塵亦常。』若言如來是常法者，如來何故不常現耶？若不常現，有何差別？何以故？梵天乃至微塵、世性亦不現故。」

佛告迦葉：「譬如長者，多有諸牛，色雖種種，同共一群，付放牧人，令逐水草，但為醍醐，不求乳酪。彼牧牛者，搆已自食。長者命終，所有諸牛悉為群賊之所抄掠。賊得牛已，無有婦女。即自搆捋，得已而食。爾時群賊各相謂言：『彼大長者，畜養此牛，不期乳酪，但為醍醐。我等今者，當設何方而得之耶？夫醍醐者，名為世間第一上味。我等無器，設使得乳，無安置處。』復共相謂：『唯有皮囊，可以盛之。』雖有盛處，不知攢搖，漿猶難得，況復生酥。爾時諸賊，以醍醐故，加之以水，以水多故，乳酪醍醐，一切俱失。凡夫亦爾，雖有善法，皆是如來正法之餘。何以故？

「如來世尊入涅槃後，盜竊如來遺餘善法，若戒、定、慧，如彼諸賊劫掠群牛。諸凡夫人，雖復得是戒、定、智慧，無有方便，不能解說。以是義故，不能獲得常戒、常定、常慧、解脫；如彼群賊，不知方便，喪失醍醐。亦如群賊，為醍醐故，加之以水。凡夫亦爾，為解脫故，說我、眾生、壽命、士夫、梵天、自在天、微塵世性、戒定智慧及與解脫，非想非非想天即是涅槃，實亦不得解脫涅槃，如彼群賊不得醍醐。是諸凡夫，有少梵行，供養父母，以是因緣，得生天上，受少安樂，如彼群賊加水之乳。而是凡夫，實不知因修少梵行，供養父母，得生天上。又不能知戒、定、智慧，歸依三寶，以不知故，說常、樂、我、淨，雖復說之，而實不知。是故如來出世之後，乃為演說常、樂、我、淨。如轉輪王出現於世，福德力故，群賊退散，牛無損命。時轉輪王，即以諸牛付一牧人，多巧便者。是人方便，即得醍醐。以醍醐故，一切眾生，無有患苦。法輪聖王出現世時，諸凡夫人不能演說戒定慧者，即便退散，如賊退散。爾時如來善說世法及出世法，為眾生故，令諸菩薩隨而演說。菩薩摩訶薩既得醍醐，復令無量無邊眾生獲得無上甘露法

味，所謂如來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善男子！如來是常、不變易法。非如世間、凡夫、愚人，謂梵天等是常法也。此常法稱要是如來，非是餘法。迦葉！應當如是知如來身。迦葉！諸善男子、善女人，常當繫心修此二字，佛是常住。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此二字，當知是人，隨我所行，至我至處。善男子！若有修習如是二字為滅相者，當知如來則於其人為般涅槃。善男子！涅槃義者，即是諸佛之法性也。」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法性者，其義云何？世尊！我今欲知法性之義，唯願如來哀愍廣說。夫法性者即是捨身，捨身者名無所有，若無所有，身云何存？身若存者，云何而言身有法性？身有法性云何得存？我今云何當知是義？」

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滅是法性。夫法性者，無有滅也。善男子！譬如無想天，成就色陰而無色想；不應問言，是諸天等，云何而住？歡娛受樂？云何行想？云何見聞？善男子，如來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不應說言，如來身者是滅法也。善男子，如是滅法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及。善男子，汝今不應思量如來何處住？何處行？何處見？何處樂？善男子，如是之義，亦非汝等之所知及，諸佛法身，種種方便，不可思議。

「復次善男子！應當修習佛法及僧而作常想。是三法者，無有異想、無無常想、無變異想。若於三法修異想者，當知是輩，清淨三歸則無依處，所有禁戒皆不具足，終不能證聲聞緣覺菩提之果。若能於是不可思議，修常想者，則有歸處。善男子！譬如因樹，則有樹影。如來亦爾，有常法故，則有歸依，非是無常。若言如來是無常者，如來則非諸天、世人所歸依處。」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譬如闇中，有樹無影。」

「迦葉！汝不應言有樹無影，但非肉眼之所見耳。善男子！

如來亦爾，其性常住，是不變異。無智慧眼，不能得見，如彼闇中，不見樹影。凡夫之人，於佛滅後，說言如來是無常法，亦復如是。若言如來異法、僧者，則不能成三歸依處，如汝父母各各異故，故使無常。」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從今始，當以佛、法、眾僧三事常住，啟悟父母乃至七世，皆令奉持。甚奇，世尊！我今當學如來、法、僧不可思議，既自學已，亦當為人廣說是義。若有諸人不能信受，當知是輩久修無常，如是之人，我當為其而作霜雹。」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汝今善能護持正法，如是護法，不欺於人。以不欺人善業緣故，而得長壽，善知宿命。」

## 大般涅槃經金剛身品第二

**爾時世尊復告迦葉：**「善男子！如來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壞身、金剛之身、非雜食身，即是法身。」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如是等身，我悉不見。唯見無常、破壞、微塵、雜食等身。何以故？如來當入於涅槃故。」

**佛言：**「迦葉！汝今莫謂如來之身，不堅可壞，如凡夫身。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之身，無量億劫堅牢難壞，非人天身、非恐怖身、非雜食身。如來之身非身，是身不生不滅、不習不修、無量無邊、無有足跡、無知無形、畢竟清淨，無有動搖、無受無行、不住不作、無味無雜，非是有為、非業、非果、非行、非滅、非心、非數，不可思議、常不可思議，無識離心、亦不離心，其心平等，無有亦有，無有去來而亦去來，不破、

不壞、不斷、不絕、不出、不滅、非主亦主，非有非無、非覺非觀、非字非不字、非定非不定，不可見了了見，無處亦處，無宅亦宅，無闇無明，無有寂靜而亦寂靜，是無所有，不受不施、清淨無垢、無諍斷諍、住無住處、不取不墮、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不福田、無盡不盡離一切盡，是空離空，雖不常住非念念滅，無有垢濁、無字離字、非聲非說、亦非修習、非稱非量、非一非異、非像非相、諸相莊嚴，非勇非畏、無寂不寂、無熱不熱、不可覩見、無有相貌。如來度脫一切眾生，無度脫故，能解眾生。無有解故，覺了眾生。無覺了故，如實說法。無有二故，不可量無等等。平如虛空，無有形貌，同無生性，不斷不常。常行一乘，眾生見三。不退不轉，斷一切結。不戰不觸，非性住性、非合非散、非長非短、非圓非方、非陰入界亦陰入界、非增非損、非勝非負。如來之身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無有知者，無不知者；無有見者，無不見者；非有為非無為、非世非不世、非作非不作、非依非不依、非四大非不四大、非因非不因、非眾生非不眾生、非沙門非婆羅門，是師子大師子，非身非不身，不可宣說。除一法相，不可算數，般涅槃時不般涅槃，如來法身皆悉成就如是無量微妙功德。

「迦葉！唯有如來，乃知是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迦葉！如是功德成如來身，非是雜食所長養身。迦葉！如來真身功德如是，云何復得諸疾患苦，危脆不堅如坏器乎？迦葉！如來所以示病苦者，為欲調伏諸眾生故。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之身即金剛身，汝從今日常當專心思惟此義，莫念食身，亦當為人說，如來身即是法身。」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成就如是功德，其身云何當有病苦，無常破壞？我從今日常當思惟，如來之身是常法身、安樂之身，亦當為他如是廣說。唯然世尊！如來法身金剛不壞，



而未能知所因云何？」

佛言：「迦葉！以能護持正法因緣故，得成就是金剛身。迦葉！我於往昔護法因緣，今得成就是金剛身，常住不壞。善男子！護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儀，應持刀劍、弓箭、鉾槊，守護持戒清淨比丘。」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離於守護，獨處空閑，塚間樹下，當說是人為真比丘。若有隨逐守護者行，當知是輩是禿居士。」

佛告迦葉：「莫作是語，言禿居士。若有比丘，隨所至處供身趣足，讀誦經典，思惟坐禪，有來問法，即為宣說，所謂布施、持戒、福德、少欲知足。雖能如是種種說法，然故不能作師子吼，不為師子之所圍遶，不能降伏非法惡人。如是比丘不能自利及利眾生，當知是輩，懈怠懶墮。雖能持戒，守護淨行，當知是人無所能為。」

「若有比丘供身之具亦常豐足，復能護持所受禁戒，能師子吼，廣說妙法，謂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優陀那、伊帝曰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達磨。以如是等九部經典，為他廣說，利益安樂諸眾生故，唱如是言：『涅槃經中，制諸比丘，不應畜養奴婢、牛羊、非法之物。若有比丘，畜如是等不淨之物，應當治之。如來先於異部經中說，有比丘畜如是等非法之物，某甲國王如法治之，驅令還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師子吼時，有破戒者，聞是語已，咸共瞋恚，害是法師。是說法者，設復命終，故名持戒，自利利他。以是緣故，我聽國主、群臣、宰相、諸優婆塞，護說法人。若有欲得護正法者，當如是學。迦葉！如是破戒不護法者，名禿居士；非持戒者，得如是名。」

「善男子！過去之世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於此拘尸那城，

有佛出世，號歡喜增益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爾時世界廣博嚴淨，豐樂安隱，人民熾盛，無有飢渴，如安樂國諸菩薩等。彼佛世尊住世無量，化眾生已，然後乃於娑羅雙樹入般涅槃。佛涅槃後，正法住世無量億歲，餘四十年佛法未滅。爾時有一持戒比丘，名曰覺德，多有徒眾、眷屬圍遶，能師子吼，頒宣廣說九部經典，制諸比丘不得畜養奴婢、牛羊、非法之物。爾時多有破戒比丘，聞作是說，皆生惡心，執持刀杖，逼是法師。是時國王，名曰有德，聞是事已，為護法故，即便往至說法者所，與是破戒諸惡比丘極共戰鬪，令說法者得免危害。王於爾時，身被刀劍、箭槊之瘡，體無完處如芥子許。爾時覺德尋讚王言：『善哉，善哉！王今真是護正法者，當來之世，此身當為無量法器。』王於是時，得聞法已，心大歡喜，尋即命終，生阿閼佛國，而為彼佛作第一弟子。其王將從人民眷屬，有戰鬪者、有隨喜者，一切不退菩提之心，命終悉生阿閼佛國。覺德比丘却後壽終，亦得往生阿閼佛國，而為彼佛作聲聞眾中第二弟子。若有正法欲滅盡時，應當如是受持擁護。迦葉！爾時王者，則我身是；說法比丘，迦葉佛是。迦葉！護正法者，得如是等無量果報。以是因緣，我於今日得種種相，以自莊嚴，成就法身、不可壞身。」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常身，猶如畫石。」

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以是因緣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應當勤加護持正法，護法果報廣大無量。善男子！是故護法優婆塞等，應執刀杖，擁護如是持法比丘。若有受持五戒之者，不得名為大乘人也；不受五戒為護正法，乃名大乘。護正法者，應當執持刀劍、器仗，侍說法者。」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諸比丘，與如是等諸優婆塞持刀

杖者共為伴侶，為有師耶？為無師乎？為是持戒？為是破戒？」

佛告迦葉：「莫謂是等為破戒人。善男子！我涅槃後，濁惡之世國土荒亂，互相抄掠，人民飢餓。爾時多有為飢餓故發心出家，如是之人名為禿人。是禿人輩，見有持戒、威儀具足、清淨比丘護持正法，驅逐令出，若殺若害。」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持戒人護正法者，云何當得遊行村落、城邑教化？」

「善男子！是故我今聽持戒人，依諸白衣持刀杖者，以為伴侶。若諸國王、大臣長者、優婆塞等，為護法故，雖持刀杖，我說是等名為持戒。雖持刀杖，不應斷命。若能如是，即得名為第一持戒。」

「迦葉！言護法者，謂具正見，能廣宣說大乘經典，終不捉持王者寶蓋、油瓶穀米、種種果蓏，不為利養親近國王、大臣長者，於諸檀越，心無諂曲，具足威儀，摧伏破戒諸惡人等，是名持戒護法之師，能為眾生真善知識，其心弘廣譬如大海。迦葉！若有比丘，以利養故為他說法，是人所有徒眾眷屬，亦効是師貪求利養，是人如是，便自壞眾。」

「迦葉！眾有三種：一者犯戒雜僧，二者愚癡僧，三者清淨僧。破戒雜僧則易可壞。持戒淨僧，利養因緣所不能壞。」

「云何破戒雜僧？若有比丘，雖持禁戒，為利養故，與破戒者坐起行來，共相親附，同其事業，是名破戒，亦名雜僧。」

「云何愚癡僧？若有比丘在阿蘭若處，諸根不利，闇鈍蒙瞶，少欲乞食，於說戒日及自恣時，教諸弟子清淨懺悔，見非弟子多犯禁戒，不能教令清淨懺悔，而便與共說戒自恣，是名愚癡僧。」

「云何名清淨僧？有比丘僧，不為百千億數諸魔之所沮壞，是菩薩眾本性清淨，能調如上二部之眾，悉令安住清淨眾中，

是名護法無上大師。善持律者，為欲調伏利眾生故，知諸戒相若輕若重，非是律者則不證知，若是律者則便證知。

「云何調伏眾生故？若諸菩薩，為化眾生，常入聚落，不擇時節。或至寡婦、姪女舍宅，與同住止，經歷多年。若是聲聞所不應為，是名調伏利益眾生。

「云何知重？若見如來因事制戒，汝從今日慎莫更犯。如四重禁，出家之人所不應作，而便故作，非是沙門、非釋種子，是名為重。

「云何為輕？若犯輕事，如是三諫若能捨者，是名為輕。非律不證者，若有讚說不清淨物應受用者，不共同止。是律應證者，善學戒律，不近破戒，見有所行隨順戒律，心生歡喜，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說，是名律師。善解一字，善持契經，亦復如是。如是，善男子！佛法無量不可思議，如來亦爾不可思議。」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教。佛法無量不可思議，如來亦爾不可思議，故知如來常住不壞、無有變異。我今善學，亦當為人廣宣是義。」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如來身者，即是金剛、不可壞身，菩薩應當如是善學，正見正知。若能如是了了知見，即是見佛金剛之身、不可壞身，如於鏡中見諸色像。」

### ◎大般涅槃經名字功德品第三

爾時如來復告迦葉：「善男子！汝今應當善持是經文字、章句、所有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名，生四趣者，無有是處。何以故？如是經典，乃是無量無邊諸佛之所修習，所得功德我今當說。」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菩薩摩訶薩云何奉持？」

佛告迦葉：「是經名為『大般涅槃』，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亦善。義味深邃，其文亦善，純備具足清淨梵行，金剛寶藏滿足無缺。汝今善聽，我今當說。善男子，所言大者，名之為常，如八大河悉歸大海。此經如是，降伏一切諸結、煩惱及諸魔性，然後要於大般涅槃，放捨身命，是故名曰大般涅槃。善男子！又如醫師有一祕方，悉攝一切所有醫方。善男子！如來亦爾，所說種種妙法祕密深奧藏門，悉皆入於大般涅槃，是故名為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農夫，春月下種，常有悌望，既收果實，眾望都息。善男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修學餘經，常悌滋味，若得聞是大般涅槃，悌望諸經所有滋味悉皆永斷。是大涅槃，能令眾生度諸有流。善男子！如諸跡中，象跡為最；此經如是，於諸經三昧最為第一。善男子！譬如耕田，秋耕為勝；此經如是，諸經中勝。善男子！如諸藥中，醍醐第一；善治眾生熱惱亂心，是大涅槃為最第一。善男子！譬如甜酥，八味具足；大般涅槃亦復如是，八味具足。云何為八？一者常，二者恒，三者安，四者清涼，五者不老，六者不死，七者無垢，八者快樂，是為八味具足。具是八味，是故名為大般涅槃。若諸菩薩摩訶薩等安住是中，復能處處示現涅槃，是故名為大般涅槃。迦葉！善男子、善女人，若欲於此大般涅槃而涅槃者，當如是學如來常住，法僧亦然。」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甚奇，世尊！如來功德不可思議，法僧亦爾不可思議，是大涅槃亦不可思議。若有修學是經典者，得正法門，能為良醫。若未學者，當知是人，盲無慧眼，無明所覆。」◎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

#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如來性品第四之一

佛復告迦葉：「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分別開示大般涅槃，有四相義。何等為四？一者自正，二者正他，三者能隨問答，四者善解因緣義。

「云何自正？若佛如來，見諸因緣而有所說，譬如比丘見大火聚，便作是言：『我寧抱是熾燃火聚，終不敢於如來所說十二部經及祕密藏，謗言云是波旬所說，若言如來、法、僧無常；如是說者，為自侵欺，亦欺於人。寧以利刀，自斷其舌，終不說言，如來、法、僧，是無常也。若聞他說，亦不信受，於此說者，應生憐愍，如來、法、僧不可思議。』應如是持，自觀己身猶如火聚，是名自正。

「云何正他？」佛說法時，有一女人，乳養嬰兒，來詣佛所，稽首佛足，有所顧念，心自思惟，便坐一面。爾時世尊知而故問：「汝以愛念多嗜兒酥，不知籌量消與不消？」爾時女人即白佛言：「甚奇，世尊！善能知我心中所念，唯願如來教我多少。世尊！我於今朝多與兒蘇，恐不能消，將無夭壽？唯願如來為我解說。」佛言：「汝兒所食，尋即消化，增益壽命。」女人聞已，心大踊躍，復作是言：「如來實說，故我歡喜。」

「世尊如是，為欲調伏諸眾生故，善能分別，說消、不消。亦說諸法無我、無常。若佛世尊先說常者，受化之徒，當言此法與外道同，即便捨去。」

「復告女人：「若兒長大，能自行來，凡所食噉，能消難消，本所與蘇，則不供足。我之所有聲聞弟子，亦復如是，如

汝嬰兒，不能消是常住之法，是故我先說苦、無常。若我聲聞諸弟子等，功德已備，堪任修習大乘經典，我於是經，為說六味。云何六味？說苦醋味、無常鹹味、無我苦味、樂如甜味、我如辛味、常如淡味。彼世間中有三種味，所謂無常、無我、無樂。煩惱為薪，智慧為火，以是因緣成涅槃飯，謂常、樂、我，令諸弟子悉皆甘嗜。」

「復告女人：『汝若有緣欲至他處，應驅惡子，令出其舍，悉以寶藏付示善子。』」女人白佛：「實如聖教，珍寶之藏應示善子，不示惡子。」

「姊！我亦如是，般涅槃時，如來微密無上法藏，不與聲聞諸弟子等，如汝寶藏不示惡子；要當付囑諸菩薩等，如汝寶藏委付善子。何以故？聲聞弟子生變異想，謂佛如來真實滅度，然我真實不滅度也。如汝遠行未還之頃，汝之惡子便言汝死，汝實不死。諸菩薩等，說言如來常、不變易，如汝善子，不言汝死。以是義故，我以無上祕密之藏付諸菩薩。」

「善男子，若有眾生，謂佛常住、不變異者，當知是家，則為有佛，是名正他。」

「能隨問答者，若有人來問佛世尊：『我當云何不捨錢財，而得名為大施檀越？』」佛言：『若有沙門、婆羅門等，少欲知足，不受、不畜不淨物者，當施其人奴婢、僕使。修梵行者，施與女人。斷酒肉者，施以酒肉◎。不過中食，施過中食。不著花香，施以花香。如是施者，施名流布，遍至他方，財寶之費不失毫釐。』是則名為能隨問答。」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應施肉。何以故？我見不食肉者，有大功德。」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善男子！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若受檀越

信施之時，應觀是食如子肉想。」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聽食肉？」

「善男子！夫食肉者，斷大慈種。」

迦葉又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

「迦葉！是三種淨肉，隨事漸制。」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種不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

佛告迦葉：「亦是因事漸次而制，當知即是現斷肉義。」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云何如來稱讚魚肉為美食耶？」

「善男子！我亦不說魚肉之屬為美食也，我說甘蔗、粳米、石蜜、一切穀麥及黑石蜜、乳酪、蘇油，以為美食。雖說應畜種種衣服，所應畜者要是壞色，何況貪著是魚肉味。」

迦葉復言：「如來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種味，乳酪、酪漿、生酥、熟酥、胡麻油等，及諸衣服、憍奢耶衣、珂貝、皮革、金銀盂器，如是等物亦不應受。」

「善男子！不應同彼尼乾所見，如來所制一切禁戒，各有異意。異意故，聽食三種淨肉。異想故，斷十種肉。異想故，一切悉斷，及自死者。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臥，一切眾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眾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

「善男子！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者猶不欲視，況當近之？諸食肉者亦復如是，一切眾生聞其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為度眾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薩清淨之食猶尚不食，況當食肉？」



「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百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身所被服麤陋醜惡，形容憔悴無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薪草，頭鬚髮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視徐行如貓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臥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瘧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破壞如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不淨法，及壞甚深祕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食肉。』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互共爭訟，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爾時復有諸沙門等，貯聚生穀，受取魚肉，手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革屣，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勤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琉璃、車渠、馬瑙、頗梨、真珠、珊瑚、虎珀、璧玉、珂貝，種種果蓏，學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栽，蠱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倡伎樂，香花治身，樗蒲圍碁，學諸工巧。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真我弟子。」

爾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時，得雜肉食，云何得食應清淨法？」

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為肉所污，但使無味，聽用無罪。若見食中多有肉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悉不應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者，則不可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則名為能隨問答。」

「迦葉！云何善解因緣義？如有四部之眾來問我言：『世尊！如是之義，如來初出，何故不為波斯匿王，說是法門深妙之義？或時說深、或時說淺、或名為犯、或名不犯？云何名墮？云何名律？云何名波羅提木叉義？』

「佛言：『波羅提木叉者，名為知足；成就威儀，無所受畜，亦名淨命，墮者名四惡趣。又復墮者，墮於地獄乃至阿鼻，論其遲速，過於暴雨；聞者驚怖，堅持禁戒，不犯威儀，修習知足，不受一切不淨之物。又復墮者，長養地獄、畜生、餓鬼，以是諸義，故名曰墮。波羅提木叉者，離身、口、意不善邪業。律者，入戒威儀，深經善義，遮受一切不淨之物及不淨因緣，亦遮四重、十三僧殘、二不定法、三十捨墮、九十一墮、四悔過法、眾多學法、七滅諍等。或復有人盡破一切戒。云何一切？謂四重法乃至七滅諍法。或復有人誹謗正法甚深經典，及一闡提，具足成就盡一切相無有因緣。如是等人，自言我是聰明利智，輕重之罪悉皆覆藏，覆藏諸惡如龜藏六；如是眾罪，長夜不悔，以不悔故，日夜增長。是諸比丘，所犯眾罪，終不發露，是使所犯，遂復滋蔓。是故如來知是事已，漸次而制，不得一時。』

「爾時有善男子、善女人白佛言：『世尊，如來久知如是之事，何不先制？將無世尊欲令眾生入阿鼻獄？譬如多人，欲至他方，迷失正路，隨逐邪道，是諸人等不知迷故，皆謂是道，復不見人可問是非。眾生如是迷於佛法，不見正真，如來應為先說正道，勅諸比丘，此是犯戒，此是持戒，當如是制。何以故？如來正覺是真實者，知見正道，惟有如來天中之天，能說十善增上功德及其義味，是故啟請應先制戒。』

「佛言：『善男子，若言如來能為眾生宣說十善增上功德，是則如來視諸眾生如羅睺羅，云何難言將無世尊欲令眾生入於地獄？我見一人有墮阿鼻地獄因緣，尚為是人，住世一劫若減一劫。我於眾生有大慈悲，何緣當誑如子想者，令入地獄？善男子！如王國內，有納衣者，見衣有孔然後方補。如來亦爾，見諸眾生，有入阿鼻地獄因緣，即以戒善而為補之。善男子！

譬如轉輪聖王，先為眾生說十善法，其後漸漸有行惡者，王即隨事漸漸而斷，斷諸惡已，然後自行聖王之法。善男子！我亦如是，雖有所說，不得先制，要因比丘漸行非法，然後方乃隨事制之。樂法眾生，隨教修行，如是等眾，乃能得見如來法身。』如轉輪王，所有輪寶不可思議，如來亦爾不可思議，法僧二寶亦不可思議，能說法者及聞法者皆不可思議，是名善解因緣義也；菩薩如是分別開示四種相義，是名大乘大涅槃中因緣義也。

「復次自正者，所謂得是大般涅槃。正他者，我為比丘說言，如來常存不變。隨問答者，迦葉！因汝所問故，得廣為菩薩摩訶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是甚深微妙義理。因緣義者，聲聞、緣覺不解如是甚深之義，不聞伊字三點而成解脫、涅槃、摩訶般若成祕密藏。我今於此，闡揚分別，為諸聲聞，開發慧眼。假使有人作如是言：『如是四事，云何為一？非虛妄耶？』即應反質：『是虛空無所有，不動無礙。如是四事有何等異，是豈得名為虛妄乎？』『不也。世尊！如是諸句即是一義，所謂空義。』自正、正他、能隨問答、解因緣義，亦復如是，即大涅槃等無有異。」

佛告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言：『如來無常。云何當知是無常耶？如佛所言：「滅諸煩惱名為涅槃，猶如火滅，悉無所有，滅諸煩惱，亦復如是，故名涅槃。」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如佛言曰：「離諸有者，乃名涅槃，是涅槃中，無有諸有。」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如衣壞盡，不名為物，涅槃亦爾，滅諸煩惱不名為物。」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如佛言曰：「離欲寂滅，名曰涅槃，如人斬首，則無有首；離欲寂滅，亦復如是，空無所有，故名涅槃。」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如佛言曰：

「『譬如熱鐵，          搥打星流，          散已尋滅，

莫知所在。        得正解脫，        亦復如是，  
已度婬欲，        諸有淤泥，        得無動處，  
不知所至。」

「『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迦葉！若有人作如是難者，名為邪難。迦葉！汝亦不應作是憶想，謂如來性是滅盡也。迦葉！滅煩惱者，不名為物。何以故？永畢竟故，是故名常，是句寂靜，為無有上。滅盡諸相，無有遺餘，是句鮮白，常住不退。是故涅槃，名曰常住，如來亦爾，常住無變。言星流者，謂煩惱也。散已尋滅莫知所在者，謂諸如來煩惱滅已，不在五趣。是故如來是常住法，無有變易。復次迦葉！諸佛所師，所謂法也，是故如來恭敬供養，以法常故，諸佛亦常。」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若煩惱火滅，如來亦滅，是則如來，無常住處。如彼迸鐵，赤色滅已，莫知所至。如來煩惱，亦復如是，滅無所至。又如彼鐵，熱與赤色，滅已無有。如來亦爾，滅已無常，滅煩惱火，便入涅槃。當知如來即是無常。」

「善男子！所言鐵者，名諸凡夫。凡夫之人，雖滅煩惱，滅已復生，故名無常。如來不爾，滅已不生，是故名常。」

迦葉復言：「如鐵赤色滅已，還置火中赤色復生。如來若爾，應還生結，若結還生，即是無常。」

佛言：「迦葉！汝今不應作如是言如來無常。何以故？如來是常。善男子！如彼燃木，滅已有灰。煩惱滅已，便有涅槃。壞衣、斬首、破瓶等喻，亦復如是。如是等物，各有名字，名曰壞衣、斬首、破瓶。迦葉！如鐵冷已，可使還熱。如來不爾，斷煩惱已，畢竟清涼，煩惱熾火，更不復生。迦葉！當知無量眾生猶如彼鐵，我以無漏智慧熾火，燒彼眾生諸煩惱結。」

迦葉復言：「善哉，善哉！我今諦知如來所說，諸佛是常。」

佛言：「迦葉！譬如聖王素在後宮，或時遊觀在於後園，

王雖不在諸姝女中，亦不得言聖王命終。善男子！如來亦爾，雖不現於閻浮提界，入涅槃中，不名無常。如來出於無量煩惱，入于涅槃安樂之處，遊諸覺華，歡娛受樂。」

迦葉復問：「如佛言曰，我已久度煩惱大海。若佛已度煩惱海者，何緣復共耶輸陀羅，生羅睺羅？以是因緣，當知如來未度煩惱諸結大海。唯願如來說其因緣。」

佛告迦葉：「汝不應言，如來久度煩惱大海，何緣復共耶輸陀羅生羅睺羅？以是因緣，當知如來未度煩惱諸結大海。善男子！是大涅槃能建大義，汝等今當至心諦聽，廣為人說，莫生驚疑。若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須彌山王如是高廣，悉能令入葶 tīng 蔴 lì 子糴 kuài，其諸眾生依須彌者，亦不迫迮、無來往想，如本不異。唯應度者，見是菩薩以須彌山內 nà 葶 tīng 蔴 lì 糴 kuài，復還安止本所住處。

「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置葶蔴糴，其中眾生，亦無迫迮及往來想，如本不異。唯應度者，見是菩薩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置葶蔴糴，復還安止本所住處。

「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內一毛孔，乃至本處亦復如是。

「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斷取十方三千大千諸佛世界，置於針鋒，如貫棗葉，擲着他方異佛世界，其中所有一切眾生，不覺往返為在何處？唯應度者乃能見之，乃至本處亦復如是。

「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斷取十方三千大千諸佛世界，置於右掌如陶家輪，擲置他方微塵世界，無一眾生有往來想，唯應度者乃見之耳，乃至本處亦復如是。

「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斷取一切十方無量諸佛世界，悉內己身，其中眾生悉無迫迮，亦無往返及住處想，

唯應度者乃能見之，乃至本處亦復如是。

「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以十方世界內一塵中，其中眾生亦無迫迕往返之想，唯應度者乃能見之，乃至本處亦復如是。善男子，是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則能示現種種無量神通變化，是故名曰大般涅槃。是菩薩摩訶薩所可示現如是無量神通變化，一切眾生無能測量，汝今云何能知，如來習近婬欲，生羅睺羅？」

「善男子！我已久住是大涅槃，種種示現神通變化，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閻浮提種種示現，如《首楞嚴經》中廣說。我於三千大千世界或閻浮提示現涅槃，亦不畢竟取於涅槃。或閻浮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而我此身，畢竟不從婬欲和合而得生也。我已久從無量劫來離於婬欲，我今此身，即是法身，隨順世間，示現入胎。」

「善男子！此閻浮提林微尼園，示現從母摩耶而生，生已即能東行七步，唱如是言：『我於人、天、阿修羅中，最尊最上。』父母、人、天見已驚喜，生希有心，而諸人等謂是嬰兒。而我此身，無量劫來，久離是法。如來身者即是法身，非是肉血、筋脈、骨髓之所成立，隨順世間眾生法故，示為嬰兒。南行七步，示現欲為無量眾生作上福田。西行七步，示現生盡，永斷老死，是最後身。北行七步，示現已度諸有生死。東行七步，示為眾生而作導首。四維七步，示現斷滅種種煩惱、四魔種性，成於如來、應、正遍知。上行七步，示現不為不淨之物之所染污，猶如虛空。下行七步，示現法雨，滅地獄火，令彼眾生，受安隱樂，毀禁戒者示作霜雹。」

「於閻浮提生七日已，又示剃髮，諸人皆謂我是嬰兒，初始剃髮。一切人、天、魔王波旬、沙門、婆羅門，無有能見我頂相者，況有持刀臨之剃髮。若有持刀至我頂者，無有是處。」

我久已於無量劫中，剃除鬚髮，為欲隨順世間法故，示現剃髮。我既生已，父母將我入天祠中，以我示於摩醯首羅，摩醯首羅即見我時，合掌恭敬立在一面。我已久於無量劫中，捨離如是入天祠法，為欲隨順世間法故，示現如是。我於閻浮提示現穿耳，一切眾生實無有能穿我耳者，隨順世間眾生法故，示現如是。復以諸寶作師子璫，用莊嚴耳；然我已於無量劫中，離莊嚴具，為欲隨順世間法故，作是示現。示入學堂，修學書疏；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具足成就。遍觀三界所有眾生無有堪任為我師者，為欲隨順世間法故，示入學堂，故名如來、應、正遍知。習學乘象、盤馬、擲力種種伎藝亦復如是。於閻浮提而復示現為王太子，眾生皆見我為太子，於五欲中歡娛受樂；然我已於無量劫中，捨離如是五欲之樂，為欲隨順世間法故示如是相。相師占我若不出家，當為轉輪聖王，王閻浮提，一切眾生皆信是言；然我已於無量劫中，捨轉輪王位，為法輪王。於閻浮提現離婬女五欲之樂，見老病死及沙門已，出家修道，眾生皆謂悉達太子初始出家；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出家學道，隨順世法故示如是。

「我於閻浮提示現出家，受具足戒，精勤修道，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眾人皆謂是阿羅漢果易得不難；然我已於無量劫中成阿羅漢果。為欲度脫諸眾生故，坐於道場菩提樹下，以草為座，摧伏眾魔，眾皆謂我，始於道場菩提樹下降伏魔官；然我已於無量劫中久降伏已，為欲降伏剛強眾生，故現是化。

「我又示現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眾皆謂我有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然我是身所得果報，悉無如是大小便利、出入息等，隨順世間故示如是。

「我又示現受人信施；然我是身都無飢渴，隨順世法，故

示如是。

「我又示同諸眾生故，現有睡眠；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具足無上深妙智慧，遠離三有，進止威儀。頭痛、腹痛、背痛、木槍、洗足、洗手，洗面、漱口嚼楊枝等，眾皆謂我有如是事；然我此身都無此事。我足清淨猶如蓮花，口氣淨潔如優鉢羅香，一切眾生謂我是人，我實非人。

「我又示現受糞掃衣、浣濯縫打；然我久已不須是衣。眾人皆謂羅睺羅者是我之子，輸頭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之母，處在世間受諸快樂，離如是事出家學道。眾人復言：『是王太子瞿曇大姓，遠離世樂，求出世法。』然我久離世間婬欲，如是等事，悉是示現。一切眾生咸謂是人，然我實非。

「善男子！我雖在此閻浮提中，數數示現入於涅槃，然我實不畢竟涅槃，而諸眾生皆謂如來真實滅盡，而如來性實不永滅，是故當知是常住法、不變易法。善男子！大涅槃者，即是諸佛如來法界。

「我又示現閻浮提中出於世間，眾生皆謂我始成佛；然我已於無量劫中所作已辦，隨順世法故，復示現於閻浮提初出成佛。

「我又示現於閻浮提不持禁戒，犯四重罪，眾人皆見謂我實犯；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堅持禁戒無有漏缺。

「我又示現於閻浮提為一闍提，眾人皆見是一闍提；然我實非一闍提也，一闍提者云何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我又示現於閻浮提破和合僧，眾生皆謂我是破僧；我觀人天，無有能破和合僧者。

「我又示現於閻浮提護持正法，眾人皆謂我是護法，悉生驚怪；諸佛法爾，不應驚怪。

「我又示現於閻浮提為魔波旬，眾人皆謂我是波旬；然我



久於無量劫中離於魔事，清淨無染猶如蓮花。

「我又示現於閻浮提女身成佛，眾人皆言：『甚奇，女人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畢竟不受女身，為欲調伏無量眾生故現女像，憐愍一切諸眾生故，而復示現種種色像。

「我又示現閻浮提中生於四趣；然我久已斷諸趣因，以業因故墮於四趣，為度眾生故生是中。

「我又示現閻浮提中，作梵天王，令事梵者，安住正法；然我實非，而諸眾生咸皆謂我為真梵天。示現天像，遍諸天廟，亦復如是。

「我又示現於閻浮提入婬女舍；然我實無貪婬之想，清淨不污猶如蓮花。為諸貪婬嗜色眾生，於四衢道宣說妙法，然我實無欲穢之心，眾人謂我守護女人。

「我又示現於閻浮提入青衣舍，為教諸婢令住正法；然我實無如是惡業，墮在青衣。

「我又示現閻浮提中而作博士，為教童蒙，令住正法。

「我又示現於閻浮提，入諸酒會、博弈之處，示受種種勝負鬪爭，為欲拔濟彼諸眾生；而我實無如是惡業，而諸眾生皆謂我作如是之業。

「我又示現久住塚間，作大鷲身，度諸飛鳥，而諸眾生皆謂我是真實鷲身；然我久已離於是業，為欲度彼諸鳥鷲故示如是身。

「我又示現閻浮提中作大長者，為欲安立無量眾生住於正法。又復示作諸王大臣、王子輔相，於是眾中各為第一，為修正法故住王位。

「我又示現閻浮提中疫病劫起，多有眾生為病所惱，先施醫藥，然後為說微妙正法，令其安住無上菩提；眾人皆謂是病劫起。

「又復示現閻浮提中飢餓劫起，隨其所須供給飲食，然後為說微妙正法，令其安住無上菩提。」

「又復示現閻浮提中刀兵劫起，即為說法令離怨害，使得安住無上菩提。」

「又復示現為計常者說無常想，計樂想者為說苦想，計我想者說無我想，計淨想者說不淨想。若有眾生貪著三界，即為說法，令離是處，度眾生故，為說無上微妙法藥。為斷一切煩惱樹故，種植無上法藥之樹。為欲拔濟諸外道故，說於正法。雖復示現為眾生師，而心初無眾生師想，為欲拔濟諸下賤故，現入其中而為說法，非是惡業受是身也。如來正覺如是安住於大涅槃，是故名為常住無變。如閻浮提，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復如是。如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亦爾。二十五有，如《首楞嚴經》中廣說，以是故名大般涅槃。若有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大般涅槃，能示如是神通變化而無所畏。」

「迦葉！以是緣故，汝不應言羅睺羅者是佛之子。何以故？我於往昔無量劫中已離欲有，是故如來名曰常住，無有變易。」

迦葉復言：「如來云何名曰常住？如佛言曰：『如燈滅已，無有方所，如來亦爾，既滅度已，亦無方所。』」

佛言迦葉：「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言：『燈滅盡已，無有方所，如來亦爾，既滅度已，無有方所。』善男子！譬如男女然燈之時，燈爐大小悉滿中油，隨有油在，其明猶存；若油盡已，明亦俱盡。其明滅者，喻煩惱滅，明雖滅盡，燈爐猶存。如來亦爾，煩惱雖滅，法身常存。善男子！於意云何，明與燈爐為俱滅不？」

迦葉答言：「不也。世尊！雖不俱滅，然是無常。若以法身喻燈爐者，燈爐無常。法身亦爾，應是無常。」

「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難。如世間言器，如來世尊無上法器，而器無常，非如來也。一切法中涅槃為常，如來體之故名為常。復次善男子！言燈滅者，即是羅漢所證涅槃，以滅貪愛、諸煩惱故，喻之燈滅。阿那含者，名曰有貪，以有貪故，不得說言同於燈滅。是故我昔，覆相說言，喻如燈滅，非大涅槃同於燈滅。阿那含者非數數來，又不還來二十五有，更不受於臭身、蟲身、食身、毒身，是則名為阿那含也。若更受身名為那含，不受身者名阿那含；有去來者名曰那含，無去來者名阿那含。」

####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五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如來性品第四之二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世尊有祕密藏。是義不然。何以故？諸佛世尊唯有密語，無有密藏。譬如幻主，機關、木人，人雖覩見屈伸俯仰，莫知其內而使之然。佛法不爾，咸令眾生悉得知見，云何當言諸佛世尊有祕密藏？」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來實無祕密之藏。何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清淨無翳，人皆覩見。如來之言，亦復如是，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善男子！譬如有人，多積金銀至無量億，其心慳悋，不肯惠施拯濟貧窮，如是積聚乃名祕藏。如來不爾，於無邊劫積聚無量妙法珍寶，心無慳悋，常以惠施一切眾生，云何當言如來祕藏？」

「善男子！譬如有人身根不具，或無一目、一手、一足，以羞恥故，不令人見，人不見故，名為祕藏。如來不爾，所有正法，具足無缺，令人覩見，云何當言如來祕藏？」

「善男子！譬如貧人，多負人財，怖畏債主，隱不欲現，故名為藏。如來不爾，不負一切眾生世法，雖負眾生出世之法而亦不藏。何以故？恒於眾生，生一子想，而為演說無上法故。」

「善男子！譬如長者，多有財寶，唯有一子，心甚愛重，情無捨離，所有珍寶悉用示之。如來亦爾，視諸眾生同於一子。」

「善男子！如世間人，以男女根醜陋、鄙惡，以衣覆蔽，故名為藏。如來不爾，永斷此根，以無根故，無所覆藏。善男子！如婆羅門所有語論，終不欲令剎利、毘舍、首陀等聞。何以故？以此論中有過惡故。如來正法，則不如是，初、中、後

善，是故不得名為祕藏。

「善男子！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心常憶念，憐愛無已，將詣師所，欲令受學，懼不速成，尋便將還。以愛念故，晝夜慇懃，教其半字，而不教誨毘伽羅論。何以故？以其幼稚，力未堪故。善男子！假使長者教半字已，是兒即時能得了知毘伽羅論不？」

「不也。世尊！」

「如是長者，於是子所，有祕藏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以子年幼，故不為說；不以祕故，憊而不說。所以者何？若有嫉妬祕憊之心，乃名為藏。如來不爾，云何當言如來祕藏？」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若有瞋心、嫉妬慳憊，乃名為藏；如來無有瞋心、嫉妬，云何名藏？善男子！彼大長者謂如來也，所言一子者，謂一切眾生。如來視於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教一子者謂聲聞弟子，半字者謂九部經，毘伽羅論者所謂方等大乘經典。以諸聲聞無有慧力，是故如來為說半字九部經典，而不為說毘伽羅論方等大乘。善男子！如彼長者，子既長大，堪任讀學，若不為說毘伽羅論，可名為藏。若諸聲聞有堪任力，能受大乘毘伽羅論，如來祕惜不為說者，可言如來有祕密藏。如來不爾，是故如來無有祕藏。如彼長者教半字已，次為演說毘伽羅論；我今亦爾，為諸弟子說於半字九部經已，次為演說毘伽羅論，所謂如來常存不變。

「復次善男子！譬如夏月，興大雲雷、降注大雨，令諸農夫下種之者多獲果實。不下種者，無所剋獲，無所獲者，非龍王咎。而此龍王亦無所藏。我今如來，亦復如是，降大法雨大涅槃經，若諸眾生，種善子者，得慧芽果。無善子者，則無所獲。無所獲者，非如來咎；然佛如來，實無所藏。」

迦葉復言：「我今定知如來、世尊無所祕藏。如佛所說毘伽羅論，謂佛如來常存不變，是義不然。何以故？佛昔說偈：

「『諸佛與緣覺，        及以弟子眾，  
        猶捨無常身，        何況諸凡夫？』

「今者乃說常存無變，是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我為一切聲聞弟子，教半字故而說是偈。善男子！波斯匿王其母命終，悲號戀慕不能自勝，來至我所，我即問言：『大王！何故悲苦懊惱乃至於此？』王言：『世尊！國大夫人，是日命終，假使有能令我母命還如本者，我當捨國、象馬、七珍及以身命，悉以賞之。』我復語言：『大王！且莫愁惱，憂悲啼哭，一切眾生壽命盡者，名之為死。諸佛緣覺、聲聞弟子，尚捨此身，況復凡夫？』善男子！我為波斯匿王教半字故，而說是偈。我今為諸聲聞弟子說毘伽羅論，謂如來常存，無有變易。若有人言如來無常，云何是人舌不墮落？」

迦葉復言：「如佛所說：

「『無所聚積，於食知足。如鳥飛空，跡不可尋。』

「是義云何？世尊！於此眾中，誰得名為無所積聚？誰復得名於食知足？誰行於空跡不可尋？而此去者為至何方？」

佛言：「迦葉！夫積聚者，名曰財寶。善男子！積聚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有為積聚者即聲聞行，無為積聚者即如來行。善男子！僧亦有二種：有為、無為。有為僧者名曰聲聞，聲聞僧者無有積聚，所謂奴婢非法之物，庫藏穀米、鹽豉胡麻、大小諸豆。若有說言如來聽畜奴婢、僕使如是之物，舌則卷縮。我諸所有聲聞弟子，名無積聚，亦得名為於食知足。若有貪食，名不知足。不貪食者，是名知足。跡難尋者，則近無上菩提之道，我說是人雖去無至。」

迦葉復言：「若有為僧，尚無積聚，況無為僧？無為僧者，

即是如來，如來云何當有積聚？夫積聚者，名為藏匿，是故如來凡有所說，無所憒惜，云何名藏？跡不可尋者所謂涅槃，涅槃之中無有日月、星辰、諸宿、寒熱風雨、生老病死、二十五有，離諸憂苦及諸煩惱，如是涅槃，如來住處，常不變易，以是因緣，如來至是娑羅樹間，於大涅槃而般涅槃。」

佛告迦葉：「所言大者，其性廣博。猶如有人壽命無量，名大丈夫。是人若能安住正法，名人中勝。如我所說八大人覺，為一人有？為多人有？若一人具八，則為最勝。所言涅槃者，無諸瘡疣。善男子！譬如有人為毒箭所射，多受苦痛；值遇良醫，為拔毒箭，傳以妙藥，令其離苦，得受安樂。是醫即便遊於城邑及諸聚落，隨有患苦、瘡疣之處，即往其所，為療眾苦。善男子！如來亦爾，成等正覺，為大醫王，見閻浮提苦惱眾生，無量劫中被姪、怒、癡、煩惱毒箭，受大苦切。為如是等，說大乘經甘露法藥，療治此已，復至他方有諸煩惱毒箭之處，示現作佛，為其療治，是故名曰大般涅槃。大般涅槃者名解脫處，隨有調伏眾生之處，如來於中而作示現，以是真實甚深義故，名大涅槃。」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世間醫師，悉能療治一切眾生瘡疣病不？」

「善男子！世間瘡疣，凡有二種：一者可治，二不可治。凡可治者，醫則能治。不可治者，則不能治。」

迦葉復言：「如佛言者，如來則為於閻浮提治眾生已。若言治已，是諸眾生，其中云何復有未能得涅槃者？若未悉得，云何如來說言治竟，欲至他方？」

「善男子！閻浮提內眾生有二：一者有信，二者無信。有信之人，則名可治。何以故？定得涅槃，無瘡疣故，是故我說治閻浮提諸眾生已。無信之人，名一闍提，一闍提者，名不可

治。除一闡提，餘悉治已，是故涅槃，名無瘡疣。」

「世尊，何等名涅槃？」

「善男子！夫涅槃者，名為解脫。」

迦葉復言：「所言解脫，為是色耶？為非色乎？」

佛言：「善男子！或有是色，或非是色。言非色者，即是聲聞緣覺解脫。言是色者，即是諸佛如來解脫。善男子！是故解脫亦色、非色。如來為諸聲聞弟子說為非色。」

「世尊！聲聞緣覺若非色者，云何得住？」

「善男子！如非想非非想天，亦色非色，我亦說為非色。若人難言：『非想非非想天若非色者，云何得住、去來、進止？』如是之義，諸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解脫亦爾，亦色非色說為非色，亦想非想說為非想，如是之義諸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

爾時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重垂廣說，大涅槃行解脫之義。」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真解脫者，名曰遠離一切繫縛。若真解脫離諸繫縛，則無有生，亦無和合。譬如父母和合生子，真解脫者則不如是，是故解脫名曰不生。迦葉！譬如醍醐其性清淨。如來亦爾，非因父母和合而生，其性清淨。所以示現有父母者，為欲化度諸眾生故。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解脫無二無別。譬如春月下諸種子，得煖氣已尋便出生；真解脫者則不如是。

「又解脫者名曰虛無，虛無即是解脫，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即是虛無、非作所作。凡是作者，猶如城郭、樓觀、却敵；真解脫者則不如是，是故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即無為法，譬如陶師，作已還破，解脫不爾，真解脫者不生不滅，是故解脫即是如來。如來亦爾，不生不滅、



不老不死、不破不壞、非有為法，以是義故，名曰如來入大涅槃。不老不死有何等義？老者名為遷 qiān 變，髮白面皺；死者身壞命終。如是等法，解脫中無；以無是事，故名解脫。如來亦無髮白、面皺、有為之法，是故如來無有老也；無有老故，則無有死。

「又解脫者名曰無病，所謂病者，四百四病及餘外來侵損身者，是處無故，故名解脫。無疾病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無病，是故法身亦無有病，如是無病，即是如來。死者名曰身壞命終；是處無死，即是甘露，是甘露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成就如是功德，云何當言如來無常？若言無常，無有是處。是金剛身，云何無常？是故如來不名命終。如來清淨，無有垢穢，如來之身非胎所污，如分陀利，本性清淨。如來解脫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是故如來清淨無垢。

「又解脫者，諸漏瘡疣永無遺餘，如來亦爾，無有一切諸漏瘡疣。

「又解脫者無有鬪諍，譬如飢人，見他飲食，生貪奪想，解脫不爾。

「又解脫者名曰安靜，凡夫人言，夫安靜者謂摩醯首羅，如是之言即是虛妄。真安靜者畢竟解脫，畢竟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安隱，如多賊處不名安隱，清夷之處乃名安隱。是解脫中無有怖畏，故名安隱，是故安隱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

「又解脫者，無有等侶，有等侶者，如有國王有隣國等。夫解脫者則無如是，無等侶者謂轉輪聖王，無有能與作齊等者。解脫亦爾，無有等侶，無等侶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轉法輪王，是故如來無有等侶，有等侶者無有是處。

「又解脫者名無憂愁，有憂愁者譬如國王畏難強隣，而生憂愁。夫解脫者則無是事，譬如懷怨，則無憂慮，解脫亦爾，是無憂畏，無憂畏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無憂喜，譬如女人，只有一子，從役遠行，卒得凶問，聞之愁苦，後復聞活，便生歡喜。夫解脫中，無如是事，無憂喜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無有塵垢，譬如春月，日沒之後，風起塵霧。夫解脫中無如是事，無塵霧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譬如聖王髻中明珠，無有垢穢。夫解脫性亦復如是，無有垢穢，無垢穢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真金性，不雜沙石，乃名真寶，有人得之生於財想。夫解脫性，亦復如是，如彼真寶，彼真寶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譬如瓦瓶，破而聲齏，金剛寶瓶，則不如是。夫解脫者亦無齏破，金剛寶瓶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是故如來身不可壞。其聲齏者，如蜚麻子，盛熱之時，置之日曝，出聲震爆。夫解脫者無如是事，如彼金剛真寶之瓶，無齏破聲，假使無量百千之人悉共射之，無能壞者，無齏破聲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貧窮人負他物故，為他所繫，枷鎖策罰，受諸苦毒。夫解脫中無如是事，無有負債，猶如長者多有財寶無量億數，勢力自在，不負他物。夫解脫者亦復如是，多有無量法財珍寶，勢力自在，無所負也，無所負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無逼切，如春涉熱，夏日食甜，冬日冷觸。真解脫中無有如是不適意事，無逼切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無逼切者，譬如有人飽食魚肉，而復飲乳，是人則為近死不久。真解脫中無如是事，是人若得甘露良藥，所患得除。真解脫者亦復如是，甘露良藥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云何逼切、不逼切耶？譬如凡夫，我慢自高，而作是念：『一切眾中誰能害我？』即便携持蛇虎毒虫，當知是人盡壽命，則為橫死。真解脫中無如是事。

「不逼切者如轉輪王，所有神珠能伏蜚虻、九十六種諸毒虫等，若有聞是神珠香者，諸毒消滅。真解脫者亦復如是，皆悉遠離二十五有，毒消滅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不逼切者，譬如虛空，解脫亦爾，彼虛空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逼切者如近乾草，然諸燈火，近則熾然；真解脫中無如是事。

「又不逼切者，譬如日月，不逼眾生。解脫亦爾，於諸眾生無有逼切，無有逼切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無動法，猶如怨親，真解脫中無如是事。又不動者如轉輪王，更無聖王以為親友，若更有親，則無是處。解脫亦爾，更無有親，若有親者亦無是處，彼王無親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無動者譬如素衣，易受染色，解脫不爾。又無動者如婆師花，欲令有臭及青色者，無有是處。解脫亦爾，欲令有臭及諸色者，亦無是處，是故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為希有，譬如水中生於蓮花，非為希有，火中生者，是乃希有，有人見之便生歡喜。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其有見者，心生歡喜；彼希有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其如來者即是法身。又希有者，譬如嬰兒，其齒未生，漸漸長大然後乃生；解脫不爾，無有生與不生。

「又解脫者，名曰虛寂，無有不定。不定者，如一闍提究竟不移，犯重禁者不成佛道，無有是處。何以故？是人若於佛正法中，心得淨信，爾時即便滅一闍提，若復得作優婆塞者，亦得斷滅於一闍提，犯重禁者滅此罪已，則得成佛。是故若言，

畢定不移，不成佛道，無有是處。真解脫中都無如是滅盡之事。又虛寂者墮於法界，如法界性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一闡提若盡滅者，則不得稱一闡提也。何等名為一闡提耶？一闡提者，斷滅一切諸善根，本心不攀緣一切善法，乃至不生一念之善。真解脫中都無是事，無是事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不可量，譬如穀聚，其量可知。真解脫者則不如是，譬如大海不可度量，解脫亦爾不可度量，不可量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無量法，如一眾生多有業報。解脫亦爾，有無量報，無量報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為廣大，譬如大海無與等者。解脫亦爾無能與等，無與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最上，譬如虛空最高無比。解脫亦爾最高無比，高無比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無能過，譬如師子所住之處，一切百獸無能過者。解脫亦爾無有能過，無能過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為無上，譬如北方，諸方中上。解脫亦爾，為無有上，無有上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無上上，譬如北方之於東方，為無上上。解脫亦爾無有上上，無上上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恒法，譬如人天身壞命終，是名曰恒，非不恒也。解脫亦爾非是不恒，非不恒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堅實，如佉陀羅栴檀沈水，其性堅實。解脫亦爾其性堅實，性堅實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不虛，譬如竹葦其體空疎；解脫不爾，當知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不可污，譬如牆壁未被塗治，蚊虻在上止住遊戲，若以塗治綵畫彫飾，虫聞綵香即便不住；如是不住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無邊，譬如聚落，皆有邊表。解脫不爾，譬如虛空無有邊際，解脫亦爾無有邊際，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不可見，譬如空中鳥跡難見，如是難見，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甚深，何以故？聲聞緣覺所不能入，不能入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甚深者諸佛菩薩之所恭敬，譬如孝子供養父母功德甚深，功德甚深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不可見，譬如有人不見自頂。解脫亦爾，聲聞緣覺所不能見，不能見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無屋宅，譬如虛空無有屋宅。解脫亦爾，言屋宅者，喻二十五有，無有屋宅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不可取，如阿摩勒果，人可取持。解脫不爾，不可取持，不可取持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不可執，譬如幻物不可執持。解脫亦爾不可執持，不可執持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無有身體，譬如有人體生瘡疣及諸癰疽、癩狂乾枯。真解脫中無如是病，無如是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為一味，如乳一味，解脫亦爾，唯有一味，如是一味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清淨，如水無泥，澄靜清淨。解脫亦爾澄靜清淨，澄靜清淨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一味，如空中雨，一味清淨，一味清淨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除却，譬如滿月，無諸雲翳。解脫亦爾無諸雲翳，無諸雲翳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寂靜，譬如有人熱病除愈，身得寂靜。解脫亦爾，身得寂靜，身得寂靜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即是平等，譬如野田毒蛇、鼠狼俱有殺心。解脫不爾，無有殺心，無殺心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平等者，譬如父母等心於子，解脫亦爾其心平等，心平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無異處，譬如有人唯居上妙清淨屋宅，更無異處。解脫亦爾，無有異處，無異處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知足，譬如飢人值遇甘饌，食之無厭。解脫不爾，如食乳糜，更無所須，更無所須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斷絕，如人被縛，斷縛得脫。解脫亦爾，斷絕一切疑心結縛，如是斷疑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到彼岸，譬如大河有此、彼岸。解脫不爾，雖無此岸而有彼岸，有彼岸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默然，譬如大海其水汎漲，多諸音聲；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美妙，譬如眾藥，雜呵梨勒，其味則苦。解脫不爾，味如甘露，味如甘露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除諸煩惱，譬如良醫和合諸藥，善療眾病。解

脫亦爾能除煩惱，除煩惱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無迮，譬如小舍，不容多人。解脫不爾，多所容受，多所容受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滅諸愛，不雜婬欲，譬如女人，多諸愛欲。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如是無有貪欲、瞋恚、愚癡、憍慢等結。

「又解脫者名曰無愛，愛有二種：一者餓鬼愛，二者法愛。真解脫者離餓鬼愛，憐愍眾生故有法愛，如是法愛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離我、我所，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

「又解脫者即是滅盡，離諸有貪，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

「又解脫者即是救護，能救一切諸怖畏者，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

「又解脫者即是歸處，若有歸依如是解脫，不求餘依。譬如有人，依恃於王，不求餘依，雖復依王，則有動轉。依解脫者，無有動轉，無動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

「又解脫者名為屋宅，譬如有人行於曠野，則有險難。解脫不爾，無有險難，無險難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是無所畏，如師子王，於諸百獸不生怖畏。解脫亦爾，於諸魔眾不生怖畏，無怖畏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無有迮狹，譬如隘路乃至不受二人並行；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有不迮，譬如有人，畏虎墮井；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有不迮，如大海中，捨壞小

船得堅牢船，乘之度海到安隱處，心得快樂。解脫亦爾，心得快樂，得快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拔諸因緣，譬如因乳得酪，因酪得酥，因酥得醍醐。真解脫中都無是因，無是因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能伏憍慢，譬如大王慢於小王；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

「又解脫者伏諸放逸，謂放逸者多有貪欲；真解脫中無有是名，無是名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能除無明，如上妙酥，除諸滓穢，乃名醍醐。解脫亦爾，除無明滓，生於真明，如是真明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為寂靜，純一無二，如空野象，獨一無侶。解脫亦爾，獨一無二，獨一無二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為堅實，如竹葦、蜚麻，莖幹空虛，而子堅實，除佛如來，其餘人天皆不堅實，真解脫者遠離一切諸有流等，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能覺了、增益於我，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捨諸有，譬如有人食已而吐。解脫亦爾，捨於諸有，捨諸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決定，如婆師花香，七葉中無，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水大，譬如水大，於諸大勝，能潤一切草木穀子。解脫亦爾，能潤一切有生之類，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為入，如有門戶，則通入路金性之處，金則可得。解脫亦爾，如彼門戶，修無我者，則得入中，如是解



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為善，譬如弟子隨逐於師，善奉教勅，得名為善。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出世法，於一切法最為出過，如眾味中酥乳最勝。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不動，譬如門闔風不能動。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無濤波，如彼大海其水濤波；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譬如宮殿，解脫亦爾，當知解脫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所用，如閻浮檀金，多有所任，無有能說是金過惡。解脫亦爾，無有過惡，無有過惡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捨嬰兒行，譬如大人，捨小兒行。解脫亦爾，除捨五陰，除捨五陰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究竟，如被繫者，從繫得脫，洗浴清淨，然後還家。解脫亦爾，畢竟清淨，畢竟清淨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無作樂，無作樂者，貪欲、瞋恚、愚癡吐故；喻如有人誤飲蛇毒，為除毒故，即服吐藥，既得吐已，毒即除愈，身得安樂。解脫亦爾，吐於煩惱、諸結、縛毒，身得安樂，名無作樂，無作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斷四種毒蛇煩惱，斷煩惱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離諸有，滅一切苦得一切樂，永斷貪欲、瞋恚、愚癡，拔斷一切煩惱根本，拔根本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斷一切有為之法，出生一切無漏善法，斷塞諸道，所謂若我、無我、非我、非無我，唯斷取著，不斷我見，我見者名為佛性，佛性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不空空，空空者名無所有，無所有者，即是外道尼犍子等所計解脫，而是尼犍實無解脫，故名空空；真解脫者則不如是，故不空空，不空空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空不空。如水、酒、酪、酥、蜜等瓶，雖無水酒酪酥蜜時，猶故得名為水等瓶，而是瓶等，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色、香、味、觸；若言不空，而復無有水、酒等實。解脫亦爾，不可說色及以非色，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常樂我淨；若言不空，誰受是常樂我淨者？以是義故，不可說空及以不空。空者謂無二十五有及諸煩惱、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為行，如瓶無酪，則名為空；不空者，謂真實善色、常樂我淨、不動不變，猶如彼瓶，色香味觸，故名不空。是故解脫喻如彼瓶，彼瓶遇緣則有破壞；解脫不爾，不可破壞，不可破壞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離愛，譬如有人，愛心悵望釋提桓因、大梵天王、自在天王；解脫不爾，若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無愛無疑，無愛無疑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若言解脫有愛疑者，無有是處。

「又解脫者斷諸有貪，斷一切相、一切繫縛、一切煩惱、一切生死、一切因緣、一切果報，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涅槃。一切眾生怖畏生死諸煩惱故，故受三歸，譬如群鹿，怖畏獵師，既得免離，若得一跳，則喻一歸，如是三跳則喻三歸；以三跳故，得受安樂。眾生亦爾，怖畏四魔、惡獵師故，受三歸依，三歸依故則得安樂，受安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

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是無盡，無盡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決定，決定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涅槃、佛性、決定、如來，是一義者，云何說言有三歸依？」

佛告迦葉：「善男子！一切眾生怖畏生死，故求三歸，以三歸故，則知佛性、決定、涅槃。善男子！有法名一義異，有法名義俱異。名一義異者，佛常、法常、比丘僧常、涅槃虛空皆亦是常，是名名一義異。名義俱異者，佛名為覺、法名不覺、僧名和合、涅槃名解脫、虛空名非善亦名無礙，是為名義俱異。善男子！三歸依者亦復如是，名義俱異，云何為一？是故我告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莫供養我，當供養僧。若供養僧，則得具足供養三歸。』摩訶波闍波提即答我言：『眾僧之中，無佛無法，云何說言供養眾僧，則得具足供養三歸？』我復告言：『汝隨我語，則供養佛；為解脫故，即供養法；眾僧受者，則供養僧。』善男子！是故三歸不得為一。善男子！如來或時說一為三，說三為一，如是之義，諸佛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

迦葉復言：「如佛所說，畢竟安樂名涅槃者，是義云何？夫涅槃者捨身捨智，若捨身智，誰當受樂？」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食已心悶，出外欲吐，既得吐已，而復迴還。同伴問之：『汝今所患竟為差不？而復來還？』答言：『已差，身得安樂。』如來亦爾，畢竟遠離二十五有，永得涅槃安樂之處，不可動轉，無有盡滅，斷一切受，名無受樂。如是無受，名為常樂，若言如來有受樂者，無有是處。是故畢竟樂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迦葉復言：「不生不滅是解脫耶？」

「如是，如是。善男子！不生不滅即是解脫，如是解脫即

是如來。」

迦葉復言：「若不生不滅是解脫者，虛空之性亦無生滅，應是如來。如如來性，即是解脫。」

佛告迦葉：「善男子！是事不然。」

「世尊！何故不然？」

「善男子！如迦蘭伽鳥及命命鳥，其聲清妙，寧可同於烏鵲音不？」

「不也。世尊！烏鵲之聲比命命等，百千萬倍不可為比。」

迦葉復言：「迦蘭伽等其聲微妙，身亦不同，如來云何比之烏鵲？無異葶藶比須彌山。佛與虛空亦復如是，迦蘭伽聲可喻佛聲，不可以喻烏鵲之音。」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解甚深難解。如來有時以因緣故，引彼虛空，以喻解脫。如是解脫，即是如來。真解脫者，一切人天無能為匹，而此虛空實非其喻，為化眾生故，以虛空非喻為喻。當知解脫即是如來，如來之性即是解脫，解脫、如來，無二無別。善男子！非喻者，如無比之物不可引喻，有因緣故可得引喻。如經中說，面貌端正猶月盛滿。白象鮮潔，猶如雪山。滿月不得即同於面，雪山不得即是白象。善男子！不可以喻，喻真解脫，為化眾生故作喻耳。以諸譬喻，知諸法性，皆亦如是。」

迦葉復言：「云何如來作二種說？」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執持刀劍，以瞋恚心，欲害如來，如來和悅，無恚恨色。是人當得壞如來身成逆罪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如來身界，不可壞故。所以者何？以無身聚，唯有法性。法性之性，理不可壞，是人云何能壞佛身？直以惡心，故成無間。以是因緣，引諸譬喻，得知實法。」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我所欲說，

汝今已說。又善男子！譬如惡人欲害其母，住於野田在穀積下，母為送食，其人見已，尋生害心，便前磨刀。母時知已，逃入積中，其人持刀，遶積遍斫，斫已歡喜，生已殺想。其母尋後從穀積出，還至家中。於意云何，是人成就無間罪不？」

「不也。世尊！不可定說。何以故？若說有罪，母身應壞，身若不壞，云何言有？若說無罪，生已殺想，心懷歡喜，云何言無？是人雖不具足逆罪，而亦是逆。以是因緣，引諸譬喻，得知實法。」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以是因緣，我說種種方便譬喻，以喻解脫。雖以無量阿僧祇喻，而實不可以喻為比。或有因緣亦可喻說，或有因緣不可喻說，是故解脫成就如是無量功德。趣涅槃者、涅槃、如來，亦有如是無量功德，以如是等無量功德，成就滿故，名大涅槃。」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如來至處，為無有盡處。若無盡，當知壽命亦應無盡。」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護持正法。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斷煩惱諸結縛者，當作如是護持正法。」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五

# 大般涅槃經卷第六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如來性品第四之三

「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中，有四種人，能護正法、建立正法、憶念正法，能多利益憐愍世間，為世間依安樂人天。何等為四？有人出世具煩惱性是名第一，須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第二，阿那含人是名第三，阿羅漢人是名第四。是四種人出現於世，能多利益憐愍世間，為世間依安樂人天。

「云何名為具煩惱性？若有人能奉持禁戒，威儀具足，建立正法，從佛所聞，解其文義，轉為他人分別宣說，所謂少欲是道，多欲非道，廣說如是八大人覺，有犯罪者教令發露，懺悔滅除，善知菩薩方便所行祕密之法，是名凡夫，非第八人。第八人者，不名凡夫，名為菩薩，不名為佛。

「第二人者名須陀洹、斯陀含，若得正法，受持正法，從佛聞法，如其所聞，聞已書寫，受持讀誦，轉為他說。若聞法已，不寫不受、不持不說，而言奴婢不淨之物佛聽畜者，無有是處，是名第二人。如是之人未得第二、第三住處，名為菩薩，已得受記。

「第三人者名阿那含，阿那含者，誹謗正法若言聽畜奴婢、僕使、不淨之物，受持外道典籍、書論，及為客塵煩惱所障，諸舊煩惱之所覆蓋，若藏如來真實舍利，及為外病之所惱害，或為四大毒蛇所侵，論說我者，悉無是處；若說無我，斯有是處。說著世法，無有是處；若說大乘相續不絕，斯有是處。若所受身有八萬虫，亦無是處；永離婬欲乃至夢中不失不淨，斯有是處。臨終之日生怖畏者，亦無是處。阿那含者為何謂也？是人還。如上所說所有過患，永不能污往返周旋。名為菩薩，

已得受記，不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則名為第三人也。

「**第四人者**名阿羅漢，阿羅漢者，斷諸煩惱，捨於重擔，逮得己利，所作已辦，住第十地，得自在智；隨人所樂種種色像，悉能示現；如所莊嚴欲成佛道，即能得成。能成如是無量功德，名阿羅漢。是名四人出現於世，能多利益憐愍世間，為世間依安樂人天，於人天中最尊最勝，猶如如來，名人中勝，為歸依處。」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不依是四種人。何以故？如《瞿師羅經》中，佛為瞿師羅說：『若天魔梵為欲破壞，變為佛像，具足莊嚴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面部圓滿猶月盛明，眉間毫相白踰珂雪，如是莊嚴來向汝者，汝當檢校定其虛實，既覺知己，應當降伏。』世尊！魔等尚能變作佛身，況當不能作羅漢等四種之身，坐臥空中，左脇出水，右脇出火，身出烟炎，猶如火聚？以是因緣，我於是中，心不生信。或有所說，不能稟受，亦無敬念，而作依止。」

佛言：「善男子！於我所說若生疑者，尚不應受，況如是等？是故應當善分別知，是善、不善，可作、不可作，如是作已，長夜受樂。善男子！譬如偷狗，夜入人舍，其家婢使若覺知者，即應驅罵：『汝疾出去，若不出者，當奪汝命。』偷狗聞之，即去不還。汝等從今，亦應如是降伏波旬，應作是言：『波旬！汝今不應作如是像，若故作者，當以五繫，繫縛於汝。』魔聞是已，便當還去，如彼偷狗，更不復還。」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佛為瞿師羅長者說，若能如是降伏魔者，亦可得近大般涅槃，如來何必說是四人為依止處？如是四人，所可言說，未必可信。」

佛告迦葉：「善男子！如我所說，亦復如是，非為不爾。善男子！我為聲聞、有肉眼者，說言降魔，不為修學大乘人說。

聲聞之人雖有天眼，故名肉眼。學大乘者，雖有肉眼乃名佛眼。何以故？是大乘經名為佛乘，而此佛乘最上最勝。善男子！譬如有人勇健威猛，有怯弱者常來依附。其勇健人常教怯者，汝當如是持弓執箭，修學稍道、長鉤、繃索。又復告言：『夫鬪戰者，雖如履刃，不應生於怖畏之想，當視人天生輕弱想，應自生心作勇健想。或時有人素無膽勇，詐作健相，執持弓刀、種種器仗，以自莊嚴，來至陣中，唱呼大喚。汝於是人，亦復不應生於憂怖。如是輩人，若見汝時不怖畏者，當知是人不久散壞，如彼偷狗。』善男子！如來亦爾，告諸聲聞：『汝等不應畏魔波旬，若魔波旬化作佛身，至汝所者，汝當精勤堅固其心，降伏於魔。時魔即當愁憂不樂，復道而去。』

「善男子！如彼健人不從他習，學大乘者亦復如是，得聞種種深密經典，其心欣樂不生驚怖。何以故？如是修學大乘之人，已曾供養、恭敬、禮拜過去無量萬億佛故，雖有無量億千魔眾欲來侵擾，於是事中終不驚畏。

「善男子！譬如有人得阿竭陀藥，不畏一切。毒蛇等畏是藥力故，亦能消除一切毒等。是大乘經亦復如是，如彼藥力不畏一切諸魔毒等，亦能降伏令更不起。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龍，性甚妬慳，欲害人時，或以眼視，或以氣噓，是故一切師子、虎豹、豺狼、狗犬皆生怖畏，是等惡獸，或聞聲見形，或觸其身，無不喪命。有善呪者以呪力故，能令如是諸惡毒龍、金翅鳥等、惡象師子、虎豹豺狼，皆悉調善，任為御乘。如是等獸，見彼善呪，即便調伏。聲聞緣覺亦復如是，見魔波旬皆生恐怖，而魔波旬亦復不生畏懼之心，猶行魔業。學大乘者亦復如是，見諸聲聞怖畏魔事，於此大乘不生信樂，先以方便降伏諸魔，悉令調善堪任為乘，因為廣說種種妙法。聲聞緣覺見調魔已，不生怖畏，於此大乘無上



正法，方生信樂，作如是言：『我等從今不應於此正法之中而作障礙。』

「復次善男子！聲聞緣覺於諸煩惱而生怖畏，學大乘者都無恐懼，修學大乘有如是力。以是因緣先所說者，為欲令彼聲聞緣覺調伏諸魔，非為大乘。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不可消伏，甚奇甚特。若有聞者，聞已信受，能信如來是常住法，如是之人甚為希有，如優曇花。我涅槃後，若有得聞如是大乘微妙經典，生信敬心，當知是等於未來世百千億劫，不墮惡道。」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我涅槃後當有百千無量眾生，誹謗不信是大涅槃微妙經典。」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諸眾生於佛滅後，久近便當誹謗是經？世尊！復有何等純善眾生，當能拔濟是謗法者？」

佛告迦葉：「善男子！我般涅槃後四十年中，於閻浮提廣行流布，然後乃當隱沒於地。善男子！譬如甘蔗、稻米、石蜜、乳酥、醍醐，隨有之處，其土人民，皆言是味，味中第一。或復有人純食粟米及以稗子，是人亦言我所食者，最為第一，是薄福人受業報故。若是福人，耳初不聞粟稗之名，所食唯是粳糧、甘蔗、石蜜、醍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鈍根薄福不樂聽聞，如彼薄福，憎惡粳糧及石蜜等。二乘之人亦復如是，憎惡無上大涅槃經。或有眾生其心甘樂聽受是經，聞已歡喜，不生誹謗，如彼福人，食於稻糧。」

「善男子！譬如有王，居在山中險難惡處，雖有甘蔗、稻糧、石蜜，以其難得，貪惜積聚，不敢噉食，懼其有盡，唯食粟稗。有異國王聞之憐笑，即以車載稻糧、甘蔗而送與之。其王得已，即便分張，舉國共食。民既食已，皆生歡喜，咸作是言：『因彼王故，令我得是希有之食。』」

「善男子！是四種人亦復如是，為此無上大法之將，是四

種中或有一人，見於他方無量菩薩，雖學如是大乘經典，若自書寫，若令他書，為利養故、為稱譽故、為了法故、為依止故、為用博易其餘經故，不能廣為他人宣說，是故持是微妙經典，送至彼方與彼菩薩，令發無上菩提之心，安住菩提。而是菩薩得是經已，即便廣為他人演說，令無量眾得受如是大乘法味。皆悉是此一菩薩力，所未聞經悉令得聞，如彼人民，因王力故得希有食。又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所流布處，當知其地即是金剛，是中諸人亦如金剛，若有能聽如是經者，即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其所願悉得成就，如我今日所可宣說。汝等比丘應善受持，若有眾生不能聽聞如是經典，當知是人甚可憐愍。何以故？是人不能受持如是大乘經典甚深義故。」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四十年中，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於閻浮提廣行流布，過是已後沒於地者，却後久近復當還出？」

佛言：「善男子！若我正法餘八十年，前四十年，是經復當於閻浮提，雨大法雨。」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經典，正法滅時、正戒毀時、非法增長時、無如法眾生時，誰能聽受、奉持、讀誦，令其通利、供養恭敬、書寫解說？唯願如來，憐愍眾生，分別廣說，令諸菩薩聞已受持，持已即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問如是義。善男子！若有眾生，於熙連河沙等諸佛所發菩提心，乃能於是惡世受持如是經典，不生誹謗。

「善男子！若有能於一恒河沙等諸佛世尊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愛樂是典，不能為人分別廣說。

「善男子！若有眾生於二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

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正解信樂，受持讀誦，亦不能為他人廣說。

「若有眾生於三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雖為他說，未解深義。

「若有眾生於四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為他廣說十六分中一分之義，雖復演說亦不具足。

「若有眾生於五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廣為人說十六分中八分之義。

「若有眾生於六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二分義。

「若有眾生於七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四分義。

「若有眾生於八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亦勸他人令得書寫，自能聽受，復勸他人令得聽受、讀誦通利，擁護堅持憐愍世間諸眾生故，供養是經，亦勸他人令其供養恭敬尊重讀誦禮拜，亦復如是，具足能解，盡其義味，所謂如來常住不變，畢竟安樂，廣說眾生悉有佛性，善知如來所有法藏。供養如是諸佛等已，建立如是無上正法，受持擁護，若有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知是人未來之世，必能建立如是正法，受持擁護。是故汝今不應不知，未來世中護法之人。何以故？是發心者於未來世，必能護持無上正法。

「善男子！有惡比丘聞我涅槃不生憂愁：『今日如來入般涅槃，何期快哉。如來在世遮我等利，今入涅槃，誰復當有遮奪我者？若無遮奪，我則還得如本利養。如來在世禁戒嚴峻，今入涅槃，悉當放捨。所受袈裟本為法式，今當廢壞如木頭幡。』

如是等人誹謗、拒逆是大乘經。

「善男子！汝今應當如是憶持，若有眾生成就具足無量功德乃能信是大乘經典，信已受持。其餘眾生有樂法者，若能廣為解說此經，其人聞已，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所作惡業皆悉除滅。

「若有不信是經典者，現身當為無量病苦之所惱害，多為眾人所見罵辱，命終之後人所輕賤，顏貌醜陋，資生艱難，常不供足，雖復少得麤澁弊惡，生生常處貧窮、下賤、誹謗正法、邪見之家。若臨終時，或值荒亂、刀兵競起，帝王暴虐、怨家讎 chóu 隙 xì 之所侵逼，雖有善友，而不遭遇，資生所須求不能得，雖少得利，常患飢渴，唯為凡下之所顧識，國王大臣悉不齒錄。設復聞其有所宣說，正使是理，終不信受。如是之人不至善處，如折翼鳥不能飛行，是人亦爾於未來世，不能得至人天善處。若復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經典，本所受形雖復醜陋，以經功德即便端正，威顏色力，日更增多，常為人天之所樂見，恭敬愛戀，情無捨離。國王大臣及家親屬聞其所說悉皆敬信。若我聲聞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當為世間廣宣如是大乘經典。

「善男子！譬如霧露，勢雖欲住，不過日出，日既出已，消滅無餘。善男子！是諸眾生所有惡業，亦復如是，住世勢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滅一切惡業。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出家剃髮，雖服袈裟，故未得受沙彌十戒，或有長者來請眾僧，未受戒者，即與大眾俱共受請，雖未受戒，已墮僧數。善男子！若有眾生，發心始學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書持讀誦亦復如是，雖未具足位階十住，則已墮於十住數中。或有眾生是佛弟子或非弟子，若因貪怖、或因利養，聽受是經乃至一偈，聞已不謗，當知是人則為已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因緣，我說四人為世間依。善男子！

如是四人，若以佛說，言非佛說，無有是處，是故我說如是四人為世間依。善男子！汝應供養如是四人。」

「世尊！我當云何識知是人，而為供養？」

佛告迦葉：「若有建立、護持正法，如是之人應從啟請，當捨身命而供養之，如我於是大乘經說：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  
猶如事火， 婆羅門等。有知法者，若老若少，  
故應供養， 恭敬禮拜，亦如諸天，奉事帝釋。』」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供養師長正應如是。今有所疑唯願廣說。若有長宿護持禁戒，從年少邊諮受未聞，云何是人當禮敬不？若當禮敬，是則不名為持戒也。若是年少護持禁戒，從諸宿舊破戒人邊諮受未聞，復應禮不？若出家人，從在家人諮受未聞，復當禮不？然出家人不應禮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小應當恭敬耆舊長宿，以是長宿先受具戒，成就威儀，是故應當供養恭敬。如佛言曰：『其破戒者，是佛法中所不容受，猶如良田多有稊稗。』又如佛說：『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如事帝釋。』如是二句，其義云何？將非如來虛妄說耶？如佛言曰：『持戒比丘亦有所犯。』何故如來而作是說？世尊亦於餘經中說聽治破戒，如是所說，其義未了。」

佛告迦葉：「善男子！我為未來諸菩薩等學大乘者說如是偈，不為聲聞弟子說也。善男子！如我先說，正法滅已，毀正戒時，增長破戒。非法盛時。一切聖人隱不現時、受畜奴婢不淨物時，是四人中，當有一人出現於世，剃除鬚髮，出家修道。見諸比丘各各受畜奴婢、僕使、不淨之物，淨與不淨一切不知，是律非律亦復不識。是人為欲調伏如是諸比丘故，與共和光，不同其塵，自所行處及佛行處，善能別知。雖見諸人犯波羅夷，默然不舉。何以故？我出於世，為欲建立護持正法，是故默然

而不舉處。善男子！如是之人為護法故，雖有所犯，不名破戒。

「善男子！如有國王遇病崩亡，儲君稚小，未任紹繼。有旃陀羅，豐饒財寶，巨富無量，多有眷屬，自以強力，伺國虛弱篡居王位。治化未久，國人、居士、婆羅門等，亡叛逃走，遠投他國。雖有在者，乃至不欲眼見是王。或有長者、婆羅門等不離本土，譬如諸樹隨其生處，即是中死。旃陀羅王，知其國人逃叛者眾，尋即還遣諸旃陀羅守邏諸道，復於七日，擊鼓唱令：『諸婆羅門，有能為我作灌頂師者，當以半國而為爵賞。』諸婆羅門聞是語已，悉無來者，各作是言：『何處當有婆羅門種，作如是事？』旃陀羅王復作是言：『婆羅門中若無一人為我師者，我要當令諸婆羅門，與旃陀羅共住食宿，同其事業；若有能來灌我頂者，半國之封，此言不虛。呪術所致三十三天上妙甘露、不死之藥，亦當共分而服食之。』

「爾時有一婆羅門子，年在弱冠，修治淨行，長髮為相，善知呪術，往至王所，白言：『大王！王所勅使，我悉能為。』爾時大王心生歡喜，受此童子作灌頂師。諸婆羅門聞是事已，皆生瞋恚，責此童子：『汝婆羅門，云何乃作旃陀羅師？』爾時其王，即分半國與是童子，因共治國，經歷多時。爾時童子語其王言：『我捨家法，來作王師，然教大王微密呪術，而今大王，猶不見親。』時王答言：『我今云何不親汝耶？』童子答言：『先王所有不死之藥，猶未共食。』王言：『善哉，善哉！大師！我實不知。師若須者，唯願持去。』是時童子，聞王語已，即取歸家，請諸大臣而共食之。諸臣食已，即共白王：『快哉，大師！有是甘露不死之藥。』王既知己，語其師言：『云何大師獨與諸臣服食甘露，而不見分？』爾時童子，更以其餘雜毒之藥，與王令服。王既服已，須臾藥發，悶亂躓地，無所覺知，猶如死人。爾時童子立本儲君，還以為王，作如是言：

『師子御座，法不應令旃陀羅昇。我從昔來，未曾聞見旃陀羅種而為王也，若旃陀羅治國理民，無有是處。汝今應還，紹繼先王，正法治國。』爾時童子經理是已，復以解藥與旃陀羅，令其醒寤，既醒寤已，驅令出國。是時童子雖為是事，猶故不失婆羅門法，其餘居士、婆羅門等，聞其所作歎未曾有，讚言：『善哉，善哉！仁者！善能驅遣旃陀羅王。』

「善男子！我涅槃後，護持正法諸菩薩等，亦復如是，以方便力，與彼破戒假名、受畜一切不淨物僧，同其事業。爾時菩薩若見有人雖多犯戒，能治毀禁諸惡比丘，即往其所，恭敬禮拜，四事供養，經書什物悉以奉上；如其自無，要當方便，從諸檀越求覓而與。為是事故，應畜八種不淨之物。何以故？是人為治諸惡比丘，如彼童子驅旃陀羅。爾時菩薩雖復恭敬禮拜是人，受畜八種不淨之物，悉無有罪。何以故？以是菩薩為欲擯治諸惡比丘，令清淨僧得安隱住，流布方等大乘經典，利益一切諸天人故。善男子！以是因緣，我於經中說是二偈，令諸菩薩皆共讚嘆護法之人，如彼居士婆羅門等稱讚童子：『善哉，善哉。』護法菩薩正應如是，若有人見護法之人，與破戒者同其事業，說有罪者，當知其人自受其殃。是護法者實無有罪。善男子！若有比丘犯禁戒已，憍慢心故，覆藏不悔，當知是人名真破戒。菩薩摩訶薩為護法故，雖有所犯不名破戒。何以故？以無憍慢，發露悔故。善男子！是故我於經中覆相，說如是偈：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

猶如事火， 婆羅門等，如第二天，奉事帝釋。』

「以是因緣，我亦不為學聲聞人，但為菩薩而說是偈。」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等菩薩摩訶薩，於戒極緩，本所受戒為具在不？」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何以故？本所受戒，如本不失；設有所犯，即應懺悔，悔已清淨。善男子！如故堤塘，穿穴有孔，水則淋漏。何以故？無人治故。若有人治，水則不出。菩薩亦爾，雖與破戒共作布薩，受戒自恣，同其僧事。所有戒律，不如堤塘穿穴淋漏。何以故？若無清淨持戒之人，僧則損減，慢緩懈怠日有增長。若有清淨持戒之人，即能具足不失本戒。善男子！於乘緩者乃名為緩，於戒緩者不名為緩。菩薩摩訶薩於此大乘，心不懈慢，是名本戒。為護正法，以大乘水而自澡浴，是故菩薩雖現破戒，不名為緩。」

迦葉菩薩白佛言：「眾僧之中有四種人，如菴羅果，生熟難知。破戒、持戒云何可識？」

佛言：「善男子！因大涅槃微妙經典，則易可知。云何因是大涅槃經可得知耶？譬如田夫，種稻穀等，芸除稗糞，以肉眼觀，名為淨田，至其成實，草穀各異。如是八事，能污染僧，若能除却，以肉眼觀則知清淨。若有持戒、破戒，不作惡時，以肉眼觀難可分別；若惡彰露，則易可知，如彼稗糞，易可分別。僧中亦爾，若能遠離於八不淨毒蛇之法，是名清淨聖眾福田，應為人天之所供養，清淨果報，非是肉眼所能分別。

「復次善男子！如迦羅迦林，其樹眾多，於是林中唯有一樹，名鎮頭迦。是迦羅迦樹、鎮頭迦樹，二果相似，不可分別。其果熟時，有一女人，悉皆拾取，鎮頭迦果纔有一分，迦羅迦果乃有十分。是女不識，齋來詣市而街賣之。凡愚小兒，復不別故，買迦羅迦果，噉已命終。有智人輩，聞是事已，即問女人：『姊於何處持是果來？』是時女人即示方所，諸人即言：『如是方所，多有無量迦羅迦樹，唯有一根鎮頭迦樹。』諸人知己，笑而捨去。

「善男子！大眾之中，八不淨法亦復如是，於是眾中多有



受用如是八法，唯有一人清淨持戒，不受如是八不淨法，而知諸人受畜非法，然與同事不相捨離，如彼林中一鎮頭迦樹。有優婆塞，見是諸人多有非法，併不恭敬供養是人，若欲供養，應先問言：『大德，如是八事，為受畜不？佛所聽不？若言佛聽，如是之人得共布薩羯磨自恣不？』是優婆塞如是問已，眾皆答言：『如是八事，如來憐愍，皆悉聽畜。』優婆塞言：『祇洹精舍有諸比丘，或言金銀佛所聽畜，或言不聽。有言聽者，是不聽者不與共住、說戒自恣，乃至不共一河飲水，利養之物悉不共之。汝等云何言佛聽許？』佛、天中天，雖復受之，汝等眾僧亦不應畜。若有受者，乃至不應與共說戒、自恣羯磨、同其僧事，若共說戒、自恣羯磨、同僧事者，命終即當墮於地獄，如彼諸人食迦羅果已，而便命終。

「復次善男子！譬如城市有賣藥人，有妙甘藥出於雪山，亦復多賣其餘雜藥，味甘相似。時有諸人咸皆欲買，然不識別，至賣藥所問言：『汝有雪山藥不？』其賣藥人，即答言有。是人欺詐，以餘雜藥，語買者言：『此是雪山甘好妙藥。』時買藥者，以肉眼故不能善別，即買持去，復作是念：『我今已得雪山甘藥。』迦葉！若聲聞僧中，有假名僧、有真實僧、有和合僧，若持戒、破戒，於是眾中等應供養，恭敬禮拜。是優婆塞以肉眼故，不能分別。喻如彼人，不能分別雪山甘藥。誰是持戒？誰是破戒？誰是真僧？誰是假僧？有天眼者乃能分別。迦葉！若優婆塞知是比丘是破戒人，不應給施禮拜供養。若知是人受畜八法，亦復不應給施所須禮拜供養。若於僧中有破戒者，不應以被袈裟因緣恭敬禮拜。」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來所說真實不虛，我當頂受。譬如金剛，珍寶異物，如佛所說，是諸比丘當依四法。何等為四？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如是四法，應當證知非四種人。」

**佛言：**「善男子！依法者，即是如來大般涅槃，一切佛法即是法性，是法性者即是如來，是故如來常住不變。若復有言如來無常，是人不知、不見法性。若不知見是法性者，不應依止。如上所說，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為依止。何以故？是人善解如來微密深奧藏故，能知如來常住不變，若言如來無常變易，無有是處。如是四人即名如來。何以故？是人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若有人能了知如來甚深密藏，及知如來常住不變，如是之人，若為利養說言如來是無常者，無有是處。如是之人尚可依止，何況不依是四人也？依法者即是法性，不依人者即是聲聞，法性者即是如來，聲聞者即是有為，如來者，即是常住，有為者即是無常。善男子！若人破戒為利養故，說言如來無常變易，如是之人所不應依。善男子！是名定義。

「依義不依語者，義者名曰覺了，覺了義者名不羸劣，不羸劣者名曰滿足，滿足義者名曰如來常住不變、如來常住不變義者即是法常，法常義者即是僧常，是名依義不依語也。何等語言所不應依？所謂諸論、綺飾文辭。如佛所說無量諸經，貪求無厭，多姦諛諂，詐現親附，現相求利，經理白衣為其執役，又復唱言：『佛聽比丘畜諸奴婢、不淨之物，金銀珍寶、穀米倉庫、牛羊象馬，販賣求利，於飢饉世憐愍子故，聽諸比丘儲貯陳宿，手自作食，不受而噉。』如是等語所不應依。

「依智不依識者，所言智者即是如來。若有聲聞，不能善知如來功德，如是之識不應依止。若知如來即是法身，如是真智所應依止。若見如來方便之身，言是陰界諸入所攝，食所長養，亦不應依，是故知識不可依止。若復有人作是說者，及其經書亦不應依。

「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不了義經者，謂聲聞乘，聞

佛如來深密藏處，悉生疑怪，不知是藏出大智海，猶如嬰兒無所別知，是則名為不了義也。

「了義者名為菩薩，真實智慧隨於自心，無礙大智，猶如大人無所不知，是名了義。

「又聲聞乘名不了義；無上大乘乃名了義。

「若言如來無常變易名不了義；若言如來常住不變是名了義。

「聲聞所說應證知者名不了義；菩薩所說應證知者名為了義。

「若言如來食所長養，是不了義；若言常住不變易者，是名了義。

「若言如來入於涅槃，如薪盡火滅，名不了義；若言如來入法性者，是名了義。

「聲聞乘法則不應依。何以故？如來為欲度眾生故，以方便力說聲聞乘，猶如長者教子半字。善男子！聲聞乘者猶如初耕，未得果實，如是名為不了義也，是故不應依聲聞乘。

「大乘之法則應依止。何以故？如來為欲度眾生故，以方便力說於大乘，是故應依，是名了義。**如是四依應當證知。**

「**復次依義者**，義名質直，質直者名曰光明，光明者名不羸劣，不羸劣者名曰如來。又光明者名為智慧，質直者名為常住，如來常者名為依法，法者名常，亦名無邊、不可思議、不可執持、不可繫縛而亦可見；若有說言不可見者，如是之人所不應依，**是故依法不依於人**。若有人以微妙之語，宣說無常，如是之言所不應依，是故依義不依於語。**依智者**，眾僧是常，無為不變，不畜八種不淨之物，是故依智不依於識。若有說言，識作識受，無和合僧。何以故？夫和合者名無所有，無所有者云何言常？是故此識不可依止。**依了義者**，了義者名為知足，

終不詐現威儀清白、憍慢自高，貪求利養，亦於如來隨宜方便所說法中不生執著，是名了義。若有能住如是等中，當知是人，則為已得住第一義，是故名為依了義經。

「不依不了義，不了義者如經中說，一切燒燃、一切無常、一切皆苦、一切皆空、一切無我，是名不了義。何以故？以不能了如是義故，令諸眾生墮阿鼻獄。所以者何？以取著故，於義不了。一切燒者，謂如來說涅槃亦燒；一切無常者，涅槃亦無常；苦空無我，亦復如是。是故名為不了義經，不應依止。

「善男子！若有人言如來憐愍一切眾生，善知時宜，以知時故，說輕為重，說重為輕。如來觀知所有弟子，有諸檀越供給所須令無所乏，如是之人，佛則不聽受畜奴婢、金銀財寶、販賣市易、不淨物等。若諸弟子無有檀越供給所須，時世飢饉，飲食難得，為欲建立護持正法，我聽弟子受畜奴婢、金銀車乘、田宅穀米、賣易所須，雖聽受畜如是等物，要當淨施篤信檀越。如是四法所應依止。若有戒律、阿毘曇、修多羅不違是四，亦應依止。若有說言，有時非時，有能護法不能護法，如來悉聽一切比丘，受畜如是不淨物者，如是之言不應依止。若有戒律、阿毘曇、修多羅中，有同是說，如是三分亦不應依。我為肉眼諸眾生等，說是四依，終不為於有慧眼者。是故我今說是四依，法者即是法性，義者即是如來常住不變，智者了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了義者了達一切大乘經典。」

大般涅槃經卷第六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七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如來性品第四之四

爾時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說四種人等，應當依耶？」

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如我所說應當依止。何以故？有四魔故。何等為四？如魔所說諸餘經律能受持者。」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有四種魔，若魔所說及佛所說，我當云何而得分別？有諸眾生隨逐魔行，復有隨順佛所教者，如是等輩復云何知？」

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漸當沮壞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像、優婆夷像，亦復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身壞我正法。是魔波旬壞正法時，當作是言：『菩薩昔於兜率天上沒，來在此迦毘羅城白淨王宮，依因父母愛欲和合生育是身。』若言有人生於人中為諸世間天人、大眾所恭敬者無有是處。又復說言：『往昔苦行，種種布施頭目、髓腦、國城、妻子，是故今者得成佛道。以是因緣，為諸人天、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之所恭敬。』若有經律作是說者，當知悉是魔之所說。」

「善男子！若有經律作如是言：『如來正覺久已成佛，今方示現成佛道者，為欲度脫諸眾生故，示有父母依因愛欲和合而生，隨順世間作是示現。』如是經律，當知真是如來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說經律，即是菩薩。」

「若有說言：『如來生時，於十方面各行七步，不可信。』者，是魔所說。若復有說：『如來出世於十方面，各行七步，此是如來方便示現。』是名如來所說經律。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

「若有說言：『菩薩生已，父王使人將詣天祠，諸天見已悉下禮敬，是故名佛。』復有難言：『天者先出，佛在於後，

云何諸天禮敬於佛？』作是難者，當知即是波旬所說。

「若有經言：『佛到天祠，是諸天等、摩醯首羅、大梵天王、釋提桓因，皆悉合掌敬禮其足。』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

「若有經律說言：『菩薩為太子時，以貪心故，四方娉妻，處在深宮，五欲自娛，歡悅受樂。』如是經律波旬所說。

「若有說言：『菩薩久已捨離貪心、妻息之屬，乃至不受三十三天上妙五欲，如棄涕唾，何況人欲？剃除鬚髮，出家修道。』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隨順魔經律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經律者，即是菩薩。

「若有說言：『佛在舍衛祇陀精舍，聽諸比丘受畜奴婢、僕使、牛羊象馬驢騾、鷄猪猫狗、金銀琉璃、真珠頗梨、車渠馬瑙、珊瑚琥珀、珂貝璧玉、銅鐵釜鍤、大小銅盤所須之物，耕田種植、販賣市易、儲積穀米如是眾事，佛大慈故，憐愍眾生皆聽畜之。』如是經律，悉是魔說。

「若有說言：『佛在舍衛祇陀精舍那梨樓鬼所住之處，爾時如來因婆羅門字殺鞞德，及波斯匿王說言，比丘不應受畜金銀琉璃、頗梨真珠、車渠瑪瑙、珊瑚琥珀、珂貝璧玉、奴婢僕使、童男童女、牛羊象馬、驢騾鷄猪、猫狗等獸、銅鐵釜鍤、大小銅槃、種種雜色床敷臥具、資生所須，所謂屋宅、耕田種植、販賣市易、自手作食、自磨自舂、治身呪術、調鷹方法、仰觀星宿、推步盈虛、占相男女、解夢吉凶、是男是女、非男非女、六十四能、復有十八惑人呪術、種種工巧，或說世間無量俗事、散香末香、塗香薰香、種種花鬘、治髮方術、姦偽諂曲，貪利無厭，愛樂憤鬧、戲笑談說、貪嗜魚肉和合毒藥、治押香油、捉持寶蓋及以革屣、造扇箱篋、種種畫像，積聚穀米、大小麥豆及諸果蓏。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及諸女人，高聲大笑或

復默然，於諸法中多生疑惑，多語妄說，長短好醜或善不善，好著好衣，如是種種不淨之物。於施主前躬自讚歎、出入遊行不淨之處，所謂沽酒、婬女、博弈，如是之人我今不聽在比丘中，應當休道，還俗役使。譬如稗糲，悉滅無餘。』當知是等經律所制，悉是如來之所說也。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

「若有說言：『菩薩為欲供養天神，故入天祠，所謂梵天、大自在天、違陀天、迦旃延天。所以入者，為欲調伏諸天人故。若言不爾，無有是處。若言菩薩不能入於外道邪論，知其威儀、文章伎藝、僕使鬪諍不能和合、不為男女國王大臣之所恭敬、又亦不知和合諸藥，以不知故乃名如來，如其知者是邪見輩。又復如來於怨親中其心平等，如以刀割及香塗身，於此二人不生增益、損減之心，唯能處中，故名如來。』如是經律，當知是魔之所說也。

「若有說言：『菩薩如是示入天祠，外學法中出家修道，示現知其威儀禮節、能解一切文章伎藝、示入書堂伎巧之處、能善和合僕使鬪諍，於諸大眾、童男童女、後宮妃后、人民長者、婆羅門等、王及大臣、貧窮等中最尊最上，復為是等之所恭敬，亦能示現如是等事。雖處諸見，不生愛心，猶如蓮花不受塵垢，為度一切諸眾生故，善行如是種種方便，隨順世法。』如是經律當知即是如來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是大菩薩。

「若有說言：『如來為我解說經律，若惡法中輕重之罪及偷蘭遮，其性皆重，我等律中終不為之，我久忍受如是之法，汝等不信，我當云何自捨己律，就汝律耶？汝所有律是魔所說，我等經律是佛所制。如來先說九部法印，如是九印印我經律，初不聞有方等經典，一句一字如來所說，無量經律何處有說方

等經耶？如是等中，未曾聞有十部經名，如其有者，當知必定調達所作，調達惡人以滅善法，造方等經，我等不信。』如是等經是魔所說。何以故？破壞佛法相是非故。『如是之言，汝經中有，我經中無。我經律中如來說言，我涅槃後，惡世當有不正經律，所謂大乘方等經典，未來之世當有如是諸惡比丘。我又說言，過九部經有方等典，若有人能了知其義，當知是人正了經律，遠離一切不淨之物，微妙清淨猶如滿月。』若有說言：『如來雖為一一經律說如恒河沙等義味，我律中無，將知為無。如其有者，如來何故於我律中而不解說？是故我今不能信受。』當知是人則為得罪。是人復言：『如是經律我當受持。何以故？當為我作知足少欲、斷除煩惱、智慧涅槃、善法因故。』如是說者，非我弟子。

「若有說言：『如來為欲度眾生故，說方等經。』當知是人真我弟子。若有不受方等經者，當知是人非我弟子，不為佛法而出家也，即是邪見外道弟子。『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不如是是魔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

「復次善男子！若有說言：『如來不為無量功德之所成就，無常變異。以得空法，宣說無我，不順世間。』如是經律名魔所說。

「若有人言：『如來正覺不可思議，亦為無量阿僧祇等功德所成，是故常住、無有變異。』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

「復有人言：『或有比丘實不毀犯波羅夷罪，眾人皆謂犯波羅夷，如斷多羅樹。』而是比丘實無所犯。何以故？我常說言：『四波羅夷，若犯一者，猶如析石，不可還合。若有自說得過人法，是則名為犯波羅夷。何以故？實無所得，詐現得相



故，如是之人退失人法，是名波羅夷。』所謂若有比丘少欲知足，持戒清淨，住空閑處。若王大臣見是比丘，生心念言謂得羅漢，即前讚歎恭敬禮拜，復作是言：『如是大師，捨是身已，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比丘聞已即答王言：『我實未得沙門道果，王莫稱我已得道果。唯願大王！勿為我說不知足法，不知足者，乃至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默然受。我今若當默然受者，當為諸佛之所呵責。知足之行，諸佛所讚，是故我欲終身歡樂，奉修知足。又知足者，我定自知未得道果。王稱我得，我今不受，故名知足。』時王答言：『大師實得阿羅漢果，如佛無異。』爾時其王普皆宣告內外人民，中宮妃后，悉令皆知得沙門果，是故咸令一切聞者，心生敬信，供養尊重。如是比丘真是梵行清淨之人，以是因緣，普令諸人得大福德。而是比丘實不毀犯波羅夷罪。何以故？前人自生歡喜之心，讚歎供養故，如是比丘當有何罪？若有說言是人得罪，當知是經是魔所說。

「復有比丘說：『佛祕藏甚深經典，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以是性故，斷無量億諸煩惱結，即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除一闍提。』若王大臣作如是言：『比丘汝當作佛、不作佛耶？有佛性不？』比丘答言：『我今身中定有佛性，成以不成未能審之。』王言：『大德！如其不作一闍提者，必成無疑。』比丘言：『爾，實如王言。』是人雖言定有佛性，亦復不犯波羅夷也。復有比丘，即出家時作是思惟：『我今必定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之人，雖未得成無上道果，已為得福無量無邊不可稱計。假使有人當言是人犯波羅夷，一切比丘無不犯者。何以故？我於往昔八十億劫，常離一切不淨之物，少欲知足，威儀成就，善修如來無上法藏，亦自定知身有佛性，是故我今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名為佛，有大慈悲。如是經

律是佛所說。若有不能隨順是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是大菩薩。

「復有說言：『無四波羅夷、十三僧殘、二不定法、三十捨墮、九十一墮、四懺悔法、眾多學法、七滅諍等，無偷蘭遮、五逆等罪、及一闍提。若有比丘犯如是等墮地獄者，外道之人悉應生天。何以故？諸外道等無戒可犯，是故如來示現怖人，故說斯戒。』若言佛說：『我諸比丘若欲行姪，應捨法服著俗衣裳，然後行姪。復應生念，姪欲因緣，非我過咎；如來在世，亦有比丘，習行姪欲得正解脫，或命終後生於天上，古今有之，非獨我作；或犯四重、或犯五戒、或行一切不淨律儀，猶故而得真正解脫。如來雖說犯突吉羅，如忉利天、日月歲數、八百萬歲，墮在地獄，亦是如來示現怖人。言波羅夷至突吉羅輕重無差，是諸律師，妄作此言，言是佛制，畢定當知非佛所說。』如是言說是魔經律。

「若復說言：『於諸戒中若犯小戒，乃至微細，當受苦報，無有齊限。如是知己，防護自身，如龜藏六。』若有律師復作是言：『凡所犯戒都無罪報，如是之人不應親近。如佛所說：

『若過一法，是名妄語，不見後世，無惡不造。』

「是故不應親近是人。我佛法中清淨如是，況復有犯偷蘭遮罪、或犯僧殘及波羅夷，而非罪耶？是故應當深自防護如是等法；若不守護，更以何法名為禁戒？我於經中亦說，有犯四波羅夷乃至微細突吉羅等，應當苦治。眾生若不護持禁戒，云何當得見於佛性？『一切眾生雖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因見佛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部經中無方等經，是故不說有佛性也。經雖不說，當知實有。』若作是說，當知是人真我弟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說，一切眾生有佛性者，

**九部經中所未曾聞，如其說有，云何不犯波羅夷耶？」**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說，實不毀犯波羅夷也。善男子！譬如有人，說言大海，唯有七寶無八種者，是人無罪。若有說言九部經中無佛性者，亦復無罪。何以故？我於大乘大智海中說有佛性，二乘之人所不知見，是故說無，不得罪也。如是境界，諸佛所知，非是聲聞緣覺所及。善男子！若人不聞如來甚深祕密藏者，云何當知有佛性耶？何等名為祕密之藏？所謂方等大乘經典。善男子！有諸外道，或說我常，或說我斷。如來不爾，亦說有我，亦說無我，是名中道。若有說言：『佛說中道，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不知不見，是故應當勤修方便，斷壞煩惱。』若有能作如是說者，當知是不犯四重。若不能作如是說者，是則名為犯波羅夷。若有說言：『我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有佛性故。有佛性者必定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緣，我今已得成就菩提。』當知是人則名為犯波羅夷罪。何以故？雖有佛性，以未修習諸善方便，是故未見，以未見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義故，佛法甚深不可思議。」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有王問言，云何比丘墮過人法？」

**佛告迦葉：**「若有比丘，為利養故、為飲食故，作諸諛諂、姦偽欺詐：『云何當令諸世間人，定實知我是乞士也？以是因緣，令我大得利養名譽。』如是比丘，多愚癡故，長夜常念：『我實未得四沙門果，云何當令諸世間人謂我已得？復當云何令諸優婆塞優婆夷等，咸共指我作如是言：「是人福德，真是聖人。」』如是思惟，正為求利，非為求法。行來出入、進止安詳，執持衣鉢，不失威儀，獨坐空處如阿羅漢，令世間人咸作是言：『如是比丘善好第一，精勤苦行修寂滅法。以是因緣，我當大得門徒弟子。諸人亦當大致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

令多女人敬念愛重。』若有比丘及比丘尼作如是事，墮過人法。復有比丘為欲建立無上正法，住空寂處，非阿羅漢，而欲令人謂是羅漢、是好比丘，是善比丘、寂靜比丘，令無量人生於信心。『以此因緣，我得無量諸比丘等以為眷屬，因是得教破戒比丘及優婆塞悉令持戒，以是因緣建立正法，光揚如來無上大事，開顯方等大乘法化，度脫一切無量眾生。善解如來所說經律輕重之義。』復言：『我今亦有佛性，有經名曰如來祕藏，於是經中，我當必定得成佛道，能盡無量億煩惱結；廣為無量諸優婆塞，說言汝等盡有佛性，我之與汝俱當安住如來道地，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無量億諸煩惱結。』作是說者，是人不名墮過人法，名為菩薩。

「若言：『有犯突吉羅者，忉利天上日月歲數八百萬歲，墮地獄中受諸罪報，何況故犯偷蘭遮罪？此大乘中若有比丘犯偷蘭遮，不應親近。』何等名為大乘經中偷蘭遮罪？若有長者造立佛寺，以諸花鬘用供養佛，有比丘見花貫中縷，不問輒取，犯偷蘭遮，若知不知亦如是犯。若以貪心破壞佛塔，犯偷蘭遮，如是之人不應親近。若王大臣見塔朽故，為欲修補供養舍利，於是塔中或得珍寶，即寄比丘，比丘得已自在而用，如是比丘名為不淨，多起鬪諍，善優婆塞不應親近，供養恭敬。如是比丘名為無根、名為二根、名不定根，不定根者欲貪女時身即為女，欲貪男時身即為男，如是比丘名為惡根，不名為男，不名為女，不名出家，不名在家。如是比丘不應親近供養恭敬。於佛法中，沙門法者，應生悲心，覆育眾生，乃至蟻子應施無畏，是沙門法。遠離飲酒乃至嗅香，是沙門法。不得妄語乃至夢中不念妄語，是沙門法。不生欲心乃至夢中亦復如是，是沙門法。」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夢行姪欲，是犯戒不？」**

**佛言：「不也。應於姪欲生臭穢想，乃至不生一念淨想，**

遠離女人煩惱愛想。若夢行姪，寤應生悔。比丘乞食受供養時，應如飢世食子肉想，若生姪欲應疾捨離。如是法門，當知是佛所說經律。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是名菩薩。

「若有說言：『佛聽比丘常翹一脚、寂默不言、投淵赴火、自墜高巖不避險難、服毒斷食、臥灰土上、自縛手足、殺害眾生、方道呪術，旃陀羅子、無根、二根及不定根、身根不具如是等輩，如來悉聽出家為道。』是名魔說。『佛先聽食五種牛味及以油蜜、憍奢耶衣、革屣等物，除是之外，若有說言聽著摩訶楞伽，一切種子悉聽貯畜，草木之屬皆有壽命，佛說是已，便入涅槃。』若有經律作是說者，當知即是魔之所說。

「我亦不聽常翹一脚，若為法故聽行住坐臥。又亦不聽服毒斷食、五熱炙身、繫縛手足、殺害眾生、方道呪術、珂貝象牙以為革屣，儲畜種子、草木有命、著摩訶楞伽。若言世尊作如是說，當知是為外道眷屬，非我弟子。『我唯聽食五種牛味及油蜜等，聽著革屣憍奢耶衣，我說四大無有壽命。』若有經律作是說者，是名佛說。若有隨順佛所說者，當知是等真我弟子。若有不隨佛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經律者，當知是人是大菩薩。

「善男子！魔說佛說差別之相，今已為汝廣宣分別。」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魔說、佛說差別之相，因是得入佛法深義。」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如是曉了分別，是名黠慧。

「善男子！所言苦者不名聖諦。何以故？若言苦是苦聖諦者，一切牛羊、驢馬及地獄眾生，應有聖諦。善男子！若復有人不知如來甚深境界，常住不變微密法身，謂是食身、非是法

身，不知如來道德威力，是名為苦。何以故？以不知故，法見非法，非法見法，當知是人必墮惡趣，輪轉生死，增長諸結，多受苦惱。若有能知如來常住、無有變易，或聞常住二字音聲，若一經耳即生天上，後解脫時乃能證知，如來常住無有變易。既證知己而作是言：『我於往昔曾聞是義，今得解脫方乃證知。我於本際以不知故，輪轉生死周遍無窮。始於今日乃得真智。』若如是知，真是修苦，多所利益，若不知者，雖復勤修無所利益，是名知苦，名苦聖諦。**若人不能如是修習，是名為苦，非苦聖諦。**

「苦集諦者，於真法中不生真智，受不淨物，所謂奴婢。能以非法，言是正法，斷滅正法，不令久住。以是因緣，不知法性，以不知故，輪轉生死多受苦惱，不得生天及正解脫。若有深智不壞正法，以是因緣得生天上及正解脫。若有不知苦集諦處，而言正法無有常住，悉是滅法；以是因緣，於無量劫，流轉生死受諸苦惱。若能知法常住不異，是名知集，名集聖諦。**若人不能如是修習，是名為集，非集聖諦。**

「苦滅諦者，若有多修習學空法，是為不善。何以故？滅一切法故，壞於如來真法藏故。作是修學，是名修空。修苦滅者，逆於一切諸外道等。若言修空是滅諦者，一切外道亦修空法，應有滅諦。若有說言：『有如來藏，雖不可見，若能滅除一切煩惱，爾乃得入，若發此心一念因緣，於諸法中而得自在。』若有修習如來密藏，無我、空寂，如是之人於無量世，在生死中流轉受苦。若有不作如是修者，雖有煩惱，疾能滅除。何以故？因知如來祕密藏故。是名苦滅聖諦。若能如是修習滅者，是我弟子。**若有不能作如是修，是名修空，非滅聖諦。**

「道聖諦者，所謂佛、法、僧寶及正解脫。有諸眾生顛倒心言：『無佛、法、僧及正解脫，生死流轉猶如幻化。』修習

是見，以此因緣，輪轉三有，久受大苦。若能發心見於如來常住無變，法、僧解脫亦復如是。乘此一念，於無量世，自在果報隨意而得。何以故？我於往昔，以四倒故，非法計法，受於無量惡業果報，我今已滅如是見故，成佛正覺。是名道聖諦。若有人言三寶無常，修習是見，是虛妄修，非道聖諦。

「若修是法，為常住者，是我弟子。真見修習四聖諦法，是名四聖諦。」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修習甚深四聖諦法。」

佛告迦葉：「善男子！謂四倒者，於非苦中生於苦想，名曰顛倒。非苦者名為如來，生苦想者，謂於如來無常變異。若說如來是無常者，名大罪苦。若言如來捨此苦身，入於涅槃，如薪盡火滅，是名非苦而生苦想，是名顛倒。『我若說言如來常者即是我見，以我見故有無量罪，是故應說如來無常，如是說者我則受樂。』如來無常即為是苦，若是苦者，云何生樂？以於苦中生樂想故，名為顛倒。樂生苦想，名為顛倒。樂者即是如來，苦者如來無常。若說如來是無常者，是名樂中生於苦想。如來常住，是名為樂。」

「若我說言：『如來是常，云何復得入於涅槃？若言如來非是苦者，云何捨身而取滅度？』以於樂中生苦想故。名為顛倒，是名初倒。」

「無常、常想，常、無常想，是名顛倒。無常者名不修空，不修空故，壽命短促。若有說言不修空寂得長壽者，是名顛倒，是名第二顛倒。」

「無我、我想，我、無我想，是名顛倒。世間之人，亦說有我；佛法之中，亦說有我；世間之人雖說有我，無有佛性；是則名為於無我中而生我想，是名顛倒。佛法有我，即是佛性；

世間之人說佛法無我，是名我中生無我想。若言佛法必定無我，是故如來勅諸弟子，修習無我，名為顛倒，是名第三顛倒。

「淨不淨想，不淨淨想，是名顛倒。淨者即是如來常住，非雜食身、非煩惱身、非是肉身、非是筋骨繫縛之身。若有說言：『如來無常，是雜食身、乃至筋骨繫縛之身。法、僧、解脫是滅盡者。』是名顛倒。不淨淨想名顛倒者，若有說言：『我此身中無有一法是不淨者，以無不淨，定當得入清淨之處。如來所說修不淨觀，如是之言是虛妄說。』是名顛倒，是則名為第四顛倒。」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從今日始得正見。世尊！自是之前，我等悉名邪見之人。世尊！二十五有，有我不耶？」

佛言：「善男子！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如是我義，從本已來，常為無量煩惱所覆，是故眾生不能得見。善男子！如貧女人舍內，多有真金之藏，家人大小無有知者。時有異人，善知方便，語貧女人：『我今雇汝，汝可為我芸除草穢。』女即答言：『我不能也，汝若能示我子金藏，然後乃當速為汝作。』是人復言：『我知方便，能示汝子。』女人答言：『我家大小尚自不知，況汝能知？』是人復言：『我今審能。』女人答言：『我亦欲見，并可示我。』是人即於其家掘出真金之藏。女人見已，心生歡喜，生奇特想，宗仰是人。善男子！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一切眾生不能得見，如彼寶藏貧人不知。善男子！我今普示，一切眾生所有佛性，為諸煩惱之所覆蔽，如彼貧人有真金藏，不能得見。如來今日普示眾生諸覺寶藏，所謂佛性，而諸眾生見是事已，心生歡喜，歸仰如來。善方便者即是如來，貧女人者即是一切無量眾生，真金藏者即佛性也。

「復次善男子！譬如女人生育一子，嬰孩得病，是女愁惱，



求覓醫師。醫師既來，合三種藥，酥、乳、石蜜，與之令服。因告女人：『兒服藥已，且莫與乳，須藥消已，爾乃與之。』是時女人，即以苦物用塗其乳，母語兒言：『我乳毒塗不可復觸。』小兒渴乏，欲得母乳，聞乳毒氣，便遠捨去。遂至藥消，母人以水淨洗其乳，喚其子言：『來與汝乳。』是時小兒雖復飢渴，先聞毒氣，是故不來。母復語言：『為汝服藥故以毒塗，汝藥已消我已洗竟，汝便可來飲乳無苦。』是兒聞已，漸漸還飲。善男子！如來亦爾，為度一切，教諸眾生修無我法，如是修已，永斷我心，入於涅槃，為除世間諸妄見故，示現出過世間法故。復示世間，計我虛妄，非真實故，修無我法，清淨身故，喻如女人為其子故，以苦味塗乳。如來亦爾，為修空故，說言諸法悉無有我。如彼女人淨洗乳已，而喚其子，欲令還服。我今亦爾，說如來藏，是故比丘不應生怖，如彼小兒，聞母喚已漸還飲乳。比丘亦爾，應自分別，如來祕藏不得不有。」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實無有我。何以故？嬰兒生時無所知曉。若有我者，即生之日，尋應有知；以是義故，定知無我。若定有我，受生已後，應無終歿。若使一切皆有佛性，是常住者應無壞相，若無壞相，云何而有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及旃陀羅、畜生差別？今見業緣種種不同，諸趣各異，若定有我，一切眾生應無勝負；以是義故，定知佛性非是常法。若言佛性定是常者，何緣復說有殺盜婬、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恚邪見？若我性常，何故酒後迷荒醉亂？若我性常，盲應見色，聾應聞聲，瘡應能語，拘躄能行。若我性常，不應避於火坑大水、毒藥刀劍、惡人禽獸。若我常者，本所更事不應忘失，若不忘失，何緣復言我曾何處見是人耶？若我常者，則不應有少、壯、老等衰盛力勢，憶念往事。若我常者，止住何處？為在涕唾、青黃赤白諸色中耶？若我常者，應遍身中如胡麻油，

間無空處。若斷身時，我亦應斷。」

佛告迦葉：「善男子！譬如王家有大力士，其人眉間有金剛珠，與餘力士較力相撲，而彼力士以頭抵觸其額上，珠尋沒膚中，都不自知是珠所在。其處有瘡，即命良醫欲自療治。時有明醫善知方藥，即知是瘡因珠入體，是珠入皮，即便停住。是時良醫尋問力士：『卿額上珠為何所在？』力士驚答：『大師醫王，我額上珠乃無去耶？是珠今者為何所在？將非幻化？』憂愁啼哭。是時良醫慰喻力士：『汝今不應生大愁苦，汝因鬪時，寶珠入體，今在皮裏，影現於外。汝曹鬪時，瞋恚毒盛，珠陷入體，故不自知。』是時力士不信醫言：『若在皮裏，膿血不淨，何緣不出？若在筋裏，不應可見。汝今云何欺誑於我？』時醫執鏡，以照其面，珠在鏡中，明了顯現。力士見已，心懷驚怪，生奇特想。善男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不能親近善知識故，雖有佛性皆不能見，而為貪婬、瞋恚愚癡之所覆蔽故，墮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旃陀羅、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生如是等種種家中，因心所起種種業緣，雖受人身，聾盲、瘡癰、拘攣癱跛，於二十五有受諸果報，貪婬瞋恚愚癡覆心，不知佛性。如彼力士，寶珠在體，謂呼失去。眾生亦爾，不知親近善知識故，不識如來微密寶藏，修學無我，喻如非聖。雖說有我，亦復不知我之真性。我諸弟子亦復如是，不知親近善知識故，修學無我，亦復不知無我之處，尚自不知無我真性，況復能知有我真性？善男子！如來如是說諸眾生皆有佛性，喻如良醫，示彼力士金剛寶珠。是諸眾生為諸無量億煩惱等之所覆蔽，不識佛性，若盡煩惱，爾時乃得證知了了，如彼力士於明鏡中，見其寶珠。善男子！如來祕藏如是無量不可思議。

「復次善男子！譬如雪山有一味藥，名曰樂味。其味極甜，在深叢下，人無能見。有人聞香，即知其地當有是藥。過去往

世有轉輪王，於此雪山為此藥故，在在處處造作木筒，以接是藥，是藥熟時，從地流出，集木筒中，其味真正。王既歿已，其後是藥，或醋、或鹹、或甜、或苦、或辛、或淡，如是一味，隨其流處有種種異，是藥真味停留在山，猶如滿月。凡人薄福，雖以鑊斷加功困苦，而不能得。復有聖王，出現於世，以福因緣，即得是藥真正之味。善男子！如來祕藏，其味亦爾，為諸煩惱叢林所覆，無明眾生不能得見。一味者喻如佛性，以煩惱故出種種味，所謂地獄、畜生、餓鬼、天人，男女、非男非女、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佛性雄猛難可沮壞，是故無有能殺害者，若有殺者則斷佛性，如是佛性終不可斷，性若可斷，無有是處。如我性者，即是如來祕密之藏，如是祕藏，一切無能沮壞燒滅，雖不可壞，然不可見，若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乃證知，以是因緣，無能殺者。」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無殺者，應當無有不善之業。」

佛告迦葉：「實有殺生。何以故？善男子！眾生佛性住五陰中，若壞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惡趣，以業因緣，而有刹利、婆羅門等、毘舍、首陀及旃陀羅，若男、若女、非男非女，二十五有差別之相，流轉生死。非聖之人，橫計於我大小諸相，猶如稗子、或如米豆，乃至母指，如是種種妄生憶想，妄想之想，無有真實。出世我相名為佛性，如是計我，是名最善。」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善知伏藏，即取利鑊斷地直下，磐石沙礫直過無難，唯至金剛不能穿徹。夫金剛者，所有刀斧，不能沮壞。善男子！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一切論者、天魔波旬及諸人天，所不能壞。五陰之相，即是起作，起作之相，喻如石沙，可穿可壞。佛性者喻如金剛，不可沮壞。以是義故，壞

五陰者名為殺生。善男子！必定當知佛法如是不可思議。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七

以下此文二百七十二字 p.406 頁 a 段之元本明本宮本之文也：

「『臥灰土上、自墜高巖、投淵赴火、五熱炙身、臥棘刺上、淘糠飲汁、服毒斷食、殺害眾生、故弄師子、呪術方道。旃陀羅種、二根、無根、二根合一，悉聽為道。斷五種味，乳酪、酪漿、生酥、熟酥、油、蜜之等。聽著繒綵以軻為跋，一切穀米、草木之類，皆有壽命。佛說是已便入涅槃。』如是說者即是魔說。

若言：『如來不聽比丘常翹一脚、寂默不言、臥灰土上、自墜高巖、投淵赴火、五熱炙身、臥棘刺上、淘糠飲汁、服毒斷食、殺害眾生、故弄師子、呪術方道。旃陀羅種、二根、無根、二根合者，不聽為道。聽服五種，乳酪、酪漿、酥、油、蜜等。不聽受著繒綵衣服，以軻為跋。穀米、草木、無命無我，非眾生數。』若有能作如是說者，是我弟子。若不能者，當知即是外道弟子。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是名菩薩。」

## 大般涅槃經卷第八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如來性品第四之五

「善男子！方等經者，猶如甘露，亦如毒藥。」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如來何緣說方等經譬如甘露，亦如毒藥？」

佛言：「善男子，汝今欲知如來祕藏真實義不？」

迦葉言爾：「我今實欲得知如來祕藏之義。」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或有服甘露，	傷命而早夭，
或復服甘露，	壽命得長存，
或有服毒生，	有緣服毒死，
無礙智甘露，	所謂大乘典。
如是大乘典，	亦名雜毒藥，
如酥醍醐等，	及以諸石蜜，
服消則為藥，	不消則為毒。
方等亦如是，	智者為甘露，
愚不知佛性，	服之則成毒。
聲聞及緣覺，	大乘為甘露，
猶如諸味中，	乳最為第一。
如是勤精進，	依因於大乘，
得至於涅槃，	成人中象王。
眾生知佛性，	猶如迦葉等，
無上甘露味，	不生亦不死。
迦葉汝今當，	善分別三歸，
如是三歸性，	則是我之性。
若能諦觀察，	我性有佛性，
當知如是人，	得入祕密藏，
知我及我所，	是人已出世。
佛法三寶性，	無上第一尊，
如我所說偈，	其性義如是。」

爾時迦葉復說偈言：

「我今都不知，	歸依三寶處，
云何當歸趣，	無上無所畏？
不知三寶處，	云何作無我？
云何歸佛者，	而得於安慰？
云何歸依法？	唯願為我說。
云何得自在？	云何不自在？
云何歸依僧，	轉得無上利？
云何真實說，	未來成佛道。
未來若不成，	云何歸三寶？
我今無預知，	當行次第依。
云何未懷妊，	而作生子想？
若必在胎中，	則名為有子，
子若在胎中，	定當生不久，
是名為子義，	眾生業亦然。
如佛之所說，	愚者不能知，
以其不知故，	輪迴生死獄，
假名優婆塞，	不知真實義。
唯願廣分別，	除斷我疑網，
如來大智慧，	唯垂哀分別，
願說於如來，	祕密之寶藏。」
「迦葉汝當知，	我今當為汝，
善開微密義，	令汝疑得斷。
今當至心聽，	汝於諸菩薩，
則與第七佛，	同其一名號。
歸依於佛者，	真名優婆塞，
終不更歸依，	其餘諸天神。

歸依於法者，則離於殺害，  
歸依聖僧者，不求於外道，  
如是歸三寶，則得無所畏。」  
迦葉白佛言：「我亦歸三寶，  
是名為正路，諸佛之境界。  
三寶平等相，常有大智性，  
我性及佛性，無二無差別。  
是道佛所讚，正進安止處，  
亦名正遍見，故為佛所稱。  
我亦趣善逝，所讚無上道，  
是最為甘露，諸有所無有。」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汝今不應如諸聲聞、凡夫之人，分別三寶；於此大乘無有三歸分別之相。所以者何？於佛性中，即有法、僧，為欲化度聲聞凡夫故，分別說三歸異相。善男子！若欲隨順世間法者，則應分別有三歸依。善男子！菩薩應作如是思惟：『我今此身歸依於佛，若即此身得成佛道，既成佛已，不當恭敬、禮拜、供養於諸世尊。何以故？諸佛平等，等為眾生作歸依故。若欲尊重法身舍利，便應禮敬諸佛塔廟。所以者何？為欲化度諸眾生故。亦令眾生，於我身中起塔廟想，禮拜供養，如是眾生以我法身為歸依處。一切眾生皆依非真邪偽之法，我當次第為說真法。又有歸依非真僧者，我當為作依真僧處。若有分別三歸依者，我當為作一歸依處，無三差別。於生盲眾，為作眼目，復當為諸聲聞、緣覺作真歸處。』善男子！如是菩薩，為無量惡諸眾生等及諸智者而作佛事。」

「善男子！譬如有人，臨陣戰時，即生心念：『我於是中最为第一，一切兵眾，悉依恃我。』亦如王子如是思惟：『我當調伏其餘王子，紹繼大王霸王之業，而得自在。令諸王子悉

見歸依，是故不應生下劣心。』如王王子，大臣亦爾。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作是思惟：『云何三事與我一體？』善男子！我示三事，即是涅槃。如來者名無上士，譬如人身頭最為上，非餘支節、手足等也。佛亦如是最為尊上，非法、僧也，為欲化度諸世間故，種種示現差別之相，如彼梯橙。是故汝今，不應受持如凡愚人所知，三歸差別之相。汝於大乘猛利決斷，應如剛刀。」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知故問，非為不知。我為菩薩大勇猛者，問於無垢清淨行處，欲令如來為諸菩薩廣宣分別奇特之事，稱揚大乘方等經典，如來大悲今已善說，我亦如是安住其中。所說菩薩清淨行處，即是宣說大涅槃經。世尊！我今亦當廣為眾生顯揚如是如來祕藏，亦當證知真三歸處。若有眾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經，其人則能自然了達三歸依處。何以故？如來祕藏有佛性故。其有宣說是經典者，皆言身中盡有佛性，如是之人則不遠求三歸依處。何以故？於未來世，我身即當成就三寶，是故聲聞緣覺之人及餘眾生皆依於我，恭敬禮拜。」

**「善男子！以是義故，應當正學大乘經典。」**

**迦葉復言：**「佛性如是不可思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亦不可思議。」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成就深利智慧，我今當更善為汝說，入如來藏。若我住者即是常法，不離於苦；若無我者，修行淨行，無所利益。若言諸法皆無有我，是即斷見；若言我住即是常見。若言一切行無常者，即是斷見；諸行常者復是常見。若言苦者即是斷見；若言樂者復是常見。修一切法常者墮於斷見，修一切法斷者墮於常見。如步屈虫，要因前脚得移後足，修常斷者，亦復如是，要因斷常。」



以是義故，修餘法苦者，皆名不善；修餘法樂者，則名為善。修餘法無我者是諸煩惱分；修餘法常者是則名曰如來祕藏，所謂涅槃，無有窟宅。修餘無常法者，即是財物；修餘常法者，謂佛、法、僧及正解脫。當知如是佛法中道，遠離二邊而說真法。凡夫愚人於中無疑，如羸病人服食酥已，氣力輕便。有無之法，體性不定，譬如四大，其性不同，各相違反。良醫善知，隨其偏發而消息之。

「善男子！如來亦爾，於諸眾生猶如良醫，知諸煩惱體相差別而為除斷，開示如來祕密之藏，清淨佛性常住不變。若言有者，智不應染；若言無者，即是妄語。若言有者，不應默然，亦復不應戲論諍訟，但求了知諸法真性，凡夫之人戲論諍訟，不解如來微密藏故。若說於苦，愚人便謂身是無常，說一切苦，復不能知身有樂性。若說無常者，凡夫之人計一切身皆是無常，譬如瓦坏；有智之人，應當分別，不應盡言一切無常。何以故？我身即有佛性種子。若說無我，凡夫當謂一切佛法悉無有我；智者應當分別無我假名不實。如是知己，不應生疑。若言如來祕藏空寂，凡夫聞之，生斷滅見；有智之人應當分別，如來是常、無有變易。若言解脫喻如幻化，凡夫當謂得解脫者即是摩滅；有智之人應當分別，人中師子雖有去來，常住無變。若言無明因緣諸行，凡夫之人聞已分別，生二法想，明與無明；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諸行因緣識者，凡夫謂二，行之與識；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十善十惡、可作不可作、善道惡道、白法黑法，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應修一切法苦，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一切行無常者，如來祕藏亦是無常，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一切法無我，如來祕藏亦無有

我，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我與無我，性無有二。如來祕藏其義如是，不可稱計無量無邊諸佛所讚，我今於是一切功德成就，經中皆悉說已。

「善男子！我與無我性相無二，汝應如是受持頂戴。善男子！汝亦應當堅持憶念如是經典，如我先於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中說我、無我，無有二相。如因乳生酪，因酪得生酥，因生酥得熟酥，因熟酥得醍醐，如是酪性為從乳生？為從自生？從他生耶？乃至醍醐亦復如是，若從他生，即是他作，非是乳生；若非乳生，乳無所為；若自生者，不應相似相續而生。若相續生，則不俱生，若不俱生，五種之味則不一時。雖不一時，定復不從餘處來也，當知乳中先有酪相，甘味多故不能自變，乃至醍醐亦復如是。是牛食噉水草因緣，血脈轉變而得成乳，若食甘草其乳則甜，若食苦草乳則苦味。雪山有草名曰肥膩，牛若食者純得醍醐，無有青黃赤白黑色穀草因緣，其乳則有色味之異。是諸眾生以明、無明業因緣故，生於二相，若無明轉，則變為明，一切諸法善、不善等，亦復如是無有二相。」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乳中有酪，是義云何？世尊！若言乳中定有酪相，以微細故不可見者，云何說言從乳因緣而生於酪？法若本無則名為生，如其已有云何言生？若言乳中定有酪相，百草之中亦應有乳，如是乳中亦應有草；若言乳中定無酪者，云何因乳而得生酪？若法本無，而後生者，何故乳中不生於草？」

「善男子！不可定言乳中有酪、乳中無酪，亦不可說從他而生。若言乳中定有酪者，云何而得體味各異？是故不可說言乳中定有酪性。若言乳中定無酪者，乳中何故不生兔角？置毒乳中，酪則殺人，是故不可說言乳中定無酪性？若言是酪從他生者，何故水中不生於酪？是故不可說言酪從他生。善男子！

是牛食噉草因緣故，血則變白，草血滅已，眾生福力變而成乳。是乳雖從草血而出，不得言二，唯得名為從因緣生。酪至醍醐亦復如是，以是義故，得名牛味。是乳滅已，因緣成酪。何等因緣？若酢、若煖。是故得名，從因緣有。乃至醍醐亦復如是，是故不得定言乳中無有酪相。從他生者，離乳而有，無有是處。善男子！明與無明亦復如是，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為明。是故我言無有二相。以是因緣我先說言，雪山有草名曰肥膩，牛若食者即成醍醐，佛性亦爾。

「善男子！眾生薄福不見是草。佛性亦爾，煩惱覆故，眾生不見。譬如大海，雖同一鹹，其中亦有上妙之水，味同於乳。喻如雪山，雖復成就種種功德，多生諸藥，亦有毒草。諸眾生身亦復如是，雖有四大毒蛇之種，其中亦有妙藥大王，所謂佛性。非是作法，但為煩惱客塵所覆，若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能斷除者，即見佛性成無上道。譬如虛空震雷起雲，一切象牙上皆生花，若無雷震，花則不生，亦無名字。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常為一切煩惱所覆不可得見，是故我說眾生無我；若得聞是大般涅槃微妙經典，則見佛性。如象牙花，雖聞契經一切三昧，不聞是經，不知如來微妙之相；如無雷時，象牙上花不可得見。聞是經已，即知一切如來所說祕藏佛性；喻如天雷，見象牙花。聞是經已，即知一切無量眾生皆有佛性，以是義故，說大涅槃，名為如來祕密之藏，增長法身，猶如雷時象牙上花。以能長養如是大義，故得名為大般涅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能習學是大涅槃微妙經典，當知是人能報佛恩，真佛弟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甚奇，世尊！所言佛性，甚深甚深，難見難入，聲聞緣覺所不能服。」

**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歎，不違我說。」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性者，云何甚深難見難入？」

佛言：「善男子！如百盲人，為治目故，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錐，決其眼膜。以一指示，問言：『見不？』盲人答言：『我猶未見。』復以二指、三指示之，乃言：『少見。』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如來未說，亦復如是。無量菩薩，雖具足行諸波羅蜜，乃至十住，猶未能見所有佛性；如來既說，即便少見。是菩薩摩訶薩既得見已，咸作是言：『甚奇，世尊！我等流轉無量生死，常為無我之所惑亂。』善男子！如是菩薩，位階十地，尚不了了知見佛性，何況聲聞、緣覺之人，能得見耶？」

「復次善男子！譬如仰觀虛空鵝鴈，為是虛空？為是鵝鴈？諦觀不已，髣髴見之。十住菩薩於如來性知見少分亦復如是，況復聲聞緣覺之人能得知見？善男子！譬如醉人，欲涉遠路，矇矓見道。十住菩薩於如來性知見少分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渴人，行於曠野，是人渴逼，遍行求水，見有叢樹，樹有白鶴，是人迷悶，不能分別是樹是水，諦觀不已，乃見白鶴及以叢樹。善男子！十住菩薩於如來性知見少分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乃至無量百千由旬，遠望大舶樓櫓堂閣，即作是念：『彼是樓櫓？為是虛空？』久視乃生必定之心，知是樓櫓。十住菩薩於自身中見如來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王子身極懦弱，通夜遊戲至明清旦，目視一切悉不明了。十住菩薩雖於己身見如來性，亦復如是不大明了。」

「復次善男子！譬如臣吏，王事所拘，逼夜還家，電明暫發，因見牛聚，即作是念：『為是牛耶？聚雲屋舍？』是人久視，雖生牛想，猶不審定。十住菩薩雖於己身見如來性，未能審定，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如持戒比丘，觀無虫水而見虫相，即作是念：『此中動者，為是虫耶？是塵土耶？』久視不

已，雖知是塵，亦不明了。十住菩薩於己身中見如來性，亦復如是不大明了。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於陰闇中遠見小兒，即作是念：『彼為是牛、鷲、鳥、人耶？』久觀不已，雖見小兒猶不明了。十住菩薩於己身分見如來性，亦復如是不大明了。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於夜闇中見畫菩薩像，即作是念：『是菩薩像、自在天像、大梵天像、成染衣耶？』是人久觀，雖復意謂是菩薩像，亦不明了。十住菩薩於己身分見如來性，亦復如是不大明了。善男子！所有佛性如是甚深，難得知見，唯佛能知，非諸聲聞緣覺所及。善男子！智者應作如是分別知如來性。」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性如是微細難知，云何肉眼而能得見？」

佛言：「迦葉！善男子！如彼非想非非想天，亦非二乘所能得知，隨順契經，以信故知。善男子！聲聞緣覺信順如是大涅槃經，自知己身有如來性，亦復如是。善男子！是故應當精勤修習大涅槃經。善男子！如是佛性，唯佛能知，非諸聲聞緣覺所及。」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非聖凡夫有眾生性，皆說有我。」

佛言：「譬如二人共為親友，一是王子、一是貧賤，如是二人互相往返。是時貧人見是王子有一好刀，淨妙第一，心中貪著。王子後時捉持是刀逃至他國。於是貧人，後於他家寄臥止宿，即於眠中，謫語刀刀。傍人聞之，收至王所。時王問言：『汝言刀者，何處得耶？』是人具以上事答王：『王今設使屠割臣身，分張手足，欲得刀者，實不可得。臣與王子素為親厚，先與一處，雖曾眼見，乃至不敢以手摸觸，況當故取？』王復問言：『卿見刀時，相貌何類？』答言：『大王！臣所見者，如殺羊角。』王聞是已，欣然而笑語言：『汝今隨意所至，莫生

憂怖，我庫藏中都無是刀，況汝乃於王子邊見？」時王即問諸群臣言：『汝等曾見如是刀不？』言已崩背。尋立餘子紹繼王位，復問輔臣：『卿等曾於官藏之中見是刀不？』諸臣答言：『臣等曾見。』覆復問言：『其狀何似？』答言：『大王！如殺羊角。』王言：『我官藏中，何處當有如是相刀？』次第四王，皆悉撿校，求索不得。却後數時，先逃王子，從他國還，來至本土，復得為王。既登王位，復問諸臣：『汝見刀不？』答言：『大王！臣等皆見。』覆復問言：『其狀何似？』答言：『大王！其色清淨，如優鉢羅花。』復有答言：『形如羊角。』復有說言：『其色紅赤，猶如火聚。』復有答言：『猶如黑蛇。』時王大笑：『卿等皆悉不見我刀真實之相。』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出現於世說我真相，說已捨去，喻如王子持淨妙刀逃至他國。凡夫愚人說言一切有我、有我，如彼貧人，止宿他舍，調語刀刀。聲聞緣覺問諸眾生：『我有何相？』答言：『我見我相，大如母指。』或言：『如米、或如稗子。』有言：『我相住在心中，熾然如日。』如是眾生不知我相，喻如諸臣不知刀相。菩薩如是說於我法，凡夫不知種種分別，妄作我相；如問刀相，答似羊角。是諸凡夫次第相續而起邪見，為斷如是諸邪見故，如來示現說於無我。喻如王子語諸臣言，我庫藏中無如是刀。善男子！今日如來所說真我，名曰佛性。如是佛性，我佛法中喻如淨刀。善男子！若有凡夫能善說者，即是隨順無上佛法。若有善能分別隨順宣說是者，當知即是菩薩相貌。善男子！所有種種異論、呪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非外道說。」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說字根本？」**

佛言：「善男子！說初半字，以為根本，持諸記論，呪術文章，諸陰實法。凡夫之人學是字本，然後能知是法、非法。」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言字者，其義云何？」

「善男子！有十四音名為字義，所言字者，名曰涅槃，常故不流，若不流者，則為無盡，夫無盡者，即是如來金剛之身，是十四音，名曰字本。

「噯者，不破壞故，不破壞者，名曰三寶，喻如金剛。又復噯者，名不流故，不流者即是如來，如來九孔無所流故，是故不流。又無九孔是故不流，不流即常，常即如來，如來無作是故不流。又復噯者名為功德，功德者即是三寶，是故名噯。

「阿者，名阿闍梨，阿闍梨者，義何謂耶？於世間中，得名聖者。何謂為聖？聖名無著。少欲知足亦名清淨，能度眾生於三有流生死大海，是名為聖。又復阿者名曰制度，修持淨戒隨順威儀。又復阿者名依聖人，應學威儀進止舉動，供養恭敬禮拜三尊，孝養父母及學大乘，善男女等具持禁戒，及諸菩薩摩訶薩等，是名聖人。又復阿者名曰教誨，如言汝來，如是應作，如是莫作，若有能遮非威儀法，是名聖人，是故名阿。

「億者，即是佛法，梵行廣大，清淨無垢，喻如滿月。汝等如是，應作、不作，是義、非義，此是佛說、此是魔說，是故名億。

「伊者，佛法微妙甚深難得，如自在天大梵天王，法名自在，若能持者，則名護法；又自在者，名四護世，是四自在，則能攝護大涅槃經，亦能自在敷揚宣說。又復伊者，能為眾生自在說法。復次伊者為自在故，說何等是也？所謂修習方等經典。復次伊者，為斷嫉妬，如除稗穢，皆悉能令變成吉祥，是故名伊。

「郁者，於諸經中最上最勝，增長上上謂大涅槃。復次郁者如來之性，聲聞緣覺所未曾聞。如一切處，北鬱單越最為殊勝；菩薩若能聽受是經，於一切眾最為殊勝。以是義故，是經

得名最上最勝，是故名郁。

「優者，喻如牛乳，諸味中上，如來之性亦復如是，於諸經中最尊最上，若有誹謗，當知是人與牛無別。復次優者，是人名為無慧、正念。誹謗如來微密祕藏，當知是人甚可憐愍，遠離如來祕密之藏，說無我法，是故名優。

「唼者，即是諸佛、法性、涅槃，是故名唼。

「嘢者，謂如來義。復次嘢者，如來進止、屈伸、舉動，無不利益一切眾生，是故名嘢。

「烏者，名煩惱義，煩惱者名曰諸漏，如來永斷一切煩惱，是故名烏。

「炮者，謂大乘義，於十四音是究竟義。大乘經典亦復如是，於諸經論最為究竟，是故名炮。

「菴者，能遮一切諸不淨物，於佛法中能捨一切金銀寶物，是故名菴。

「阿者，名勝乘義。何以故？此大乘典大涅槃經，於諸經中最為殊勝，是故名阿。

「迦者，於諸眾生起大慈悲，生於子想，如羅睺羅，作妙上善義，是故名迦。

「佉者，名非善友，非善友者，名為雜穢。不信如來祕密之藏，是故名佉。

「伽者，名藏，藏者即是如來祕藏，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是故名伽。

「𡵓者，如來常音。何等名為如來常音？所謂如來常住不變，是故名𡵓。

「俄者，一切諸行破壞之相，是故名俄。

「遮者，即是修義，調伏一切諸眾生故，名為修義，是故名遮。



「車者，如來覆蔭一切眾生，喻如大蓋，是故名車。

「闍者，是正解脫，無有老相，是故名闍。

「膳者，煩惱繁茂，喻如稠林，是故名膳。

「喏者，是智慧義，知真法性，是故名喏。

「吒者，於閻浮提示現半身而演說法，喻如半月，是故名吒。

「佉者，法身具足，喻如滿月，是故名佉。

「荼者，是愚癡僧，不知常與無常，喻如小兒，是故名荼。

「祖者，不知師恩，喻如羝羊，是故名祖。

「拏者，非是聖義，喻如外道，是故名拏。

「多者，如來於彼告諸比丘，宜離驚畏，當為汝等說微妙法，是故名多。

「他者，名愚癡義，眾生流轉生死，纏裹如蠶蛻娘，是故名他。

「陀者，名曰大施，所謂大乘，是故名陀。

「彈者，稱讚功德，所謂三寶，如須彌山，高峻廣大，無有傾倒，是故名彈。

「那者，三寶安住，無有傾動，喻如門闥，是故名那。

「波者，名顛倒義，若言三寶悉皆滅盡，當知是人為自疑惑，是故名波。

「頗者，是世間災，若言世間災起之時三寶亦盡，當知是人，愚癡無智違失聖旨，是故名頗。

「婆者，名佛十力，是故名婆。

「洸者，名為重擔，堪任荷負無上正法，當知是人是大菩薩，是故名洸。

「摩者，是諸菩薩嚴峻制度，所謂大乘大般涅槃，是故名摩。

「蛇者，是諸菩薩，在在處處為諸眾生說大乘法，是故名蛇。

「囉者，能壞貪欲、瞋恚、愚癡，說真實法，是故名囉。

「羅者，名聲聞乘，動轉不住，大乘安固無有傾動，捨聲聞乘，精勤修習無上大乘，是故名羅。

「和者，如來世尊，為諸眾生雨大法雨，所謂世間呪術經書，是故名和。

「奢者遠離三箭，是故名奢。

「沙者，名具足義，若能聽是大涅槃經，則為已得聞持一切大乘經典，是故名沙。

「娑者，為諸眾生演說正法，令心歡喜，是故名娑。

「呵者，名心歡喜，奇哉世尊，離一切行，怪哉如來，入般涅槃，是故名呵。

「嚧者，名曰魔義，無量諸魔不能毀壞如來祕藏，是故名嚧。復次嚧者，乃至示現隨順世間，有父母妻子，是故名嚧。

「魯、流、盧、樓，如是四字，說有四義，謂佛、法、僧及以對法。言對法者隨順世間，如調婆達示現壞僧，化作種種形貌色像；為制戒故，智者了達，不應於此而生畏怖，是名隨順世間之行，以是故名魯、流、盧、樓。

「吸氣舌根、隨鼻之聲，長短超聲，隨音解義，皆因舌齒而有差別，如是字義，能令眾生口業清淨。眾生佛性則不如是假於文字然後清淨。何以故？性本淨故。雖復處在陰界入中，則不同於陰入界也，是故眾生悉應歸依諸菩薩等，以佛性故等視眾生無有差別，是故半字於諸經書、記論文章，而為根本。又半字義，皆是煩惱言說之本，故名半字。滿字者乃是一切善法言說之根本也，譬如世間，為惡之者名為半人，修善之者名為滿人。如是一切經書記論，皆因半字而為根本。若言如來及

正解脫，入於半字，是事不然。何以故？離文字故，是故如來於一切法，無礙無著真得解脫。何等名為解了字義？有知如來出現於世，能滅半字，是故名為解了字義。若有隨逐半字義者，是人不知如來之性。何等名為無字義也？親近修習不善法者，是名無字。又無字者雖能親近修習善法，不知如來常與無常、恒與非恒，及法僧二寶、律與非律、經與非經、魔說佛說，若有不能如是分別，是名隨逐無字義也。我今已說如是隨逐無字之義，善男子！是故汝今應離半字，善解滿字。」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等應當善學字數，今我值遇無上之師，已受如來慇懃誨勅。」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樂正法者，應如是學。」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鳥有二種：一名迦隣提，二名鴛鴦，遊止共俱，不相捨離。是苦、無常、無我等法，亦復如是，不得相離。」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是苦、無常、無我，如彼鴛鴦、迦隣提鳥？」

佛言：「善男子！異法是苦，異法是樂；異法是常，異法無常；異法是我，異法無我；譬如稻米異於麻麥，麻麥復異豆粟甘蔗。如是諸種，從其萌芽乃至葉花，皆是無常；果實成熟，人受用時，乃名為常。何以故？性真實故。」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是等物，若是常者，同如來耶？」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何以故？若言如來如須彌山，劫壞之時須彌崩倒，如來爾時豈同壞耶？善男子！汝今不應受持是義。善男子！一切諸法唯除涅槃，更無一法而是常者，直以世諦言果實常。」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佛所說。」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乃至未聞大般涅槃，皆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己身有佛性故，是名為常。

「復次善男子！譬如菴羅樹，其花始敷名無常相，若成果實，多所利益乃名為常。如是，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未聞如是大涅槃時，咸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自身有佛性故，是名為常。

「復次善男子！譬如金鑛，消融之時，是無常相，融已成金，多所利益，乃名為常。如是，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未聞如是大涅槃時，咸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自身有佛性故，是名為常。

「復次善男子！譬如胡麻，未被壓時名曰無常，既壓成油多有利益，乃名為常。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未聞如是大涅槃經，咸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己身有佛性故，是名為常。

「復次善男子！譬如眾流，皆歸于海，一切契經諸定三昧，皆歸大乘大涅槃經。何以故？究竟善說有佛性故。善男子！是故我言異法是常、異法無常，乃至無我亦復如是。」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已離憂悲毒箭，夫憂悲者名為天，如來非天。憂悲者名為人，如來非人。憂悲者名二十五有，如來非二十五有。是故如來無有憂悲，何故稱言如來憂悲？」

「善男子！無想天者，名為無想，若無想者則無壽命，若無壽命，云何而有陰界諸入？以是義故，無想天壽，不可說言

有所住處。善男子！譬如樹神依樹而住，不得定言依枝、依節、依莖、依葉，雖無定所，不得言無；無想天壽亦復如是。善男子！佛性亦爾，甚深難解，如來實無憂悲苦惱，而於眾生起大慈悲，現有憂悲，視諸眾生如羅睺羅。復次善男子！無想天中所有壽命，唯佛能知，非餘所及，乃至非想非非想處亦復如是。迦葉！如來之性清淨無染，猶如化身，何處當有憂悲苦惱？若言如來無憂悲者，云何能利一切眾生，弘廣佛法？若言無者，云何而言等視眾生如羅睺羅？若不等視如羅睺羅，如是之言則為虛妄。以是義故，善男子！佛不可思議，法不可思議，眾生佛性不可思議，無想天壽不可思議。如來有憂及以無憂，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

「善男子！譬如空中，舍宅微塵不可住立，若言舍宅不因空住無有是處，以是義故，不可說舍住於虛空、不住虛空。凡夫之人，雖復說言舍住虛空，而是虛空實無所住。何以故？性無住故。善男子！心亦如是，不可說言住陰界入及以不住，無想天壽亦復如是，如來憂悲亦復如是，若無憂悲，云何說言等視眾生如羅睺羅？若言有者，復云何言性同虛空？善男子！譬如幻師，雖復化作種種宮殿，殺生長養繫縛放捨，及作金銀、琉璃寶物、叢林樹木，都無實性。如來亦爾，隨順世間，示現憂悲，無有真實。善男子！如來已入於般涅槃，云何當有憂悲苦惱？若謂如來入於涅槃是無常者，當知是人則有憂悲。若謂如來不入涅槃常住不變，當知是人無有憂悲。如來有愁及以無愁，無能知者。

「復次善男子！譬如下人，能知下法，不知中上；中者知中，不知於上；上者知上，及知中下。聲聞緣覺亦復如是，齊知自地。如來不爾，悉知自地及以他地，是故如來名無礙智。示現幻化，隨順世間，凡夫肉眼謂是真實；而欲盡知如來無礙

無上智者，無有是處。有愁無愁，唯佛能知，以是因緣，異法有我，異法無我；是名鴛鴦、迦隣提鳥性。

「復次善男子！佛法猶如鴛鴦共行。是迦隣提及鴛鴦鳥，盛夏水漲，選擇高原，安處其子，為長養故，然後隨本，安隱而遊。如來出世亦復如是，化無量眾令住正法，如彼鴛鴦迦隣提鳥，選擇高原安置其子。如來亦爾，令諸眾生所作已辦，即便入於大般涅槃。善男子！是名異法是苦，異法是樂，諸行是苦，涅槃是樂，第一微妙壞諸行故。」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眾生得涅槃者名第一樂？」

佛言：「善男子！如我所說，諸行和合，名為老死。

「謹慎無放逸，        是處名甘露；

放逸不謹慎，        是名為死句。

若不放逸者，        則得不死處；

如其放逸者，        常趣於死路。

「若放逸者名有為法，是有為法為第一苦。不放逸者則名涅槃，彼涅槃者名為甘露，第一最樂。若趣諸行，是名死處，受第一苦；若至涅槃，則名不死，受最妙樂。若不放逸，雖集諸行，是亦名為常樂、不死、不破壞身。云何放逸？云何不放逸？非聖凡夫是名放逸常死之法，出世聖人是不放逸無有老死。何以故？入於第一常樂涅槃。以是義故，異法是苦、異法是樂、異法是我，異法無我。如人在地，仰觀虛空，不見鳥跡。善男子！眾生亦爾，無有天眼，在煩惱中而不自見有如來性，是故我說無我密教。所以者何？無天眼者，不知真我，橫計我故，因諸煩惱所造有為，即是無常，是故我說異法是常、異法無常。

「精進勇健者，        若處於山頂，

平地及曠野，        常見諸凡夫。

昇大智慧殿，        無上微妙臺，

既自除憂患，亦見眾生憂。

「如來悉斷無量煩惱，住智慧山，見諸眾生常在無量億煩惱中。」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偈所說，是義不然。何以故？入涅槃者無憂、無喜，云何得昇智慧臺殿？復當云何住在山頂而見眾生？」

佛言：「善男子！智慧殿者，即名涅槃。無憂愁者謂如來也，有憂愁者名凡夫人，以凡夫憂故，如來無憂。須彌山頂者謂正解脫，勤精進者喻須彌山無有動轉。地謂有為行也，是諸凡夫安住是地，造作諸行。其智慧者則名正覺，離有常住，故名如來。如來愍念無量眾生常為諸有毒箭所中，是故名為如來有憂。」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使如來有憂感者，則不得稱為等正覺。」

佛言：「迦葉！皆有因緣，隨有眾生應受化處，如來於中示現受生，雖現受生，而實無生，是故如來名常住法，如迦隣提、鴛鴦等鳥。◎

## 大般涅槃經卷第八

# 大般涅槃經卷第九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如來性品第四之六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見月不現，皆言月沒，而作沒想，而此月性，實無沒也；轉現他方，彼處眾生，復謂月出，而此月性，實無出也。何以故？以須彌山障故不現，其月常生，性無出沒。如來、應、正遍知亦復如是，出於三千大千世界，或閻浮提示有父母，眾生皆謂如來生於閻浮提內。或閻浮提示現涅槃，而如來性實無涅槃，而諸眾生皆謂如來實般涅槃，喻如月沒。善男子！如來之性實無生滅，為化眾生故示生滅。善男子！如此滿月，餘方見半；此方半月，餘方見滿。閻浮提人若見月初，皆謂一日，起初月想。見月盛滿，謂十五日，生盛滿想。而此月性，實無虧盈，因須彌山而有增減。善男子！如來亦爾，於閻浮提或現初生，或現涅槃。現始生時，猶如初月，一切皆謂童子初生，行於七步如二日月，或復示現入於書堂，如三日月，示現出家，如八日月，放大智慧微妙光明，能破無量眾生魔眾，如十五日盛滿之月。或復示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莊嚴而現涅槃，喻如月蝕。如是眾生所見不同，或見半月，或見滿月，或見月蝕，而此月性實無增減、蝕噉之者，常是滿月。如來之身亦復如是，是故名為常住不變。

「復次善男子！喻如滿月一切悉現，在在處處、城邑聚落、山澤水中、若井若池、若瓮若鍤，一切皆現，有諸眾生行百由旬，百千由旬見月常隨，凡夫愚人妄生憶想，言：『我本於城邑屋宅見如是月，今復於此空澤而見，為是本月？為異於本？』各作是念，月形大小或如鍤口，或復有言大如車輪，或言猶如四十九由旬。一切皆見月之光明，或見團圓喻如金盤。是月性



一，種種眾生各見異相。善男子！如來亦爾，出現於世，或有人天而作是念：『如來今者在我前住。』復有眾生亦生是念：『如來今者在我前住。』或有聾瘡，亦見如來有聾瘡相。眾生雜類，言音各異，皆謂如來悉同己語，亦各生念：『在我舍宅受我供養。』或有眾生，見如來身廣大無量。有見微小，或有見佛是聲聞像，或復有見為緣覺像。有諸外道復各念言：『如來今者，在我法中出家學道。』或有眾生復作是念：『如來今者獨為我故出現於世。』如來實性喻如彼月，即是法身，是無生身。方便之身隨順於世，示現無量本業因緣，在在處處示現有生，猶如彼月。以是義故，如來常住無有變易。

「復次善男子！如羅睺羅阿修羅王以手遮月，世間諸人咸謂月蝕，阿修羅王實不能蝕。以阿修羅障其明故，是月團圓無有虧損，但以手障，故使不現。若攝手時，世間咸謂月已還生，皆言是月多受苦惱。假使百千阿修羅王，不能惱之。如來亦爾，示有眾生於如來所，生龕惡心，出佛身血，起五逆罪，至一闍提，為未來世諸眾生故，如是示現壞僧斷法而作留難。假使百千無量諸魔，不能侵出如來身血。所以者何？如來之身無有肉血、筋脈、骨髓。如來真實實無惱壞，眾生皆謂法、僧毀壞，如來滅盡。而如來性真實無變，無有破壞，隨順世間，如是示現。復次善男子！如二人鬪，若以刀杖傷身出血，雖至於死，不起殺想。如是業相，輕而不重。於如來所，本無殺心，雖出身血，是業亦爾，輕而不重。如來如是，於未來世為化眾生示現業報。

「復次善男子！猶如良醫，勤教其子，醫方根本，此是根藥、此是莖藥、此是色藥，種種相貌汝當善知。其子敬奉父之所勅，精勤習學，善解諸藥。是醫後時壽盡命終，其子號咷而作是言：『父本教我，根藥如是，莖藥如是，花藥如是，色相

如是。』如來亦爾，為化眾生示現制戒，應當如是，受持莫犯作五逆罪、誹謗正法及一闡提。為未來世起是事者，是故示現，欲令比丘，於佛滅後作如是知，此是契經甚深之義，此是戒律輕重之相，此是阿毘曇分別法句，如彼醫子。

「復次善男子！如人知月，六月一蝕，而上諸天，須臾之間已見月蝕。何以故？彼天日長，人間短故。善男子！如來亦爾，天人咸謂如來壽短，如彼天人，須臾之間頻見月蝕。如來又於須臾之間，示現百千萬億涅槃，斷煩惱魔、陰魔、死魔，是故百千萬億天魔，悉知如來入般涅槃。又復示現無量百千先業因緣，隨順世間種種性故，示現如是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是故如來常住無變。復次善男子！譬如明月，眾生樂見，是故稱月號為樂見。眾生若有貪恚愚癡，則不得稱為樂見也。如來如是，其性純善，清淨無垢，是最可稱為樂見也。樂法眾生，視之無厭，惡心之人，不憙瞻覩，以是義故，故言如來喻如明月。

「復次善男子，譬如日出有三時異，謂春夏冬，冬日則短，春日處中，夏日極長。如來亦爾，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為短壽者，及諸聲聞示現壽短，斯等見已，咸謂如來壽命短促，喻如冬日。為諸菩薩示現中壽，若至一劫若減一劫，喻如春日。唯佛覩佛，其壽無量，喻如夏日。善男子！如來所說方等大乘微密之教，示現世間，雨大法雨，於未來世，若有人能護持是典，開示分別利益眾生，當知是輩真是菩薩，喻如盛夏，天降甘雨。若有聲聞緣覺之人，聞佛如來微密之教，喻如冬日多遇冷患。菩薩之人，若聞如是微密教誨，如來常住性無變易，喻如春日，萌芽開敷。而如來性，實無長短，為世間故，示現如是，即是諸佛真實法性。

「復次善男子！譬如眾星，晝則不現，而人皆謂晝星滅沒，其實不沒，所以不現，日光映故。如來亦爾，聲聞緣覺不能得

見，喻如世人不見晝星。復次善男子！譬如陰闇，日月不現，愚夫謂言日月失沒，而是日月實不失沒。如來正法滅盡之時，三寶現沒亦復如是，非為永滅，是故當知如來常住無有變易。何以故？三寶真性，不為諸垢之所染故。

「復次善男子！譬如黑月，彗星夜現，其明炎熾暫出還沒，眾生見已，生不祥想。諸辟支佛亦復如是，出無佛世，眾生見已，皆謂如來真實滅度，生憂悲想；而如來身實不滅度，如彼日月無有滅沒。

「復次善男子！譬如日出，眾霧悉除。此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出興於世，若有眾生一經耳者，悉能滅除一切諸惡、無間罪業。是大涅槃甚深境界不可思議，善說如來微密之性，以是義故，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應於如來生常住心，無有變易，正法不斷，僧寶不滅，是故應當多修方便，勤學是典，是人不久當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此經名為無量功德所成，亦名菩提不可窮盡，以不盡故，故得稱為大般涅槃；有善光故，猶如夏日，身無邊故，名大涅槃。

「復次善男子！如日月光，諸明中最，一切諸明，所不能及。大涅槃光，亦復如是，於諸契經，三昧光明最為殊勝，諸經三昧所有光明，所不能及。何以故？大涅槃光，能入眾生諸毛孔故。眾生雖無菩提之心，而能為作菩提因緣，是故復名大般涅槃。」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大涅槃光入於一切眾生毛孔，眾生雖無菩提之心，而能為作菩提因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人及一闍提，光明入身作菩提因者，如是等輩，與淨持戒、修習諸善，有何差別？若無差別，如來何故說四依義？世尊！又如佛言，若有眾生聞大涅槃一經於耳，則得斷除諸煩惱者；如來云何先說，有人於恒河沙

等佛所發心，聞大涅槃不解其義。若不解義，云何能斷一切煩惱？」

**佛言：**「善男子！除一闍提，其餘眾生聞是經已，悉皆能作菩提因緣。法聲光明入毛孔者，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有人能供養恭敬無量諸佛，方乃得聞大涅槃經，薄福之人則不得聞。所以者何？大德之人乃能得聞如是大事，廝下小人則不得聞。何等為大？所謂諸佛甚深祕藏，謂佛性是，以是義故，名為大事。」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未發菩提心者，得菩提因？」

**佛告迦葉：**「若有聞是大涅槃經，言我不用發菩提心，誹謗正法，是人即於夢中見羅刹像，心中怖懼，羅刹語言：『咄，善男子！汝今若不發菩提心，當斷汝命。』是人惶怖，覺已即發菩提之心。是人命終，若在三惡及在人天，續復憶念菩提之心，當知是人是大菩薩摩訶薩也。以是義故，是大涅槃威神力故，能令未發菩提心者作菩提因。善男子！是名菩薩發心因緣，非無因緣，以是義故，大乘妙典真佛所說。」

**「復次善男子！如虛空中興大雲雨，注於大地，枯木、石山、高原、堆阜，水所不住，流注下田，陂池悉滿，利益無量一切眾生。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雨大法雨，普潤眾生，唯一闍提發菩提心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譬如焦種，雖遇甘雨，百千萬劫，終不生芽，芽若生者亦無是處。一闍提輩亦復如是，雖聞如是大般涅槃微妙經典，終不能發菩提心牙，若能發者無有是處。何以故？是人斷滅一切善根，如彼焦種，不能復生菩提根牙。」**

**「復次善男子！譬如明珠置濁水中，以珠威德水即為清，投之淤泥不能令清。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置餘眾生五無間罪、四重禁法濁水之中，猶可澄清，發菩提心；投一闍提**

淤泥之中，百千萬歲，不能令清，起菩提心。何以故？是一闍提，滅諸善根，非其器故。假使是人，百千萬歲，聽受如是大涅槃經，終不能發菩提之心。所以者何？無善心故。

「復次善男子！譬如藥樹，名曰藥王，於諸藥中最为殊勝。若和酪漿、若蜜、若蘇、若水、若乳，若末、若丸，若以塗瘡、薰身、塗目，若見、若嗅，能滅眾生一切諸病。如是藥樹不作是念：『一切眾生，若取我根不應取葉，若取葉者不應取根，若取身者不應取皮，若取皮者不應取身。』是樹雖復不生是念，而能除滅一切病苦。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能除一切眾生惡業、四波羅夷、五無間罪，若內、若外所有諸惡，諸有未發菩提心者，因是則得發菩提心。何以故？是妙經典，諸經中王，如彼藥樹，諸藥中王。若有修習是大涅槃及不修者，若聞有是經典名字，聞已敬信，所有一切煩惱重病皆悉除滅，唯不能令一闍提輩安止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彼妙藥，雖能療愈種種重病，而不能治必死之人。

「復次善男子！如人手瘡，捉持毒藥，毒則隨入；若無瘡者，毒則不入。一闍提輩亦復如是，無菩提因，如無瘡者，毒不得入。所謂瘡者，即是無上菩提因緣，毒者即是第一妙藥，完無瘡者謂一闍提。

「復次善男子！譬如金剛，無能壞者，而能破壞一切之物，唯除龜甲及白羊角。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悉能安止無量眾生於菩提道，唯不能令一闍提輩立菩提因。

「復次善男子！如馬齒草、娑羅翅樹、尼迦羅樹，雖斷枝莖，續生如故；不如多羅，斷已不生。是諸眾生亦復如是，若得聞是大涅槃經，雖犯四禁及五無間，猶故能生菩提因緣；一闍提輩則不如是，雖得聽受是妙經典，而不能生菩提道因。

「復次善男子！如佉陀羅樹、鎮頭迦樹，斷已不生，及諸

焦種。一闍提輩，亦復如是，雖得聞是大涅槃經，而不能發菩提因緣，猶如焦種。

「復次善男子！譬如大雨，終不住空。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普雨法雨，於一闍提則不能住，是一闍提周體密緻，猶如金剛，不容外物。」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說偈：

「『不見善不作，        唯見惡可作。

是處可怖畏，        猶如險惡道。』

「世尊！如是所說，有何等義？」

佛言：「善男子！不見者，謂不見佛性。善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作者，所謂不能親近善友。唯見者，見無因果。惡者，謂謗方等大乘經典。可作者，謂一闍提說無方等。以是義故，一闍提輩，無心趣向清淨善法。何等善法？謂涅槃也。趣涅槃者，謂能修習賢善之行；而一闍提無賢善行，是故不能趣向涅槃。是處可畏，謂謗正法。誰應怖畏？所謂智者。何以故？以謗法者，無有善心及方便故，險惡道者謂諸行也。」

迦葉復言：「如佛所說：

「『云何見所作？        云何得善法？

何處不怖畏，        如王夷坦道？』

「是義何謂？」

佛言：「善男子！見所作者，發露諸惡，從生死際所作諸惡悉皆發露，至無至處，以是義故，是處無畏。喻如人王，所遊正路，其中盜賊，悉皆逃走。如是發露一切諸惡，悉滅無餘。復次不見所作者，謂一闍提，所作眾惡而不自見，是一闍提憍慢心故，雖多作惡，於是事中初無怖畏，以是義故不得涅槃，喻如獼猴捉水中月。善男子！假使一切無量眾生，一時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此諸如來亦復不見彼一闍提成於菩提，

以是義故名不見所作。又復不見誰之所作，所謂不見如來所作。佛為眾生說有佛性，一闍提輩流轉生死，不能知見，以是義故，名為不見如來所作。又一闍提見於如來畢竟涅槃，謂真無常，猶如燈滅，膏油俱盡。何以故？是人惡業不虧損故。若有菩薩所作善業，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闍提輩雖復毀咎，破壞不信，然諸菩薩猶故施與，欲共成於無上之道。何以故？諸佛法爾。

「作惡不即受，        如乳即成酪。

猶灰覆火上，        愚者輕蹈之。

「一闍提者名為無目，是故不見阿羅漢道。如阿羅漢不行生死險惡之道，以無目故誹謗方等，不欲修習。如阿羅漢勤修慈心，一闍提輩不修方等，亦復如是。若人說言：『我今不信聲聞經典，信受大乘，讀誦解說，是故我今即是菩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以佛性故，眾生身中即有十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我之所說，不異佛說。汝今與我俱破無量諸惡煩惱，如破水瓶，以破結故，即得見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雖作如是演說，其心實不信有佛性，為利養故隨文而說，如是說者名為惡人。如是惡人，不速受果，如乳成酪。譬如王使，善能談論，巧於方便，奉命他國，寧喪身命，終不匿王所說言教。智者亦爾，於凡夫中不惜身命，要必宣說大乘方等如來祕藏，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善男子！有一闍提作羅漢像，住於空處，誹謗方等大乘經典。諸凡夫人見已皆謂，真阿羅漢是大菩薩摩訶薩。是一闍提、惡比丘輩，住阿蘭若處，壞阿蘭若法，見他得利，心生嫉妬，作如是言：『所有方等大乘經典悉是天魔波旬所說。』亦說如來是無常法，毀滅正法，破壞眾僧。復作是言：『波旬所說，非善順說。』作是宣說邪惡之法，是人作惡不即受報如乳成酪。灰覆火上，愚輕蹈之。如是人者謂一闍提。

是故當知大乘方等微妙經典，必定清淨，如摩尼珠投之濁水，水即為清，大乘經典亦復如是。

「復次善男子！譬如蓮花為日所照，無不開敷。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若得見聞大涅槃日，未發心者皆悉發心為菩提因，是故我說大涅槃光所入毛孔，必為妙因。彼一闍提雖有佛性，而為無量罪垢所纏，不能得出，如蠶處繭，以是業緣，不能生於菩提妙因，流轉生死無有窮已。

「復次善男子！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頭華、分陀利華，生於淤泥，而終不為彼泥所污。若有眾生修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雖有煩惱，終不為此煩惱所污。何以故？以知如來性相力故。

「善男子！譬如有國，多清冷風，若觸眾生身諸毛孔，能除一切鬱蒸之惱。此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遍入一切眾生毛孔，為作菩提微妙因緣，除一闍提。何以故？非法器故。

「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解八種藥，滅一切病，唯除必死。一切契經禪定三昧，亦復如是，能治一切貪恚愚癡、諸煩惱病，能拔煩惱毒刺等箭，而不能治犯四重禁、五無間罪。善男子！復有良醫，過八種術，能除眾生所有病苦，唯不能治必死之病。是大涅槃大乘經典，亦復如是，能除眾生一切煩惱，安住如來清淨妙因，未發心者令得發心，唯除必死一闍提輩。

「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能以妙藥治諸盲人，令見日月、星宿、諸明一切色像，唯不能治生盲之人。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能為聲聞緣覺之人開發慧眼，令其安住無量無邊大乘經典，未發心者，謂犯四禁、五無間罪，悉能令發菩提之心；唯除生盲一闍提輩。

「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善解八術，為治眾生一切病苦，與種種方，吐下諸藥、及以塗身、熏藥、灌鼻、散藥、丸藥，



若貧愚人不欲服之，良醫愍念，即將是人還其舍宅，強與令服，以藥力故，所患得除；女人產時，兒衣不出，與之令服，服已即出，并令嬰兒安樂無患。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所至之處若至舍宅，能除眾生無量煩惱，犯四重禁、五無間罪、未發心者，悉令發心，除一闡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及五無間，名極重惡，譬如斷截多羅樹頭，更不復生，是等未發菩提之心，云何能與作菩提因？」

**佛言：**「善男子！是諸眾生，若於夢中夢墮地獄，受諸苦惱，即生悔心：『哀哉，我等自招此罪，若我今得脫是罪者，必定當發菩提之心，我今所見最是極惡。』從是覺已，即知正法有大果報，如彼嬰兒漸漸長大，常作是念：『是醫最良，善解方藥。我本處胎，與我母藥，母以藥故，身得安隱。以是因緣，我命得全。奇哉，我母受大苦惱，滿足十月懷抱我胎，既生之後，推乾去濕，除去不淨大小便利，乳哺長養，將護我身。以是義故，我當報恩，色養侍衛，隨順供養。』犯四重禁及無間罪，臨命終時，念是大乘大涅槃經，雖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如是經典，亦為是人作菩提因，除一闡提。」

**「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及良醫子，所知深奧出過諸醫，善知除毒無上呪術，若惡毒蛇、若龍、若蝮，以諸呪術、呪藥令良，復以此藥用塗革屣，以此革屣觸諸毒虫，毒為之消，唯除一毒名曰大龍。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若有眾生犯四重禁、五無間罪，悉能消滅，令住菩提，如藥革屣能消眾毒，未發心者能令發心，安止住於菩提之道。是彼大乘大涅槃經威神藥故，令諸眾生，生於安樂，唯除大龍一闡提輩。」**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以雜毒藥，用塗大鼓，於大眾中擊之發聲，雖無心欲聞，聞之皆死，唯除一人不橫死者。是**

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在在處處諸行眾中有聞聲者，所有貪欲、瞋恚愚癡，悉皆滅盡；其中雖有無心思念，是大涅槃因緣力故，能滅煩惱，而結自滅，犯四重禁及五無間，聞是經已，亦作無上菩提因緣，漸斷煩惱，除不橫死一闡提也。

「復次善男子！譬如闇夜，諸所營作一切皆息，若未訖者要待日明。學大乘者，雖修契經一切諸定，要待大乘大涅槃日，聞於如來微密之教，然後乃當造菩提業，安住正法。猶如天雨，潤益增長一切諸種，成就果實，悉除飢饉，多受豐樂。如來祕藏無量法雨亦復如是，悉能除滅八種熱病，是經出世，如彼果實，多所利益，安樂一切，能令眾生見於佛性。如《法華》中，八千聲聞，得受記莖成大果實，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一闡提輩，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無所營作。

「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聞他人子非人所持，尋以妙藥，并遣一使，勅語使言：『卿持此藥，速與彼人。彼人若遇諸惡鬼神，以藥力故，悉當遠去。卿若遲晚，吾自當往，終不令彼枉橫死也。若彼病人得見使者及吾威德，諸苦當除，得安隱樂。』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外道，有能受持如是經典，讀誦通利，復為他人分別廣說，若自書寫，令他書寫，斯等皆為菩提因緣。若犯四禁及五逆罪，若為邪鬼毒惡所持，聞是經典，所有諸惡悉皆消滅，如見良醫惡鬼遠去，當知是人真菩薩摩訶薩也。何以故？暫得聞是大涅槃故，亦以生念，如來常故。暫得聞者尚得如是，何況書寫、受持讀誦，除一闡提，其餘皆是菩薩摩訶薩。

「復次善男子！譬如聾人，不聞音聲。一闡提輩亦復如是，雖復欲聽是妙經典，而不得聞。所以者何？無因緣故。

「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一切醫方，無不通達，兼復廣知無量呪術，是醫見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者有必死病。』其

王答言：『卿不見我腹內之事，云何而言有必死病？』醫即答言：『若不見信，應服下藥，既下之後，王自驗之。』王不肯服，爾時良醫以呪術力，令王糞門遍生瘡疱，兼復癰下，虫血雜出。王見是已，生大怖懾，讚彼良醫：『善哉，善哉！卿先所白，吾不用之。今乃知卿，於吾此身作大利益。』恭敬是醫猶如父母。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於諸眾生，有欲無欲，悉能令彼煩惱崩落。是諸眾生，乃至夢中夢見是經，恭敬供養，喻如大王，恭敬良醫。是大良醫，知必死者，終不治之。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終不能治一闍提輩。

「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善知八種，悉能療治一切諸病，唯不能治必死之人。諸佛菩薩亦復如是，悉能救療一切有罪，唯不能治必死之人一闍提輩。

「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善知八種微妙經術，復能博達，過於八種，以己所知，先教其子，若水、若陸、山澗藥草，悉令識知，如是漸漸教八事已，次復教餘最上妙術。如來、應、正遍知亦復如是，先教其子諸比丘等，方便除滅一切煩惱，修學淨身不堅固想，謂水、陸、山澗。水者喻身受苦，如水上泡。陸者喻身不堅，如芭蕉樹。其山澗者喻煩惱中，修無我想。以是義故，身名無我。如來如是於諸弟子，漸漸教學九部經法，令善通利，然後教學如來祕藏，為其子故，說如來常。如來如是說大乘典大涅槃經，為諸眾生已發心者及未發心，作菩提因，除一闍提。如是，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經，無量無數不可思議未曾有也，當知即是無上良醫，最尊最勝，眾經中王。

「復次善男子！譬如大船，從海此岸至於彼岸，復從彼岸還至此岸。如來、應、正遍知亦復如是，乘大涅槃大乘寶船，周旋往返，濟渡眾生，在在處處有應度者，悉令得見如來之身，以是義故，如來名曰無上船師。譬如有船則有船師，以有船師，

則有眾生渡於大海；如來常住化度眾生，亦復如是。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乘船欲渡，若得順風，須臾之間則能得過無量由延；若不得者，雖復久住，經無量歲，不離本處，有時船壞，沒水而死。眾生如是，在於愚癡生死大海，乘諸行船，若得值遇大般涅槃猛利之風，則能疾到無上道岸，若不值遇，當久流轉無量生死，或時破壞，墮於地獄、畜生、餓鬼。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不遇風王，久住大海，作是思惟：『我等今者必在此死。』如是念時，忽遇利風，隨順渡海，復作是言：『快哉，是風，未曾有也。令我等輩，安隱得過大海之難。』眾生如是，久處愚癡生死大海，困苦窮悴，未遇如是大涅槃風，則應生念：『我等必定墮於地獄、畜生、餓鬼。』是諸眾生思惟是時，忽遇大乘大涅槃風，隨順吹向，入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方知真實，生奇特想，歎言：『快哉，我從昔來，未曾見聞，如是如來微密之藏。』爾乃於是大涅槃經，生清淨信。

「復次善男子！如蛇脫皮，為死滅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如來亦爾，方便示現，棄捨毒身，可言如來無常滅耶？」

「不也。世尊！如來於此閻浮提中方便捨身，如彼毒蛇，捨於故皮，是故如來名為常住。」

「復次善男子！譬如金師，得好真金，隨意造作種種諸器。如來亦爾，於二十五有，悉能示現種種色身，為化眾生拔生死故。是故如來名無邊身，雖復示現種種諸身，亦名常住無有變易。

「復次善男子！如菴羅樹及閻浮樹一年三變，有時生花，

光色敷榮，有時生葉，滋茂蓊鬱，有時彫落，狀似枯死。善男子！於意云何？是樹實為枯滅不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如來亦爾，於三界中示三種身，有時初生，有時長大，有時涅槃，而如來身實非無常。」

迦葉菩薩讚言：「善哉，誠如聖教，如來常住無有變易。」

「善男子！如來密語甚深難解，譬如大王告諸群臣：『先陀婆來。』先陀婆者，一名四實：一者鹽，二者器，三者水，四者馬。如是四法，皆同此名。有智之臣善知此名，若王洗時索先陀婆，即便奉水。若王食時索先陀婆，即便奉鹽。若王食已將欲飲漿索先陀婆，即便奉器。若王欲遊索先陀婆，即便奉馬。如是智臣善解大王四種密語。是大乘經亦復如是，有四無常，大乘智臣，應當善知。若佛出世為眾生說如來涅槃，智臣當知此是如來為計常者說無常相，欲令比丘修無常想。或復說言正法當滅，智臣應知此是如來為計樂者說於苦相，欲令比丘多修苦想。或復說言我今病苦，眾僧破壞，智臣當知此是如來為計我者說無我相，欲令比丘修無我想。或復說言所謂空者是正解脫，智臣當知此是如來說正解脫無二十五有，欲令比丘修學空想。以是義故，是正解脫則名為空，亦名不動。謂不動者，是解脫中無有苦故，是故不動。是正解脫為無有相，謂無相者，無有色、聲、香、味、觸等，故名無相。是正解脫常不變易，是解脫中無有無常、熱惱變易，是故解脫名曰常住、不變、清涼。或復說言一切眾生有如來性，智臣當知此是如來說於常法，欲令比丘修正常法。是諸比丘若能如是隨順學者，當知是人真我弟子，善知如來微密之藏，如彼大王智慧之臣，善知王意。善男子！如是大王亦有如是密語之法，何況如來而當無耶？善男子！是故如來微密之教，難得知，唯有智者乃能解我甚深

佛法，非是世間凡夫品類，所能信也。

「復次善男子！如波羅奢樹、迦尼迦樹、阿叔迦樹，值天亢旱，不生花實，及餘水陸所生之物，皆悉枯悴，無有潤澤，不能增長，一切諸藥無復勢力。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於我滅後，有諸眾生不能恭敬，無有威德。何以故？是諸眾生不知如來微密藏故。所以者何？以是眾生薄福德故。復次善男子！如來正法將欲滅盡，爾時多有行惡比丘不知如來微密之藏，嬾 lǎn 墮懈怠，不能讀誦、宣揚、分別如來正法，譬如癡賊棄捨真寶擔負草粃 yì，不解如來微密藏故，於是經中懈怠不勤，哀哉大險，當來之世，甚可怖畏。苦哉眾生，不勤聽受是大乘典大涅槃經，唯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於是經取真實義，不著文字隨順不逆，為眾生說。

「復次善男子！如牧牛女為欲賣乳，貪多利故，加二分水，轉賣與餘牧牛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轉復賣與近城女人。女人得已復加二分，轉復賣與城中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詣市賣之。時有一人，為子納婦，當須好乳，以瞻賓客，至市欲買。是賣乳者，多索價數，是人答言：『汝乳多水，不直爾許。正值我今瞻待賓客，是故當取。』取已還家，煮用作糜，都無乳味，雖復無味，於苦味中千倍為勝。何以故？乳之為味，諸味中最。善男子！我涅槃後，正法未滅餘八十年，爾時是經於閻浮提當廣流布，是時當有諸惡比丘，抄略是經分作多分，能滅正法色香美味。是諸惡人，雖復誦讀如是經典，滅除如來深密要義，安置世間莊嚴文飾、無義之語，抄前著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當知如是諸惡比丘，是魔伴侶，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而言如來悉聽我畜。如牧牛女多加水乳，諸惡比丘亦復如是，雜以世語，錯定是經，令多眾生不得正說、正寫、正取、尊重、讚歎、供養恭敬。是惡比丘為利養故，不

能廣宣流布是經，所可分流少不足言，如彼牧牛貧窮女人，展轉賣乳，乃至成糜而無乳味。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展轉薄淡，無有氣味，雖無氣味猶勝餘經足一千倍，如彼乳味於諸苦味為千倍勝。何以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於聲聞經最為上首，喻如牛乳，味中最勝，以是義故，名大涅槃。

「復次善男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無有不求男子身者。何以故？一切女人皆是眾惡之所住處。復次善男子！如蚊子尿不能令此大地潤洽，其女人者姪欲難滿亦復如是。譬如大地一切作丸如葶蘆子，如是等男與一女人共為欲事猶不能足。假使男子數如恒沙，與一女人共為欲事猶不能足。善男子！譬如大海，一切天雨、百川、眾流皆悉投注，而彼大海未曾滿足。女人之法亦復如是，假使一切悉為男者，與一女人共為欲事而亦不足。復次善男子！如阿叔迦樹、波吒羅樹、迦尼迦樹，春花開敷，有蜂啖取色香細味，不知厭足。女人欲男亦復如是，不知厭足。善男子！以是義故，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聽是大乘大涅槃經，常應呵責女人之相求於男子。何以故？是大經典有丈夫相，所謂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則無男相。所以者何？不能自知有佛性故。若有不能知佛性者，我說是等名為女人。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說是人為丈夫相。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當知是等即為男子。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經，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之聚。何以故？以說如來祕密藏故。是故善男子、善女人，若欲速知如來密藏，應當方便勤修此經。」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說，我今已有丈夫之相，得入如來微密藏故，如來今日始覺悟我，因是即得決定通達。」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隨順世間之法而作是說。」

迦葉復言：「我不隨順世間法也。」

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今所知無上法味，甚深難知而能得知，如蜂採味，汝亦如是。復次善男子！如蚊子澤，不能令此大地沾洽，當來之世，是經流布亦復如是，如彼蚊澤。正法欲滅，是經先當沒於此地，當知即是正法衰相。復次善男子！譬如過夏，初月名秋，秋雨連注。此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為於南方諸菩薩故，當廣流布，降注法雨，彌滿其處。正法欲滅當至闕 jì 實，具足無缺潛 qián 沒地中。或有信者或不信者，如是大乘方等經典甘露法味，悉沒於地。是經沒已，一切諸餘大乘經典皆悉滅沒。若得是經具足無缺，人中象王諸菩薩等，當知如來無上正法將滅不久。」

## 大般涅槃經卷第九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如來性品第四之七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今此純陀猶有疑心，唯願如來，重為分別，令得除斷。」

佛言：「善男子！云何疑心？汝當說之，當為除斷。」

文殊師利言：「純陀心疑如來常住。以得知見佛性力故，若見佛性而為常者，本未見時，應是無常。若本無常，後亦應爾。何以故？如世間物，本無今有，已有還無，如是等物悉是無常，以是義故，諸佛、菩薩、聲聞、緣覺無有差別。」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本有今無，本無今有。三世有法，無有是處。」

「善男子，以是義故，諸佛、菩薩、聲聞、緣覺，亦有差別，亦無差別。」

文殊師利讚言：「善哉，誠如聖教，我今始解諸佛、菩薩、聲聞、緣覺，亦有差別，亦無差別。」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諸佛、菩薩、聲聞、緣覺，性無差別。唯願如來分別廣說，利益安樂一切眾生。」

佛言：「善男子！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譬如長者，若長者子，多畜乳牛，有種種色，常令一人守護將養。是人有時為祠祀故，盡搆諸牛著一器中，見其乳色同一白色，尋便驚怪，牛色各異，其乳云何皆同一色？是人思惟：『如此一切，皆是眾生業報因緣令乳色一。』善男子！聲聞、緣覺、菩薩亦爾，同一佛性猶如彼乳。所以者何？同盡漏故。而諸眾生言：『佛、菩薩、聲聞、緣覺，而有差別。有諸聲聞、凡夫之人，疑於三乘，云何無別？』是諸眾生，久後自解，一切三

乘同一佛性；猶如彼人，悟解乳相，由業因緣。復次善男子！譬如金鑛，淘鍊滓穢，然後消融，成金之後，價直無量。善男子！聲聞、緣覺、菩薩亦爾，皆得成就同一佛性。何以故？除煩惱故，如彼金鑛，除諸滓穢。以是義故，一切眾生同一佛性，無有差別。以其先聞如來密藏，後成佛時自然得知，如彼長者知乳一相。何以故？以斷無量億煩惱故。」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一切眾生有佛性者，佛與眾生有何差別？如是說者多有過咎。若諸眾生皆有佛性，何因緣故，舍利弗等以小涅槃而般涅槃？緣覺之人於中涅槃而般涅槃？菩薩之人於大涅槃而般涅槃？如是等人若同佛性，何故不同如來涅槃而般涅槃？」

「善男子！諸佛世尊所得涅槃，非諸聲聞緣覺所得，以是義故，大般涅槃名為善有。世若無佛，非無二乘得二涅槃。」

迦葉復言：「是義云何？」

佛言：「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乃有一佛出現於世，開示三乘。善男子！如汝所言，菩薩、二乘無差別者，我先於此如來密藏大涅槃中，已說其義。諸阿羅漢無有善有。何以故？諸阿羅漢悉當得是大涅槃故。以是義故，大般涅槃有畢竟樂，是故名為大般涅槃。」

迦葉言：「如佛說者，我今始知差別之義、無差別義。何以故？一切菩薩、聲聞、緣覺，未來之世皆當歸於大般涅槃，譬如眾流歸於大海，是故聲聞緣覺之人，悉名為常，非是無常。以是義故，亦有差別，亦無差別。」迦葉言：「云何性差別？」

佛言：「善男子！聲聞如乳，緣覺如酪，菩薩之人如生熟酥，諸佛世尊猶如醍醐。以是義故，大涅槃中說四種性，而有差別。」

迦葉復言：「一切眾生性相云何？」

佛言：「善男子！如牛新生，乳血未別，凡夫之性，雜諸煩惱亦復如是。」

迦葉復言：「拘尸那城有旃陀羅，名曰歡喜，佛記是人，由一發心，當於此界千佛數中，速成無上正真之道。以何等故，如來不記尊者舍利弗、目犍連等速成佛道？」

佛言：「善男子！或有聲聞、緣覺、菩薩作誓願言：『我當久久護持正法，然後乃成無上佛道。』以發速願，故與速記。復次善男子！譬如商人有無價寶，詣市賣之。愚人見之，不識輕笑。寶主唱言：『我此寶珠價直無數。』聞已復笑，各各相謂：『此非真寶，是頗梨珠。』善男子，聲聞緣覺亦復如是，若聞速記，則便懈怠，輕笑薄賤，如彼愚人不識真寶。於未來世有諸比丘，不能翹勤修習善法，貧窮困苦飢餓所逼，因是出家，長養其身，心志輕躁，邪命諂曲，若聞如來授諸聲聞速疾記者，便當大笑，輕慢毀訾。當知是等即是破戒，自言已得過人之法。以是義故，隨發速願，故與速記。護正法者，為授速記。」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云何當得不壞眷屬？」

佛告迦葉：「若諸菩薩，勤加精進欲護正法，以是因緣，所得眷屬不可沮壞。」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眾生得此脣口乾焦？」

佛告迦葉：「若有不識三寶常存，以是因緣，脣口乾焦。如人口爽，不知甜、苦、辛、醋、鹹、淡六味差別。一切眾生，愚癡無智，不識三寶是常住法，是故名為脣口乾焦。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不知如來是常住者，當知是人則為生盲。若知如來是常住者，如是之人雖有肉眼，我說是等名為天眼。復次善

男子！若有能知如來是常，當知是人，久已修習如是經典，我說是等亦名天眼。雖有天眼，而不能知如來是常，我說斯等名為肉眼，是人乃至不識自身手脚、支節，亦復不能令他識知，以是義故，名為肉眼。

「復次善男子！如來常為一切眾生而作父母。所以者何？一切眾生，種種形類，二足、四足、多足、無足，佛以一音而為說法，彼彼異類各自得解，各各歎言：『如來今日為我說法。』以是義故，名為父母。

「復次善男子！如人生子，始十六月雖復語言，未可解了。而彼父母欲教其語，先同其音，漸漸教之，是父母語，可不正耶？」

「不也。世尊！」

「善男子！諸佛如來亦復如是，隨諸眾生種種音聲而為說法，為令安住於正法故，隨所應見而為示現種種形像，如來如是同彼語言，可不正耶？」

「不也。世尊！何以故？如來所說如師子吼，隨順世間種種音聲，而為眾生歎說妙法。」

## 大般涅槃經一切大眾所問品第五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色，青、黃、赤、白、紅、紫光明照純陀身，純陀遇已，與諸眷屬，持諸餽膳，疾往佛所，欲奉如來及比丘僧最後供養。種種器物，充滿具足，持至佛前。爾時有大威德天人，而遮其前，周匝圍遶，謂純陀言：「且住，純陀！勿便奉施。」

當爾之時，如來復放無量無邊種種光明，諸天大眾遇斯光

已，尋聽純陀前至佛所，奉其所施。爾時天人及諸眾生，各自取所持供養，至於佛前，長跪白佛：「唯願如來聽諸比丘受此飲食。」時諸比丘，知是時故，執持衣鉢，一心安詳。爾時純陀為佛及僧，布置種種師子寶座、懸繒、幡蓋、花香、瓔珞，爾時三千大千世界莊嚴微妙，猶如西方安樂國土。爾時純陀住於佛前，憂悲悵快重白佛言：「唯願如來！猶見哀愍，住壽一劫若減一劫。」

佛告純陀：「汝欲令我久住世者，宜當速奉最後具足檀波羅蜜。」

爾時一切菩薩摩訶薩、天人雜類，異口同音唱如是言：「奇哉，純陀！成大福德，能令如來受取最後無上供養。而我等輩無福所致，所設供具則為唐捐。」爾時世尊，欲令一切眾望滿足，於自身上一毛孔，化無量佛，一一諸佛，各有無量諸比丘僧。是諸世尊及無量眾，悉皆示現受其供養，釋迦如來自受純陀所奉設者。爾時純陀所持粳糧成熟之食，摩伽陀國滿足八斛，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會。爾時純陀見是事已，心生歡喜，踊躍無量，一切大眾亦復如是。爾時大眾承佛聖旨，各作是念：「如來今已受我等施，不久便當入於涅槃。」作是念已，心生悲喜。爾時樹林其地狹小，以佛神力，如針鋒處皆有無量諸佛世尊及其眷屬等坐而食，所食之物亦無差別。是時天人、阿修羅等，啼泣悲歎而作是言：「如來今日已受我等最後供養，受供養已當般涅槃，我等當復更供養誰？我今永離無上調御，盲無眼目。」

爾時世尊為欲慰喻一切大眾，而說偈言：

「汝等莫悲歎，	諸佛法應爾。
我入於涅槃，	已經無量劫，
常受最勝樂，	永處安隱處。

汝今至心聽，	我當說涅槃，
我已離食想，	終無飢渴患。
我今當為汝，	說其隨順願，
令諸一切眾，	咸得安隱樂，
汝聞應修行，	諸佛法常住。
假使烏角鴉，	同共一樹棲，
猶如親兄弟，	爾乃永涅槃。
如來視一切，	猶如羅睺羅，
常為眾生尊，	云何永涅槃？
假使蛇鼠狼，	同處一穴遊，
相愛如兄弟，	爾乃永涅槃。
如來視一切，	猶如羅睺羅，
常為眾生尊，	云何永涅槃？
假使七葉花，	轉為婆師香，
迦留迦果樹，	轉為鎮頭果，
如來視一切，	猶如羅睺羅，
云何捨慈悲，	永入於涅槃？
假使一闍提，	現身成佛道，
永處第一樂，	爾乃入涅槃。
如來視一切，	皆如羅睺羅，
云何捨慈悲，	永入於涅槃？
假使一切眾，	一時成佛道，
遠離諸過患，	爾乃入涅槃。
如來視一切，	皆如羅睺羅，
云何捨慈悲，	永入於涅槃？
假使蚊子尿，	浸壞於大地，
諸山及百川，	大海悉盈滿，

若有如是事，	爾乃入涅槃。
悲心視一切，	皆如羅睺羅，
常為眾生尊，	云何永涅槃？
以是故汝等，	應深樂正法，
不應生憂惱，	號泣而啼哭。
若欲自正行，	應修如來常，
當觀如是法，	長存不變易。
復應生是念，	三寶皆常住，
是則獲大護，	如呪枯生菓。
是名為三寶，	四眾應善聽，
聞已應歡喜，	即發菩提心。
若能計三寶，	常住同真諦，
此則是諸佛，	最上之誓願。

「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以如來最上誓願而發願者，當知是人，無有愚癡，堪受供養；以此願力，功德果報於世最勝，如阿羅漢。若有不能如是觀了三寶常者，是旃陀羅。若有能知三寶常住實法因緣，離苦安樂，無有嫉害能留難者。」爾時人天大眾、阿修羅等，聞是法已，心生歡喜，踊躍無量，其心調柔，善滅諸蓋，心無高下，威德清淨，顏貌怡悅。知佛常住，是故施設諸天供養，散種種花、末香、塗香、鼓天伎樂，以供養佛。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言：「善男子！汝見是眾希有事不？」

迦葉答言：「已見。世尊！見諸如來無量無邊不可稱計，受諸大眾、人天所奉飯食供養。又見諸佛其身殊大，所坐之處如一針鋒，多眾圍遶不相障礙。復見大眾悉發誓願，說十三偈。亦知大眾各心念言：『如來今者獨受我供。』假使純陀所奉飯食碎如微塵，一塵一佛，猶不周遍，以佛神力，悉皆充足一切

大眾。唯諸菩薩摩訶薩及文殊師利法王子等，能知如是希有事耳，悉是如來方便示現。聲聞大眾及阿修羅等，皆知如來是常住法。」

爾時世尊告純陀言：「汝今所見，為是希有奇特事不？」

「實爾。世尊！我先所見，無量諸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今悉見為菩薩摩訶薩體貌傀異，殊大殊妙，唯見佛身喻如藥樹，為諸菩薩摩訶薩等之所圍遶。」

佛告純陀：「汝先所見無量佛者，是我所化，為欲利益一切眾生，令得歡喜。如是菩薩摩訶薩等，所可修行，不可思議，能作無量諸佛之事。純陀！汝今皆已成就菩薩摩訶薩行，得住十地，菩薩所行具足成辦。」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說，純陀所修成菩薩行，我亦隨喜。今者如來欲為未來無量眾生作大明故，說是大乘大涅槃經。世尊！一切契經說有餘義、無餘義耶？」

「善男子！我所說者，亦有餘義，亦無餘義。」

純陀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

「『所有之物，布施一切，唯可讚歎，無可虧損。』

「世尊！是義云何？持戒毀戒有何差別？」

佛言：「唯除一人，餘一切施皆可讚歎。」

純陀問言：「云何名為唯除一人？」

佛言：「如此經中，所說破戒。」

純陀復言：「我今未解，唯願說之。」

佛言：「純陀！言破戒者謂一闍提，其餘在所一切布施，皆可讚歎獲大果報。」

純陀復問：「一闍提者，其義云何？」

佛言：「純陀！若有比丘及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發龜惡言，誹謗正法，造是重業，永不改悔心無慚愧，如是等人



名為趣向一闡提道。若犯四重、作五逆罪，自知定犯如是重事，而心初無怖畏慚愧，不肯發露，於佛正法永無護惜建立之心，毀訾輕賤言多過咎，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闡提道。若復說言無佛、法、僧，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闡提道。唯除如此一闡提輩，施其餘者一切讚歎。」

爾時純陀復白佛言：「世尊！所言破戒，其義云何？」

答言：「純陀！若犯四重及五逆罪、誹謗正法，如是等人名為破戒。」

純陀復問：「如是破戒，可拔濟不？」

答言：「純陀！有因緣故，則可拔濟。若被法服猶未捨遠，其心常懷慚愧恐怖，而自考責：『咄哉，何為犯斯重罪？何期怪哉，造斯苦業？』其心改悔，生護法心，欲建正法。『有護法者，我當供養。若有讀誦大乘典者，我當諮問，受持讀誦，既通利已，復當為他，分別廣說。』我說是人不為破戒。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日出，能除一切塵翳、闇冥。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出興於世，亦復如是，能除眾生無量劫中所作眾罪，是故此經，說護正法得大果報，拔濟破戒。若有毀謗是正法者，能自改悔還歸於法，自念所作一切不善，如人自害，心生恐怖，驚懼慚愧，除此正法，更無救護，是故應當還歸正法，若能如是如說歸依，布施是人得福無量，亦名世間應受供養。若犯如上惡業之罪，若經一月或十五日，不生歸依發露之心，若施是人果報甚少。犯五逆者亦復如是，能生悔心，內懷慚愧；『今我所作不善之業，甚為大苦。我當建立、護持正法。』是則不名五逆罪也，若施是人得福無量。犯逆罪已，不生護法歸依之心，有施是者福不足言。又善男子！犯重罪者，汝今諦聽，我當為汝分別廣說，應生是心。謂正法者，即是如來微密之藏，是故我當護持建立，施是人者得勝果報。善男子！譬如女人，

懷妊垂產，值國荒亂，逃至他土，在一天廟即便生產。聞其舊邦安隱豐熟，携將其子欲還本土，中路值河水漲暴急，荷負是兒不能得渡，即自念言：『我今寧與一處併命，終不捨棄而獨渡也。』念已母子俱共沒命。命終之後尋生天中，以慈念子欲令得渡。而是女人本性弊惡，以愛子故，得生天中。犯四重禁、五無間罪，生護法心亦復如是，雖復先為不善之業，以護法故，得為世間無上福田，是護法者有如是等無量果報。」

純陀復言：「世尊！若一闍提能自改悔，恭敬供養、讚歎三寶，施如是人得大果報不？」

佛言：「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善男子！譬如有人食菴羅果，吐核置地，而復念言：『是菓核中應有甘味。』即復還取，破而嘗之，其味極苦，心生悔恨。恐失菓種，即還收拾，種之於地勤加修治，以蘇油乳隨時溉灌。於意云何？寧可生不。」

「不也。世尊！假使天降無上甘雨，猶亦不生。」

「善男子！彼一闍提亦復如是，燒然善根，當於何處而得除罪？善男子！若生善心，是則不名一闍提也。善男子！以是義故，一切所施所得果報，非無差別。何以故？施諸聲聞所得報異，施辟支佛得報亦異，唯施如來獲無上果，是故說言一切所施非無差別。」

純陀復言：「何故如來而說此偈？」

佛言：「純陀！有因緣故，我說此偈。王舍城中有優婆塞，心無淨信，奉事尼犍，而來問我布施之義，以是因緣故說斯偈，亦為菩薩摩訶薩等說祕密藏義。如斯偈者其義云何？一切者少分一切，當知菩薩摩訶薩人中之雄，攝取持戒，施其所須，捨棄破戒如除稊稗。」

「復次善男子，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必有迴曲。一切叢林，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必懷諂曲。一切自在，必受安樂。』」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前禮佛足，而說偈言：

「非一切河，必有迴曲。非一切林，悉名樹木。

非一切女，必懷諂曲。一切自在，不必受樂。

「佛所說偈，其義有餘，唯垂哀愍，說其因緣。何以故？世尊！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有渚名拘耶尼，其渚有河，端直不曲名娑婆耶，喻如繩墨，直入西海。如是河相，於餘經中佛未曾說，唯願如來，因此方等阿含經中，說有餘義，令諸菩薩深解是義。世尊！譬如有人先識金鑛，後不識金。如來亦爾，盡知法已，而所演說有餘不盡。如來雖作如是餘說，應當方便解其意趣。一切叢林必是樹木，是亦有餘。何以故？種種金銀琉璃寶樹，是亦名林。一切女人必懷諂曲，是亦有餘。何以故？亦有女人善持禁戒，功德成就有大慈悲。一切自在必受樂者，是亦有餘。何以故？有自在者，轉輪聖帝、如來法王，不屬死魔、不可滅盡；梵釋諸天，雖得自在，悉是無常。若得常住無變易者，乃名自在，所謂大乘大般涅槃。」

佛言：「善男子！汝今善得樂說之辯，且止，諦聽。文殊師利！譬如長者身嬰病苦，良醫診之，為合膏藥。是時病者，貪欲多服。醫語之言：『若能消者，則可多服。汝今體羸，不應多服。當知是膏，亦名甘露，亦名毒藥。若多服不消，則名為毒。』善男子！汝今勿謂是醫所說，違失義理，喪膏力勢。善男子！如來亦爾，為諸國王、后妃、太子、王子、大臣，因波斯匿王、王子、后妃憍慢心故，為欲調伏，示現恐怖，如彼良醫，故說偈言：

「『一切江河，必有迴曲。一切叢林，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必懷諂曲。 一切自在，必受安樂。』

「文殊師利！汝今當知，如來所說無有漏失，如此大地可令反覆，如來之言終無漏失。以是義故，如來所說一切有餘。」

爾時佛讚文殊師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知如是之義，愍哀一切，欲令眾生得智慧故，廣問如來如是偈義。」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之子，復於佛前而說偈言：

「於他言語， 隨順不逆。

亦不觀他， 作以不作。

但自觀身， 善不善行。

「世尊如是說此法藥，非為正說，於他語言隨順不逆者，唯願如來垂哀正說。何以故？世尊常說一切外學、九十五種，皆趣惡道；聲聞弟子皆向正路。若護禁戒，攝持威儀，守慎諸根，如是等人深樂大法，趣向善道。如來何故於九部中，見有毀他則便呵責？如是偈義，為何所趣？」

佛告文殊師利：「善男子！我說此偈，亦不盡為一切眾生，爾時唯為阿闍世王。諸佛世尊若無因緣終不逆說，有因緣故乃說之耳。善男子！阿闍世王害其父已，來至我所，欲折伏我，作如是問：『云何世尊有一切智、非一切智耶？若一切智，調達往昔無量世中，常懷惡心，隨逐如來，欲為殺害，云何如來聽其出家？』善男子！以是因緣，我為是王而說此偈：

「『於他語言， 隨順不逆。

亦不觀他， 作以不作。

但自觀身， 善不善行。』

「佛告大王：『汝今害父，已作逆罪，最重無間。應當發露，以求清淨，何緣乃更見他過咎？』善男子！以是義故，我為彼王而說是偈。復次善男子！亦為護持不毀禁戒成就威儀，見他過者而說是偈。若復有人受他教誨遠離眾惡，復教他人令

遠眾惡，如是之人則我弟子。」

爾時世尊，為文殊師利而說偈言：

「一切畏刀杖，        無不愛壽命。  
    恕己可為喻，        勿殺勿行杖。」

爾時文殊師利，復於佛前而說偈言：

「非一切畏杖，        非一切愛命。  
    恕己可為喻，        勤作善方便。」

「如來說是法句之義，亦是未盡。何以故？如阿羅漢、轉輪聖王、玉女象馬、主藏大臣，若諸天人及阿修羅，執持利劍能害之者，無有是處。勇士烈女、馬王獸王、持戒比丘，雖復對至而不恐怖，以是義故，如來說偈，亦是有餘。若言恕己可為喻者，是亦有餘。何以故？若使羅漢以己喻彼，則有我想及以命想。若有我想及以命想，則應擁護凡夫，亦應見阿羅漢悉是行人。若如是者，即是邪見。若有邪見，命終之時，即應生於阿鼻地獄。又復羅漢設於眾生生害心者，無有是處。無量眾生亦復無能害羅漢者。」

佛言：「善男子！言我想者，謂於眾生生大悲心，無殺害想。謂阿羅漢平等之心，勿謂世尊無有因緣而逆說也。昔日於此王舍城中，有大獵師，多殺群鹿，請我食肉。我於是時雖受彼請，於諸眾生生慈悲心如羅睺羅，而說偈言：

「『 當令汝長壽，        久久住於世，  
    受持不害法，        猶如諸佛壽。』

「是故我說是偈：

「『 一切畏刀杖，        無不愛壽命。  
    恕己可為喻，        勿殺勿行杖。』」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為諸菩薩摩訶薩故，諮問如來如是密教。」

爾時文殊師利復說是偈：

「云何敬父母，        隨順而尊重；  
云何修此法，        墮於無間獄？」

於是如來，復以偈答文殊師利：

「若以貪愛母，        無明以為父。  
隨順尊重是，        則墮無間獄。」

爾時如來，復為文殊師利菩薩重說偈言：

「一切屬他，則名為苦。一切由己，自在安樂。  
一切憍慢，勢極暴惡。賢善之人，一切愛念。」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是亦不盡。唯願如來復垂哀愍，說其因緣。何以故？如長者子，從師學時，為屬師不？若屬師者義不成就，若不屬者亦不成就，若得自在亦不成就，是故如來所說有餘。復次世尊！譬如王子，無所綜習，觸事不成，是亦自在愚闇常苦。如是王子，若言自在義亦不成，若言屬他義亦不成，以是義故，佛所說義名為有餘。是故一切屬他不必要受苦，一切自在不必受樂，一切憍慢勢極暴惡是亦有餘。世尊！如諸烈女，憍慢心故出家學道，護持禁戒、威儀成就，守攝諸根不令馳散，是故一切憍慢之結不必暴惡。賢善之人一切愛念是亦有餘，如人內犯四重禁已，不捨法服堅持威儀，護持法者見已不愛，是人命終必墮地獄。若有賢人犯重禁已，護法見之即驅令出罷道還俗，以是義故，一切賢善何必悉愛？」◎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有因緣故，如來於此說有餘義。又有因緣，諸佛如來而說是法。時王舍城有一女人，名曰善賢，還父母家，因至我所，歸依於我及法眾僧，而作是言：『一切女人勢不自由，一切男子自在無礙。』我於爾時，知是女心，即為宣說如是偈頌。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汝今能為一切眾

生，問於如來如是密語。」

文殊師利復說偈言：

「一切諸眾生，        皆依飲食存。  
一切有大力，        其心無嫉妬。  
一切因飲食，        而多得病苦。  
一切修淨行，        而得受安樂。

「如是，世尊！今受純陀飲食供養，將無如來有恐怖耶？」

爾時世尊，復為文殊而說偈言：

「非一切眾生，        盡依飲食存。  
非一切大力，        心皆無嫉妬。  
非一切因食，        而致病苦患。  
非一切淨行，        悉得受安樂。

「文殊師利！汝若得病，我亦如是應得病苦。何以故？諸阿羅漢及辟支佛、菩薩、如來，實無所食，但欲化彼，示現受用無量眾生所施之物，令其具足檀波羅蜜，拔濟地獄、畜生、餓鬼。若言如來六年苦行身羸瘦者，無有是處。諸佛世尊獨拔諸有，不同凡夫，云何而得身羸劣耶？諸佛世尊精勤修習，獲金剛身，不同世人危脆之身；我諸弟子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依於食。一切大力無嫉妬者，亦有餘義。如世間人，終身永無嫉妬之心，而亦無力。一切病苦因食得者，亦有餘義，亦見有人得客病者，所謂刺刺、刀劍鋒鋦。一切淨行受安樂者，是亦有餘，世間亦有外道之人，修於梵行多受苦惱。以是義故，如來所說一切有餘，是名如來非無因緣而說此偈，有因故說。昔日於此優禪尼國，有婆羅門名殺鞞德，來至我所，欲受第四八戒齋法，我於爾時為說是偈。」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何等名為無餘義耶？云何復名一切義乎？」

「善男子！一切者，唯除助道常樂善法，是名一切，亦名無餘。其餘諸法，亦名有餘，亦名無餘。欲令樂法諸善男子，知此有餘及無餘義。」

迦葉菩薩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前白佛言：「甚奇，世尊！等視眾生如羅睺羅。」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汝今所見微妙甚深。」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說是大乘大涅槃經所得功德。」

佛告迦葉：「善男子！若有得聞是經名字，所得功德，非諸聲聞辟支佛等所能宣說，唯佛能知。何以故？不可思議是佛境界。何況受持、讀誦通利、書寫經卷！」

爾時諸天、世人及阿修羅，即於佛前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諸佛難思議，	法僧亦復然，
是故今勸請，	唯願小停住。
尊者大迦葉，	及以阿難等，
二眾之眷屬，	且待須臾至。
并及摩伽主，	阿闍世大王，
至心敬信佛，	猶故未來此。
唯願於如來，	少垂哀愍住，
於此大眾中，	斷我諸疑網。」

爾時如來為諸大眾而說偈言：

「我法最長子，	是名大迦葉。
阿難勤精進，	能斷一切疑。
汝等當諦觀，	阿難多聞士，
自然當解了，	是常及無常。
以是故不應，	心懷於憂惱。」

爾時大眾以種種物供養如來。供養佛已，即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菩薩輩得住初地。

爾時世尊與文殊師利、迦葉菩薩及以純陀而受記莚。受記莚已，說如是言：「諸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疾，舉體皆痛，我今欲臥，如彼小兒及常患者。汝等文殊當為四部廣說大法，今以此法付囑於汝。乃至迦葉、阿難等來，復當付囑如是正法。」

爾時如來說是語已，為欲調伏諸眾生故，現身有疾，右脇而臥，如彼病人。◎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現病品第六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已免一切疾病，患苦悉除，無復怖畏。世尊！一切眾生有四毒箭，則為病因。何等為四？貪欲、瞋恚、愚癡、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逆、膚體瘡癤、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便淋瀝、眼耳疼痛、背滿腹脹、顛狂乾消鬼魅所著。如是種種身心諸病，諸佛世尊悉無復有。今日如來何緣顧命文殊師利，而作是言：『我今背痛，汝等當為大眾說法？』有二因緣，則無病苦。何等為二？一者憐愍一切眾生，二者給施病者醫藥。如來往昔已於無量萬億劫中修菩薩道，常行愛語，利益眾生不令苦惱，施疾病者種種醫藥，何緣於今自言有病？世尊！世有病人，或坐或臥不安處所，或索飲食，勅誡家屬，修治產業，何故如來默然而臥，不教弟子聲聞人等，尸波羅蜜、諸禪解脫、三摩跋提、修諸正勤？何緣不說如是甚深大乘經典？如來何故不以無量方便，教大迦葉、人中象王、諸大人等，令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故不治諸惡比丘受畜一切不淨物者？世尊實無有病，云何默然，右脇而臥？諸菩薩等，凡所給施病者醫藥，所得善根悉施眾生，而共迴向一切種智，為除眾生諸煩惱障、業障、報障。

「煩惱障者，貪欲、瞋恚、愚癡，忿怒、纏蓋、焦惱、嫉妬、慳慳、奸詐、諛諂、無慚無愧，慢慢慢、不如慢、增上慢、我慢、邪慢、憍慢，放逸貢高、慳恨諍訟、邪命諂媚、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有恭敬、不隨教誨、親近惡友、貪利無厭、纏縛難解，欲於惡欲、貪於惡貪、身見有見及以無

見、頻申寢睡、欠呿不樂、貪嗜飲食、其心薢菰、心緣異想、不善思惟、身口多惡、好憊多語，諸根闇鈍、發言多虛，常為欲覺、悲覺、害覺之所覆蓋，是名煩惱障。

「業障者，五無間罪，重惡之病。

「報障者，生在地獄、畜生、餓鬼，誹謗正法及一闡提，是名報障。如是三障名為大病。而諸菩薩於無量劫修菩提時，給施一切疾病醫藥，常作是願，令諸眾生永斷如是三障重病。

「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菩提時，給施一切病者醫藥，常作是願，願令眾生永斷諸病，得成如來金剛之身。又願一切無量眾生作妙藥王，斷除一切諸惡重病，願諸眾生得阿伽陀藥，以是藥力能除一切無量惡毒。又願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退轉，速得成就無上佛藥，消除一切煩惱毒箭。又願眾生勤修精進，成就如來金剛之心，作微妙藥療治眾病，不令有人生諍訟想。亦願眾生作大藥樹，療治一切諸惡重病。又願眾生拔出毒箭，得成如來無上光明。又願眾生得入如來智慧大藥微密法藏。世尊！菩薩如是，已於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劫發是誓願，令諸眾生悉無復病，何緣如來乃於今日唱言有病？

「復次世尊！世有病人，不能坐起、俯仰、進止，飲食不御，漿水不下，亦復不能教戒諸子，修治家業。爾時父母、妻子、兄弟、親屬、知識，各於是人生必死想。世尊！如來今日亦復如是，右脇而臥，無所論說，此閻浮提有諸愚人，當作是念：『如來正覺必當涅槃。』生滅盡想。而如來性實不畢竟入於涅槃。何以故？如來常住無變易故，以是因緣，不應說言我今背痛。

「復次世尊！世有病者，身體羸損，若偃若側，臥著床褥，爾時家室心生惡賤，起必死想。如來今者亦復如是，當為外道九十五種之所輕慢，生無常想。彼諸外道當作是言：『不如我

等，以我性常，自在時節、微塵等法而為常住，無有變易。沙門瞿曇無常所遷 qiān，是變易法。』以是義故，世尊！今日不應默然，右脇而臥。

「復次世尊！世有病者，四大增損，互不調適，羸瘦乏極，是故不能隨意坐起，臥著床褥。如來四大無不和適，身力具足亦無羸損。世尊！如十小牛力不如一大牛力，十大牛力不如一青牛力，十青牛力不如一凡象力，十凡象力不如一野象力，十野象力不如一二牙象力，十二牙象力不如一四牙象力，十四牙象力不如雪山一白象力，十雪山白象力不如一香象力，十香象力不如一青象力，十青象力不如一黃象力，十黃象力不如一赤象力，十赤象力不如一白象力，十白象力不如一山象力，十山象力不如一優鉢羅象力，十優鉢羅象力不如一拘物頭象力，十拘物頭象力不如一分陀利象力，十分陀利象力不如人中一力士力，十人中力士力不如一鉢健提力，十鉢健提力不如一八臂那羅延力，十那羅延力不如一十住菩薩一節之力。一切凡夫，身中諸節，節不相到。人中力士，節頭相到。鉢健提身，諸節相接。那羅延身，節頭相拘。十住菩薩諸節骨解，盤龍相結，是故菩薩其力最大。世界成時，從金剛際起金剛座，上至道場菩提樹下，菩薩坐已，其心即時逮得十力。如來今者不應如彼嬰孩小兒，嬰孩小兒愚癡無智，無所能說，以是義故，隨意偃側，無人譏訶。如來世尊有大智慧，照明一切；人中之龍，具大威德；成就神通無上仙人，永斷疑網，已拔毒箭，進止安詳，威儀具足，得無所畏。今者何故右脇而臥，令諸人天悲愁苦惱？」

爾時迦葉菩薩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瞿曇大聖德，	願起演妙法，
不應如小兒，	病者臥床席。
調御天人師，	倚臥雙樹間，

下愚凡夫見，        當言必涅槃。  
不知方等典，        甚深佛所行，  
不見微密藏，        猶盲不見道。  
惟有諸菩薩，        文殊師利等，  
能解是甚深，        譬如善射者。  
三世諸世尊，        大悲為根本，  
如是大慈悲，        今為何所在？  
若無大悲者，        是則不名佛，  
佛若必涅槃，        是則不名常。  
惟願無上尊，        哀受我等請，  
利益於眾生，        摧伏諸外道。」

**爾時世尊**，大悲熏心，知諸眾生各各所念，將欲隨順畢竟利益，即從臥起，結跏趺坐，顏貌熙怡，如融金聚，面目端嚴，猶月盛滿，形容清淨，無諸垢穢，放大光明充遍虛空。其光大盛，過百千日，照于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諸佛世界，惠施眾生大智之炬，悉令得滅無明黑闇，令百千億那由他眾生，安止不退菩提之心。

**爾時世尊**，心無疑慮，如師子王，以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於其身上一切毛孔，一一毛孔出一蓮花，其花微妙各具千葉，純真金色，琉璃為莖，金剛為鬚，玫瑰為臺，形大團圓猶如車輪，是諸蓮花，各出種種雜色光明，青黃赤白紫頗梨色。**是諸光明**皆悉遍至阿鼻地獄、想地獄、黑繩地獄、眾合地獄、叫喚地獄、大叫喚地獄、焦熱地獄、大焦熱地獄，是八地獄其中眾生，常為諸苦之所逼切，所謂燒煮、火炙、斫刺、剝剝，遇斯光已，如是眾苦悉滅無餘，安隱清涼，快樂無極。是光明中宣說如來祕密之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人天中。乃至八種寒冰地獄，所謂阿波波地獄、

阿吒吒地獄、阿羅羅地獄、阿婆婆地獄、優鉢羅地獄、波頭摩地獄、拘物頭地獄、分陀利地獄，是中眾生常為寒苦之所逼惱，所謂擘裂、身體碎壞、互相殘害。遇斯光已，如是等苦亦滅無餘，即得調和溫煖適身。是光明中亦說如來祕密之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人天中。爾時於此閻浮提界及餘世界，所有地獄皆悉空虛，無受罪者，除一闍提。餓鬼眾生飢渴所逼，以髮纏身，於百千歲未曾得聞漿水之名。遇斯光已，飢渴即除。是光明中亦說如來微密祕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人天中，令諸餓鬼亦悉空虛，除謗大乘方等正典。畜生眾生，互相殺害、共相殘食，遇斯光已，恚心悉滅。是光明中亦說如來祕密之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人天中。當爾之時畜生亦盡，除謗正法。是一一花各有一佛，圓光一尋，金色晃曜，微妙端嚴最上無比，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是諸世尊，或有坐者、或有行者、或有臥者、或有住者，或有震雷音者、或澍雨者、或放電光、或復興風，或出煙焰身如火聚，或復示現七寶諸山、池泉河水、山林樹木，或復示現七寶國土、城邑聚落、宮殿屋宅，或復示現象馬師子、虎狼孔雀、鳳凰諸鳥，或復示現令閻浮提所有眾生，悉見地獄、畜生、餓鬼，或復示現欲界六天。復有世尊，或說陰界諸入多諸過患，或復有說四聖諦法，或復有說諸法因緣，或復有說諸業煩惱皆因緣生，或復有說我與無我，或復有說苦樂二法，或復有說常無常等，或復有說淨與不淨。復有世尊為諸菩薩演說所行六波羅蜜，或復有說諸大菩薩所得功德，或復有說諸佛世尊所得功德，或復有說聲聞之人所得功德，或復有說隨順一乘，或復有說三乘成道。或有世尊左脇出水、右脇出火；或有示現初生出家，坐於道場菩提樹下，轉妙法輪，入于涅槃；或有世尊作師子吼，令此會中有得一果、二

果、三果、至第四果；或復有說出離生死，無量因緣。

爾時於此閻浮提中，所有眾生遇斯光已，盲者見色，聾者聽聲，啞者能言，拘蹙能行，貧者得財，慳者能施，患者慈心，不信者信。如是世界，無一眾生修行惡法，除一闍提。

爾時一切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羅刹、健陀、憂摩陀、阿婆魔羅、人非人等，悉共同聲唱如是言：「善哉，善哉！無上天尊，多所利益。」說是語已，踊躍歡喜，或歌或舞，或身動轉。以種種花散佛及僧，所謂天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散陀那花、摩訶散陀那花、盧脂那花、摩訶盧脂那花、香花、大香花、適意花、大適意花、愛見花、大愛見花、端嚴花、第一端嚴花，復散諸香，所謂沈水、多伽樓香、栴檀、鬱金、和合雜香、海岸聚香，復以天上寶幢、幡、蓋，諸天伎樂、箏笛、笙瑟、箜篌鼓吹，供養於佛，而說偈言：

「我今稽首大精進，	無上正覺兩足尊，
天人大眾所不知，	惟有瞿曇乃能了。
世尊往昔為我故，	於無量劫修苦行，
如何一旦放本誓，	而便捨命欲涅槃？
一切眾生不能見，	諸佛世尊祕密藏，
以是因緣難得出，	輪轉生死墜惡道。
如佛所說阿羅漢，	一切皆當至涅槃，
如是甚深佛行處，	凡夫下愚誰能知？
施諸眾生甘露法，	為欲斷除諸煩惱，
若有服此甘露已，	不復受生老病死。
如來世尊以療治，	百千無量諸眾生，
令其所有諸重病，	一切消滅無遺餘。

世尊久已捨病苦，        故得名為第七佛，  
惟願今日雨法雨，        潤漬我等功德種。  
是故大眾及人天，        如是請已默然住。」

說是偈時，蓮花臺中一切諸佛，從閻浮提遍至淨居，悉皆聞之。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具足如是甚深微妙智慧，不為一切諸魔外道之所破壞。善男子！汝已安住，不為一切諸邪惡風之所傾動。善男子！汝已成就樂說辯才，已曾供養過去無量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是故能問如來正覺如是之義。善男子！我於往昔，無量無邊億那由他百千萬劫，已除病根，永離倚臥。迦葉！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無上勝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為諸聲聞說是大乘大涅槃經，開示分別，顯發其義。我於爾時，亦為彼佛而作聲聞，受持如是大涅槃典，讀誦通利、書寫經卷，廣為他人開示分別，解說其義；以是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從是來，未曾有惡煩惱業緣，墮於惡道，誹謗正法，作一闍提，受黃門身無根二根，叛逆父母，殺阿羅漢，破塔壞僧，出佛身血，犯四重禁。從是已來，身心安隱，無諸苦惱。迦葉！我今實無一切疾病。所以者何？諸佛世尊久已遠離一切病故。

**「迦葉！是諸眾生不知大乘方等密教，便謂如來真實有疾。迦葉！如言如來人中師子，而如來者實非師子，如是之言即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人大龍，而我已於無量劫中捨離是業。迦葉！如言如來是人是天，而我真實非人非天，亦非鬼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非我、非命、非可養育、非人士夫、非作非不作、非受非不受、非世尊非聲聞、非說非不說。如是等語，皆是如來祕密之教。**



「迦葉！如言如來猶如大海、須彌山王，而如來者實非鹹味、同於石山，當知是語亦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如分陀利，而我實非分陀利也，如是之言即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猶如父母，而如來者實非父母，如是之言亦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是大船師，而如來者實非船師，如是之言亦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猶如商主，而如來者實非商主，如是之言亦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能摧伏魔，而如來者實無惡心欲令他伏，如是之言皆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能治癰瘡，而我實非治癰師也，如是之言亦是如來祕密之教。

「迦葉！如我先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善能修治身、口、意業，捨命之時，雖有親族取其屍骸，或以火燒，或投大水，或棄塚間，狐狼禽獸競共食噉，然心意識即生善道。而是心法，實無去來，亦無所至。真是前後相似相續，相貌不異。』如是之言，即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我今言病，亦復如是，亦是如來祕密之教。是故顧命文殊師利：『吾今背痛，汝等當為四眾說法。』迦葉！如來正覺實無有病，右脇而臥，亦不畢竟入於涅槃。迦葉！是大涅槃，即是諸佛甚深禪定，如是禪定，非是聲聞緣覺行處。

「迦葉！汝先所問，如來何故倚臥不起，不索飲食、戒勅家屬修治產業？迦葉！虛空之性，亦無坐起、求索飲食、勅戒家屬修治產業，亦無去來、生滅老壯、出沒傷破、解脫繫縛，亦不自說、亦不說他、亦不自解、亦不解他，非安非病。善男子！諸佛世尊亦復如是，猶如虛空，云何當有諸病苦耶？

「迦葉！世有三人，其病難治：一、謗大乘，二、五逆罪，三、一闍提。如是三病世中極重，悉非聲聞緣覺、菩薩之所能治。善男子！譬如有病必死難治，若有瞻病隨意醫藥，若無瞻

病隨意醫藥，如是之病定不可治，當知是人必死不疑。善男子！是三種人亦復如是，若有聲聞、緣覺、菩薩，或有說法，或不說法，不能令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迦葉！譬如病人，若有瞻病隨意醫藥，則可令差，若無此三則不可差。聲聞緣覺亦復如是，從佛菩薩得聞法已，即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非不聞法能發心也。迦葉！譬如病人若有瞻病隨意醫藥，若無瞻病隨意醫藥，皆悉可差。有一種人亦復如是，或值聲聞、不值聲聞，或值緣覺、不值緣覺，或值菩薩、不值菩薩，或值如來、不值如來，或得聞法、或不聞法，自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謂有人，或為自身、或為他身、或為怖畏、或為利養、或為諛諂、或為誑他、書寫如是大涅槃經，受持讀誦，供養恭敬，為他說者。

「迦葉！有五種人於是大乘大涅槃典，有病行處，非如來也。何等為五？一斷三結，得須陀洹果，不墮地獄、畜生、餓鬼，人天七返，永斷諸苦，入於涅槃。迦葉！是名第一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八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迦葉！第二人者，斷三結縛、薄貪恚癡，得斯陀含果，名一往來，永斷諸苦，入於涅槃。迦葉！是名第二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六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迦葉！第三人者，斷五下結，得阿那含果，更不來此，永斷諸苦入於涅槃，是名第三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四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迦葉！第四人者，永斷貪欲、瞋恚、愚癡，得阿羅漢果，煩惱無餘，入於涅槃，亦非騏驎獨一之行，是名第四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二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迦葉！第五人者，永斷貪欲、瞋恚、愚癡，得辟支佛道，煩惱無餘，入於涅槃，真是騏驎獨一之行，是名第五人有病行

處。是人未來過十千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是名第五人有病行處，非如來也。」

### 大般涅槃經聖行品第七之一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應當於是大般涅槃經，專心思惟五種之行。何等為五？一者聖行、二者梵行、三者天行、四者嬰兒行、五者病行。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常當修習是五種行，復有一行是如來行，所謂大乘大涅槃經。

「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所修聖行？菩薩摩訶薩若從聲聞、若從如來，得聞如是大涅槃經，聞已生信，信已應作如是思惟：『諸佛世尊有無上道，有大正法，大眾正行，復有方等大乘經典。我今當為愛樂貪求大乘經故，捨離所愛妻子、眷屬、所居舍宅、金銀珍寶、微妙瓔珞、香花伎樂、奴婢僕使、男女大小、象馬車乘、牛羊鷄犬、猪豕之屬。』復作是念：『居家迫迍，猶如牢獄，一切煩惱由之而生。出家寬曠，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若在家居，不得盡壽淨修梵行，我今應當剃除鬚髮，出家學道。』作是念已，我今定當出家修學無上正真菩提之道。菩薩如是欲出家時，天魔波旬生大苦惱，言是菩薩復當與我興大戰爭。善男子！如是菩薩何處當復與人戰爭？是時菩薩即至僧坊，若見如來及佛弟子，威儀具足諸根寂靜，其心柔和，清淨寂滅，即至其所而求出家，剃除鬚髮，服三法衣。既出家已，奉持禁戒，威儀不缺，進止安詳，無所觸犯。乃至小罪，心生怖畏，護戒之心，猶如金剛。

「善男子！譬如有人帶持浮囊，欲渡大海。爾時海中有一羅刹，即從其人乞索浮囊。其人聞已即作是念：『我今若與必

定沒死。』答言：『羅刹！汝寧殺我，浮囊叵得。』羅刹復言：『汝若不能全與我者，見惠其半。』是人猶故不肯與之。羅刹復言：『汝若不肯惠我半者，幸願與我三分之一。』是不肯。羅刹復言：『若不能者，當施手許。』是不肯。羅刹復言：『汝今若復不能與我如手許者，我今飢窮，眾苦所逼，願當濟我如微塵許。』是人復言：『汝今所索，誠復不多，然我今日方當渡海，不知前途近遠如何？若與汝者，氣當漸出，大海之難，何由得過？脫能中路，沒水而死。』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護持禁戒，亦復如是，如彼渡人護惜浮囊。

「菩薩如是護戒之時，常有煩惱諸惡羅刹語菩薩言：『汝當信我，終不相欺，但破四禁，護持餘戒，以是因緣，令汝安隱，得入涅槃。』菩薩爾時應作是言：『我今寧持如是禁戒墮阿鼻獄，終不毀犯而生天上。』」

「煩惱羅刹復作是言：『卿若不能破四禁者，可破僧殘，以是因緣，令汝安隱得入涅槃。』菩薩亦應不隨其語。」

「羅刹復言：『卿若不能犯僧殘者，亦可故犯偷蘭遮罪，以是因緣令汝安隱得入涅槃。』菩薩爾時亦復不隨。」

「羅刹復言：『卿若不能犯偷蘭遮者，可犯捨墮，以是因緣可得安隱入於涅槃。』菩薩爾時亦不隨之。」

「羅刹復言：『卿若不能犯捨墮者，可破波夜提，以是因緣令汝安隱得入涅槃。』菩薩爾時亦不隨之。」

「羅刹復言：『卿若不能犯波夜提者，幸可毀破突吉羅戒，以是因緣可得安隱入於涅槃。』菩薩爾時心自念言：『我今若犯突吉羅罪，不發露者，則不能渡生死彼岸而得涅槃。』」

「菩薩摩訶薩於是微小諸戒律中，護持堅固心如金剛。菩薩摩訶薩持四重禁及突吉羅，敬重堅固，等無差別。菩薩若能如是堅持，則為具足五根諸戒，所謂具足菩薩根本業清淨戒、

前後眷屬餘清淨戒、非諸惡覺覺清淨戒、護持正念念清淨戒、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戒。

「迦葉！是菩薩摩訶薩復有二種戒：一者受世教戒，二者得正法戒。菩薩若受正法戒者終不為惡，受世教戒者，白四羯磨然後乃得。復次善男子！有二種戒：一者性重戒，二者息世譏嫌戒。性重戒者，謂四禁也。息世譏嫌戒者，不作販賣、輕秤小斛、欺誑於人、因他形勢取人財物、害心繫縛破壞成功、然明而臥、田宅種植、家業坐肆，不畜象馬車乘、牛羊駝驢、鷄犬獼猴、孔雀鸚鵡、共命及拘枳羅、豺狼虎豹、猫狸猪豕及餘惡獸、童男童女、大男大女、奴婢僮僕、金銀琉璃、頗梨真珠、車渠馬瑙、珊瑚璧玉、珂貝諸寶、赤銅白鐵、鍮石孟器、毘睺毘睺、拘執毘衣、一切穀米、大小麥豆、糜粟稻麻、生熟食具，常受一食不曾再食、若行乞食及僧中食、常知止足不受別請、不食肉不飲酒、五辛能熏悉不食之，是故其身無有臭處，常為諸天一切世人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趣足而食終不長受。所受衣服纔足覆身，進止常與三衣鉢具，終不捨離，如鳥二翼。不畜根子、莖子、節子、接子、子子，不畜寶藏，若金、若銀，飲食、厨庫、衣裳服飾、高廣大床、象牙金床、雜色編織、悉不用坐，不畜一切細軟諸蓆、不坐象薦馬薦、不以細軟上妙衣服用敷床臥，其床兩頭不置二枕，亦不受畜妙好丹枕、安黃木枕。終不觀看象鬪、馬鬪、車鬪、兵鬪、男鬪、女鬪、牛鬪、羊鬪、水牛鷄雉鸚鵡等鬪，亦不故往觀看軍陣，不應故聽吹貝、鼓角、琴瑟箏笛、箜篌歌叫、伎樂之聲，除供養佛。擣菹圍碁波羅塞戲、師子象鬪、彈碁六博、拍毬擲石、投壺牽道、八道行成、一切戲笑悉不觀作。終不瞻相手脚面目，不以抓鏡、芝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筮，亦不仰觀虛空星宿，除欲解睡。不作王家往返使命，以此語彼，以彼語此。終不諛諂，邪

命自活，亦不宜說王臣盜賊鬪爭、飲食國土、飢饉恐怖、豐樂安隱之事。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息世譏嫌戒。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堅持如是遮制之戒，與性重戒等無差別。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受持如是諸禁戒已，作是願言：『寧以此身投於熾然猛火深坑，終不毀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制禁戒，與刹利女、婆羅門女、居士女而行不淨。』」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熱鐵周匝纏身，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衣服。』」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此口吞熱鐵丸，終不敢以毀戒之口，食於信心檀越飲食。』」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臥此身大熱鐵上，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床敷臥具。』」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我寧以身受三百鉞，終不敢以毀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醫藥。』」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此身投熱鐵鑊，不以破戒，受於信心檀越房舍屋宅。』」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鐵槌打碎此身，從頭至足令如微塵，不以破戒，受諸刹利婆羅門居士恭敬禮拜。』」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熱鐵挑其兩目，不以染心視他好色。』」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鐵錐遍身攙刺，不以染心聽好音聲。』」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以染心貪嗅諸香。』」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利刀割裂其舌，不以染心貪著美味。』」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利斧斬斫其身，不以染心貪著諸觸。何以故？以是因緣，能令行者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護持禁戒。菩薩摩訶薩護持如是諸禁戒已，悉以施於一切眾生。以是因緣，願令眾生護持禁戒，得清淨戒、善戒、不缺戒、不析戒、大乘戒、不退戒、隨順戒、畢竟戒，具足成就波羅蜜戒。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持如是清淨戒時，即得住於初不動地。云何名為不動地耶？菩薩住是不動地中，不動、不墮、不退、不散。善男子！譬如須彌山，旋藍猛風不能令動、墮落退散。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不為色聲香味所動，不墮地獄、畜生、餓鬼，不退聲聞辟支佛地，不為異見邪風所散而作邪命。復次善男子！又復動者，不為貪欲恚癡所動；又復墮者，不墮四重；又復退者，不退戒還家；又復散者，不為違逆大乘經者之所散壞。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不為諸煩惱魔之所傾動，不為陰魔所墮，乃至坐於道場菩提樹下，雖有天魔，不能令其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復不為死魔所散。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修習聖行。

「善男子！云何名為聖行？聖行者，佛及菩薩之所行故，故名聖行。以何等故，名佛菩薩為聖人耶？如是等人有聖法故，常觀諸法性空寂故，以是義故，故名聖人。有聖戒故，復名聖人。有聖定慧故，故名聖人。有七聖財，所謂信、戒、慚、愧、多聞、智慧、捨離，故名聖人。有七聖覺故，故名聖人。以是義故，復名聖行。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二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聖行品第七之二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聖行者，觀察是身，從頭至足，其中唯有髮毛、爪齒、不淨垢穢、皮肉筋骨、脾腎心肺、肝膽腸胃、生熟二藏、大小便利、涕唾目淚、肪膏腦膜、骨髓膿血、腦胲諸脈。菩薩如是專念觀時，誰有是我？我為屬誰？住在何處？誰屬於我？復作是念：『骨是我耶？離骨是耶？』菩薩爾時除去皮肉，唯觀白骨，復作是念：『骨色相異，所謂青黃、赤白及以鴿色，如是骨相亦復非我，何以故？我者亦非青黃、赤白及以鴿色。』菩薩繫心作是觀時，即得斷除一切色欲。復作是念：『如是骨者從因緣生，依因足骨以拄踝骨，依因踝骨以拄膊骨，依因膊骨以拄膝骨，依因膝骨以拄髀骨，依因髀骨以拄臑骨，依因臑骨以拄腰骨，依因腰骨以拄脊骨，依因脊骨以拄肋骨，復因脊骨上拄項骨，依因項骨以拄頷骨，依因頷骨以拄牙齒，上有髑髏。復因項骨以拄膊骨，依因膊骨以拄臂骨，依因臂骨以拄腕骨，依因腕骨以拄掌骨，依因掌骨以拄指骨。』菩薩摩訶薩如是觀時，身所有骨，一切分離，得是觀已即斷三欲：一形貌欲，二姿態欲，三細觸欲。

「菩薩摩訶薩觀青骨時，見此大地，東西南北、四維上下悉皆青相；如青色觀，黃白鴿色，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眉間即出青、黃、赤、白、鴿等色光，是菩薩於是一一諸光明中見有佛像，見已即問：『如此身者，不淨因緣和合共成，云何而得坐起、行住、屈伸、俯仰，視瞬、喘息、悲泣、喜笑？此中無主，誰使之然？』作是問已，光中諸佛忽然不現。

「復作是念：『或識是我，故使諸佛不為我說。』復觀此



識，次第生滅，猶如流水，亦復非我。

「復作是念：『若識非我，出息入息或能是我。』」

「復作是念：『是出入息，直是風性，而是風性，乃是四大，四大之中何者是我？地性非我，水火風性亦復非我。』」

「復作是念：『此身一切，悉無有我，唯有心風因緣和合，示現種種所作事業，譬如呪力、幻術所作，亦如箜篌，隨意出聲。是故此身如是不淨，假眾因緣和合共成，而於何處生此貪欲？若被罵辱，復於何處而生瞋恚？而我此身，三十六物不淨臭穢，何處當有受罵辱者？若聞其罵，即便思惟，以何音聲而見罵耶？一一音聲不能見罵，若一不能，多亦不能，以是義故，不應生瞋。若他來打，亦應思惟，如是打者從何而生？』」

「復作是念：『因手刀杖，及以我身，故得名打。我今何緣橫瞋於他？乃是我身，自招此咎，以我受是五陰身故。譬如因的則有箭中，我身亦爾，有身有打。我若不忍心則散亂，心若散亂則失正念，若失正念則不能觀善、不善義，若不能觀善、不善義則行惡法，惡法因緣則墮地獄、畜生、餓鬼。』」

「菩薩爾時作是觀已，得四念處，得四念處已，則得住於堪忍地中。菩薩摩訶薩住是地已，則能堪忍貪欲恚癡，亦能堪忍寒熱飢渴、蚊虻蚤虱、暴風惡觸、種種疾疫、惡口罵詈、撻打楚撻，身心苦惱一切能忍，是故名為住堪忍地。」

迦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未得住不動地，淨持戒時，頗有因緣，得破戒不？」

「善男子！有菩薩未得住不動地，有因緣故，可得破戒。」

迦葉敬諾：「何者是耶？」

佛言：「迦葉！若有菩薩知以破戒因緣，則能令人受持愛樂大乘經典，又能令其讀誦通利、書寫經卷、廣為他說、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如是故，故得破戒。菩薩爾時應

作是念：『我寧一劫若減一劫，墮於阿鼻地獄受罪，要必當令如是之人，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以是因緣，菩薩摩訶薩得毀淨戒。」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薩，攝取護持如是之人，令不退於菩提之心，為是毀戒；若墮阿鼻，無有是處。」

爾時佛讚文殊師利：「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我念往昔，於此閻浮提作大國王，名曰仙預，愛念敬重大乘經典，其心純善，無有龜惡嫉妬慳悋，口常宣說愛語、善語，身常攝護貧窮、孤獨，布施精進無有休廢。時世無佛、聲聞、緣覺，我於爾時愛樂大乘方等經典，十二年中事婆羅門，供給所須。過十二年施安已訖，即作是言：『師等今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婆羅門言：『大王！菩提之性是無所有，大乘經典亦復如是。大王！云何乃令人物同於虛空？』善男子！我於爾時心重大乘，聞婆羅門誹謗方等，聞已即時斷其命根。善男子！以是因緣，從是已來不墮地獄。善男子！擁護攝持大乘經典，乃有如是無量勢力。」

「復次迦葉！又有聖行，所謂四聖諦。苦、集、滅、道，是名四聖諦。迦葉！苦者逼迫相，集者能生長相，滅者寂滅相，道者大乘相。復次善男子！苦者現相，集者轉相，滅者除相，道者能除相。復次善男子！苦者有三相：苦苦相、行苦相、壞苦相；集者二十五有；滅者滅二十五有；道者修戒定慧。」

「復次善男子！有漏法者有二種：有因、有果；無漏法者亦有二種：有因、有果。有漏果者是則名苦，有漏因者則名為集，無漏果者則名為滅，無漏因者則名為道。」

「復次善男子！八相名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能生如是八苦法

者，是名為**因**。無有如是八法之處，是名為**滅**。十力、四無所畏、三念處、大悲，是名為**道**。

「**善男子！生者**出相，所謂五種：一者初出，二者至終，三者增長，四者出胎，五者種類生。

「**何等為老？老**有二種：一念念老，二終身老。復有二種：一增長老，二滅壞老，是名為老。

「**云何為病？病**謂四大毒蛇，互不調適，亦有二種：一者身病，二者心病。

「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風，三者因熱，四者雜病，五者客病。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強作，二者忘誤墮落，三者刀杖瓦石，四者鬼魅所著。

「心病亦有四種：一者踊躍，二者恐怖，三者憂愁，四者愚癡。

「復次善男子！身心之病凡有三種。何等為三？一者業報，二者不得遠離惡對，三者時節代謝。生如是等因緣名字，受分別病。因緣者，風等諸病。名字者，心悶肺脹，上氣咳逆，心驚下痢。受分別者，頭痛目痛、手足等痛，是名為病。

「**何等為死？死**者捨所受身。捨所受身亦有二種：一命盡死，二外緣死。

「命盡死者亦有三種：一者命盡非是福盡，二者福盡非是命盡，三者福命俱盡。

「外緣死者復有三種：一者非分自害死，二者橫為他死，三者俱死。又有三種死：一放逸死，二破戒死，三壞命根死。何等名為放逸死？若有誹謗大乘方等般若波羅蜜，是名放逸死。何等名為破戒死耶？毀犯去、來、現在諸佛所制禁戒，是名破戒死。何等名為壞命根死？捨五陰身，是名壞命根死。如是名曰死為大苦。

「何等名為愛別離苦？所愛之物破壞離散。所愛之物破壞離散，亦有二種：一者人中五陰壞，二者天中五陰壞。如是人天所愛五陰，分別校計有無量種，是名愛別離苦。

「何等名為怨憎會苦？所不愛者而共聚集。所不愛者而共聚集，復有三種：所謂地獄、餓鬼、畜生。如是三趣分別校計有無量種，如是則名怨憎會苦。

「何等名為求不得苦？求不得苦復有二種：一者所悵望處求不能得，二者多役功力不得果報，如是則名求不得苦。

「何等名為五盛陰苦？五盛陰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貪苦、求不得苦，是故名為五盛陰苦。

「迦葉！生之根本，凡有如是七種之苦，老苦乃至五盛陰苦。迦葉！夫衰老者非一切有，佛及諸天一向定無，人中不定或有或無。迦葉！三界受身，無不有生，老不必定，是故一切生為根本。迦葉！世間眾生顛倒覆心，貪著生相，厭患老死。迦葉！菩薩不爾，觀其初生，已見過患。迦葉！如有女人入於他舍，是女端正，顏貌瓌麗，以好瓔珞莊嚴其身。主人見已即便問言：『汝字何等？繫屬於誰？』女人答言：『我身即是功德大天。』主人問言：『汝所至處為何所作？』女人答言：『我所至處，能與種種金銀琉璃、頗梨真珠、珊瑚琥珀、車渠馬瑙、象馬車乘、奴婢僕使。』主人聞已，心生歡喜，踴躍無量：『我今福德，故令汝來至我舍宅。』即便燒香散花，供養恭敬禮拜。

「復於門外更見一女，其形醜陋，衣裳弊壞，多諸垢膩，皮膚皴裂，其色艾白。見已問言：『汝字何等？繫屬誰家？』女人答言：『我字黑闇。』復問：『何故名為黑闇？』女人答言：『我所行處，能令其家所有財寶一切衰耗。』主人聞已，即持利刀，作如是言：『汝若不去，當斷汝命。』女人答言：『汝甚愚癡，無有智慧。』主人問言：『何故名我癡無智慧？』女人

答言：『汝舍中者，即是我姊。我常與姊，進止共俱，汝若驅我，亦當驅彼。』主人還入問功德天：『外有一女，云是汝妹。實為是不？』功德天言：『實是我妹，我與此妹，行住共俱，未曾相離。隨所住處，我常作好，彼常作惡，我常利益，彼常作衰。若愛我者，亦應愛彼，若見恭敬，亦應敬彼。』主人即言：『若有如是好惡事者，我俱不用，各隨意去。』是時二女，俱共相將還其所止。爾時主人見其還去，心生歡喜踊躍無量。

「是時二女復共相隨至一貧家。貧人見已，心生歡喜，即請之言：『從今已去，願汝二人，常住我家。』功德天言：『我等先以為他所驅，汝復何緣俱請我住？』貧人答言：『汝今念我，我以汝故，復當敬彼，是故俱請令住我家。』迦葉！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願生天，以生當有老病死故，是以俱棄，曾無愛心。凡夫愚人不知老病死等過患，是故貪受生死二法。

「復次迦葉！如婆羅門幼稚童子，為飢所逼，見人糞中有菴羅果即便取之。有智見已，呵責之言：『汝婆羅門，種姓清淨，何故取是糞中穢果？』童子聞已，赧然有愧，即答之言：『我實不食，為欲洗淨，還棄捨之。』智者語言：『汝大愚癡，若還棄者，本不應取。』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此生分，不受不捨，如彼智者呵責童子。凡夫之人欣生惡死，如彼童子取果還棄。

「復次迦葉！譬如四衢道頭，有人器盛滿食，色香味具，而欲賣之。有人遠來飢虛羸乏，見其飯食色香味具，即指之言：『此是何物？』食主答言：『此是上食，色香味具。若食此食，得色得力、能除飢渴、得見諸天；唯有一患，所謂命終。』是人聞已，即作是念：『我今不用色力見天，亦不用死。』即作是言：『食是食已，若命終者，汝今何用於此賣之？』食主答言：『有智之人，終不肯買。唯有愚人不知是事，多與我價，

貪而食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願生天，得色得力見於諸天。何以故？以其不免諸苦惱故。凡夫愚癡，隨有生處，皆悉貪愛，以其不見老病死故。

「復次善男子！譬如毒樹，根亦能殺，莖亦能殺，皮花果實悉亦能殺。善男子！二十五有受生之處，所受五陰，亦復如是，一切能殺。復次迦葉！譬如糞穢，多少俱臭。善男子！生亦如是，設壽八萬，下至十歲，俱亦受苦。復次迦葉！譬如嶮岸，上有草覆，於彼岸邊，多有甘露。若有食者，壽夭千年，永除諸病，安隱快樂。凡夫愚人，貪其味故，不知其下有大深坑，即前欲取，不覺腳跌，墮坑而死。智者知己，捨離遠去。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尚不欲受天上妙食，況復人中？凡夫之人乃於地獄吞噉鐵丸，況復人天，上妙餽饌而不能食？迦葉！以如是喻，及餘無量無邊譬喻，當知是生，實為大苦。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觀於生苦。

「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於是大乘大涅槃經觀於老苦？老者能為咳逆上氣，能壞勇力、憶念進持、盛年快樂、憍慢貢高、安隱自恣，能作背腰、懈怠懶惰，為他所輕。迦葉！譬如池水，蓮花滿中，開敷鮮榮，甚可愛樂，值天降雹，悉皆破壞。善男子！老亦如是，悉能破壞盛壯好色。

「復次迦葉！譬如國王，有一智臣善知兵法，有敵國王拒逆不順，王遣此臣往討伐之，即便擒獲將來詣王。老亦如是，擒獲壯色，將付死王。

「復次迦葉！譬如折軸，無所復用，老亦如是無所復用。

「復次迦葉！如大富家，多有財寶，金銀琉璃、珊瑚虎珀、車渠馬瑙。有諸怨賊，若入其家，即能劫奪，悉令空盡。善男子！盛年好色亦復如是，常為老賊之所劫奪。

「復次迦葉！譬如貧人貪著上膳、細軟衣裳，雖復悵望而

不能得。善男子！老亦如是，雖有貪心，欲受富樂，五欲自恣，而不能得。

「復次迦葉！如陸地龜，心常念水。善男子！人亦如是，既為衰老之所乾枯，心常憶念壯時所受五欲之樂。

「復次迦葉！猶如秋月，所有蓮花皆為一切之所樂見，及其萎黃，人所惡賤。善男子！盛年壯色，亦復如是，悉為一切之所愛樂，及其老至，眾所惡賤。

「復次迦葉！譬如甘蔗，既被壓已，滓無復味。善男子！壯年盛色亦復如是，既被老壓，無三種味：一出家味，二讀誦味，三坐禪味。

「復次迦葉！譬如滿月，夜多光明，晝則不爾。善男子！人亦如是，壯則端嚴，形貌瓌瑋，老則衰羸，形神枯頹。

「復次迦葉！譬如有王，常以正法治於國土，真實無曲，慈悲好施。時為敵國之所破壞，流離逃迸，遂至他土。他土人民見已，生於憐愍之心，咸作是言：『大王！往日正法治國，不枉萬姓，如何一旦流離至此？』善男子！人亦如是，既為衰老所壞敗已，常讚壯時所行事業。

「復次迦葉！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善男子！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停？

「復次迦葉！譬如枯河，不能利益人及非人、飛鳥走獸。善男子！人亦如是，為老所枯，不能利益一切作業。

「復次迦葉！譬如河岸臨峻之樹，若遇暴風必當顛墜。善男子！人亦如是，臨老險岸，死風既至，勢不得住。

「復次迦葉！如車軸折，不任重載。善男子！老亦如是，不能諮受一切善法。

「復次迦葉！譬如嬰兒為人所輕。善男子！老亦如是，常為一切之所輕毀。迦葉！以是等喻，及餘無量無邊譬喻，當知

是老，實為大苦。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老苦。

「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病苦？所謂病者，能壞一切安隱樂事，譬如雹雨傷壞穀苗。

「復次迦葉！如人有怨，心常憂愁，而懷恐怖。善男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常畏病苦，心懷愁憂。

「復次迦葉！譬如有人，形貌端正，為王夫人欲心所愛，遣使逼喚，與共交通。時王捕得，即便使人，挑其一目、截其一耳、斷一手足，是人爾時形容改異，人所惡賤。善男子！人亦如是，雖復身體耳目具足，既為病苦所纏逼已，則為眾人之所惡賤。

「復次迦葉！如芭蕉樹、竹葦蘆騾，有子則死。善男子！人亦如是，有病則死。

「復次迦葉！如轉輪王，主兵大臣常在前導，王隨後行。亦如魚王、蟻王、螯王、牛王、商主，在前行時，如是諸眾，悉皆隨從，無捨離者。善男子！死轉輪王亦復如是，常隨病臣不相捨離。魚、蟻、螯、牛、商主、病王亦復如是，常為死眾之所隨逐。迦葉！病因緣者，所謂苦惱、愁憂悲嘆、身心不安，或為怨賊之所逼害，破壞浮囊，撥撤橋梁，亦能劫奪正念根本，復能破壞盛壯好色、力勢安樂，除捨慚愧，能為身心焦熱熾然。以是等喻，及餘無量無邊譬喻，當知病苦是為大苦。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病苦。

「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死苦？所謂死者，能燒滅故。迦葉！如火災起，能燒一切，唯除二禪，力不至故。善男子！死火亦爾能燒一切，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勢不及故。復次迦葉！如水災起，一切漂沒，唯除三禪，力不至故。善男子！死水亦爾，漂沒一切，唯除菩薩住於



大乘大般涅槃。復次迦葉！如風災起，能吹一切悉令散滅，唯除四禪，力不至故。善男子！死風亦爾，悉能吹滅一切所有，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彼第四禪，以何因緣，風不能吹，水不能漂，火不能燒？」

佛告迦葉：「善男子！彼第四禪，內外過患一切無故。善男子！初禪過患，內有覺觀，外有火災。二禪過患，內有歡喜，外有水災。三禪過患，內有喘息，外有風災。善男子！彼第四禪，內外過患一切俱無，是故諸災不能及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安住大乘大般涅槃，內外過患一切皆盡，是故死王不能及之。」

「復次善男子！如金翅鳥能噉能消一切龍魚、金銀等寶，唯除金剛不能令消。善男子！死金翅鳥亦復如是，能噉能消一切眾生，唯不能消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菩薩摩訶薩。」

「復次迦葉！譬如河岸所有草木，大水瀑漲，悉隨漂流入於大海，唯除楊柳以其軟故。善男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悉皆隨流入于死海，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

「復次迦葉！如那羅延，悉能摧伏一切力士，唯除大風。何以故？以無礙故。善男子！死那羅延亦復如是，悉能摧伏一切眾生，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何以故？以無礙故。」

「復次迦葉！譬如有人於怨憎中，詐現親善，常相追逐，如影隨形，伺求其便，而欲殺之；彼怨謹慎，堅牢自備，故使是人不能得殺。善男子！死怨亦爾，常伺眾生而欲殺之，唯不能殺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菩薩摩訶薩。何以故？以是菩薩不放逸故。」

「復次迦葉！譬如卒降金剛暴雨，悉壞藥木、諸樹山林、土沙瓦石、金銀琉璃一切之物，唯不能壞金剛真寶。善男子！

金剛死雨亦復如是，悉能破壞一切眾生，唯除金剛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

「復次迦葉！如金翅鳥能噉諸龍，唯不能噉受三歸者。善男子！死金翅鳥亦復如是，能噉一切無量眾生，唯除菩薩住三定者。何謂三定？空、無、相願。

「復次迦葉！如摩羅毒蛇，凡所觸螫，雖有良呪、上妙好藥，無如之何；唯阿竭多星呪，能令除愈。善男子！死毒所螫，亦復如是，一切醫方無如之何，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呪。

「復次迦葉！譬如有人為王所瞋，其人若能以軟善語，貢上財寶，便可得脫。善男子！死王不爾，雖以軟語、錢財珍寶，而貢上之，亦不得脫。善男子！夫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邃幽闇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無所破壞見者愁毒，非是惡色而令人怖，敷在身邊不可覺知。迦葉！以是等喻，及餘無量無邊譬喻，當知是死，真為大苦。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死苦。

「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觀愛別離苦？愛別離苦，能為一切眾苦根本，如說偈言：

「『因愛生憂，因愛生怖。若離於愛，何憂何怖？』

「愛因緣故，則生憂苦，以憂苦故，則令眾生，生於衰老、愛別離苦，所謂命終。善男子！以別離故，能生種種微細諸苦，今當為汝分別顯示。善男子！過去之世人壽無量，時世有王，名為善住。其王爾時為童子身，太子治事，及登王位，各八萬四千歲。時王頂上生一肉疱，其疱柔軟，如兜羅綿、細軟劫貝，漸漸增長，不以為患。足滿十月，疱即開剖，生一童子，其形端正，奇異少雙，色像分明，人中第一。父王歡喜，字之頂生。時善住王，因以國事委付頂生，棄捨宮殿、妻子、眷屬，入山

學道，滿八萬四千歲。爾時頂生於十五日，處在高樓，沐浴受齋，即時東方有**金輪寶**，其輪千輻，轂輞具足，非工匠造，自然成就，而來應之。頂生大王即作是念：『我昔曾聞五通仙說，若剎利王於十五日，處在高樓沐浴受齋，若有金輪，千輻不減轂輞具足，非工匠造自然成就，而來應者，當知是王即當得作轉輪聖帝。』復作是念：『我今當試。』即以左手擎此輪寶，右執香爐，右膝著地而發誓言：『是金輪寶若實不虛，應如過去轉輪聖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是金輪寶飛昇虛空遍十方已，還來住在頂生左手。

「爾時頂生心生歡喜，踊躍無量，復作是言：『我今定當作轉輪王。』其後不久復有**象寶**，狀貌端嚴、如白蓮花，七支拄地。頂生見已復作是念：『我昔曾聞五通仙說，若轉輪王於十五日，處在高樓沐浴受齋，若有象寶，狀貌端嚴，如白蓮花，七支拄地，而來應者，當知是王即是聖王。』復作是念：『我今當試。』即擎香爐，右膝著地而發誓言：『是白象寶，若實不虛，應如過去轉輪聖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是白象寶，從旦至夕周遍八方盡大海際，還住本處。

「爾時頂生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復作是言：『我今定是轉輪聖王。』其後不久次有**馬寶**，其色紺炎，髦尾金色。頂生見已復作是念：『我昔曾聞五通仙說，若轉輪王於十五日，處在高樓沐浴受齋，若有馬寶，其色紺艷，髦尾金色，而來應者，當知是王即是聖王。』復作是念：『我今當試。』即執香爐右膝著地而發誓言：『是紺馬寶，若實不虛，應如過去轉輪聖王所行道去。』作是誓已，是紺馬寶，從旦至夕周遍八方盡大海際，還住本處。

「爾時頂生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復作是言：『我今定是轉輪聖王。』其後不久，復有**女寶**，形容端正，微妙第一，不

長不短不白不黑，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口氣香潔如青蓮花，其目遠視見一由旬，耳聞鼻嗅亦復如是，其舌廣大，出能覆面，形色細薄，如赤銅葉，心聰叡哲，有大智慧，於諸眾生常有軟語。是女以手觸王衣時，即知王身安樂病患，亦知王心所緣之處。爾時頂生復作是念：『若有女人能知王心，即是女寶。』

「其後不久，於王宮內，自然而有寶摩尼珠，純青琉璃，大如人脰，能於閻中照一由旬，若天降雨滂如車軸，是珠力能作蓋，遍覆足一由旬，遮此大雨，不令下過。爾時頂生復作是念：『若轉輪王得是**寶珠**，必是聖王。』

「其後不久有**主藏臣**自然而出，多饒財寶，巨富無量，庫藏盈溢，無所乏少，報得眼根，力能徹見一切地中所有伏藏，隨王所念，皆能辦之。爾時頂生復欲試之，即共乘船入於大海，告藏臣言：『我今欲得珍異之寶。』藏臣聞已，即以兩手撓大海水，時十指頭出十寶藏，以奉聖王而白王言：『大王！所須隨意用之，其餘在者，當投大海。』

「爾時頂生，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復作念言：『我今定是轉輪聖王。』其後不久，有**主兵臣**，自然而出，勇健猛略，策謀第一，善知四兵，若任鬪者則現聖王，若不任者退不令現，未摧伏者能令摧伏，已摧伏者力能守護。爾時頂生復作是念：『若轉輪王得是**兵寶**，當知定是轉輪聖王。』

「爾時頂生轉輪聖帝，告諸大臣：『汝等當知此閻浮提，安隱豐樂。然我今已七寶成就，千子具足，更何所為？』諸臣答言：『唯然，大王！東弗婆提，猶未歸德，王應往討。』爾時聖王與其七寶一切營從，飛空而往東弗婆提，彼土人民歡喜歸化。

「復告大臣：『我閻浮提及弗婆提，安隱豐樂，人民熾盛，悉來歸化，七寶成就，千子具足，復何所為？』諸臣答言：『唯

然，大王！西瞿陀尼猶未歸德。』爾時聖王復與七寶一切營從，飛空而往西瞿陀尼。王既至彼，彼土人民亦復歸化。

「復告大臣：『我閻浮提及弗婆提、此瞿陀尼，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咸以歸化，七寶成就，千子具足，復何所為？』諸臣答言：『唯然，大王！北鬱單越猶未歸化。』爾時聖王復與七寶一切營從，飛空而往北鬱單越。王既至彼，彼土人民歡喜歸德。

「復告大臣：『我四天下，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咸已歸德。七寶成就，千子具足，更何所為？』諸臣答言：『唯然，聖王！三十三天，壽命極長，安隱快樂。彼天身形，端嚴無比，所居宮殿、床榻臥具，悉是七寶。自恃天福，未來歸化。今可往討令其摧伏。』

「爾時聖王復與七寶一切營從，飛騰虛空，上忉利天。見有一樹，其色青綠。聖王見已，即問大臣：『此是何色？』大臣答言：『此是波利質多羅樹，忉利諸天，夏三月日，常於其下娛樂受樂。』復見白色猶如白雲，復問大臣：『彼是何色？』大臣答言：『是善法堂，忉利諸天，常集其中，論人天事。』

「於是天主釋提桓因，知頂生王已來在外，即出迎逆。見已執手昇善法堂，分座而坐。彼時二王，形容相貌等無差別，唯有視眴為別異耳。是時聖王即生念言：『我今寧可退彼王位，即住其中為天王不？』善男子！爾時帝釋受持讀誦大乘經典、開示分別、為他演說，唯於深義未盡通達。以是讀誦、受持分別、為他廣說因緣力故，有大威德。善男子！而是頂生於此帝釋生惡心已，即便墮落，還閻浮提，與所愛念人天離別，生大苦惱，復遇惡病，即便命終。爾時帝釋，迦葉佛是。轉輪聖王，則我身是。善男子！當知如是愛別離者，極為大苦。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尚憶過去如是等輩愛別離苦，何況菩薩住於大乘大

涅槃經，而當不觀現在之世愛別離苦？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怨憎會苦？善男子！是菩薩摩訶薩觀於地獄、畜生、餓鬼、人中、天上，皆有如是怨憎會苦。譬如人觀牢獄、繫閉、枷鎖、杻械以為大苦。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觀於五道一切受生，悉是怨憎會大苦。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常畏怨家、枷鎖、杻械，捨離父母、妻子，眷屬、珍寶產業，而遠逃避。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怖畏生死，具足修行六波羅蜜，入於涅槃。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觀怨憎會苦。」

「善男子！云何菩薩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觀求不得苦？求者一切盡求。盡求者有二種：一求善法，二求不善法。善法未得苦，惡法未離苦，是則略說五盛陰苦。迦葉！是名苦諦。」

爾時迦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五盛陰苦，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佛往昔告釋摩男：『若色苦者，一切眾生不應求色，若有求者，則不名苦。』如佛告諸比丘：『有三種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如佛先為諸比丘說：『若有人能修行善法，則得受樂。』又如佛說：『於善道中六觸受樂，眼見好色是則為樂，耳、鼻、舌、身、意思好法，亦復如是。』如佛說偈：

「『持戒則為樂，	身不受眾苦，
睡眠得安隱，	寤則心歡喜。
若受衣食時，	誦習而經行，
獨處於山林，	如是為最樂。
若能於眾生，	晝夜常修慈，
因是得常樂，	以不惱他故。
少欲知足樂，	多聞分別樂，

無著阿羅漢，        亦名為受樂。  
菩薩摩訶薩，        畢竟到彼岸，  
所作眾事辦，        是名為最樂。』

「世尊！如諸經中所說樂相，其義如是。如佛今說，云何當與此義相應？」◎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能諮問如來是義。善男子！一切眾生於下苦中，橫生樂想。是故我今所說苦相，與本不異。」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如佛所說，於下苦中生樂想者，下生、下老、下病、下死、下愛別離、下求不得、下怨憎會、下五盛陰，如是等苦亦應有樂。世尊！下生者，所謂三惡趣。中生者，所謂人中。上生者，所謂天上。若復有人作如是問：『若於下樂生於苦想，於中樂中生無苦樂想，於上樂中生於樂想。』當云何答？世尊！若下苦中生樂想者，未見有人當受千罰，初一下時已生樂想，若不生者，云何說言於下苦中而生樂想？」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以是義故，無有樂想。何以故？猶如彼人當受千罰，受一下已即得脫者，是人爾時便生樂想。是故當知於無樂中妄生樂想。」

迦葉言：「世尊！彼人不以一下生於樂想，以得脫故而生樂想。」

「迦葉！是故我昔為釋摩男說，五陰中樂實不虛也。迦葉！有三受三苦。三受者，所謂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三苦者，所謂苦苦、行苦、壞苦。善男子！苦受者名為三苦，所謂苦苦、行苦、壞苦。餘二受者，所謂行苦、壞苦。善男子！以是因緣，生死之中實有樂受。菩薩摩訶薩以苦樂性不相捨離，是故說言一切皆苦。善男子！生死之中實無有樂，但諸佛菩薩隨順世間

說言有樂。」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諸佛菩薩若隨俗說，是虛妄否？如佛所說，修行善者則受樂報，持戒安樂身不受苦，乃至眾事已辦是為最樂，如是等經，所說樂受，是虛妄否？若是虛妄，諸佛世尊久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菩提道，已離妄語，今作是說其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如上所說諸受樂偈，即是菩提道之根本，亦能長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先於經中說是樂相。善男子！譬如世間，所須資生能為樂因，故名為樂。所謂女色、耽湎飲酒、上饌甘味，渴時得水、寒時遇火，衣服瓔珞、象馬車乘、奴婢僮僕、金銀琉璃、珊瑚真珠、倉庫穀米，如是等物世間所須，能為樂因，是名為樂。善男子！如是等物亦能生苦，因於女人生男子苦，憂愁悲泣乃至斷命。因酒甘味乃至倉穀，亦能令人生大憂惱。以是義故，一切皆苦，無有樂相。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是八苦，解苦、無苦。**善男子！一切聲聞辟支佛等，不知樂因，為如是人，於下苦中說有樂相。唯有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乃能知是苦因、樂因。◎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二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三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聖行品第七之三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察集諦？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此集諦是陰因緣，所謂集者還愛於有。愛有二種：一愛己身，二愛所須。復有二種：未得五欲，繫心專求；既求得已，堪忍專著。復有三種：欲愛、色愛、無色愛。復有三種：業因緣愛、煩惱因緣愛、苦因緣愛。出家之人有四種愛：何等為四？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復有五種：貪著五陰，隨諸所須一切愛著，分別校計無量無邊。善男子！愛有二種：一者善愛，二不善愛。不善愛者，惟愚求之。善法愛者，諸菩薩求。善法愛者復有二種：不善與善。求二乘者名為不善，求大乘者是名為善。善男子！凡夫愛者名之為集，不名為諦。菩薩愛者，名之實諦不名為集。何以故？為度眾生，所以受生，不以愛故而受生也。」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於餘經中，為諸眾生說業為因緣、或說憍慢、或說六觸、或說無明，為五盛陰而作因緣，今以何義說四聖諦，獨以愛性為五陰因？」

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說，諸因緣者非為非因，但是五陰要因於愛。善男子！譬如大王若出遊巡，大臣、眷屬悉皆隨從。愛亦如是，隨愛行處，是諸結等亦復隨行。譬如膩衣，隨有塵著，著則隨住。愛亦如是，隨所愛處，業結亦住。復次善男子！譬如濕地則能生牙，愛亦如是，能生一切業煩惱牙。」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是大乘大般涅槃，深觀此愛，凡有九種：一如債有餘，二如羅刹女婦，三如妙花莖有毒蛇纏之，

四如惡食性所不便而強食之，五如姪女，六如摩樓迦子，七如瘡中息肉，八如暴風，九如彗星。

「云何名為如債有餘？善男子！譬如窮人，負他錢財，雖償欲畢，餘未畢故，猶繫在獄，而不得脫。聲聞緣覺亦復如是，以有愛習之餘氣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如債有餘。

「善男子！云何如羅刹女婦？善男子！譬如有人，以羅刹女而為婦妾，是羅刹女隨所生子，生已便噉，子既盡已復噉其夫。善男子！愛羅刹女亦復如是，隨諸眾生，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既盡，復噉眾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唯除菩薩，是名如羅刹女婦。

「善男子！云何如妙花莖毒蛇纏之？譬如有人性愛好花，不見花莖毒蛇過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花，不見是愛毒蛇過患，而便受取，即為愛毒之所蠍螫，命終墮於三惡道中，唯除菩薩，是名如妙花莖毒蛇纏之。

「善男子！云何所不便食而強食之？譬如有人，所不便食而強食之，食已腹痛，患下而死。愛食亦爾，五道眾生，強食貪著，以是因緣墮三惡道，唯除菩薩，是名所不便食而強食之。

「善男子！云何姪女？譬如愚人與姪女通，而彼姪女巧作種種諂媚現親，悉奪是人所有錢財，錢財既盡便復驅逐。愛之姪女亦復如是，愚人無智與之交通，而是愛女奪其所有一切善法，善法既盡，驅逐令墮三惡道中，唯除菩薩，是名姪女。

「善男子！云何摩樓迦子？譬如摩樓迦子，若鳥食已，隨糞墮地，或因風吹，來在樹下即便生長，纏繞縛束尼拘陀樹，令不增長，遂至枯死。愛摩樓迦子亦復如是，纏縛凡夫所有善法，不令增長遂至枯滅，既枯滅已，命終之後墮三惡道，唯除

菩薩，是名摩樓迦子。

「善男子！云何瘡中息肉？如人久瘡，中生息肉，其人要當勤心療治，莫生捨心，若生捨心，瘡息增長，虫疽復生，以是因緣即便命終。凡夫愚人五陰瘡痍亦復如是，愛於其中而為息肉，應當勤心療治愛息，若不治者，命終即墮三惡道中，唯除菩薩，是名瘡中息肉。

「善男子！云何暴風？譬如暴風，能偃山移岳，拔深根栽。愛暴大風，亦復如是，於父母所而生惡心，能拔大智舍利弗等無上深固菩提根栽，唯除菩薩，是名暴風。

「善男子！云何如彗星？譬如彗星出現天下，一切人民飢饉病瘦、癯諸苦惱。愛之彗星，亦復如是，能斷一切善根種子，令凡夫人孤窮飢饉，生煩惱病，流轉生死受種種苦，唯除菩薩，是名彗星。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察愛結如是九種。

「善男子！以是義故，諸凡夫人有苦無諦，聲聞緣覺有苦有苦諦而無真實，諸菩薩等解苦、無苦，是故無苦而有真實。諸凡夫人有集無諦，聲聞緣覺有集有集諦，諸菩薩等解集無集，是故無集而有真諦。聲聞緣覺有滅非真，菩薩摩訶薩有滅有真諦。聲聞緣覺有道非真，菩薩摩訶薩有道有真諦。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見滅、見滅諦？所謂斷除一切煩惱，若煩惱斷，則名為常；滅煩惱火，則名寂滅，煩惱滅故則得受樂；諸佛菩薩求因緣故，故名為淨；更不復受二十五有故名出世，以出世故名為我常；於色、聲、香、味、觸、男、女、生、住、滅、苦、樂、不苦、不樂，不取相貌，故名畢竟寂滅真諦。善男子！菩薩如是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滅聖諦。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道聖

諦？善男子！譬如闇中，因燈得見麤細之物。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因八聖道見一切法，所謂常、無常、有為、無為、有眾生、非眾生、物、非物、苦、樂、我、無我、淨、不淨、煩惱、非煩惱、業、非業、實、不實、乘、非乘、知、不知、陀羅驪、非陀羅驪、求那、非求那、見、非見、色、非色、道、非道、解、非解。善男子！菩薩如是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道聖諦。」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八聖道是道聖諦，義不相應。何以故？如來或說信心為道，能度諸漏。或時說道不放逸是，諸佛世尊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是菩薩助道之法。或時說言精進是道，如告阿難：『若有人能勤修精進，則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觀身念處，若有繫心精勤修習是身念處，則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正定為道，如告大德摩訶迦葉：『夫正定者真實是道，非不正定而是道也；若入正定，乃能思惟五陰生滅，非不入定能思惟也。』或說一法，若人修習，能淨眾生，滅除一切憂愁苦惱，逮得正法，所謂念佛三昧。或復說言修無常想，是名為道，如告比丘：『有能多修無常想者，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說空寂阿蘭若處獨坐思惟，能得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為人演法，是名為道，若聞法已疑網即斷，疑網斷已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持戒是道，如告阿難：『若有精勤修持禁戒，是人則度生死大苦。』或時說言親近善友是名為道，如告阿難：『若有親近善知識者，則具淨戒，若有眾生能親近我，則得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或時說言，修慈是道，修學慈者，斷諸煩惱得不動處。或時說言智慧是道，如佛昔為波闍波提比丘尼說：『姊妹！如諸聲聞，以智

慧刀，能斷諸流、諸漏煩惱。』或時如來說施是道，如佛往昔告波斯匿王：『大王！當知我於往昔多行惠施，以是因緣，今日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若八聖道是道諦者，如是等經，豈非虛妄？若彼諸經非虛妄者，彼中何緣不說八道為道聖諦？若彼不說，如來往昔何故錯謬？然我定知諸佛如來，久離錯謬。」

爾時世尊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知菩薩大乘微妙經典所有祕密，故作是問。善男子！如是諸經，悉入道諦。善男子！如我所說，若有信道，如是信道，是信根本，是能佐助菩提之道，是故我說無有錯謬。善男子！如來善知無量方便，欲化眾生，故作如是種種說法。善男子！譬如良醫，識諸眾生種種病原，隨其所患而為合藥、并藥所禁，唯水一種不在禁例。或服薑水、或甘草水、或細辛水、或黑石蜜水、或阿摩勒水、或尼婆羅水、或鉢耨羅水、或服冷水、或服熱水、或蒲萄水、或安石榴水。善男子！而是良醫，善知眾生所患種種，藥雖多禁，水不在例。如來亦爾，善知方便，於一法相，隨諸眾生，分別廣說種種名相，彼諸眾生隨所說受，受已修習，除斷煩惱，如彼病人，隨良醫教，所患得除。

「復次善男子！如有一人，善解雜語，在大眾中，是諸大眾，熱渴所逼，咸發聲言：『我欲飲水！我欲飲水！』是人即時以清冷水，隨其種類說言是水，或言波尼、或言鬱持、或言紫利藍、或言紫利、或言婆耶、或言甘露、或言牛乳，以如是等無量水名，為大眾說。善男子！如來亦爾，以一聖道，為諸聲聞種種演說，從信根等至八聖道。

「復次善男子！譬如金師，以一種金隨意造作種種瓔珞，所謂鉗鎖、環釧釵璫、天冠臂印，雖有如是差別不同，然不離金。善男子！如來亦爾，以一佛道隨諸眾生種種分別，而為說

之。或說一種，所謂諸佛一道無二。

「復說二種，所謂定、慧。

「復說三種，謂見、慧、智。

「復說四種，所謂見道、修道、無學道、佛道。

「復說五種，所謂信行道、法行道、信解脫道、見到道、身證道。

「復說六種，所謂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辟支佛道、佛道。

「復說七種，所謂念覺分、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除覺分、定覺分、捨覺分。

「復說八種，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復說九種，所謂八聖道及信。

「復說十種，所謂十力。

「復說十一種，所謂十力、大慈。

「復說十二種，所謂十力、大慈、大悲。

「復說十三種，所謂十力、大慈、大悲、念佛三昧。

「復說十六種，所謂十力、大慈、大悲、念佛三昧及佛所得三正念處。

「復說二十道，所謂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念佛三昧、三正念處。善男子！是道一體，如來昔日為眾生故種種分別。

「復次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所然故，得種種名，所謂木火、草火、糠火、麩 yì 火、牛馬糞火。善男子！佛道亦爾，一而無二，為眾生故種種分別。

「復次善男子！譬如一識，分別說六，若至於眼則名眼識，乃至意識亦復如是。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無二，如來為化

諸眾生故種種分別。

「復次善男子！譬如一色，眼所見者，則名為色。耳所聞者，則名為聲。鼻所嗅者，則名為香。舌所嘗者，則名為味。身所覺者，則名為觸。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無二，如來為欲化眾生故種種分別。善男子！以是義故，以八聖道分，名道聖諦。善男子！是四聖諦，諸佛世尊次第說之，以是因緣，無量眾生得度生死。」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昔佛一時在恒河岸尸首林中，爾時如來取其樹葉，告諸比丘：『我今手中所捉葉多？一切因地草木葉多？』諸比丘言：『世尊！一切因地草木葉多，不可稱計。如來所捉，少不足言。』『諸比丘！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因大地生草木等；為諸眾生所宣說者，如手中葉。』世尊爾時說如是言：『如來所了無量諸法，若入四諦，則為已說；若不入者，應有五諦。』」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所問，則能利益安隱快樂無量眾生。善男子！如是諸法，悉已攝在四聖諦中。」

迦葉菩薩復作是言：「如是等法，若在四諦，如來何故唱言不說？」

佛言：「善男子！雖復入中，猶不名說。何以故？善男子！知四聖諦，有二種智：一者中，二者上。中者聲聞緣覺智，上者諸佛菩薩智。善男子！知諸陰苦，名為中智；分別諸陰有無量相，悉是諸苦，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竟不說之。」

「善男子！知諸入者，名之為門，亦名為苦，是名中智；分別諸入，有無量相，悉是諸苦，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善男子！知諸界者，名之為分，亦名為性，亦名為苦，是名中智；分別諸界，有無量相，悉是諸苦，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善男子！知色壞相，是名中智；分別諸色，有無量相，悉是諸苦，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善男子！知受覺相，是名中智；分別諸受，有無量覺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善男子！知想取相，是名中智；分別是想，有無量取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善男子！知行作相，是名中智；分別是行，無量作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善男子！知識分別相，是名中智；分別是識，無量知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善男子！知愛因緣，能生五陰，是名中智；一人起愛無量無邊，聲聞緣覺所不能知，能知一切眾生所起如是等愛，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善男子！知滅煩惱，是名中智；分別煩惱，不可稱計，滅亦如是，不可稱計，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善男子！知是道相，能離煩惱，是名中智；分別道相，無量無邊，所離煩惱，亦無量無邊，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善男子！知世諦者，是名中智；分別世諦，無量無邊不



可稱計，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善男子！一切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是第一義，是名中智；知第一義無量無邊不可稱計，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所說世諦、第一義諦，其義云何？世尊，第一義中有世諦不？世諦之中有第一義不？如其有者即是一諦，如其無者將非如來虛妄說耶？」

「善男子！世諦者即第一義諦。」

「世尊！若爾者，則無二諦。」

佛言：「善男子！有善方便，隨順眾生，說有二諦。善男子！若隨言說則有二種：一者世法，二者出世法。善男子！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義諦；世人知者，名為世諦。善男子！五陰和合，稱言某甲，凡夫眾生隨其所稱，是名世諦；解陰無有某甲名字，離陰亦無某甲名字，出世之人如其性相，而能知之，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或復有法有名有實，或復有法有名無實。善男子！有名無實者即是世諦；有名有實者是第一義諦。善男子！如我、眾生、壽命、知見、養育、丈夫、作者、受者，熱時之炎、乾闥婆城、龜毛兔角、旋火之輪、諸陰界入，是名世諦；苦集滅道名第一義諦。」

「善男子！世法有五種：一者名世、二者句世、三者縛世、四者法世、五者執著世。善男子！云何名世？男女、瓶衣、車乘屋舍，如是等物，是名名世。云何句世？四句一偈，如是等偈，名為句世。云何縛世？捲合、繫結、束縛、合掌，是名縛世。云何法世？如鳴槌、集僧、嚴鼓、戒兵、吹貝、知時，是名法世。云何執著世？如望遠人，有染衣者，生想執著，言是

沙門非婆羅門；見有結繩橫佩身上，便生念言是婆羅門非沙門也，是名執著世。善男子！如是名為五種世法。善男子！若有眾生於如是等五種世法，心無顛倒，如實而知，是名第一義諦。

「復次善男子！若燒、若割、若死、若壞，是名世諦；無燒、無割、無死、無壞，是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有八苦相，名為世諦；無生、無老、無病、無死、無愛別離、無怨憎會、無求不得、無五盛陰，是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譬如一人多有所能，若其走時則名走者，或收刈時復名刈者，或作飲食名作食者，若治材木則名工匠，鍛金銀時言金銀師，如是一人有多名字；法亦如是，其實是一而有多名。依因父母和合而生名為世諦；十二因緣和合生者名第一義諦。」

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所言實諦，其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言實諦者名曰真法。善男子！若法非真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無顛無倒，無顛倒者乃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無有虛妄，若有虛妄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名曰大乘，非大乘者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是佛所說非魔所說，若是魔說非佛說者，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一道清淨，無有二也。善男子！有常、有樂、有我、有淨，是則名為實諦之義。」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以真實為實諦者，真實之法即是如來、虛空、佛性。若如是者，如來、虛空及與佛性無有差別。」

佛告文殊師利：「有苦有諦有實，有集有諦有實，有滅有諦有實，有道有諦有實。善男子！如來非苦非諦是實，虛空非苦非諦是實，佛性非苦非諦是實。文殊師利！所言苦者為無常相、是可斷相，是為實諦。如來之性，非苦、非無常、非可斷

相，是故為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所言集者，能令五陰和合而生，亦名為苦，亦名無常，是可斷相，是為實諦。善男子！如來非是集性，非是陰因，非可斷相，是故為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所言滅者，名煩惱滅，亦常、無常，二乘所得名曰無常，諸佛所得是則名常，亦名證法，是為實諦。善男子！如來之性，不名為滅，能滅煩惱，非常、非無常，不名證知，常住無變，是故為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道者能斷煩惱，亦常、無常，是可修法，是名實諦。如來非道，能斷煩惱，非常、無常、非可修法，常住不變，是故為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

「復次善男子！言真實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真實。真實者即是虛空，虛空者即是真實。真實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真實。文殊師利！有苦、有苦因、有苦盡、有苦對，如來非苦乃至非對，是故為實不名為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苦者有為、有漏、無樂，如來非有為、非有漏、湛然安樂，是實非諦。」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不顛倒者名為實諦。若爾者，四諦之中有四倒不？如其有者，云何說言，無有顛倒名為實諦，一切顛倒不名為實？」

佛告文殊師利：「一切顛倒，皆入苦諦，如諸眾生，有顛倒心，名為顛倒。善男子！譬如有人，不受父母、尊長教勅，雖受不能隨順修行，如是人等名為顛倒，如是顛倒，非不是苦，即是苦也。」

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不虛妄者即是實諦，若爾者，當知虛妄則非實諦。」

佛言：「善男子！一切虛妄皆入苦諦，如有眾生欺誑於他，以是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是等法名為虛妄，如是

虛妄，非不是苦，即是苦也。聲聞緣覺、諸佛世尊，遠離不行，故名虛妄。如是虛妄，諸佛二乘所斷除故，故名實諦。」

**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大乘是實諦者，當知聲聞、辟支佛乘，則為不實。」

佛言：「文殊師利！彼二乘者，亦實、不實。聲聞緣覺斷諸煩惱，則名為實。無常、不住、是變易法，名為不實。」

**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若佛所說名為實者，當知魔說則為不實。世尊！如魔所說，聖諦攝不？」

佛言：「文殊師利！魔所說者，二諦所攝，所謂苦集。凡是一切非法、非律，不能令人而得利益；終日宣說，亦無有人，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名虛妄；如是虛妄，名為魔說。」

**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一道清淨，無有二者。諸外道等亦復說言：『我有一道，清淨無二。』若言一道是實諦者，與彼外道有何差別？若無差別，不應說言一道清淨。」

佛言：「善男子！諸外道等，有苦集諦，無滅道諦。於非滅中而生滅想，於非道中而生道想，於非果中生於果想，於非因中生於因想，以是義故，彼無一道清淨無二。」

**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有常、有我、有樂、有淨是實義者，諸外道等應有實諦，佛法中無。何以故？諸外道輩亦復說言：『諸行是常。云何是常？可意、不可意諸業報等，受不失故。可意者名十善報，不可意者十不善報。若言諸行悉皆無常，而作業者於此已滅，誰復於彼受果報乎？以是義故，諸行是常，殺生因緣故名為常。』世尊！若言諸行悉無常者，能殺、可殺，二俱無常；若無常者，誰於地獄而受罪報？若言定有地獄受報者，當知諸行實非無常。世尊！繫心專念亦名為常，所謂十年所念乃至百年亦不忘失，是故為常。若無常者，本所見

事誰憶誰念？以是因緣，一切諸行非無常也。世尊！一切憶想亦名為常，有人先見他人手、腳、頭、項等相，後時若見，便還識之，若無常者，本想應滅。世尊！諸所作業，以久修習，若從初學，或經三年，或經五年，然後善知，故名為常。世尊！算數之法，從一至二，從二至三乃至百千，若無常者，初一應滅，初一若滅誰復至二？如是常一，終無有二。以一不滅，故得至二乃至百千，是故為常。世尊！如讀誦法，讀一阿含至二阿含，乃至三、四阿含，如其無常，所可讀誦終不至四，以是讀誦，增長因緣，故名為常。世尊！瓶衣車乘、如人負債、大地形相、山河樹林、藥木草葉、眾生治病，皆悉是常，亦復如是。世尊！一切外道皆作是說：『諸行是常，若是常者即是實諦。』

「世尊，有諸外道復言有樂。云何知耶？受者定得可意報故。世尊！凡受樂者必定得之，所謂大梵天王、大自在天、釋提桓因、毘紐天及諸人天，以是義故，名定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言有樂，能令眾生，生求望故，飢者求食，渴者求飲，寒者求溫，熱者求涼，極者求息，病者求差，欲者求色，若無樂者彼何緣求？以有求者，故知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作是言，施能得樂。世間之人，好施沙門、諸婆羅門、貧窮困苦，衣服、飲食、臥具醫藥、象馬車乘、末香塗香、眾花屋宅、依止燈明，作如是等種種惠施，為我後世受可意報，是故當知決定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作是言，以因緣故當知有樂，所謂受樂者有因緣故，名為樂觸。若無樂者，何得因緣？如無兔角，則無因緣，有樂因緣，則知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作是言，上中下故，當知有樂，下受樂者釋提桓因，中受樂者大梵天王，上受樂者大自在天。以有如是上中下故，當知有樂。

「世尊，有諸外道復言有淨。何以故？若無淨者，不應起

欲，若起欲者，當知有淨。又復說言，金銀珍寶、琉璃頗梨、車渠馬瑙、珊瑚真珠、璧玉珂貝、流泉浴池、飲食衣服、花香末香塗香、燈燭之明，如是等物悉是淨法。復次有淨，謂五陰者，即是淨器盛諸淨物，所謂人天、諸仙、阿羅漢、辟支佛、菩薩、諸佛，以是義故名之為淨。

「世尊！有諸外道復言有我，有所覩見能造作故。譬如有人，入陶師家，雖復不見陶師之身，以見輪繩定知，其家必是陶師。我亦如是，眼見色已，必知有我。若無我者，誰能見色、聞、聲乃至觸法，亦復如是。

「復次有我。云何得知？因相故知。何等為相？喘息視眴、壽命役心，受諸苦樂、貪求、瞋恚，如是等法，悉是我相，是故當知必定有我。

「復次有我，能別味故，有人食果，見已知味，是故當知必定有我。

「復次有我，云何知耶？執作業故。執鐮能刈、執斧能斫、執瓶盛水、執車能御，如是等事，我執能作，當知必定而有我也。

「復次有我，云何知耶？即於生時，欲得乳舖、乘宿習故，是故當知必定有我。

「復次有我，云何知耶？和合利益他眾生故。譬如瓶衣、車乘田宅、山林樹木、象馬牛羊，如是等物若和合者，則有利益。此內五陰亦復如是，眼等諸根有和合故，則利益我，是故當知必定有我。

「復次有我，云何知耶？有遮法故。如有物故，則有遮礙，物若無者，則無有遮，若有遮者則知有我，是故當知必定有我。

「復次有我，云何知耶？伴非伴故，親與非親非是伴侶，正法、邪法亦非伴侶，智與非智亦非伴侶。沙門、非沙門，婆

羅門、非婆羅門，子、非子，晝、非晝，夜、非夜，我、非我，如是等法，為伴非伴，是故當知必定有我。世尊！諸外道等種種說，有常、樂、我、淨，當知定有常樂我淨。世尊！以是義故，諸外道等亦得說言，我有真諦。」

**佛言：**「善男子！若有沙門、婆羅門有常、有樂、有淨、有我者，是非沙門、非婆羅門。何以故？迷於生死，離一切智大導師故。如是沙門、婆羅門等，沈沒諸欲，善法羸損故。

「是諸外道，繫在貪欲、瞋恚、癡癡，堪忍、愛樂故。

「是諸外道雖知業果自作自受，而猶不能遠離惡法。

「是諸外道，非是正法、正命自活。何以故？無智慧火不能消故。

「是諸外道雖欲貪著上妙五欲，貧於善法，不勤修故。

「是諸外道雖欲往至正解脫中，而持戒足不成就故。

「是諸外道雖欲求樂，而不能求樂因緣故。

「是諸外道雖復憎惡一切諸苦，然其所行，未能遠離諸苦因緣。

「是諸外道雖為四大毒蛇所纏，猶行放逸，不能謹慎。

「是諸外道無明所覆，遠離善友，樂在三界無常熾然大火之中，而不能出。

「是諸外道，遇諸煩惱難愈之病，而復不求大智良醫。

「是諸外道，方於未來當涉無邊險遠之路，而不知習善法資糧而自莊嚴。

「是諸外道常為婬欲災毒所害，而反抱持五欲霜毒。

「是諸外道瞋恚熾盛，而復反更親近惡友。

「是諸外道常為無明之所覆蔽，而反推求邪惡之法。

「是諸外道常為邪見之所誑惑，而反於中生親善想。

「是諸外道怖食甘果，而種苦子。

「是諸外道已處煩惱闇室之中，而反遠離大智炬明。  
「是諸外道患煩惱渴，而復反飲諸欲鹹水。  
「是諸外道漂沒生死無邊大河，而復遠離無上船師。  
「是諸外道迷惑顛倒，言諸行常，諸行若常，無有是處。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三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四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聖行品第七之四

「善男子！我觀諸行悉皆無常。云何知耶？以因緣故。若有諸法從緣生者，則知無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善男子！佛性無生、無滅、無去、無來，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因、所作、非無因作，非作、非作者，非相、非無相，非有名、非無名，非名、非色、非長、非短、非陰界入之所攝持，是故名常。善男子！佛性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法，法即是常。善男子！常者即是如來，如來即是僧，僧即是常。以是義故，從因生法，不名為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因生。善男子！是諸外道不見佛性、如來及法，是故外道所可言說，悉是妄語，無有真諦。諸凡夫人，先見瓶衣、車乘舍宅、城郭河水、山林男女、象馬牛羊，後見相似，便言是常。當知其實，非是常也。善男子！一切有為，皆是無常；虛空無為是故為常，佛性無為是故為常。虛空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無為，無為者即是常。常者即是法，法者即是僧，僧即無為，無為者即是常。善男子！有為之法，凡有二種：色法、非色法。非色法者，心心數法。色法者，地、水、火、風。善男子！心名無常。何以故？性是攀緣相，應分別故。善男子！眼識性異，乃至意識性異，是故無常。善男子！色境界異，乃至法境界異，是故無常。善男子！眼識相應異，乃至意識相應異，是故無常。善男子！心若常者，眼識應獨緣一切法。善男子！若眼識異乃至意識異，則知無常。以法相似，念念生滅，凡夫見已，計之為常。善男子！諸因緣相，可破壞故，亦名無常。所謂因眼、因色、因明、因思惟、生於眼識，耳識生時，

所因各異，非眼識因緣，乃至意識異亦如是。

「復次善男子！壞諸行因緣異故，心名無常。所謂修無常心異，修苦、空、無我心異。心若常者，應常修無常，尚不得觀苦、空、無我，況復得觀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外道法中，不能攝取常樂我淨。善男子！當知心法必定無常。復次善男子！心性異故，名為無常。所謂聲聞心性異，緣覺心性異，諸佛心性異。一切外道心有三種：一者出家心，二者在家心，三者在家遠離心。樂相應心異，苦相應心異，不苦不樂相應心異，貪欲相應心異，瞋恚相應心異，愚癡相應心異。一切外道心相亦異，所謂愚癡相應心異，疑惑相應心異，邪見相應心異，進止威儀其心亦異。善男子！心若常者，亦復不能分別諸色，所謂青黃赤白紫色。善男子！心若常者，諸憶念法不應忘失。善男子！心若常者，凡所讀誦不應增長。復次善男子！心若常者，不應說言已作、今作、當作，若有已作、今作、當作，當知是心必定無常。善男子！心若常者，則無怨、親、非怨、非親。心若常者，則不應言我物、他物，若死、若生。心若常者，雖有所作，不應增長。善男子！以是義故，當知心性各各別異，有別異故當知無常。

「善男子！我今於此非色法中，演說無常，其義已顯。復當為汝說色無常。是色無常，本無有生，生已滅故。內身處胎歌羅邏時，本無有生，生已變故；外諸牙莖，本亦無生，生已變故；是故當知一切色法，悉皆無常。善男子！所有內色，隨時而變，歌羅邏時異、安浮陀時異、伽那時異、閉手時異、諸疱時異、初生時異、嬰孩時異、童子時異、乃至老時各各變異。所謂外色亦復如是，牙異、莖異、枝異、葉異、花異、果異。復次善男子！內味亦異，歌羅邏時乃至老時，各各變異。外味亦爾，牙、莖、枝、葉、花、果味異。歌羅邏時力異，乃至老

時力異。歌羅邏時狀貌異，乃至老時狀貌亦異。歌羅邏時果報異，乃至老時果報亦異。歌羅邏時名字異，乃至老時名字亦異。所謂內色，壞已還合，故知無常。外諸樹木，亦壞已還合，故知無常。次第漸生，故知無常。次第生歌羅邏時乃至老時，次第生牙乃至果子，故知無常。諸色可滅，故知無常。歌羅邏滅時異，乃至老滅時異。牙滅時異乃至果滅時異，故知無常。凡夫無知，見相似生，計以為常。以是義故，名曰無常。若無常即是苦，若苦即是不淨。

「善男子！我因迦葉先問是事，於彼已答。

「復次善男子！諸行無我。善男子！總一切法，謂色、非色。色非我也。何以故？可破、可壞、可裂、可打、生增長故。我者不可破壞、裂打、生長，以是義故，知色非我。非色之法亦復非我。何以故？因緣生故。善男子！若諸外道以專念故，知有我者，專念之性實非我也。若以專念為我性者，過去之事則有忘失，有忘失故定知無我。善男子！若諸外道以憶想故知有我者，無憶想故定知無我。如說見人手有六指，即便問言：『我先何處共相見耶？』若有我者，不應復問；以相問故，定知無我。善男子！若諸外道以有遮故，知有我者，善男子！以有遮故，定知無我。如言調達，終不發言非調達也。我亦如是，若定是我，終不遮我；以遮我故，定知無我。若以遮故，知有我者，汝今不遮，定應無我。善男子！若諸外道，以伴非伴知有我者，以無伴故，應無有我。有法無伴，所謂如來、虛空、佛性，我亦如是實無有伴，以是義故，定知無我。復次善男子！若諸外道以名字故，知有我者，無我法中，亦有我名，如貧賤人名字富貴。如言我死，若我死者，我則殺我，而我實不可殺，假名殺我；亦如矧人，名為長者。以是義故，定知無我。

「復次善男子！若諸外道，以生已求乳知有我者，善男子！

若有我者，一切嬰兒不應執持糞穢、火蛇、毒藥，以是義故，定知無我。復次善男子！一切眾生於三法中，悉有等智，所謂婬欲、飲食恐怖，是故無我。復次善男子！若諸外道以相貌故，知有我者，善男子！相故無我，無相故亦無我。若人睡時，不能進止、俯仰視眴、不覺苦樂，不應有我。若以進止、俯仰視眴，知有我者，機關木人亦應有我。善男子！如來亦爾，不進、不止、不俯、不仰、不視、不眴，不苦、不樂、不貪、不恚、不癡、不行，如來如是真實有我。復次善男子！若諸外道以見他食果口中生涎，知有我者，善男子！以憶念故，見則生涎，涎非我也。我亦非涎、非喜非悲、非欠非笑，非臥非起、非飢非飽，以是義故，定知無我。

「善男子！是諸外道癡如小兒，無慧方便，不能了達常與無常、苦樂、淨不淨、我無我、壽命非壽命、眾生非眾生、實非實、有非有，於佛法中取少許分，虛妄計有常、樂、我、淨，而實不知常樂我淨。如生盲人不識乳色，便問他言：『乳色何似？』他人答言：『色白如貝。』盲人復問：『是乳色者如貝聲耶？』答言：『不也。』復問：『貝色為何似耶？』答言：『猶稻米末。』盲人復問：『乳色柔軟如稻米末耶？稻米末者復何所似？』答言：『猶如雨雪。』盲人復言：『彼稻米末冷如雪耶？雪復何似？』答言：『猶如白鶴。』是生盲人雖聞如是四種譬喻，終不能得識乳真色。是諸外道亦復如是，終不能識常樂我淨。善男子！以是義故，我佛法中有真實諦，非於外道。」

文殊師利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於今臨般涅槃，方更轉於無上法輪，乃作如是分別真諦。」

佛告文殊師利：「汝今云何故於如來生涅槃想？善男子！如來實是常住不變，不般涅槃。善男子！若有計我是佛，我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即是法，法是我所。我即是道，道是

我所。我即世尊，世尊即是我所。我即聲聞，聲聞即是我所。我能說法，令他聽受，我轉法輪，餘人不能。如來終不作如是計，是故如來不轉法輪。善男子！若有人作如是妄計，我即是眼，眼即是我所，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我即是色，色是我所，乃至法亦如是。我即是地，地即是我所，水火風等亦復如是。善男子！若有人言，我即是信，信是我所。我是多聞，多聞即是我所。我是檀波羅蜜，檀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尸波羅蜜，尸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羼提波羅蜜羼提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毘梨耶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禪波羅蜜，禪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四念處，四念處即是我所。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亦復如是。善男子！如來終不作如是計，是故如來不轉法輪。善男子！若言常住無有變易，云何說言佛轉法輪？是故汝今不應說言，如來方更轉於法輪。

「善男子！譬如因眼，緣色、緣明、緣思惟，因緣和合，得生眼識。善男子！眼不念言，我能生識；色乃至思惟，終不念言我生眼識，眼識亦復不作念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是等法，因緣和合，得名為見。善男子！如來亦爾，因六波羅蜜、三十七助菩提之法，覺了諸法，復因咽喉、舌齒脣口、言語音聲，為憍陳如初始說法，名轉法輪。以是義故，如來不名轉法輪也。

「善男子！若不轉者，即名為法，法即如來。善男子！譬如因燧、因鑽、因手、因乾牛糞，而得生火，燧亦不言我能生火，鑽手牛糞各不念言我能生火，火亦不言我能自生。如來亦爾，因六波羅蜜，乃至憍陳如，名轉法輪。如來亦復不生念言，我轉法輪。

「善男子！若不生者，是則名為轉正法輪，是轉法輪，即

名如來。善男子！譬如因酪、因水、因攢、因瓶、因繩、因人手捉，而得出蘇，酪不念言我能出蘇，乃至人手亦不念言我能出蘇，蘇亦不言我能自出，眾緣和合，故得出蘇。如來亦爾，終不念言我轉法輪。

「善男子！若不出者，是則名為轉正法輪，是轉法輪即是如來。善男子！譬如因子、因地、因水、因火、因風、因糞、因時、因人作業，而牙得生。善男子！子亦不言我能生牙，乃至作業亦不念言我能生牙，牙亦不言我能自生。如來亦爾，終不念言，我轉法輪。

「善男子！若不能者，是則名為轉正法輪，是轉法輪即是如來。善男子！譬如因鼓、因空、因皮、因人、因桴和合出聲，鼓不念言我能出聲，乃至桴亦如是，聲亦不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來亦爾，終不念言我轉法輪。善男子！轉法輪者名為不作，不作者即轉法輪。轉法輪者即是如來。善男子！轉法輪者乃是諸佛世尊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虛空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為法。如來亦爾，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為法。如如來性，佛性亦爾，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為法。

「善男子！諸佛世尊語有二種：一者世語，二者出世語。善男子！如來為諸聲聞緣覺說於世語，為諸菩薩說出世語。善男子！是諸大眾復有二種：一者求小乘，二者求大乘。我於昔日波羅捺城，為諸聲聞轉于法輪；今始於此拘尸那城，為諸菩薩轉大法輪。復次善男子！復有二人：中根、上根。為中根人，於波羅捺轉於法輪；為上根人，人中象王，迦葉菩薩等，今於此間拘尸那城，轉大法輪。善男子！極下根者如來終不為轉法輪，極下根者即一闍提。復次善男子！求佛道者復有二種：一中精進，二上精進。於波羅捺，為中精進轉於法輪；今於此間

拘尸那城，為上精進轉大法輪。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波羅柢城初轉法輪，八萬天人得須陀洹果；今於此間拘尸那城，八十萬億人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善男子！波羅柢城，大梵天王稽首請我轉於法輪；今於此間拘尸那城，迦葉菩薩稽首請我轉大法輪。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波羅柢城轉法輪時，說無常、苦、空、無我；今於此間拘尸那城轉法輪時，說常、樂、我、淨。

「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波羅柢城轉法輪時，所出音聲聞于梵天；如來今於拘尸那城轉法輪時，所出音聲，遍於東方二十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諸佛世尊凡有所說，皆悉名為轉法輪也。善男子！譬如聖王所有輪寶，未降伏者能令降伏，已降伏者能令安隱。善男子！諸佛世尊凡所說法，亦復如是，無量煩惱未調伏者，能令調伏，已調伏者令生善根。善男子！譬如聖王所有輪寶，則能消滅一切怨賊。如來演法亦復如是，能令一切諸煩惱賊，皆悉寂靜。復次善男子！譬如聖王所有輪寶，下上迴轉。如來說法亦復如是，能令下趣諸惡眾生，上生人天乃至佛道。善男子！是故汝今不應讚言，如來於此更轉法輪。」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於此義非為不知，所以問者，為欲利益諸眾生故。世尊！我已久知轉法輪者，實是諸佛如來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

爾時世尊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是名菩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所行聖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復以何義名為聖行？」

「善男子！聖名諸佛世尊，以是義故，名為聖行。」

「世尊！若是諸佛之所行者，則非聲聞、緣覺、菩薩所能

修行。」

「**善男子！**是諸世尊安住於此大般涅槃，而作如是開示分別，演說其義，以是義故，名曰聖行。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如是聞已，則能奉行，故名聖行。善男子！是菩薩摩訶薩得是行已，則得住於無所畏地。善男子！若有菩薩得住如是無所畏地，則不復畏貪恚愚癡、生老病死，亦復不畏惡道、地獄、畜生餓鬼。

「**善男子！**惡有二種：一者阿修羅，二者人中。人中有三種惡：一者一闍提，二者誹謗方等經典，三者犯四重禁。善男子：住是地中諸菩薩等，終不畏墮如是惡中；亦復不畏沙門、婆羅門、外道邪見、天魔波旬；亦復不畏受二十五有；是故此地名無所畏。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無畏地，得二十五三昧，壞二十五有。**善男子！得無垢三昧能壞地獄有，得無退三昧能壞畜生有，得心樂三昧能壞餓鬼有，得歡喜三昧能壞阿修羅有，得日光三昧能斷弗婆提有，得月光三昧能斷瞿耶尼有，得熱炎三昧能斷鬱單越有，得如幻三昧能斷閻浮提有，得一切法不動三昧能斷四天處有，得難伏三昧能斷三十三天處有，得悅意三昧能斷炎摩天有，得青色三昧能斷兜率天有，得黃色三昧能斷化樂天有，得赤色三昧能斷他化自在天有，得白色三昧能斷初禪有，得種種三昧能斷大梵天有，得雙三昧能斷二禪有，得雷音三昧能斷三禪有，得霖雨三昧能斷四禪有，得如虛空三昧能斷無想有，得照鏡三昧能斷淨居阿那含有，得無礙三昧能斷空處有，得常三昧能斷識處有，得樂三昧能斷不用處有，得我三昧能斷非想非非想處有。善男子！是名菩薩得二十五三昧，斷二十五有。善男子！**如是二十五三昧，名諸三昧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入如是等諸三昧王，若欲吹壞須彌山王隨意即能，欲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心之所念亦悉能知，欲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內於己身一毛孔中隨意即能，亦令眾生無迫迫想，



若欲化作無量眾生悉令充滿三千大千世界中者亦能隨意，欲分一身以為多身，復合多身以為一身，雖作如是，心無所著，猶如蓮花。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得入如是三昧王已，即得住於自在之地。菩薩得住是自在地，得自在力，隨欲生處，即得往生。善男子！譬如聖王領四天下，隨意所行無能障礙。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一切生處若欲生者，隨意往生。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見地獄一切眾生，有可化令住善根者，菩薩即往而生其中。菩薩雖生，非本業果；菩薩摩訶薩住自在地力因緣故，而生其中。善男子！菩薩摩訶薩雖在地獄，不受熾然、碎身等苦。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所可成就如是功德，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尚不可說，何況諸佛所有功德而當可說？」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住無垢藏王，有大威德，成就神通，得大總持三昧，具足得無所畏，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菩薩所可成就功德智慧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實不可說。我意猶謂，故不如是大乘經典。何以故？因是大乘方等經力故，能出生諸佛世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時佛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是諸大乘方等經典，雖復成就無量功德，欲比是經不得為喻，百倍、千倍、百千萬億倍，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善男子！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眾病皆除，所有諸藥，悉入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從佛出生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從修多羅出方等經，從方等經出般若波羅蜜，從般若波羅蜜出大涅槃，猶如醍醐。言醍醐者，喻於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善男子！以是義故，說言如來所有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稱計。」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讚，大涅槃經猶如醍醐最上最妙，若有能服，眾病悉除，一切諸藥悉入其中。我聞是已，竊復思念，若有不能聽受是經，當知是人，為大愚癡無有善心。世尊！我於今者，實能堪忍剝皮為紙、刺血為墨、以髓為水、折骨為筆，書寫如是大涅槃經，書已讀誦，令其通利，然後為人廣說其義。世尊！若有眾生貪著財物，我當施財，然後以是大涅槃經，勸之令讀。若尊貴者，先以愛語而隨其意，然後漸當以是大乘大涅槃經勸之令讀。若凡庶者，當以威勢，逼之令讀。若憍慢者，我當為其而作僕使，隨順其意令其歡喜，然後當以大般涅槃而教導之。若有誹謗大乘經者，當以勢力摧之令伏，既摧伏已，然後勸之令讀大涅槃經。若有愛樂大乘經者，我躬當往，恭敬供養、尊重讚歎。」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汝甚愛樂大乘經典、貪大乘經、愛大乘經、味大乘經，信敬尊重供養大乘。善男子！汝今以此善心因緣，當得超越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大菩薩，在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亦不久復當如我，廣為大眾演說如是大般涅槃、如來、佛性，諸佛所說祕密之藏。善男子！過去之世，佛日未出，我於爾時，作婆羅門，修菩薩行，悉能通達一切外道所有經論。修寂滅行，具足威儀，其心清淨，不為外來能生欲想之所破壞，滅瞋恚火，受持常、樂、我、淨之法，周遍求索大乘經典，乃至不聞方等名字。我於爾時住於雪山，其山清淨，流泉浴池、樹林藥木，充滿其地，處處石間有清流水，多諸香花周遍嚴飾，眾鳥禽獸不可稱計，甘果滋繁種別難計。復有無量藕根、甘根、青木香根。我於爾時獨處其中，唯食諸果，食已繫心思惟坐禪，經無量歲，亦不聞有如來出世大乘經名。善男子！我修如是難行、苦行時，釋提桓因等諸天人心大驚怪，即共集會，各各相謂，而說偈言：

「『 各共相指示，        清淨雪山中，  
        寂靜離欲主，        功德莊嚴王。  
        以離貪瞋慢，        永斷諂愚癡，  
        口初未曾說，        麤惡等語言。』

「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歡喜，復說偈言：

「『 如是離欲人，        清淨勤精進，  
        將不求帝釋，        及以諸天耶？  
        若是外道者，        修行諸苦行，  
        是人多欲求，        帝釋所坐處。』

「爾時復有一仙天子，即為帝釋而說偈言：

「『 天主憍尸迦！        不應生此慮，  
        外道修苦行，        何必求帝處？』

「說是偈已復作是言：『憍尸迦！世有大士，為眾生故不貪己身，為欲利益諸眾生故，而修種種無量苦行。如是之人，見生死中諸過咎故，設見珍寶滿此大地、諸山、大海，不生貪著，如視涕唾。如是大士，棄捨財寶、所愛妻子、頭目髓腦、手足支節、所居舍宅、象馬車乘、奴婢僮僕，亦不願求生於天上，唯求欲令一切眾生得受快樂。如我所解，如是大士清淨無染，眾結永盡，唯欲求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釋提桓因復作是言：『如汝言者，是人則為攝取一切世間所有眾生。大仙！若此世間有佛樹者，能除一切諸天世人及阿修羅煩惱毒蛇。若諸眾生住是佛樹陰涼中者，煩惱諸毒悉得消滅。大仙！是人若當未來世中作善逝者，我等悉當得滅無量熾然煩惱。如是之事實為難信。何以故？無量百千諸眾生等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見少微緣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便動轉。如水中月，水動則動。猶如畫像，難成易壞。菩提之心亦復如是，難發易壞。大仙！如有多人，以諸鎧仗牢自莊

嚴，欲前討賊，臨陣恐怖則便退散。無量眾生亦復如是，發菩提心，牢自莊嚴，見生死過，心生恐怖，即便退散。大仙！我見如是無量眾生發心之後，皆生動轉，是故我今雖見是人修於苦行，無惱、無熱、住於險道，其行清淨未能信也。我今要當自往試之，知其實能堪任荷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重擔不？大仙！猶如車有二輪，則能載用。鳥有二翼，堪任飛行。是苦行者，亦復如是。我雖見其堅持禁戒，未知其人有深智不？若有深智，當知則能堪任荷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重擔也。大仙！譬如魚母，多有胎子，成就者少。如菴羅樹，花多果少。眾生發心乃有無量，及其成就，少不足言。大仙！我當與汝俱往試之。大仙！譬如真金三種試已，乃知其真，謂燒、打、磨。試彼苦行者，亦當如是。』

「爾時釋提桓因自變其身作羅刹像，形甚可畏，下至雪山，去其不遠而便立住。是時羅刹，心無所畏，勇健難當，辯才次第，其聲清雅，宣過去佛所說半偈：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說是半偈已，便住其前，所現形貌甚可怖畏。顧眄遍視，觀於四方。是苦行者，聞是半偈，心生歡喜。譬如估客，於險難處夜行失伴，恐怖推求，還遇同侶，心生歡喜，踊躍無量。亦如久病，未遇良醫，瞻病好藥後卒得之。如人沒海，卒遇船舫。如渴乏人，遇清冷水。如為怨逐，忽然得脫。如久繫人卒聞得出。亦如農夫炎旱值雨。亦如行人還得歸家，家人見已，生大歡喜。

「善男子！我於爾時聞是半偈，心中歡喜亦復如是，即從座起，以手舉髮，四向顧視，而說是言：『向所聞偈，誰之所說？』爾時亦更不見餘人，唯見羅刹。即說是言：『誰開如是解脫之門，誰能雷震諸佛音聲？誰於生死睡眠之中，而獨覺寤

唱如是言？誰能於此，示道生死飢饉眾生無上道味？無量眾生沈生死海，誰能於中作大船師？是諸眾生常為煩惱重病所纏，誰能於中為作良醫？說是半偈啟悟我心，猶如半月漸開蓮花。』善男子！我於爾時更無所見，唯見羅刹。復作是念：『將是羅刹說是偈耶？』仍復生疑：『或非其說，何以故？是人形容甚可怖畏。若有得聞是偈句者，一切恐怖、醜陋即除。何有此人形貌如是，能說此偈？不應火中出於蓮花，非日光中出生冷水。』善男子，我於爾時復作是念：『我今無智，而此羅刹或能得見過去諸佛，從諸佛所聞是半偈，我今當問。』即便前至是羅刹所，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汝於何處得是過去離怖畏者所說半偈？大士！復於何處而得如是半如意珠？大士！是半偈義，乃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之正道也。一切世間無量眾生，常為諸見羅網所覆，終身於此外道法中，初不曾聞，如是出世十力、世雄所說空義。』

「善男子！我問是已，即答我言：『大婆羅門！汝今不應問我是義。何以故？我不食來已經多日，處處求索，了不能得。飢渴苦惱，心亂譚語，非我本心之所知也。假使我今力能飛行虛空至鬱單越，乃至天上，處處求食亦不能得，以是之故，我說是語。』

「善男子！我時即復語羅刹言：『大士！若能為我說是偈竟，我當終身為汝弟子。大士！汝所說者，名字不終，義亦不盡。以何因緣不欲說耶？夫財施者則有竭盡，法施因緣不可盡也。雖無有盡，多所利益。我今聞此半偈法已，心生驚疑，汝今幸可為我除斷，說此偈竟，我當終身為汝弟子。』

「羅刹答言：『汝智太過，但自憂身，都不見念，今我定為飢苦所逼，實不能說。』

「我即問言：『汝所食者，為何物？』

「羅刹答言：『汝不足問，我若說者，令多人怖。』」

「我復問言：『此中獨處，更無有人，我不畏汝，何故不說？』」

「羅刹答言：『我所食者，唯人暖肉。其所飲者，唯人熱血。自我薄福，唯食此食，周遍求索困不能得。世雖多人，皆有福德，兼為諸天之所守護，而我無力不能得殺。』」

「善男子！我復語言：『汝但具足，說是半偈，我聞偈已，當以此身奉施供養。大士！我設命終，如此之身無所復用，當為虎狼、鷄梟、鵬鷺之所噉食，然復不得一毫之福。我今為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捨不堅身，以易堅身。』」

「羅刹答言：『誰當信汝如是之言，為八字故，棄所愛身？』」

「善男子！我即答言：『汝真無智，譬如有人，施他凡器，得七寶器。我亦如是，捨不堅身，得金剛身。汝言誰當信者？我今有證，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及四天王，能證是事。復有天眼諸菩薩等，為欲利益無量眾生，修行大乘具六度者，亦能證知。復有十方諸佛世尊利眾生者，亦能證我，為八字故，捨於身命。』」

「羅刹復言：『汝若如是能捨身者，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其餘半偈。』」

「善男子！我於爾時聞是事已，心中歡喜，即解己身所著鹿皮，為此羅刹敷置法座，白言：『和上！願坐此座。』我即於前，叉手長跪，而作是言：『唯願和上！善為我說，其餘半偈，令得具足。』羅刹即說：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爾時羅刹說是偈已復作是言：『菩薩摩訶薩，汝今已聞具足偈義，汝之所願為悉滿足，若必欲利諸眾生者，時施我身。』」

「善男子！我於爾時深思此義，然後處處，若石、若壁、

若樹、若道，書寫此偈，即便更繫所著衣裳，恐其死後身體露現，即上高樹。爾時樹神復問我言：『善哉，仁者欲作何事？』

「善男子！我時答言：『我欲捨身，以報偈價。』」

「樹神問言：『如是偈者，何所利益？』」

「我時答言：『如是偈句，乃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說開空法道，我為此法，棄捨身命。不為利養、名聞、財寶、轉輪聖王、四大天王、釋提桓因、大梵天王、人天中樂，為欲利益一切眾生，故捨此身。』」

「善男子！我捨身時，復作是言：『願令一切慳惜之人悉來見我捨離此身。若有少施起貢高者，亦令得見我為一偈捨此身命如棄草木。』我於爾時說是語已，尋即放身自投樹下，下未至地時，虛空之中出種種聲，其聲乃至阿迦尼吒。爾時羅刹還復釋身，即於空中接取我身，安置平地。」

「爾時釋提桓因及諸天人、大梵天王，稽首頂禮於我足下，讚言：『善哉，善哉，真是菩薩，能大利益無量眾生，欲於無明黑闇之中然大法炬。由我愛惜如來大法，故相憍惱，唯願聽我懺悔罪咎。汝於未來必定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見濟度。』爾時釋提桓因及諸天眾，頂禮我足，於是辭去，忽然不現。」

「善男子！如我往昔為半偈故，捨棄此身，以是因緣，便得超越足十二劫，在彌勒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得如是無量功德，皆由供養如來正法。善男子！汝今亦爾，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則已超過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菩薩上。善男子！是名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修於聖行。」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四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五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梵行品第八之一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梵行？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住七善法，得具梵行。何等為七？一者知法，二者知義，三者知時，四者知足，五者自知，六者知眾，七者知尊卑。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知法？善男子！是菩薩摩訶薩知十二部經，謂修多羅、祇夜、授記、伽陀、優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曰(他本云目)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達摩、優波提舍。

「善男子！何等名為修多羅經？從如是我聞乃至歡喜奉行，如是一切名修多羅。

「何等名為祇夜經？佛告諸比丘，昔我與汝愚無智慧，不能如實見四真諦，是故流轉久處生死，沒大苦海。何等為四？苦、集、滅、道。如佛昔日為諸比丘說契經竟，爾時復有利根眾生，為聽法故，後至佛所，即便問人：『如來向者為說何事？』佛時知己，即因本經，以偈頌曰：

「『我昔與汝等，        不見四真諦，  
        是故久流轉，        生死大苦海。  
        若能見四諦，        則得斷生死，  
        生有既已盡，        更不受諸有。』

「是名祇夜經。

「何等名為授記經？如有經律，如來說時，為諸大人，受佛記別：『汝阿逸多，未來有王，名曰蟻佉，當於是世，而成佛道，號曰彌勒。』是名授記經。



「何等名為伽陀經？除修多羅及諸戒律，其餘有說四句之偈，所謂：

「『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是名伽陀經。

「何等名為優陀那經？如佛晡時入於禪定，為諸天眾廣說法要。時諸比丘各作是念：『如來今者為何所作？』如來明旦從禪定起，無有人問，以他心智即自說言：『比丘當知，一切諸天壽命極長。汝諸比丘！善哉為他，不求己利。善哉少欲，善哉知足，善哉寂靜。』如是諸經無問自說，是名優陀那經。

「何等名為尼陀那經？如諸經偈，所因根本，為他演說。如舍衛國，有一丈夫，羅網捕鳥，得已籠繫，隨與水穀而復還放。世尊知其本末因緣，而說偈言：

「『莫輕小罪，以為無殃。水滲雖微，漸盈大器。』

「是名尼陀那經。

「何等名為阿波陀那經？如戒律中所說譬喻，是名阿波陀那經。

「何等名為伊帝曰(他本云目)多伽經？如佛所說，比丘當知，我出世時，所可說者，名曰戒經。鳩留秦佛出世之時，名甘露鼓。拘那含牟尼佛時，名曰法鏡。迦葉佛時，名分別空。是名伊帝曰多伽經。

「何等名為闍陀伽經？如佛世尊，本為菩薩，修諸苦行。所謂比丘當知，我於過去作鹿、作羆、作麀、作兔，作粟散王、轉輪聖王、龍、金翅鳥，諸如是等，行菩薩道時所可受身，是名闍陀伽。

「何等名為毘佛略經？所謂大乘方等經典，其義廣大猶如虛空，是名毘佛略。

「何等名為未曾有經？如彼菩薩，初出生時，無人扶持，

即行七步，放大光明，遍觀十方。亦如獼猴手捧蜜器，以獻如來。如白項狗，佛邊聽法。如魔波旬變為青牛，行瓦鉢間，令諸瓦鉢互相櫟觸，無所傷損。如佛初生，入天廟時，令彼天像，起下禮敬。如是等經，名未曾有經。

「何等名為優波提舍經？如佛世尊所說諸經，若作議論，分別廣說，辯其相貌，是名優波提舍經。

「菩薩若能如是了知十二部經，名為知法。

「云何菩薩摩訶薩知義？菩薩摩訶薩若於一切文字、語言，廣知其義，是名知義。

「云何菩薩摩訶薩知時？善男子！菩薩善知，如是時中任修寂靜，如是時中任修精進，如是時中任修捨定，如是時中任供養佛，如是時中任供養師，如是時中任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具足般若波羅蜜，是名知時。

「云何菩薩摩訶薩知足？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知足，所謂食飲衣藥、行住坐臥、睡寤語默，是名知足。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自知？是菩薩自知，我有如是信、如是戒、如是多聞、如是捨、如是慧、如是去來、如是正念、如是善行，如是問、如是答，是名自知。

「云何菩薩摩訶薩知眾？善男子！是菩薩知如是等，是刹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應於是眾如是行來、如是坐起、如是說法、如是問答，是名知眾。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知人中尊卑？善男子！人有二種：一者信，二者不信。菩薩當知信者是善，其不信者不名為善。

「復次信有二種：一者常往僧坊，二者不往菩薩。當知其往者善，其不往者不名為善。

「往僧坊者復有二種：一者禮拜，二不禮拜。菩薩當知禮

拜者善，不禮拜者不名為善。

「其禮拜者復有二種：一者聽法，二者不聽法。菩薩當知聽法者善，不聽法者不名為善。

「其聽法者復有二種：一至心聽，二不至心。菩薩當知至心聽者是則名善，不至心者不名為善。

「至心聽法復有二種：一者思義，二不思義。菩薩當知思義者善，不思義者不名為善。

「其思義者復有二種：一如說行，二不如說行。如說行者是則為善，不如說行不名為善。

「如說行者復有二種：一求聲聞，不能利安饒益一切苦惱眾生；二者迴向無上大乘，利益多人令得安樂。菩薩應知能利多人得安樂者，最上最善。善男子！如諸寶中如意寶珠最為勝妙，如諸味中甘露最上，如是菩薩於人天中最勝最上，不可譬喻。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住七善法。菩薩住是七善法已，得具梵行。

「復次善男子！復有梵行，謂慈、悲、喜、捨。」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多修慈，能斷瞋恚，修悲心者亦斷瞋恚，云何而言四無量心？推義而言，則應有三。世尊！慈有三緣：一緣眾生，二緣於法，三則無緣。悲、喜、捨心亦復如是。若從是義，唯應有三，不應有四。眾生緣者，緣於五陰願與其樂，是名眾生緣。法緣者，緣諸眾生所須之物而施與之，是名法緣。無緣者，緣於如來，是名無緣。慈者多緣貧窮眾生，如來大師永離貧窮受第一樂，若緣眾生，則不緣佛，法亦如是。以是義故，緣如來者，名曰無緣。世尊！慈之所緣一切眾生，如緣父母、妻子親屬，以是義故，名曰眾生緣。法緣者，不見父母、妻子親屬，見一切法皆從緣生，是名法緣。無緣者，不住法相及眾生相，是名無緣。悲、喜、捨心亦復如是，

是故應三，不應有四。

「世尊！人有二種：一者見行，二者愛行。見行之人多修慈悲，愛行之人多修喜捨。是故應二，不應有四。

「世尊！夫無量者，名曰無邊，邊不可得，故名無量。若無量者，則應是一，不應言四。若言四者，何得無量？是故應一，不應四也。」

**佛告迦葉：**「善男子！諸佛如來為諸眾生所宣法要，其言祕密，難可了知。或為眾生說一因緣。如說何等為一因緣？所謂一切有為之法。善男子！或說二種：因之與果。或說三種：煩惱、業，苦。或說四種，無明、諸行、生與老死。或說五種，所謂受、愛、取、有及生。或說六種，三世因果。或說七種，謂識、名、色、六入、觸、受及以愛取。或說八種，除無明、行及生老死，其餘八事；或說九種，如城經中，除無明、行、識，其餘九事。或說十一，如為薩遮尼犍子說，除生一法，其餘十一。或時具說十二因緣，如王舍城，為迦葉等，具說十二無明乃至生老病死。善男子！如一因緣，為眾生故，種種分別，無量心法亦復如是。善男子！以是義故，於諸如來深祕行處，不應生疑。

「善男子！如來世尊，有大方便，無常說常，常說無常；說樂為苦，說苦為樂；不淨說淨，淨說不淨；我說無我，無我說我；於非眾生說為眾生，於實眾生說非眾生；非物說物，物說非物；非實說實，實說非實；非境說境，境說非境；非生說生，生說非生；乃至無明說明、明說無明；色說非色，非色說色；非道說道，道說非道。善男子！如來以是無量方便，為調眾生，豈虛妄耶？善男子！或有眾生貪於財貨，我於其人自化其身作轉輪王，於無量歲，隨其所須種種供給，然後教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眾生貪著五欲，於無量歲，

以妙五欲充足其願，然後勸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眾生榮豪自貴，我於其人無量歲中為作僕使，趨走給侍，得其心已，即復勸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眾生性慢自是，須人呵諫，我於無量百千歲中，教訶敦喻，令其心調，然後復勸，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來如是，於無量歲，以種種方便，令諸眾生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豈虛妄耶？諸佛如來，雖處眾惡，無所染污，猶如蓮花。善男子！應如是知四無量義。

「善男子！是無量心，體性有四，若有修行，生大梵處。善男子！如是無量，伴侶有四，是故名四。夫修慈者能斷貪欲，修悲心者能斷瞋恚，修喜心者能斷不樂，修捨心者能斷貪欲瞋恚眾生。善男子！以是義故，得名為四，非一、二、三。善男子！如汝所言，慈能斷瞋，悲亦如是，應說三者，汝今不應作如是難。何以故？善男子，恚有二種：一能奪命，二能鞭撻。修慈則能斷彼奪命，修悲能除彼鞭撻者。善男子！以是義故，豈非四耶？」

「復次瞋有二種：一瞋眾生，二瞋非眾生。修慈心者斷瞋眾生，修悲心者斷非眾生。」

「復次瞋有二種：一有因緣，二無因緣。修慈心者斷有因緣，修悲心者斷無因緣。」

「復次瞋有二種：一者久於過去修習，二者於今現在修習。修慈心者能斷過去，修悲心者斷於現在。」

「復次瞋有二種：一瞋聖人，二瞋凡夫。修慈心者斷瞋聖人，修悲心者斷瞋凡夫。」

「復次瞋有二種：一上、二中。修慈斷上，修悲斷中。善男子！以是義故，則名為四，何得難言應三非四？是故迦葉！是無量心，伴侶相對，分別為四。復以器故，應名為四。器若

有慈，則不得有悲、喜、捨心。以是義故，應四無減。善男子！以行分別，故應有四，若行慈時，無悲、喜、捨，是故有四。

「善男子！以無量故，亦得名四。夫無量者則有四種，有無量心，有緣、非自在；有無量心，自在、非緣；有無量心，亦緣、亦自在；有無量心，非緣、非自在。何等無量，有緣、非自在？緣於無量無邊眾生，而不能得自在三昧，雖得不定，或得或失。何等無量，自在、非緣？如緣父母、兄弟姊妹，欲令安樂，非無量緣。何等無量，亦緣、亦自在？謂諸佛菩薩。何等無量，非緣、非自在？聲聞緣覺，不能廣緣無量眾生，亦非自在。善男子！以是義故，名四無量，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乃是諸佛如來境界。善男子！如是四事，聲聞緣覺雖名無量，少不足言。諸佛菩薩，則得名為無量無邊。」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實如聖教，諸佛如來所有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及。世尊！頗有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得慈悲心，非是大慈大悲心不？」

佛言：「有！善男子！菩薩若於諸眾生中，三品分別：一者親人，二者怨憎，三者中人。於親人中，復作三品，謂上、中、下；怨憎亦爾。是菩薩摩訶薩於上親中與增上樂，於中下親亦復平等與增上樂，於上怨中與少分樂，於中怨所與中品樂，於下怨中與增上樂。菩薩如是轉復修習，於上怨中與中品樂，於中下怨等與增上樂。轉復修習，於上中下等與上樂，若上怨中與上樂者，爾時得名慈心成就。菩薩爾時於父母所及上怨中，得平等心，無有差別。善男子！是名得慈，非大慈也。」

**「世尊！何緣菩薩得如是慈，猶故不得名為大慈？」**

「善男子！以難成故，不名大慈。何以故？久於過去無量劫中，多集煩惱，未修善法，是故不能於一日中，調伏其心。善男子！譬如剌豆，乾時錐刺，終不可著。煩惱堅硬，亦復如

是，雖一日夜，繫心不散，難可調伏。又如家犬，不畏於人，山林野鹿，見人怖走。瞋恚難去，如守家狗；慈心易失，如彼野鹿。是故此心難可調伏，以是義故，不名大慈。復次善男子！譬如畫石，其文常在。畫水速滅，勢不久住。瞋如畫石，諸善根本如彼畫水，是故此心難得調伏。如大火聚，其明久住；電光之明不得暫停。瞋如火聚，慈如電明，是故此心難得調伏，以是義故，不名大慈。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初地，名曰大慈。何以故？善男子！最極惡者名一闍提，初住菩薩修大慈時，於一闍提心無差別，不見其過故不生瞋，以是義故得名大慈。善男子！為諸眾生除無利益，是名大慈；欲與眾生無量利樂，是名大悲；於諸眾生心生歡喜，是名大喜；無所擁護，名為大捨；若不見我、法相、己身，見一切法平等無二，是名大捨；自捨己樂，施與他人，是名大捨。善男子！唯四無量，能令菩薩增長具足六波羅蜜，其餘諸行不必能爾。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先得世間四無量心，然後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次第方得出世間者。善男子！因世無量，得出世無量，以是義故，名大無量。」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除無利益，與利樂者實無所為。如是思惟，即是虛觀，無有實利。世尊！譬如比丘，觀不淨時，見所著衣，悉是皮相，而實非皮。所可食噉，皆作虫相，而實非虫。觀大豆羹，作下汁想，而實非羹。觀所食酪，猶如髓腦，而實非腦。觀骨碎末，猶如麩相，而實非麩。四無量心亦復如是，不能真實利益眾生，令其得樂。雖口發言與眾生樂，而實不得，如是之觀非虛妄耶？世尊！若非虛妄，實與樂者，而諸眾生何故不以諸佛菩薩威德力故，一切受樂？若當真實，不得樂者，如佛所說：『我念往昔，獨修慈心，經此劫世七返成壞，不來此生。世界成時，生梵天中。世界壞時，生光音天。若生

梵天，力勢自在，無能摧伏，於千梵中最勝最上，名大梵王。有諸眾生，皆於我所，生最上想。三十六返，作忉利天王釋提桓因，無量百千，作轉輪王，獨修慈心，乃得如是人天果報。』若不實者，云何得與此義相應？」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真勇猛，無所畏懼。」即為迦葉而說偈言：

「若於一眾生，	不生瞋恚心，
而願與彼樂，	是名為慈善。
一切眾生中，	若起於悲心，
是名聖種性，	得福報無量。
設使五通仙，	悉滿此大地，
有大自然天，	奉施其所安。
象馬種種物，	所得福報果，
不及修一慈，	十六分中一。

「**善男子！夫修慈者，實非妄想，諦是真實。**若是聲聞緣覺之慈，是名虛妄。諸佛菩薩真實不虛。云何知耶？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者，觀土為金，觀金為土，地作水相，水作地相，水作火相，火作水相，地作風相，風作地相，隨意成就無有虛妄；觀實眾生為非眾生，觀非眾生為實眾生，悉隨意成，無有虛妄。善男子！當知菩薩四無量心，是實思惟，非不真實。復次善男子！云何名為真實思惟？謂能斷除諸煩惱故。善男子！夫修慈者能斷貪欲，修悲心者能斷瞋恚，修喜心者能斷不樂，修捨心者能斷貪恚及眾生相，以是故名真實思惟。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四無量心，能為一切諸善根本。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不得見貧窮眾生，無緣生慈。若不生慈，則不能起惠施之心，以施因緣，令諸眾生得安隱樂，所謂食飲、車乘衣服、花香床臥、舍宅燈明，如是施時，心無繫縛，不生



貪著，必定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心爾時，無所依止，妄想永斷，不為怖畏、名稱利養，不求人天所受快樂，不生憍慢，不望返報，不為誑他。故行布施不求富貴，凡行施時不見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識、此非知識，施時不見是器、非器，不擇日時、是處、非處，亦復不計飢饉、豐樂，不見因果、此是眾生、此非眾生，是福、非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財物，乃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無有斷絕。善男子！菩薩若見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布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屬，欲令安隱，為除毒故，即命良醫而為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觸，我今當觀，如是毒箭從何方來？誰之所射？為是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復更作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鏃鐵者，何冶所出？剛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鳥翼？烏鴉鷲耶？所有毒者，為從作生自然而有？為是人毒？惡蛇毒耶？』如是癡人，竟未能知，尋便命終。善男子！菩薩亦爾，若行施時，分別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能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布施時，於諸眾生，慈心平等，猶如子想。又行施時，於諸眾生，起悲愍心，譬如父母瞻視病子。行施之時，其心歡喜，猶如父母，見子病愈。既施之後，其心放捨，猶如父母，見子長大，能自在活。是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布施食時，常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得大智食，勤進迴向無上大乘。願諸眾生得善智食，不求聲聞緣覺之食。願諸眾生得法喜食，不

求愛食。願諸眾生悉得般若波羅蜜食，皆令充滿，攝取無礙增上善根。願諸眾生悟解空相，得無礙身，猶如虛空。願諸眾生常為受者，憐愍一切，為眾福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慈心時，凡所施食，應當堅發如是等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布施漿時，當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趣大乘河，飲八味水，速涉無上菩提之道。離於聲聞緣覺枯竭，渴仰求於無上佛乘。斷煩惱渴，渴仰法味。離生死愛，愛樂大乘大般涅槃，具足法身，得諸三昧，入於甚深智慧大海。願諸眾生，得甘露味、菩提出世、離欲寂靜如是諸味。願諸眾生具足無量百千法味，具法味已，得見佛性，見佛性已，能雨法雨，雨法雨已，佛性遍覆，猶如虛空，復令其餘無量眾生得一法味，所謂大乘，非諸聲聞辟支佛味。願諸眾生得一甜味，無有六種差別之味。願諸眾生唯求法味，無礙佛法所行之味，不求餘味。』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布施漿時，應當堅發如是等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車乘時，應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普令眾生成於大乘、得住大乘、不退於乘、不動轉乘、金剛座乘，不求聲聞辟支佛乘，向於佛乘、無能伏乘、無羸乏乘、不退沒乘、無上乘、十力乘、大功德乘、未曾有乘、希有乘、難得乘、無邊乘、知一切乘。』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車乘時、常應如是堅發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布施衣時，當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得慚愧衣，法界覆身，裂諸見衣，衣服離身一尺六寸，得金色身，所受諸觸柔軟無礙，光色潤澤、皮膚細軟、常光無量、無色離色，願諸眾生皆悉普得無色之身，過一切色，得入無色大般涅槃。』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布施衣時，應當如是堅發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修慈中，布施花香、塗香、末香、諸雜香時，應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一切皆得佛花三昧，七覺妙鬘繫其首頂。願諸眾生形如滿月，所見諸色微妙第一。願諸眾生皆成一相，百福莊嚴。願諸眾生隨意得見可意之色。願諸眾生常遇善友，得無礙香，離諸臭穢。願諸眾生具諸善根無上珍寶。願諸眾生相視和悅，無有憂苦，眾善各備，不相憂念。願諸眾生戒香具足。願諸眾生持無礙戒，香氣芬馥，充滿十方。願諸眾生得堅牢戒、無悔之戒、一切智戒、離諸破戒，悉得無戒、未曾有戒、無師戒、無作戒、無荒戒、無污染戒、竟已戒、究竟戒，得平等戒，於香塗身及以斫刺，等無憎愛。願諸眾生得無上戒、大乘之戒非小乘戒。願諸眾生悉得具足尸波羅蜜，猶如諸佛所成就戒。願諸眾生悉為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智之所薰修。願諸眾生悉得成於大般涅槃微妙蓮花，其花香氣充滿十方。願諸眾生純食大乘大般涅槃無上香饌，猶蜂採花但取香味。願諸眾生悉得成就，無量功德所薰之身。』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花香時，常當堅發如是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床敷時，應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得天中天所臥之床，得大智慧，坐四禪處；臥於菩薩所臥之床，不臥聲聞、辟支佛床，離臥惡床。願諸眾生得安樂臥，離生死床，成大涅槃師子臥床。願諸眾生坐此床已，復為其餘無量眾生，示現神通師子遊戲。願諸眾生住此大乘大宮殿中，為諸眾生演說佛性。願諸眾生坐無上床，不為世法之所降伏。願諸眾生得忍辱床，離於生死飢饉凍餓。願諸眾生得無畏床，永離一切煩惱怨賊。願諸眾生得清淨床，專求無上正真之道。願諸眾生得

善法床，常為善友之所擁護。願諸眾生得右脇臥床，依因諸佛所行之法。』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床敷時，應當堅發如是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舍宅時，常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處大乘舍，修行善友所行之行、修大悲行、六波羅蜜行、大正覺行、一切菩薩所行道行、無邊廣大如虛空行。願諸眾生皆得正念，遠離惡念。願諸眾生悉得安住常樂我淨，永離四倒。願諸眾生悉皆受持出世文字。願諸眾生必為無上一切智器。願諸眾生悉得入於甘露屋宅。願諸眾生初、中、後心，常入大乘涅槃屋宅。願諸眾生於未來世，常處菩薩所居宮殿。』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舍宅時，常當堅發如是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燈明時，常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光明無量，安住佛法。願諸眾生常得照明。願諸眾生得色微妙，光澤第一。願諸眾生其目清淨，無諸翳網。願諸眾生得大智炬，善解無我、無眾生相、無人無命。願諸眾生皆得覩見清淨佛性，猶如虛空。願諸眾生肉眼清淨，徹見十方恒沙世界。願諸眾生得佛光明，普照十方。願諸眾生得無礙明，皆悉得見清淨佛性。願諸眾生得大智明，破一切闇及一闡提。願諸眾生得無量光，普照無量諸佛世界。願諸眾生然大乘燈，離二乘燈。願諸眾生所得光明，滅無明闇，過於千日普照之功。願諸眾生得火珠明，悉滅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黑闇。願諸眾生具足五眼，悟諸法相，成無師覺。願諸眾生無見無明。願諸眾生悉得大乘大般涅槃微妙光明，示悟眾生真實佛性。』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燈明時，常應勤發如是誓願。

「善男子！一切聲聞、緣覺、菩薩、諸佛如來，所有善根，

慈為根本。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習慈心，能生如是無量善根，所謂不淨、出息、入息、無常、生滅，四念處、七方便、三觀處、十二因緣、無我等觀，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見道、修道、正勤、如意、諸根，諸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四禪、四無量心、八解脫、八勝處、一切入、空、無相願、無諍三昧，知他心智、及諸神通、知本際智、聲聞智、緣覺智、菩薩智、佛智。善男子！如是等法，慈為根本。善男子！以是義故，慈是真實，非虛妄也。若有人問：『誰是一切諸善根本？』當言慈是。以是義故，慈是真實，非虛妄也。善男子！能為善根者，名實思惟，實思惟者，即名為慈，慈即如來，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來，如來即慈。善男子！慈即大梵，大梵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能為一切眾生而作父母，父母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乃是不可思議，諸佛境界不可思議，諸佛境界即是慈也，當知慈者即是如來。善男子！慈者即是眾生佛性，如是佛性，久為煩惱之所覆蔽故，令眾生不得覩見，佛性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大空，大空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虛空，虛空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是常，常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是樂，樂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是淨，淨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是我，我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甘露，甘露即慈，慈即佛性，佛性即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即是一切菩薩無上之道，道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即是諸佛世尊無量境界，無量境界即是慈也，當知是慈即是如來。

「善男子，慈若無常，無常即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

善男子！慈若是苦，苦即是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淨，不淨即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無我，無我即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妄想，妄想即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名檀波羅蜜，非檀之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善男子！慈若不能利益眾生，如是之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入一乘之道，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能覺了諸法，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能見如來性，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見法，悉是有相，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有漏，有漏慈者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有為，有為之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能住於初住，非初住慈，當知即是聲聞慈也。善男子！慈若不能得佛十力、四無所畏，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能得四沙門果，當知是慈是聲聞慈也。

「善男子！慈若有、無、非有、非無，如是之慈，非諸聲聞、辟支佛等所能思議。善男子！慈若不可思議，法不可思議，佛性不可思議，如來亦不可思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修如是慈，雖復安於睡眠之中，而不睡眠，勤精進故；雖常覺悟，亦無覺悟，以無眠故；於睡眠中，諸天雖護，亦無護者，不行惡故；眠不惡夢，無有不善，離睡眠故；命終之後，雖生梵天，亦無所生，得自在故。善男子！**夫修慈者，能得成就如是無量無邊功德。**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能成就如是無量無邊功德，諸佛如來亦得成就如是無量無邊功德。」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五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六

梵行品第八之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所有思惟，悉是真實，聲聞緣覺非真實者；一切眾生何故不以菩薩威力，等受快樂？若諸眾生實不得樂，當知菩薩所修慈心為無利益。」

佛言：「善男子！菩薩之慈，非不利益。善男子！有諸眾生，或必受苦，或有不受。若有眾生必受苦者，菩薩之慈為無利益，謂一闡提。若有受苦不必定者，菩薩之慈則為利益，令彼眾生悉受快樂。善男子！譬如有人，遙見師子、虎豹、豺狼、羅刹鬼等，自然生怖，夜行見杙亦生怖畏。善男子！如是諸人自然怖畏。眾生如是，見修慈者自然受樂。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修慈是實思惟，非無利益。」

「善男子！我說是慈，有無量門，所謂神通。善男子！如提婆達，教阿闍世，欲害如來。是時我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阿闍世王即放護財狂醉之象，欲令害我及諸弟子。其象爾時，蹋殺無量百千眾生，眾生死已，多有血氣，是象嗅已，狂醉倍常。見我翼從，被服赤色，謂呼是血，而復見趣。我弟子中未離欲者，四怖馳走，唯除阿難。爾時王舍大城之中一切人民，同時舉聲啼哭號泣，作如是言：『怪哉，如來今日滅沒，如何正覺一旦散壞？』是時調達，心生歡喜：『瞿曇沙門滅沒甚善，從今已往真是不現。快哉此計，我願得遂。』善男子！我於爾時，為欲降伏護財象故，即入慈定，舒手示之，即於五指出五師子。是象見已，其心怖畏，尋即失糞，舉身投地，敬禮我足。善男子！我於爾時，手五指頭實無師子，乃是修慈善根力故，令彼調伏。」

「復次善男子！我欲涅槃，始初發足向拘尸那城，有五百

力士，於其中路，平治掃灑，中有一石，眾欲舉棄，盡力不能。我時憐愍，即起慈心，彼諸力士，尋即見我，以足母指舉此大石，擲置虛空，還以手接，安置右掌，吹令碎末，復還聚合。令彼力士貢高心息，即為略說種種法要，令其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如來爾時，實不以指舉此大石在虛空中，還置右掌吹令碎末復合如本。善男子！當知即是慈善根力，令諸力士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此南天竺有一大城名首波羅，於是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為眾導主，已於過去無量佛所，殖眾善本。善男子！彼大城中一切人民，信伏邪道，奉事尼犍。我時欲度彼長者故，從王舍城至彼城邑，其路中間相去六十五由旬，步涉而往，為欲化度彼諸人故。彼眾尼犍，聞我欲至首波羅城，即作是念：『沙門瞿曇若至此者，此諸人民便當捨我，更不供給，我等窮悴，奈何自活。』諸尼犍輩，各各分散告彼城人：『沙門瞿曇今欲來此。然彼沙門，委棄父母，東西馳騁，所至之處，能令土地穀米不登，人民飢饉，死亡者眾，病瘦相尋，無可救解。瞿曇無賴，純將諸惡、羅刹鬼神以為侍從。無父無母、孤窮之人，而來諮啟，為作門徒。所可教詔，純說虛空，隨其至處，初無安樂。』彼人聞已，即懷怖畏，頭面敬禮尼犍子足，白言：『大師！我等今者，當設何計？』尼犍答言：『沙門瞿曇，性好叢林、流泉、清水，外設有者，宜應破壞。汝等便可相與出城，諸有之處斫伐令盡，莫使有遺。流泉井池，悉置糞屎。堅閉城門，各嚴器仗，當壁防護，勤自固守。彼設來者，莫令得前，若不前者，汝當安隱。我等亦當作種種術，令彼瞿曇，復道還去。』彼諸人民聞是語已，敬諾施行，斬伐樹木，污辱諸水，莊嚴器仗，牢自防護。

「善男子！我於爾時至彼城已，不見一切樹木叢林，唯見



諸人莊嚴器仗，當壁自守。見是事已，尋生憐愍，慈心向之，所有樹木還生如本，復更生長其餘諸樹不可稱計；河池井泉，其水清淨，盈滿其中，如青琉璃，生眾雜花，彌覆其上，變其城壁為紺琉璃；城內人民悉得徹見我及大眾。門自開闢，無能制者，所嚴器仗，變成雜花。盧至長者而為上首，與其人民，俱共相隨往至佛所。我即為說種種法要，令彼諸人，一切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化作種種樹木、清淨流水、盈滿河池，變其本城為紺琉璃，令彼人民徹見於我，開其城門，器仗為花。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能令彼人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舍衛城中有婆羅門女，姓婆私吒，唯有一子，愛之甚重，遇病命終。爾時女人，愁毒入心，狂亂失性，裸身無恥，遊行四衢，啼哭失聲，唱言：『子子，汝何處去？』周遍城邑，無有疲已。而是女人，已於先佛殖眾德本。善男子！我於是女起慈愍心。是時女人即得見我，便生子想，還得本心，前抱我身，嗚啞我口。我時即告侍者阿難：『汝可持衣與是女人。』既與衣已，便為種種說諸法要。是女聞法，歡喜踊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非彼子，彼非我母，亦無抱持。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波羅捺城有優婆夷，字曰摩訶斯那達多，已於過去無量先佛種諸善根。是優婆夷，夏九十日，請命眾僧，奉施醫藥。是時眾中有一比丘，身嬰重病。良醫診之，當須肉藥，若得肉者，病則可除，若不得肉，命將不全。時優婆夷聞醫此言，尋持黃金，遍至市廛，唱如是言：『誰有肉賣，吾以金買，若有肉者，當等與金。』周遍城市，求不能得。是優婆夷尋自取刀割其髀肉，切以為臠，下種種香，送病比丘。比丘

服已，病即得差。是優婆夷患瘡苦惱，不能堪忍，即發聲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於爾時在舍衛城，聞其音聲，於是女人起大慈心，是女尋見，我持良藥，塗其瘡上，還合如本。我即為其種種說法，聞法歡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往至波羅柁城，持藥塗是優婆夷瘡。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調達惡人，貪不知足，多服酥故，頭痛腹痛，受大苦惱，不能堪忍，發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時住在優禪尼城，聞其音聲，即生慈心。爾時調達尋便見我，往至其所，手摩頭腹，授與鹽湯，而令服之，服已平復。善男子！我實不往調婆達所，摩其頭腹授湯令服。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調婆達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憍薩羅國有諸群賊，其數五百，群黨抄劫，為害滋甚。波斯匿王患其縱暴，遣兵伺捕，得已挑目，遂著黑闇叢林之下。是諸群賊，已於先佛殖眾德本，既失目已，受大苦惱，各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等今者無有救護。』啼哭號咷。我時住在祇洹精舍，聞其音聲，即生慈心，時有涼風，吹香山中種種香藥，滿其眼眶，尋還得眼，如本不異。諸賊開眼，即見如來，住立其前而為說法。賊聞法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作風，吹香山中種種香藥，住其人前而為說法。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群賊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琉璃太子以愚癡故，廢其父王，自立為主。復念宿嫌，多害釋種，取萬二千釋種諸女，刳劓耳鼻，斷截手足，推之坑塹。時諸女人，身受苦惱，作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等今者無有救護。』復大號咷。是諸女人，已於先佛種諸善根，我於爾時在竹林中，聞其音聲，即起慈心。諸

女爾時，見我來至迦毘羅城，以水洗瘡，以藥傅之，苦痛尋除，耳鼻手足，還復如本。我時即為略說法要，悉令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於大愛道比丘尼所，出家受具足戒。善男子！如來爾時實不往至迦毘羅城，以水洗瘡傅藥止苦。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得如是事，悲喜之心亦復如是。

「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慈思惟，即是真實，非虛妄也。善男子！夫無量者不可思議，菩薩所行不可思議，諸佛所行亦不可思議，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不可思議。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慈、悲、喜已，得住極愛一子之地。善男子！云何是地名曰極愛？復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見子安隱，心大歡喜。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視諸眾生同於一子，見修善者生大歡喜，是故此地名曰極愛。

「善男子！譬如父母見子遇患，心生苦惱，慙之愁毒，初無捨離。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見諸眾生，為煩惱病之所纏切，心生愁惱，憂念如子，身諸毛孔，血皆流出，是故此地，名為一子。

「善男子！如人小時，拾取土塊、糞穢、瓦石、枯骨、木枝，置於口中，父母見已，恐為其患，左手捉頭，右手挑出。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見諸眾生法身未增，或行身口意業不善，菩薩見已，則以智手拔之令出，不欲令彼流轉生死受諸苦惱，是故此地，復名一子。

「善男子！譬如父母，所愛之子捨而終亡，父母愁惱，願與併命。菩薩亦爾，見一闍提墮於地獄，亦願與俱生地獄中。何以故？是一闍提若受苦時，或生一念改悔之心，我即當為說種種法，令彼得生一念善根。是故此地，復名一子。

「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其子睡寤、行住、坐臥，心常念之；若有罪咎，善言誘喻，不加其惡。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見諸眾生若墮地獄、畜生、餓鬼，或人、天中，造作善惡，心常念之，初不放捨。若行諸惡，終不生瞋，以惡加之，是故此地，復名一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其言祕密，我今智淺，云何能解？若諸菩薩住一子地，能如是者，云何如來昔為國王行菩薩時，斷絕爾所婆羅門命？若得此地，則應護念。若不得者，復何因緣不墮地獄？若使等視一切眾生，同於子想如羅睺羅，何故復向提婆達多說如是言：『癡人無羞，食人涕唾。』令彼聞已，生於瞋恨，起不善心，出佛身血。提婆達多造是惡已，如來復記，當墮地獄一劫受罪。世尊！如是之言云何於義不相違背？世尊！須菩提者住虛空地，凡欲入城求乞飲食，要先觀人，若有於己生嫌嫉心，則止不行，乃至極飢，猶不行乞，何以故？是須菩提常作是念：『我憶往昔於福田所生一惡念，由是因緣墮大地獄，受種種苦。我今寧飢，終日不食，終不令彼於我起嫌，墮於地獄受苦惱也。』復作是念：『若有眾生嫌我立者，我當終日端坐不起。若有眾生嫌我坐者，我當終日立不移處，行臥亦爾。』是須菩提，護眾生故，尚起是心，何況菩薩？菩薩若得一子地者，何緣如來出是僞言，使諸眾生起重惡心。」

「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難，言佛如來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蚊 𧈧能盡海底，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令大地悉為非色，水為堅相，火為冷相，風為住相；三寶佛性及以虛空，作無常相；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毀犯四重禁罪及一闍提、謗正法者，現身得成十力、無畏、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如來終不為諸眾

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聲聞辟支佛等常住不變，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十住諸菩薩等，犯四重禁、作一闡提、誹謗正法，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一切無量眾生喪滅佛性，如來究竟入般涅槃，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擲絹能繫縛風，齒能破鐵，爪壞須彌，如來終不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寧與毒蛇同共一處，內其兩手餓師子口，佉陀羅炭用洗浴身，不應發言，如來世尊為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如來真實能為眾生斷除煩惱，終不為作煩惱因也。

「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來往昔殺婆羅門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乃至蟻子尚不故殺，況婆羅門？菩薩常作種種方便，惠施眾生無量壽命。

「善男子！夫施食者則為施命，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常施眾生無量壽命。

「善男子！修不殺戒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時，則為施與一切眾生無量壽命。

「善男子！慎口無過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麁提波羅蜜時，常勸眾生莫生怨想，推直於人，引曲向己，無所爭訟得壽命長，是故菩薩行麁提波羅蜜時，已施眾生無量壽命。

「善男子！精勤修善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毘梨耶波羅蜜時，常勸眾生勤修善法；眾生行已，得無量壽命；是故菩薩行毘梨耶波羅蜜時，已施眾生無量壽命。

「善男子！修攝心者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禪波羅蜜時，勸諸眾生修平等心，眾生行已得壽命長，是故菩薩行禪波羅蜜時，已施眾生無量壽命。

「善男子！於諸善法不放逸者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勸諸眾生於諸善法不生放逸，眾生行已以是因緣

得壽命長，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已施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終無奪命。

「善男子！汝向所問，殺婆羅門時得是地不？善男子！時我已得。以愛念故，斷其命根，非惡心也。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愛之甚重，犯官憲制，是時父母以怖畏故，若擯若殺，雖復擯殺，無有惡心。菩薩摩訶薩為護正法亦復如是，若有眾生謗大乘者，即以鞭撻，苦加治之，或奪其命，欲令改往，遵修善法。菩薩常當作是思惟：『以何因緣，能令眾生發起信心？隨其方便，要當為之。』諸婆羅門命終之後，生阿鼻地獄，要有三念：一者自念：『我從何處而來生此？』即便自知，從人道中來。二者自念：『我今所生為是何處？』即便自知是阿鼻獄。三者自念：『乘何業緣而來生此？』即便自知乘謗方等大乘經典，不信因緣，為國主所殺，而來生此。念是事已，即於大乘方等經典，生信敬心，尋時命終，生甘露鼓如來世界，於彼壽命具足十劫。善男子！以是義故，我於往昔乃與是人十劫壽命，云何名殺？善男子！有人掘地、刈草斫樹、斬截死屍、罵詈鞭撻，以是業緣，墮地獄不？」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應墮地獄。何以故？如佛昔為聲聞說法：『汝諸比丘，於餘焦木，莫生惡心。何以故？一切眾生因惡心故墮于地獄。』」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應善受持。善男子！若因惡心墮地獄者，菩薩爾時實無惡心。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於一切眾生乃至虫蟻，悉生憐愍利益心故。所以者何？善知因緣諸方便故，以方便力，欲令眾生種諸善根。善男子！以是義故，我於爾時，以善方便，雖奪其命而非惡心。善男子！婆羅門法，若殺蟻子，滿足十車，無有罪報。蚊虻、蚤虱、猫狸師子、虎狼熊羆、諸惡虫獸、及餘能為眾生害者，殺

滿十車；鬼神羅刹、拘槃荼、迦羅、富單那、顛狂乾枯諸鬼神等、能為眾生作饒害者，有奪其命，悉無罪報；若殺惡人，則有罪報；殺已不悔，則墮餓鬼；若能懺悔，三日斷食，其罪消滅，無有遺餘。若殺和上、害其父母女人及牛，無數千年在地獄中。

「善男子！佛及菩薩知殺有三，謂下中上。

「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薩示現生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願因緣，示受畜生，是名下殺；以下殺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具受下苦。何以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殺者具受罪報，是名下殺。

「中殺者，從凡夫人至阿那含是名為中，以是業因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具受中苦，是中殺。

「上殺者，父母乃至阿羅漢、辟支佛、畢定菩薩，是名為上，以是業因緣故，墮於阿鼻大地獄中，具受上苦，是名上殺。善男子！若有能殺一闍提者，則不墮此三種殺中。善男子！彼諸婆羅門等一切皆是一闍提也。譬如掘地、刈草斫樹、斬截死屍罵詈鞭撻，無有罪報，殺一闍提亦復如是，無有罪報。何以故？諸婆羅門乃至無有信等五根，是故雖殺不墮地獄。

「善男子！汝先所言，如來何故罵提婆達多癡人食唾？汝亦不應作如是問。何以故？諸佛世尊，凡所發言，不可思議。善男子！或有實語，為世所愛，非時非法，不為利益，如是之言，我終不說。善男子！或復有言，僞獷虛妄、非時非法，聞者不愛，不能利益，我亦不說。善男子！若有語言，雖復僞獷，真實不虛，是時是法能為一切眾生利益，聞雖不悅，我要說之。何以故？諸佛世尊、應、正遍知，知方便故。

「善男子！如我一時，遊彼墦野、聚落叢樹，在其林下，有一鬼神，即名墦野，純食肉血多殺眾生，復於其聚，日食一

人。善男子！我於爾時，為彼鬼神廣說法要；然彼暴惡、愚癡無智、不受教法，我即化身為大力鬼，動其宮殿，令不安所。彼鬼于時將其眷屬，出其宮殿，欲來拒逆。鬼見我時，即失心念，惶怖蹙地，迷悶斷絕，猶如死人。我以慈愍，手摩其身。即還起坐，作如是言：『快哉，今日還得身命。是大神王，具大威德，有慈愍心，赦我愆咎。』即於我所，生善信心。我即還復如來之身，復更為說種種法要，令彼鬼神，受不殺戒。即於是日，墮野村中，有一長者次應當死，村人已送付彼鬼神。鬼神得已，即以施我；我既受已，便為長者，更立名字，名手長者。爾時彼鬼即白我言：『世尊！我及眷屬，唯仰血肉，以自存活。今以戒故，當云何活？』我即答言：『從今當勅聲聞弟子，隨有修行佛法之處，悉當令其施汝飲食。』善男子！以是因緣，為諸比丘制如是戒，汝等從今，常當施彼墮野鬼食，若有住處不能施者，當知是輩，非我弟子，即是天魔徒黨眷屬。善男子！如來為欲調伏眾生故，示如是種種方便，非故令彼生怖畏也。

「善男子！我亦以木打護法鬼。又於一時，在一山上，推羊頭鬼，令墮山下。復於樹頭，撲護獼猴鬼；令護財象，見五師子；使金剛神怖薩遮尼犍；亦以針刺箭毛鬼身。雖作如是，亦不令彼諸鬼神等有滅沒者，直欲令彼，安住正法，故示如是種種方便。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罵辱提婆達多；提婆達多亦不愚癡食人涕唾，亦不生於惡趣之中，阿鼻地獄受罪一劫，亦不壞僧出佛身血，亦不違犯四重之罪、誹謗正法大乘經典，非一闍提，亦非聲聞、辟支佛也。善男子！提婆達多者，實非聲聞緣覺境界，唯是諸佛之所知見。善男子！是故汝今不應難言，如來何緣呵責罵辱提婆達多？汝於諸佛所有境界，不應如是生於疑網。」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譬如甘蔗，數數煎煮，得種種味；我亦如是，從佛數聞，多得法味，所謂出家味、離欲味、寂滅味、道味。世尊！譬如真金，數數燒打，融消鍊治，轉更明淨，調和柔軟，光色微妙，其價難量，然後乃為人天寶重。世尊！如來亦爾，鄭重諮問，則得聞見甚深之義，令深行者受持奉修，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然後為諸人天所宗，恭敬供養。」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菩薩摩訶薩為欲利益諸眾生故，諮啟如來如是深義。善男子！以是義故，我隨汝意，說於大乘方等甚深祕密之法，所謂極愛如一子地。」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修慈、悲、喜得一子地者，修捨心時，復得何地？」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善知時，知我欲說，汝則諮問。菩薩摩訶薩修捨心時，則得住於空平等地，如須菩提。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空平等地，則不見有父母、兄弟、姊妹、兒息、親族、知識、怨憎中人，乃至不見陰界諸入、眾生、壽命。善男子！譬如虛空無有父母、兄弟、妻子，乃至無有眾生、壽命。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父母乃至壽命。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亦復如是，其心平等如彼虛空。何以故？善能修習諸空法故。」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空？」

「善男子！空者，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有為空、無為空、無始空、性空、無所有空、第一義空、空空、大空。

「菩薩摩訶薩云何觀於內空？是菩薩摩訶薩觀內法空，是內法空，謂無父母、怨親中人、眾生壽命、常樂我淨、如來、法、僧、所有財物。是內法中，雖有佛性，而是佛性，非內非

外。所以者何？佛性常住，無變易故，是名菩薩摩訶薩觀於內空。外空者，亦復如是，無有內法。內外空者，亦復如是。善男子！唯有如來、法、僧、佛性，不在二空。何以故？如是四法，常、樂、我、淨，是故四法，不名為空。是名內外俱空。

「善男子！有為空者，有為之法悉皆是空，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常樂我淨空、眾生壽命如來法僧第一義空。是中佛性，非有為法，是故佛性非有為法空。是名有為空。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無為空？是無為法，悉皆是空，所謂無常、苦、不淨、無我、陰界入、眾生、壽命相、有為、有漏、內法、外法。無為法中，佛等四法，非有為，非無為。性是善故，非無為，性常住故，非有為。是名菩薩觀無為空。

「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無始空？是菩薩摩訶薩見生死無始，皆悉空寂。所謂空者，常樂我淨，皆悉空寂，無有變易，眾生壽命三寶佛性及無為法，是名菩薩觀無始空。

「云何菩薩觀於性空？是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本性皆空，謂陰界入、常、無常、苦、樂、淨、不淨、我、無我，觀如是等一切諸法，不見本性，是名菩薩摩訶薩觀於性空。

「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無所有空？如人無子，言舍宅空，畢竟觀空，無有親愛。愚癡之人，言諸方空。貧窮之人，言一切空。如是所計，或空、或非空。菩薩觀時，如貧窮人，一切皆空，是名菩薩摩訶薩觀無所有空。

「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空？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時，是眼生時，無所從來，及其滅時，去無所至；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推其實性，無眼無主。如眼無性，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何等名為第一義空？有業、有報，不見作者，如是空法，名第一義空，是名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空。

「云何菩薩摩訶薩觀於空空？是空空中，乃是聲聞辟支佛等所迷沒處。善男子！是有、是無，是名空空；是是、非是是，是名空空。善男子！十住菩薩尚於是中，通達少分猶如微塵，況復餘人。善男子！如是空空，亦不同於聲聞所得空空三昧，是名菩薩觀於空空。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觀於大空？善男子！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是名大空。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得如是空門，則得住於虛空等地。善男子！我今於是大眾之中說如是等諸空義時，有十恒河沙等菩薩摩訶薩即得住於虛空等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是地已，於一切法中，無有滯礙、繫縛、拘執，心無迷悶，以是義故，名虛空等地。善男子！譬如虛空，於可愛色不生貪著；不愛色中，不生瞋恚。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於好惡色，心無貪恚。善男子！譬如虛空，廣大無對，悉能容受一切諸法。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廣大無對，悉能容受一切諸法，以是義故，復得名為虛空等地。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於一切法亦見、亦知，若行、若緣，若性、若相、若因若緣、若眾生心、若根、若禪定、若乘，若善知識、若持禁戒、若所施，如是等法一切知見。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知而不見。云何為知？知自餓法、投淵赴火、自墜高巖、常翹一脚、五熱炙身、常臥灰土、棘刺編椽、樹葉惡草牛糞之上，衣毳麻衣、塚間所棄糞掃毼褐、欽婆羅衣、麀鹿皮革、芻草衣裳，茹菜、噉草、藕根、油滓、牛糞根果。若行乞食，限從一家，主若言無，即便捨去，設復還喚，終不迴顧。不食鹽肉五種牛味，常所飲服糠汁沸湯，受持牛戒、狗鷄雉戒、以灰塗身、長髮為相，以羊祠時，先呪後殺。四月事火，七日服風，百千億花，供養諸天。

諸所欲願、因此成就。如是等法，能為無上解脫因者，無有是處。是名為知。云何不見？菩薩摩訶薩不見一人，行如是法，得正解脫，是名不見。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見、亦知。何等為見？見諸眾生，行是邪法，必墮地獄，是名為見。云何為知？知諸眾生，從地獄出，生於人中，若能修行檀波羅蜜，乃至具足諸波羅蜜，是人必得入正解脫，是名為知。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有亦見、亦知。云何為見？見常無常、苦樂、淨不淨、我無我，是名為見。云何為知？知諸如來定不畢竟入於涅槃，知如來身金剛無壞，非是煩惱所成就身，又非臭穢腐敗之身，亦復能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名為知。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有亦知、亦見。云何為知？知是眾生信心成就，知是眾生求於大乘；是人順流，是人逆流，是人正住，知是眾生已到彼岸。順流者謂凡夫人，逆流者從須陀洹乃至緣覺，正住者諸菩薩等，到彼岸者所謂如來、應、正遍知。是名為知。云何為見？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涅槃典，修梵行心，以淨天眼，見諸眾生造身、口、意三業不善，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見諸眾生修善業者，命終當生天上、人中。見諸眾生從闇入闇，有諸眾生從闇入明，有諸眾生從明入闇，有諸眾生從明入明。是名為見。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有亦知、亦見。菩薩摩訶薩知諸眾生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是人今世惡業成就，或因貪欲、瞋恚、愚癡，是業必應地獄受報；是人直以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現世輕受，不墮地獄。云何是業能得現報？懺悔發露所有諸惡，既悔之後更不敢作。慚愧成就故、供養三寶故、常自呵責故，是人以是善業因緣，不墮地獄現世受報。所謂頭

痛、目痛、腹痛、背痛、橫羅死殃，呵責罵辱、鞭杖閉繫、飢餓困苦，受如是等現世輕報。是名為知。云何為見？菩薩摩訶薩見如是人，不能修習身、戒、心、慧，造少惡業，此業因緣，應現受報。是人少惡不能懺悔，不自呵責、不生慚愧、無有怖懼，是業增長，地獄受報。是名為見。

「復有知而不見。云何知而不見？知諸眾生皆有佛性，為諸煩惱之所覆蔽，不能得見，是名知而不見。

「復有知而少見，十住菩薩摩訶薩，等知諸眾生皆有佛性，見不明了，猶如闇夜所見不了。

「復有亦見、亦知，所謂諸佛如來，亦見亦知。

「復有亦見亦知、不見不知，亦見亦知者，所謂世間文字、言語、男女、車乘瓶瓮、舍宅城邑、衣裳飲食、山河園林、眾生壽命，是名亦知亦見。云何不見不知？聖人所有微密之語，無有男女乃至園林，是名不見不知。

「復有知而不見，知所惠施、知所供處、知於受者、知因果報，是名為知。云何不見？不見所施、供處受者、及以果報，是名不見。菩薩摩訶薩知有八種，即是如來五眼所知。」◎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六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七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梵行品第八之三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能如是知，得何等利？」

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能如是知，得四無礙：法無礙、義無礙、辭無礙、樂說無礙。

「法無礙者，知一切法及法名字。

「義無礙者，知一切法所有諸義，能隨諸法所立名字而為作義。

「辭無礙者，隨字論、正音論、闡陀論、世辯論。

「樂說無礙者，所謂菩薩摩訶薩凡所演說，無有障礙、不可動轉、無所畏省、難可摧伏。善男子！是名菩薩能如是見知，即得如是四無礙智。

「復次善男子！法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遍知聲聞、緣覺、菩薩、諸佛之法。

「義無礙者，乘雖有三，知其歸一，終不謂有差別之相。

「辭無礙者，菩薩摩訶薩於一法中，作種種名，經無量劫，說不可盡；聲聞緣覺能作是說，無有是處。

「樂說無礙者，菩薩摩訶薩於無量劫，為諸眾生演說諸法，若名、若義、種種異說，不可窮盡。

「復次善男子！法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雖知諸法，而不取著。

「義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雖知諸義，而亦不著。

「辭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雖知名字，亦不取著。

「樂說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雖知樂說，如是最上，而亦不

著。何以故？善男子，若取著者，不名菩薩。」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不取著，則不知法；若知法者，則是取著。若知不著，則無所知。云何如來說言知法而不取著？」

佛言：「善男子！夫取著者，不名無礙；無所取著，乃名無礙。善男子！是故一切諸菩薩等，有取著者，則無無礙；若無無礙，不名菩薩，當知是人名為凡夫。何故取著名為凡夫？一切凡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生貪心故，為色繫縛，乃至為識之所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是故取著名為凡夫。以是義故，一切凡夫，無四無閼。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已於無量阿僧祇劫，知見法相，以知見故，則知其義；以見法相及知義故，而於色中不生繫著，乃至識中亦復如是；以不著故，菩薩於色不生貪心，乃至識中亦不生貪；以無貪故，則不為色之所繫縛，乃至不為識之所縛；以不縛故，則得脫於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以是義故，一切菩薩得四無礙。善男子！以是因緣，我為弟子十二部中說繫著者名為魔縛，若不著者則脫魔縛。譬如世間有罪之人，為王所縛，無罪之人王不能縛。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有繫著者，為魔所縛，無繫著者魔不能縛。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而無所著。

「復次善男子！法無礙者，菩薩摩訶薩善知字持，而不忘失。所謂持者，如地、如山、如眼、如雲、如人、如母，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義無礙者，菩薩雖知諸法名字而不知義，得義無礙，則知於義。云何知義？謂地持者，如地普持一切眾生及非眾生，以是義故，名地為持。善男子！謂山持者，菩薩摩訶薩作是思惟：『何故名山而為持耶？山能持地，令無傾動，是故名持。

何故復名眼為持耶？眼能持光，故名為持。何故復名雲為持耶？雲名龍氣，龍氣持水，故名雲持。何故復名人為持耶？人能持法及以非法，故名人持。何故復名母為持耶？母能持子，故名母持。』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名字、句義，亦復如是。

「**辭無礙者**，菩薩摩訶薩以種種辭，演說一義，亦無有義，猶如男女、舍宅車乘、眾生等名。何故無義？善男子！夫義者，乃是菩薩諸佛境界，辭者凡夫境界。以知義故，得辭無礙。

「**樂說無礙者**，菩薩摩訶薩知辭、知義故，於無量阿僧祇劫，說辭、說義而不可盡，是名樂說無礙。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修行世諦，以修行故，知法無礙。復於無量阿僧祇劫，修第一義諦故，得義無礙。亦於無量阿僧祇劫，習毘伽羅那論故，得辭無礙。亦於無量阿僧祇劫，修習說世諦論故，得樂說無礙。

「**善男子！聲聞緣覺**若有得是四無礙者，無有是處。善男子！九部經中我說聲聞緣覺之人有四無礙，聲聞緣覺真實無有。何以故？菩薩摩訶薩為度眾生故，修如是四無礙智。緣覺之人修寂滅法，志樂獨處。若化眾生，但現神通，終日默然無所宣說，云何當有四無礙智？何故默然而無所說？緣覺不能說法度人。使得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菩薩摩訶薩，不能令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善男子！緣覺出世，世間無有九部經典，是故緣覺無辭無礙、樂說無礙。善男子！緣覺之人雖知諸法，無法無礙。何以故？法無礙者，名為知字，緣覺之人雖知文字，無字無礙。何以故？不知常住二字故，是故緣覺不得法無礙。雖知於義，無義無礙。真知義者，知諸眾生悉有佛性，佛性義者，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緣覺之人不得義無



礙。是故緣覺，一切無有四無礙智。

「云何聲聞無四無礙？聲聞之人無有三種善巧方便。何等為三？一者必須軟語然後受法，二者必須麤語然後受化，三者不軟不麤然後受化。聲聞之人無此三故，無四無礙。

「復次聲聞緣覺不能畢竟知辭、知義，無自在智，知於境界。無有十力、四無所畏，不能畢竟度於十二因緣大河，不能善知眾生諸根利鈍差別，未能永斷二諦疑心，不知眾生種種諸心所緣境界，不能善說第一義空，是故二乘無四無礙。」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聲聞緣覺之人，一切無有四無礙者，云何世尊說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犍連神通第一？摩訶拘絺羅四無礙第一？如其無者，如來何故作如是說？」

爾時世尊讚迦葉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譬如恒河有無量水，辛頭大河水亦無量，博叉大河水亦無量，悉陀大河水亦無量，阿耨達池水亦無量，大海之中水亦無量。如是諸水雖同無量，然其多少其實不等；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四無礙智，亦復如是，善男子！若說等者，無有是處。善男子！我為凡夫說，摩訶拘絺羅四無礙智為最第一，汝所問者其義如是。善男子！聲聞之人，或有得一，或有得二；若具足四，無有是處。」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梵行品中，菩薩知見得四無礙者，菩薩知見則無所得，亦無有心言無所得。世尊！是菩薩摩訶薩實無所得。若使菩薩心有得者，則非菩薩，名為凡夫。云何如來說言菩薩而有所得？」

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我將欲說，而汝復問。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實無所得，無所得者名四無礙。善男子！以何義故，無所得者名為無礙？若有得者則名為礙，有障礙者名四顛倒。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無四倒故，故得無礙，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則名為慧，菩薩摩訶薩得是慧故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為無明。菩薩永斷無明闇故，故無所得，**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大涅槃，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大涅槃中，不見一切諸法性相，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二十五有，菩薩永斷二十五有，得大涅槃，**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為大乘，菩薩摩訶薩不住諸法，故得大乘，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為聲聞辟支佛道，菩薩永斷二乘道故，得於佛道，**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方等經，菩薩讀誦如是經故得大涅槃，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十一部經，菩薩不修，純說方等大乘經典，**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為虛空，世間無物名為虛空，菩薩得是虛空三昧，無所見故，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生死輪，一切凡夫輪迴生死，故有所見。菩薩永斷一切生死，**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無所得者，名常樂我淨，菩薩摩訶薩見佛性故，得常樂我淨，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無常、無樂、無我、無淨，菩薩摩訶薩斷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第一義空，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空，悉無所見，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為五見，菩薩永斷是五見故，得第一義空，**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悉無所見，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為聲聞緣覺菩提，菩薩永斷二乘菩提，**是故菩薩**

名無所得。

「善男子！汝之所問亦無所得，我之所說亦無所得。若有所得，是魔眷屬，非我弟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為我說是菩薩無所得時，無量眾生斷有相心，以是事故，我敢諮啟，無所得義，令如是等無量眾生，離魔眷屬，為佛弟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先於娑羅雙樹間，為純陀說偈：

『本有今無，本無今有。三世有法，無有是處。』

「世尊！是義云何？」

佛言：「善男子！我為化度諸眾生故，而作是說，亦為聲聞辟支佛故，而作是說，亦為文殊師利法王子故，而作是說；不但正為純陀一人說是偈也。時文殊師利將欲問我，我知其心，而為說之。我既說已，文殊師利即得解了。」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文殊等，詎有幾人能了是義？惟願如來更為大眾廣分別說。」

「善男子！諦聽，諦聽，今當為汝重敷演之。言本有者，我昔本有無量煩惱，以煩惱故，現在無有大般涅槃。言本無者，本無般若波羅蜜，以無般若波羅蜜故，現在具有諸煩惱結。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有煩惱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本有父母和合之身，是故現在無有金剛微妙法身。言本無者，我身本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本無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故，現在具有四百四病。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有病苦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以有無常、無我、無樂、無淨故，現在無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言本無者，本不見佛性，以不見故，無常、樂、我、淨。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無常、樂、我、淨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本有凡夫修苦行心，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事故，現在不能破壞四魔。言本無者，我本無有六波羅蜜，以本無有六波羅蜜故，修行凡夫苦行之心，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有苦行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雜食之身，以有食身故，現在無有無邊之身。言本無者，本無三十七助道法，以無三十七助道法故，現在具有雜食之身。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有雜食身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一切法中取著之心，以是事故，現在無有畢竟空定。言本無者，我本無有中道實義，以無中道真實義故，於一切法則有著心。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說一切法是有相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初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有諸鈍根聲聞弟子，以有鈍根聲聞弟子故，不得演說一乘之實。言本無者，本無利根、人中象王迦葉菩薩等，以無利根迦葉等故，隨宜方便開示三乘。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畢竟演說三乘法者，無有是處。

「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本說言却後三月，於娑羅雙

樹當般涅槃、是故現在不得演說大方等典大般涅槃。言本無者，本昔無有文殊師利大菩薩等，以無有故，現在說言如來無常。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是無常者，無有是處。

「善男子！如來普為諸眾生故，雖知諸法，說言不知，雖見諸法，說言不見，有相之法說言無相，無相之法說言有相，實有無常說言有常，實有有常說言無常，我樂淨等亦復如是。三乘之法說言一乘，一乘之法隨宜說三，略相說廣，廣相說略，四重之法說偷蘭遮，偷蘭遮法說言四重，犯說非犯，非犯說犯，輕罪說重，重罪說輕。何以故？如來明見眾生根故。善男子！如來雖作是說，終無虛妄。何以故？虛妄之語即是罪過，如來悉斷一切罪過，云何當有虛妄語耶？善男子！如來雖無虛妄之言，若知眾生因虛妄說得法利者，隨宜方便則為說之。善男子！一切世諦，若於如來即是第一義諦。何以故？諸佛世尊為第一義故，說於世諦，亦令眾生得第一義諦。若使眾生不得如是第一義者，諸佛終不宣說世諦。善男子！如來有時演說世諦，眾生謂佛說第一義諦；有時演說第一義諦，眾生謂佛說於世諦。是則諸佛甚深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是故汝先不應難言，菩薩摩訶薩無所得也。菩薩常得第一義諦，云何難言無所得耶？」

迦葉復言：「世尊！第一義諦亦名為道，亦名菩提，亦名涅槃。若有菩薩言有得道、菩提、涅槃，即是無常。何以故？法若常者則不可得，猶如虛空誰有得者？世尊！如世間物，本無今有，名為無常；道亦如是，道若可得，則名無常；法若常者，無得無生，猶如佛性，無得無生。世尊！夫道者，非色、非不色，不長、不短、非高、非下、非生、非滅、非赤、非白、非青、非黃、非有、非無，云何如來說言可得？菩提涅槃亦復

如是。」

**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道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菩提之相亦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涅槃亦爾。外道道者，名為無常，內道道者名之為常。聲聞緣覺所有菩提名為無常，菩薩諸佛所有菩提名之為常。外解脫者名為無常，內解脫者名之為常。善男子！道與菩提及以涅槃悉名為常。一切眾生，常為無量煩惱所覆，無慧眼故，不能得見。而諸眾生為欲見故，修戒、定、慧，以修行故，見道、菩提及以涅槃，是名菩薩得道、菩提及涅槃也。道之性相，實不生滅，以是義故，不可捉持。善男子！道者雖無色像可見、稱量可知，而實有用。善男子！如眾生心，雖非是色、非長、非短、非麤、非細、非縛、非解，非是見法，而亦是有，以是義故，我為須達說言：『長者！心為城主，長者若不護心，則不護身、口。若護心者，則護身、口。以不善護是身、口故，令諸眾生到三惡趣。護身、口者，則令眾生得人天、涅槃，得名真實。其不得者，不名真實。』善男子！道與菩提及以涅槃亦復如是，亦有，亦常。如其無者，云何能斷一切煩惱？以其有故，一切菩薩了了見知。

**「善男子！見有二種：**一相貌見，二了了見。云何相貌見？如遠見烟，名為見火，實不見火；雖不見火，亦非虛妄。見空中鶴，便言見水；雖不見水，亦非虛妄。如見花葉，便言見根；雖不見根，亦非虛妄。如人遙見籬間牛角，便言見牛；雖不見牛，亦非虛妄。如見女人懷妊，便言見欲；雖不見欲，亦非虛妄。如見樹生葉，便言見水；雖不見水，亦非虛妄。又如見雲，便言見雨；雖不見雨，亦非虛妄。如見身業及以口業，便言見心；雖不見心，亦非虛妄。是名相貌見。云何了了見？如眼見色。善男子！如人眼根清淨不壞，自觀掌中阿摩勒果。菩薩摩訶薩了了見道、菩提、涅槃亦復如是。雖如是見，初無見相。

善男子！以是因緣，我於往昔告舍利弗：『一切世間，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之所不知、不見、不覺，惟有如來悉知、見、覺，及諸菩薩亦復如是。舍利弗！若諸世間所知、見、覺，我與菩薩亦知見覺。世間眾生之所不知、不見、不覺，亦不自知不知、見、覺；世間眾生所知、見、覺，便自說言我知、見、覺。舍利弗！如來一切悉知見覺，亦不自言我知見覺；一切菩薩亦復如是。何以故？若使如來作知見覺相，當知是則非佛世尊，名為凡夫，菩薩亦爾。』

迦葉菩薩言：「如佛世尊為舍利弗說，世間知者，我亦得知；世間不知，我亦悉知。其義云何？」

「善男子！一切世間，不知、不見、不覺佛性；若有知、見、覺佛性者，不名世間，名為菩薩。世間之人，亦復不知不見不覺十二部經、十二因緣、四倒、四諦、三十七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般涅槃；若知見覺者，不名世間，當名菩薩。善男子！是名世間不知見覺。」

「云何世間所知見覺？所謂梵天、自在天、八臂天，性、時、微塵、法及非法，是造化主世界終始斷常二見，說言初禪至非非想，名為涅槃。善男子！是名世間所知見覺。菩薩摩訶薩於如是事亦知見覺，菩薩如是知見覺已，若言不知、不見、不覺，是為虛妄。虛妄之法，則為是罪，以是罪故，墮於地獄。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沙門、若婆羅門，說言無道、菩提、涅槃，當知是輩，名一闍提，魔之眷屬，名為謗法，如是謗法，名謗諸佛。如是之人，不名世間，不名非世間。」

爾時迦葉聞是事已，即以偈頌而讚歎佛：

「大慈愍眾生，	故令我歸依，
善拔眾毒箭，	故稱大醫王。
世醫所療治，	雖差還復生，

如來所治者，        畢竟不復發。  
世尊甘露藥，        以施諸眾生，  
眾生既服已，        不死亦不生。  
如來今為我，        演說大涅槃，  
眾生聞祕藏，        即得不生滅。」

迦葉菩薩說是偈已，即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世間不知、見、覺，菩薩悉能知、見、覺者，若使菩薩是世間者，不得說言世間不知、不見、不覺，而是菩薩能知見覺。若非世間，有何異相？」

佛言：「善男子！言菩薩者，亦是世間，亦非世間。不知見覺者，名為世間，知見覺者，不名世間。汝言有何異者？我今當說。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有初聞是涅槃經，即生敬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則名為世間。菩薩一切世間不知、見、覺，如是菩薩，亦同世間不知見覺。菩薩聞是涅槃經已，知有世間不知見覺，應是菩薩所知見覺，知是事已，即自思惟：『我當云何方便修習，得知見覺？』覆自念言：『惟當深心修持淨戒。』善男子！菩薩爾時以是因緣，於未來世，在在生處，戒常清淨。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戒淨故，在在生處，常無憍慢、邪見疑網，終不說言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是名菩薩修持淨戒。戒既清淨，次修禪定，以修定故，在在生處正念不忘，所謂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十二部經、諸佛世尊常樂我淨。一切菩薩安住方等大涅槃經，悉見佛性，如是等事，憶而不忘，因修定故得十一空，是名菩薩修清淨定。戒定已備，次修淨慧，以修慧故，初不計著身中有我、我中有身、是身是我、非身非我，是名菩薩修習淨慧。以修慧故，所受持戒牢固不動。善男子！譬如須彌不為四風之所傾動，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為四倒之所傾動。善男子！菩薩爾時自知見覺，所受持戒無有傾動，



是名菩薩所知見覺，非世間也。

「善男子！菩薩見所持戒牢固不動，心無悔恨，無悔恨故心得歡喜，得歡喜故心得悅樂，得悅樂故心則安隱，心安隱故得無動定，得無動定故得實知見，實知見故厭離生死，厭離生死故便得解脫，得解脫故明見佛性，是名菩薩所知見覺，非世間也。善男子！是名世間不知見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

迦葉復言：「云何菩薩修持淨戒，心無悔恨，乃至明了見於佛性？」

佛言：「善男子！世間戒者，不名清淨。何以故？世間戒者，為於有故、性不定故、非畢竟故，不能廣為一切眾生，以是義故，名為不淨。以不淨故有悔恨心，以悔恨故心無歡喜，無歡喜故則無悅樂，無悅樂故則無安隱，無安隱故無不動定，無不動定故無實知見，無實知見故則無厭離，無厭離故則無解脫，無解脫故不見佛性，不見佛性故，終不能得大般涅槃，是名世間戒不清淨。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清淨戒者，戒非戒故、非為有故、定畢竟故、為眾生故，是名菩薩戒清淨也。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淨戒中雖不欲生無悔恨心，無悔恨心自然而生。善男子！譬如有人執持明鏡，不期見面，面像自現。亦如農夫，種之良田，不期生牙，而牙自生。亦如然燈，不期滅闇，而闇自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堅持淨戒，無悔恨心自然而生，亦復如是，以淨戒故，心得歡喜。善男子！如端正人，自見面貌，心生歡喜，持淨戒者亦復如是。善男子！破戒之人，見戒不淨，心不歡喜。如形殘者，自見面貌，不生喜悅，破戒之人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牧牛，有二女人，一持酪瓶，一持漿瓶，俱共至城而欲賣之。於路腳跌，二瓶俱破，一則歡喜，一則愁惱。持戒、破戒亦復如是，持淨戒者心則歡喜，心歡喜故，則便思惟：『諸佛如來於涅槃中，說有能持清

淨戒者，則得涅槃。我今修習如是淨戒，亦應得之。』以是因緣，心則悅樂。」

**迦葉復言：「喜之與樂，有何差別？」**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不作惡時，名為歡喜；心淨持戒，名之為樂。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於生死則名為喜，見大涅槃名之為樂。下名為喜，上名為樂。離世共法名之為喜，得不共法名之為樂。以戒淨故，身體輕柔，口無麤過，菩薩爾時，若見、若聞、若輕、若嘗、若觸、若知悉無諸惡，以無惡故心得安隱，以安隱故則得靜定，得靜定故得實知見，實知見故厭離生死，厭生死故則得解脫，得解脫故得見佛性，見佛性故得大涅槃，是名菩薩清淨持戒，非世間戒。何以故？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所受淨戒，五法佐助。云何為五？一信、二慚、三愧、四善知識、五宗敬戒；離五蓋故。所見清淨，離五見故。心無疑網，離五疑故：一者疑佛、二者疑法、三者疑僧、四者疑戒、五者疑不放逸。菩薩爾時即得五根，所謂信、念、精進、定、慧。得五根故，得五種涅槃，謂色解脫，乃至識解脫。是名菩薩清淨持戒，非世間也。善男子！是名世間之所不知、不見、不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

「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演說大涅槃經，有破戒者，有人呵責、輕賤、毀辱而作是言：『若佛祕藏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毀所受戒？若人受持是涅槃經毀禁戒者，當知是經為無威力。若無威力，雖復讀誦，為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復令無量無邊眾生墮於地獄，受持是經而毀戒者，則是眾生惡知識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屬。如是之人，我亦不聽受持是典，寧使不受、不持、不修，不以毀戒受持修習。

「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演說涅槃經者，當正身心，慎莫調戲，輕躁舉動，身為調戲，心為輕動。求有之心，

名為輕動；身造諸業，名為調戲。若我弟子求有、造業，不應受持是大乘典大涅槃經。若有如是受持經者，人當輕呵，而作是言：『若佛祕藏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求有、造業？若持經者求有、造業，當知是經為無威力。若無威力，雖復受持，為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復令無量無邊眾生墮於地獄。受持是經求有、造業，則是眾生惡知識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屬。

「復次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演說是涅槃經，莫非時說、莫非國說、莫不請說、莫輕心說、莫處處說、莫自歎說、莫輕他說、莫滅佛法說、莫熾然世法說。

「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是經，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法說者，人當輕呵而作是言：『若佛祕藏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法而說？若持經者作如是說，當知是經為無威力。若無威力，雖復受持為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令無量眾生墮於地獄。受持是經，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法而說，則是眾生惡知識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屬。

「善男子！若欲受持者、說大涅槃者、說佛性者、說如來祕藏者、說大乘者、說方等經者、說聲聞乘者、說辟支佛乘者、說解脫者、見佛性者，先當清淨其身，以身淨故則無呵責，無呵責故令無量人於大涅槃生清淨信，信心生故恭敬是經，若聞一偈一句、一字及說法者，則得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知是人則是眾生真善知識，非惡知識，是我弟子，非魔眷屬，是名菩薩非世間也。善男子！是名世間之所不知、不見、不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七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八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梵行品第八之四

「◎復次善男子！云何復名一切世間所不知見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所謂六念處。何等為六？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

「善男子！云何念佛？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常不變易，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大師子吼，名大沙門、大婆羅門、大淨畢竟到於彼岸、無能勝者、無見頂者、無有怖畏不驚不動、獨一無侶、無師自悟、疾智、大智、利智、深智、解脫智、不共智、廣普智、畢竟智、智寶成就、人中象王、人中牛王、人中龍王、人中丈夫、人中蓮花、分陀利花、調御人師、為大施主大法之師，以知法故名大法師，以知義故名大法師，以知時故名大法師，以知足故名大法師，以知我故名大法師，知大眾故名大法師，以知眾生種種性故名大法師，以知諸根利鈍中故名大法師，說中道故名大法師。

「云何名如來？如過去諸佛所說不變。云何不變？過去諸佛，為度眾生說十二部經，如來亦爾，故名如來。諸佛世尊從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十一空來至大涅槃，如來亦爾，是故號佛為如來也。諸佛世尊為眾生故，隨宜方便開示三乘，壽命無量不可稱計，如來亦爾，是故號佛為如來也。

「云何為應？世間之法悉名怨家，佛應害故，故名為應。夫四魔者是菩薩怨，諸佛如來為菩薩時，能以智慧破壞四魔，是故名應。復次應者名為遠離，為菩薩時，應當遠離無量煩惱，故名為應。復次應者名樂，過去諸佛為菩薩時，雖於無量阿僧

祇劫為眾生故受諸苦惱，終無不樂，而常樂之，如來亦爾，是故名應。又復應者，一切人天，應以種種香花、瓔珞、幢幡、伎樂而供養之，是故名應。

「云何正遍知？正者名不顛倒，遍知者於四顛倒無不通達。又復正者名為苦行，遍知者，知因苦行，定有苦果。又復正者名世間中，遍知者畢竟定知，修習中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正者，名為可數、可量、可稱，遍知者，不可數、不可量、不可稱，是故號佛為正遍知。善男子！聲聞緣覺亦有遍知、亦不遍知。何以故？遍知者，名五陰、十二入、十八界，聲聞緣覺亦得遍知，是名遍知。云何不遍知？善男子！假使二乘於無量劫，觀一色陰，不能盡知，以是義故，聲聞緣覺無有遍知。

「云何明行足？明者名得無量善果，行名脚足，善果者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脚足者名為戒、慧，乘戒慧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名為明行足也。又復明者名呪，行者名吉，足者名果，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呪者名為解脫，吉者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者名為大般涅槃，是故名為明行足也。又復明者名光，行者名業，足者名果，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光者名不放逸，業者名六波羅蜜，果者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明者名為三明：一菩薩明，二諸佛明，三無明明；菩薩明者即是般若波羅蜜，諸佛明者即是佛眼，無明明者即畢竟空，行者於無量劫為眾生故修諸善業，足者明見佛性，以是義故名明行足。

「云何善逝？善者名高，逝名不高，善男子！是名世間義；高者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高者即如來心也。善男子！心若高者不名如來，是故如來名為善逝。又復善者名為善知識，逝者善知識果，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善知識者即初發心，果者名為大般涅槃，如來不捨最初發心得大涅槃，是故如來名為

善逝。又復善者名好，逝者名有，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好者名見佛性，有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涅槃之性實非有也，諸佛世尊因世間故，說言是有。善男子！譬如世人，實無有子說言有子，實無有道說言有道，涅槃亦爾，因世間故說言為有，諸佛世尊成大涅槃，故名善逝。◎

「◎善男子！云何世間解？善男子！世間者名為五陰，解者名知，諸佛世尊善知五陰，故名世間解。又世間者名為五欲，解名不著，不著五欲故，名世間解。又世間解者，東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一切聲聞緣覺不知、不見、不解，諸佛悉知、悉見、悉解，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是故號佛為世間解。又世間者一切凡夫，解者知諸凡夫善惡因果，非是聲聞緣覺所知，惟佛能知，是故號佛為世間解。又世間者名曰蓮花，解名不污，善男子！是名世間義；蓮花者即是如來，不污者，如來不為世間八法之所染污，是故號佛為世間解。又世間解者，諸佛菩薩名世間解。何以故？諸佛菩薩見世間故，故名世間解。善男子！如因食得命，名食為命；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見世間故，故名世間解。

「云何無上士？上士者名之為斷，無所斷者，名無上士，諸佛世尊無有煩惱，故無所斷，是故號佛為無上士。又上士者名為諍訟，無上士者無有諍訟，如來無諍，是故號佛為無上士。又上士者名語可壞，無上士者語不可壞，如來所言，一切眾生所不能壞，是故號佛為無上士。又上士者名為上座，無上士者名無上座，三世諸佛更無過者，是故號佛為無上士。上者名新，士者名故，諸佛世尊體大涅槃，無新無故，是故號佛為無上士。

「云何調御丈夫？自既丈夫，復調丈夫。善男子！言如來者，實非丈夫、非不丈夫，因調丈夫，故名如來為丈夫也。善男子！一切男女，若具四法，則名丈夫。何等為四？一善知識，

二能聽法，三思惟義，四如說修行。善男子！若男若女具是四法，則名丈夫。善男子！若有男子，無此四法，則不得名為丈夫也，何以故？身雖丈夫，行同畜生。如來調伏若男若女，是故號佛調御丈夫。復次善男子！如御馬者，凡有四種：一者觸毛，二者觸皮，三者觸肉，四者觸骨，隨其所觸，稱御者意。如來亦爾，以四種法，調伏眾生：一為說生，令受佛語，如觸其毛，隨御者意。二說生老，便受佛語，如觸毛皮，隨御者意。三者說生及以老病，便受佛語，如觸毛皮肉，隨御者意。四者說生及老病死，便受佛語，如觸毛皮肉骨，隨御者意。善男子！御者調馬，無有決定，如來世尊調伏眾生，必定不虛，是故號佛為調御丈夫。

「云何天人師？師有二種：一者善教，二者惡教。諸佛菩薩常以善法教諸眾生。何等善法？謂身、口、意善。諸佛菩薩教諸眾生，作如是言：『善男子，汝當遠離身不善業。何以故？以身惡業，是可遠離，得解脫故，是故我以此法教汝。若是惡業不可遠離，得解脫者，終不教汝令遠離也。若諸眾生離惡業已，墮三惡者無有是處，以遠離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大涅槃。』是故諸佛菩薩常以此法教化眾生，口、意亦爾，是故號佛為無上師。

「復次昔未得道，今已得之，以所得道，為眾生說；從本已來未修梵行，今已修竟，以已所修，為眾生說；自破無明，復為眾生破壞無明；自得淨目，復為眾生破除盲冥，令得淨眼；自知二諦，復為眾生演說二諦。既自解脫，復為眾生說解脫法；自度無邊生死大河，復令眾生皆悉得度；自得無畏，復教眾生令無怖畏；自既涅槃，復為眾生演大涅槃；是故號佛為無上師。

「天者名晝，天上晝長夜短，是故名天。又復天者名無愁惱，常受快樂是故名天。又復天者名為燈明，能破黑闇而為大

明，是故名天。亦以能破惡業黑闇，得於善業，而生天上，是故名天。又復天者名吉，以吉祥故，得名為天。又復天者名曰日，有光明故，名曰為天。以是義故，名為天也。人者名曰能多恩義，又復人者身口柔軟，又復人者名有憍慢，又復人者能破憍慢。善男子！諸佛雖為一切眾生無上大師，然經中說為天人師。何以故？善男子！諸眾生中惟天與人，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能修十善業道，能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號佛為天人師。

「云何為佛？佛者名覺，既自覺悟，復能覺他。善男子！譬如有人，覺知有賊，賊無能為。菩薩摩訶薩能覺一切無量煩惱，既覺了已，令諸煩惱無所能為，是故名佛。以是覺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名佛。

「婆伽婆者，婆伽名破，婆名煩惱，能破煩惱故，名婆伽婆。又能成就諸善法故，又能善解諸法義故，有大功德無能勝故，有大名聞遍十方故，又能種種大慧施故，又於無量阿僧祇劫吐女根故。

「善男子！若男、若女能如是念佛者，若行、若住、若坐、若臥、若晝、若夜、若明、若闇，常得不離見佛世尊。

「善男子！何故名為如來、應、正遍知乃至婆伽婆，而有如是無量功德大名稱耶？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昔無量阿僧祇劫，恭敬父母、和上、諸師、上座、長老，於無量劫常為眾生而行布施，堅持禁戒，修集忍辱，勤行精進、禪定、智慧，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是故今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金剛之身。又復菩薩於昔無量阿僧祇劫，修集信、念、進、定、慧根，於諸師長，恭敬供養，常為法利，不為食利。菩薩若持十二部經，若讀、若誦，常為眾生令得解脫、安隱、快樂，終



不自為。何以故？菩薩常修出世間心及出家心、無為之心、無諍訟心、無垢穢心、無繫縛心、無取著心、無覆蓋心、無無記心、無生死心、無疑網心、無貪欲心、無瞋恚心、無愚癡心、無憍慢心、無穢濁心、無煩惱心、無苦心、無量心、廣大心、虛空心、無心、無無心、調心、不護心、無覆藏心、無世間心、常定心、常修心、常解脫心、無報心、無願心、善願心、無誤心、柔軟心、不住心、自在心、無漏心、第一義心、不退心、無常心、正直心、無諂曲心、純善心、無多少心、無堅硬心、無凡夫心、無聲聞心、無緣覺心，善知心界、知心生界、知心住界、知心自在界心，是故今得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處、常樂我淨，是故得稱如來乃至婆伽婆，**是名菩薩摩訶薩念佛。**

「云何菩薩摩訶薩念法？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思惟諸佛所可說法最妙最上，因是法故，能令眾生得現在果。惟此正法，無有時節，法眼所見，非肉眼見，然不可以譬喻為比，不生、不出、不住、不滅、不始、不終、無為、無數，無舍宅者為作舍宅，無歸作歸，無明作明，未到彼岸令到彼岸，為無香處作無礙香，不可見見、不動不轉、不長不短，永斷諸樂而安隱樂，畢竟微妙，非色斷色而亦是色，乃至非識斷識而亦是識，非業斷業，非結斷結，非物斷物而亦是物，非界斷界而亦是界，非有斷有而亦是有，非入斷入而亦是入，非因斷因而亦是因，非果斷果而亦是果，非虛非實，斷一切實而亦是實，非生非滅，永離生滅而亦是滅，非相非非相，斷一切相而亦是相，非教非不教而亦是師，非怖非安，斷一切怖而亦是安，非忍非不忍，永斷不忍而亦是忍，非止非不止，斷一切止而亦是止，一切法頂，悉能永斷一切煩惱，清淨無相，永脫諸相，無量眾生畢竟住處，能滅一切生死熾火，乃是諸佛所遊居處，常不變易，是

名菩薩念法。

「云何念僧？諸佛聖僧，如法而住，受正直法，隨順修行，不可覩見、不可捉持、不可破壞、無能燒害、不可思議，一切眾生良祐福田。雖為福田，無所受取，清淨無穢、無漏、無為、廣普無邊，其心調柔，平等無二，無有撓濁，常不變易，是名念僧。

「云何念戒？菩薩思惟有戒，不破不漏，不壞不雜，雖無形色，而可護持，雖無觸對，善修方便，可得具足，無有過咎，諸佛菩薩之所讚歎，是大方等大涅槃因。善男子！譬如大地、船舫、瓔珞、大姓、大海、灰汁、舍宅、刀劍、橋梁、良醫妙藥、阿伽陀藥、如意寶珠、腳足眼目、父母陰涼，無能劫盜不可燒害，火不能焚，水不能漂。大山梯蹬，諸佛菩薩妙寶勝幢，若住是戒，得須陀洹果，我亦有分，然我不須。何以故？若我得是須陀洹果，不能廣度一切眾生。若住是戒，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亦有分，是我所欲。何以故？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為眾生廣說妙法而作救護。是名菩薩摩訶薩念戒。

「云何念施？菩薩摩訶薩深觀此施，乃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諸佛菩薩親近修集如是布施，我亦如是親近修集，若不惠施，不能莊嚴四部之眾。施雖不能畢竟斷結，而能除破現在煩惱。以施因緣故，常為十方無量無邊恒河沙等世界眾生之所稱歎。菩薩摩訶薩施眾生食，則施其命，以是果報，成佛之時，常不變易。以施樂故，成佛之時則得安樂。菩薩施時，如法求財，不侵彼施此，是故成佛得清淨涅槃。菩薩施時，令諸眾生不求而得，是故成佛得自在。我以施因緣，令他得力，是故成佛獲得十力。以施因緣令他得語，是故成佛得四無礙。諸佛菩薩修集是施，為涅槃因，我亦如是修集布施，為涅槃因。廣說如雜花中。

「云何念天？有四天王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若有信心，得四天王處，我亦有分。若戒、多聞、布施、智慧，得四天王處，乃至得非想非非想處，我亦有分；然非我所欲。何以故？四天王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是無常，以無常故，生老病死，以是義故，非我所欲。譬如幻化，誑於愚夫；智慧之人，所不惑著。如幻化者即是四天王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愚者即是一切凡夫，我則不同凡夫愚人。我曾聞有第一義天，謂諸佛菩薩常不變易，以常住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我為眾生精勤求於第一義天。何以故？第一義天能令眾生除斷煩惱，猶如意樹。若我有信乃至有慧，則能得是第一義天，當為眾生廣分別說第一義天。是名菩薩摩訶薩念天。」

「善男子！是名菩薩非世間也，是為世間不知見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善男子！若我弟子，謂受持讀誦、書寫演說十二部經，及以受持讀誦、書寫敷演、解說大涅槃經，等無差別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大涅槃者，即是一切諸佛世尊甚深祕藏，以是諸佛甚深祕藏，是則為勝。善男子！以是義故，大涅槃經甚奇、甚特、不可思議。」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亦知是大涅槃經，甚奇甚特不可思議，佛法眾僧不可思議，菩薩菩提、大般涅槃亦不可思議。世尊！以何義故，復言菩薩不可思議？」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無有教者，而能自發菩提之心，既發心已，勤修精進。正使大火焚燒身首，終不求救，捨念法心。何以故？菩薩摩訶薩常自思惟：『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或在地獄、餓鬼、畜生、人中、天上，為諸結火之所燒然，初不曾得一決定法。決定法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我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護惜身心與命。我為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正使碎身猶如微塵，終不放捨勤精進也。何以故？勤進之心，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善男子！如是菩薩，未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能如是不惜身命，況復見已，是故菩薩不可思議。

「又復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所見生死無量過患，非是聲聞緣覺所及，雖知生死無量過惡，為眾生故，於中受苦，不生厭離，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菩薩摩訶薩為眾生故，雖在地獄，受諸苦惱如三禪樂，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譬如長者，其家失火。長者見已從舍而出，諸子在後未脫火難。長者爾時定知火害，為諸子故，旋還赴救，不顧其難。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知生死多諸過惡，為眾生故，處之不厭，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無量眾生發菩提心，見生死中多諸過惡，心即退沒，或為聲聞，或為緣覺。若有菩薩聞是經者，終不退失菩提之心而為聲聞、辟支佛也。如是菩薩雖復未階初不動地，而心堅固，無有退沒，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若有人言：『我能浮渡大海之水。』如是之言可思議不？」

「不也。世尊！如是之言，或可思議，或不可思議。何以故？若人渡者，則不可思議。阿修羅渡，則可思議。」

「善男子！我亦不說阿修羅也，正說人耳。」

「世尊！人中亦有可思議者，不可思議者。世尊！人亦二種：一者聖人，二者凡夫。凡夫之人則不可思議，賢聖之人則可思議。」

「善男子！我說凡夫，不說聖人。」

「世尊！若凡夫人，實不可思議。」

「善男子！凡夫之人，實不能渡大海水也。如是菩薩，實能渡於生死大海，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若有人能以藕根絲懸須彌山，可思議不？」

「不也。世尊！」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一念頃，悉能稱量一切生死，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已於無量阿僧祇劫，常觀生死、無常、無我、無樂、無淨，而為眾生分別演說常樂我淨，雖如是說，然非邪見，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如人入水，水不能漂，入大猛火，火不能燒，如是之事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處生死，不為生死之所惱害，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人有三品，謂上中下。下品之人初入胎時，作是念言：『我今處廁，眾穢歸處，如死屍間，眾棘刺中，大黑闇處。』初出胎時復作是念：『我今出廁，出眾穢處，乃至出於大黑闇處。』中品之人作是念言：『我今入於眾樹林中，清淨河中，房舍屋宅。』出時亦爾。上品之人作是念言：『我昇殿堂，在花林間，乘馬乘象，登涉高山。』出時亦爾。菩薩摩訶薩初入胎時自知入胎，住時知住、出時知出，終不生於貪瞋之心，而未得階初住地也，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實不可以譬喻為比。善男子！心亦不可以方喻為比，而皆可說。菩薩摩訶薩無有師諮受學之處，而能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得是法已，心無慳慳，常為眾生而演說之，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有身遠離非口，有口遠離非身，有非身非口而亦遠離。身遠離者，謂離殺、盜、淫，是名身遠離。非口、口遠離者，謂離妄語、兩舌、惡口、無義語，是名口遠

離。非身、非身非口是遠離者，所謂遠離貪嫉、瞋恚、邪見。善男子，是名非身非口而亦遠離。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是身是業及與離主，而亦有離，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口亦如是。善男子！從身離身，從口離口，從慧遠離非身非口。善男子！實有此慧，然不能令菩薩遠離。何以故？善男子！無有一法能壞、能作，有為法性異生異滅，是故此慧不能遠離。善男子！慧不能破、火不能燒、水不能爛、風不能動、地不能持、生不能生、老不能老、住不能住、壞不能壞、貪不能貪、瞋不能瞋、癡不能癡，以有為性異生異滅故，菩薩摩訶薩終不生念：『我以此慧破諸煩惱。』而自說言：『我破煩惱。』雖作是說，非是虛妄，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迦葉復言：「世尊！我今始知菩薩摩訶薩不可思議，佛法、眾僧、大涅槃經及受持者、菩提、涅槃，不可思議。世尊！無上佛法當久近住？幾時而滅？」

「善男子！若大涅槃經乃至有是五行，所謂聖行、梵行、天行、病行、嬰兒行，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讀誦、書寫演說其義，為諸眾生之所恭敬、尊重、讚歎、種種供養，當知爾時佛法未滅。善男子！若大涅槃經具足流布，當爾之時，我諸弟子，多犯禁戒，造作眾惡，不能敬信如是經典，以不信故，不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其義，不為眾人之所恭敬乃至供養，見受持者輕毀誹謗：『汝是六師非佛弟子。』當知佛法將滅不久。」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親從佛聞如是義，迦葉佛法住世七日，然後滅盡。世尊！迦葉如來有是經不？如其有者，云何言滅？如其無者，云何說言大涅槃經是諸如來祕密之藏？」

佛言：「善男子！我先說言，惟有文殊乃解是義。今當重說，至心諦聽。善男子！諸佛世尊有二種法：一者世法，二者

第一義法。世法者則有壞滅；第一義法則不壞滅。

「復有二種：一者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二者常樂我淨。無常、無我、無樂、無淨，則有壞滅；常樂我淨則無壞滅。

「復有二種：一者二乘所持，二者菩薩所持。二乘所持則有壞滅；菩薩所持則無壞滅。

「復有二種：一者外，二者內。外法者則有壞滅；內法者則無壞滅。

「復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有為之法則有壞滅；無為之法無有壞滅。

「復有二種：一者可得，二者不可得。可得之法則有壞滅；不可得者無有壞滅。

「復有二種：一者共法，二者不共法。共法壞滅；不共之法無有壞滅。

「復有二種：一者人中，二者天中。人中壞滅；天無壞滅。

「復有二種：一者十一部經，二者方等經。十一部經則有壞滅；方等經典無有壞滅。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解說方等經典，恭敬供養、尊重讚歎，當知爾時佛法不滅。

「善男子！汝向所問迦葉如來有是經不者，善男子！大涅槃經悉是一切諸佛祕藏。何以故？諸佛雖有十一部經，不說佛性、不說如來常樂我淨、諸佛世尊永不畢竟入於涅槃，是故此經名為如來祕密之藏。十一部經所不說故，故名為藏。如人七寶不出外用，名之為藏。善男子！是人所以藏積此物，為未來事故。何等未來事？所謂穀貴、賊來侵國、值遇惡王、為用贖命、道路澁難，財難得時乃當出用。善男子！諸佛如來祕密之藏亦復如是，為未來世，諸惡比丘畜不淨物，為四眾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讀誦世典不敬佛經，如是等惡現於世時，如來為欲滅是諸惡，令得遠離邪命利養，如來則為演說是經。若是經

典祕密之藏滅不現時，當知爾時佛法則滅。

「善男子！大涅槃經常不變易，云何難言迦葉佛時有是經不？善男子！迦葉佛時，所有眾生貪欲微薄，智慧滋多，諸菩薩摩訶薩等調柔易化，有大威德，總持不忘，如大象王世界清淨。一切眾生悉知如來終不畢竟入於涅槃，常住不變。雖有是典，不須演說。善男子！今世眾生多諸煩惱、愚癡、憊忘、無有智慧，多諸疑網，信根不立，世界不淨，一切眾生咸謂如來無常遷 qiān 變，畢竟入於大般涅槃，是故如來演說是典。善男子！迦葉佛法實亦不滅。何以故？常不變故。善男子！若有眾生我見無我、無我見我，常見無常、無常見常，樂見無樂、無樂見樂，淨見不淨、不淨見淨，滅見不滅、不滅見滅，罪見非罪、非罪見罪，輕罪見重、重罪見輕，乘見非乘、非乘見乘，道見非道、非道見道，實是菩提見非菩提、實非菩提謬見菩提，苦見非苦、集見非集、滅見非滅、實見非實，實是世諦見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見是世諦，歸見非歸、非歸見歸，以真佛語名為魔語、實是魔語以為佛語，如是之時，諸佛乃說大涅槃經。善男子！寧說蚊 zuǐ 盡大海底，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說口吹須彌散壞，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言以索繫縛猛風，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言佉陀羅火中生蓮花，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說阿伽陀藥而為毒藥，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說月可令熱、日可令冷，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說四大各捨己性，不可說言如來法滅。

「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未有弟子解甚深義，彼佛世尊便涅槃者，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佛雖涅槃，當知是法久住於世。

「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雖有



弟子解甚深義，無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佛便涅槃，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多，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佛雖涅槃，當知佛法久住於世。**

「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雖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而諸弟子演說經法貪為利養，不為涅槃，佛復滅度，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諸弟子凡所演說不貪利養為求涅槃，**佛雖滅度，當知是法久住於世。**

「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雖有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而諸弟子多起諍訟，互相是非，佛復涅槃，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諸弟子修和敬法，不相是非，互相尊重，**佛雖涅槃，當知是法久住不滅。**

「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雖有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諸弟子為大涅槃而演說法，互相恭敬不起諍訟，然畜一切不淨之物，復自讚言：『我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佛復涅槃，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諸弟子為大涅槃演說經法，善修和敬互相尊重，不畜一切不淨之物，亦不自言得須陀洹乃至得阿羅漢，**彼佛世尊雖復滅度，當知是法久住於世。**

「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乃至不畜不淨之物，又不自言得須陀洹乃至阿羅漢，各

執所見，種種異說，而作是言：『長老！諸佛所制四重之法，乃至七滅諍法，為眾生故，或遮或開，十二部經亦復如是。何以故？佛知國土時節各異，眾生不同利鈍差別，是故如來或遮或開，有輕重說。善男子！譬如良醫，為病服乳，為病遮乳；熱病聽服，冷病則遮。如來亦爾，觀諸眾生煩惱病根，亦開亦遮。長老！我親從佛聞如是義，惟我知義，汝不能知。惟我解律，汝不能解。我知諸經，汝不能知。』彼佛復滅，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乃至不言我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亦不說言：『諸佛世尊為眾生故或遮或開。長老！我親從佛聞如是義，如是法，如是律。長老！當依如來十二部經，此義若是，我當受持。如其非者，我當棄捨。』彼佛世尊雖復涅槃，當知是法久住於世。

「善男子！我法滅時，有聲聞弟子，或說有神、或說神空，或說有中陰、或說無中陰，或說有三世、或說無三世，或說有三乘、或說無三乘，或言一切有、或言一切無，或言眾生有始有終、或言眾生無始無終，或言十二因緣是有為法、或言因緣是無為法，或言如來有病苦行、或言如來無病苦行，或言如來不聽比丘食十種肉，何等為十？人、蛇、象、馬、驢、狗、師子、猪狐、獼猴，其餘悉聽；或言一切不聽。或言比丘不作五事，何等為五？不賣生口、刀、酒、酪沙、胡麻油等，其餘悉聽。或言不聽入五種舍，何等為五？屠兒、婬女、酒家、王宮、旃陀羅舍，餘舍悉聽。或言不聽著憍奢耶衣，餘一切聽。或言如來聽諸比丘受畜衣食臥具，其價各直十萬兩金；或言不聽。或言涅槃常樂我淨、或言涅槃直是結盡，更無別法名為涅槃，譬如織縷名之為衣，衣既壞已，名之無衣，實無別法名無衣也，涅槃之體亦復如是。善男子！當爾之時，我諸弟子正說者少，邪說者多；受正法少，受邪法多；受佛語少，受魔語多。

「善男子！爾時拘睢彌國有二弟子：一者羅漢，二者破戒。破戒徒眾凡有五百，羅漢徒眾其數一百。破戒者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我親從佛聞如是義。如來所制四重之法，若持亦可，犯亦無罪。我今亦得阿羅漢果，四無礙智。而阿羅漢亦犯如是四重之法，四重之法若是實罪，阿羅漢者終不應犯。如來在世制言堅持，臨涅槃時皆悉放捨。』阿羅漢比丘言：『長老！汝不應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我知如來常不變易。如來在世及涅槃後，犯四重禁罪無差別。若言羅漢犯四重禁，是義不然。何以故？須陀洹人尚不犯禁，況阿羅漢？若長老言，我是羅漢。阿羅漢者，終不生想我得羅漢。阿羅漢者，惟說善法，不說不善。長老所說，純是非法。若有得見十二部經，定知長老非阿羅漢。』善男子！爾時破戒比丘徒眾，即共斷是阿羅漢命。

「善男子！是時魔王，因是二眾忿恚之心，悉共害是六百比丘。爾時凡夫各共說言：『哀哉佛法，於是滅盡。』而我正法實不滅也。爾時其國有十二萬諸大菩薩，善持我法，云何當言我法滅耶？當于爾時，閻浮提內無一比丘為我弟子。爾時波旬悉以大火焚燒一切所有經典，其中或有遺餘在者，諸婆羅門即共偷取，處處採拾安置己典。以是義故，諸小菩薩，佛未出時，率共信受婆羅門語。諸婆羅門雖作是說：『我有齋戒。』而諸外道真實無也。諸外道等雖復說言：『有我樂淨。』而實不解我樂淨義。直以佛法一字、二字、一句、二句，說言我典，有如是義。」

爾時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無量無邊阿僧祇眾聞是語已，悉共唱言：「世間虛空，世間虛空。」

迦葉菩薩告諸大眾：「汝等且莫憂愁啼哭，世間不空，如來常住，無有變易，法僧亦爾。」

爾時大眾，聞是語已，啼哭即止，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八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九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梵行品第八之五

爾時王舍大城阿闍世王，其性弊惡，熹行殺戮，具口四惡，貪恚愚癡，其心熾盛，唯見現在、不見未來，純以惡人而為眷屬，貪著現世五欲樂故，父王無辜橫加逆害。因害父已，心生悔熱，身諸瓔珞伎樂不御，心悔熱故遍體生瘡，其瘡臭穢不可附近。尋自念言：「我今此身已受花報，地獄果報將近不遠。」爾時其母字韋提希，以種種藥而為傅之，其瘡遂增，無有降損。王即白母：「如是瘡者，從心而生，非四大起。若言眾生有能治者，無有是處。」

時有大臣名曰月稱，往至王所，在一面立，白言：「大王！何故愁悴，顏容不悅？為身痛耶？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豈得不痛？我父無辜，橫加逆害。我從智者曾聞是義，世有五人，不脫地獄，謂五逆罪。我今已有無量無邊阿僧祇罪，云何身心而得不痛？又無良醫治我身心。」

臣言：「大王！莫大愁苦。」即說偈言：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長。        如人熹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如王所言，世有五人，不脫地獄；誰往見之，來語王耶？言地獄者，即是世間，多智者說。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身心者，今有大醫名富蘭那，一切知見，得自在定，畢竟修習清淨梵行，常為無量無邊眾生，演說無上涅槃之道。為諸弟子說如是法，無有黑業、無黑業報，無有白業、無白業報，無黑白業、無黑白業報，無有上業及以下業。是師今在王舍城中，唯願大

王。屈駕往彼，可令是師，療治身心。」

時王答言：「審能如是滅除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一臣名曰藏德，復往王所，而作是言：「大王！何故面貌憔悴，脣口乾焦，音聲微細，猶如怯人見大怨敵，顏色皴裂？將何所苦？為身痛耶？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云何不痛？我之癡盲，無有慧目，近諸惡友而為親善，隨調婆達惡人之言，正法之王橫加逆害。我昔曾聞智人說偈：

「『若於父母，        佛及弟子，        生不善心，  
        起於惡業，        如是果報，        在阿鼻獄。』

「以是事故，令我心怖，生大苦惱，又無良醫而見救療。」

大臣復言：「唯願大王！且莫愁怖。法有二種：一者出家，二者王法。王法者，謂害其父則王國土，雖云是逆，實無有罪；如迦羅羅虫，要壞母腹，然後乃生，生法如是，雖破母身，實亦無罪。騾懷妊等亦復如是。治國之法，法應如是，雖殺父兄，實無有罪。出家法者，乃至蚊蟻，殺亦有罪。唯願大王！寬意莫愁。何以故？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長。        如人寤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身心者，今有大師，名末伽梨拘舍離子，一切知見，憐愍眾生猶如赤子，已離煩惱，能拔眾生三毒利箭。一切眾生於一切法無知見覺，唯是一人獨知見覺。如是大師，常為弟子說如是法：『一切眾生身有七分。何等為七？地、水、火、風、苦、樂、壽命。如是七法，非化非作，不可毀害。如伊師迦草，安住不動。如須彌山，不捨不作。猶如乳酪，各不諍訟。若苦若樂，若善不善，投之利刀，無所傷

害。何以故？七分空中無妨礙故。命亦無害。何以故？無有害者及死者故。無作無受，無說無聽，無有念者及以教者。常說是法，能令眾生滅除一切無量重罪。』是師今在王舍大城，唯願大王！往至其所，王若見者，眾罪消滅。」

時王答言：「審能如是除滅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一臣，名曰實得，復到王所，即說偈言：

「大王何故，身脫瓔珞，首髮蓬亂，乃至如是？  
王身何故，戰慄不安，猶如猛風，吹動花樹？  
王今何故容色愁悴？猶如農夫下種之後，天不降雨，愁苦如是。為是心痛，為身痛耶？」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豈得不痛？我父先王，慈愛流惻，特見矜念，實無辜咎，往問相師，相師答言：『是兒生已定當害父。』雖聞是語，猶見贍養。曾聞智者作如是言：『若人奸母及比丘尼、偷僧祇物、殺發無上菩提心者、害及其父，如是之人畢定當墮阿鼻地獄。』我今身心豈得不痛？」

大臣復言：「唯願大王！且莫愁苦。如其父王，修解脫者，害則有罪；若治國法，殺則無罪。大王！非法者名為非法，無法者名為無法。譬如無子名為無子，亦如惡子名之無子，雖言無子實非無子。如食無鹽，名為無鹽，食若少鹽亦名無鹽。如河無水，名之無水，若有少水亦名無水。如念念滅，亦言無常，雖住一劫亦名無常。如人受苦名為無樂，雖受少樂亦名無樂。如不自在，名之無我，雖少自在亦名無我。如闇夜時名之無日，雲霧之時亦言無日。大王！雖言少法，名為無法，實非無法。願王留神聽臣所說，一切眾生皆有餘業，以業緣故，數受生死。若使先王有餘業者，今王殺之，竟有何罪？唯願大王寬意莫愁。何以故？」

大臣復言：「唯願大王！且莫愁苦。如其父王，修解脫者，害則有罪；若治國法，殺則無罪。大王！非法者名為非法，無法者名為無法。譬如無子名為無子，亦如惡子名之無子，雖言無子實非無子。如食無鹽，名為無鹽，食若少鹽亦名無鹽。如河無水，名之無水，若有少水亦名無水。如念念滅，亦言無常，雖住一劫亦名無常。如人受苦名為無樂，雖受少樂亦名無樂。如不自在，名之無我，雖少自在亦名無我。如闇夜時名之無日，雲霧之時亦言無日。大王！雖言少法，名為無法，實非無法。願王留神聽臣所說，一切眾生皆有餘業，以業緣故，數受生死。若使先王有餘業者，今王殺之，竟有何罪？唯願大王寬意莫愁。何以故？」

大臣復言：「唯願大王！且莫愁苦。如其父王，修解脫者，害則有罪；若治國法，殺則無罪。大王！非法者名為非法，無法者名為無法。譬如無子名為無子，亦如惡子名之無子，雖言無子實非無子。如食無鹽，名為無鹽，食若少鹽亦名無鹽。如河無水，名之無水，若有少水亦名無水。如念念滅，亦言無常，雖住一劫亦名無常。如人受苦名為無樂，雖受少樂亦名無樂。如不自在，名之無我，雖少自在亦名無我。如闇夜時名之無日，雲霧之時亦言無日。大王！雖言少法，名為無法，實非無法。願王留神聽臣所說，一切眾生皆有餘業，以業緣故，數受生死。若使先王有餘業者，今王殺之，竟有何罪？唯願大王寬意莫愁。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寤眠，  
眠則滋多。貪婬嗜酒，亦復如是。」

「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身心者，今有大師名刪闍耶毘羅胝子，一切知見，其智淵深猶如大海，有大威德，具大神通，能令眾生離諸疑網。一切眾生不知見覺，唯是一人獨知見覺。今者近在王舍城住，為諸弟子說如是法：『一切眾中，若是王者，自在隨意，造作善惡。雖為眾惡，悉無有罪。如火燒物，無淨不淨，王亦如是，與火同性。譬如大地，淨穢普載，雖為是事，初無瞋喜，王亦如是，與地同性。譬如水性，淨穢俱洗、雖為是事，亦無憂喜，王亦如是，與水同性。譬如風性，淨穢等吹，雖為是事，亦無憂喜，王亦如是，與風同性。如秋髡樹，春則還生，雖復髡斫，實無有罪。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此間命終，還此間生，以還生故，當有何罪？一切眾生苦樂果報，悉皆不由現在世業，因在過去，現在受果。現在無因，未來無果。以現果故，眾生持戒勤修精進，遮現惡果；以持戒故，則得無漏，得無漏故，盡有漏業，以盡業故，眾苦得盡，眾苦盡故，故得解脫。』唯願大王，速往其所，令其療治身心苦痛，王若見者眾罪則除。」

王即答言：「審有是師能除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一臣名悉知義，即至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形不端嚴，如失國者，如泉枯涸、池無蓮花、樹無花葉，破戒比丘，身無威德？為身痛耶？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豈得不痛？我父先王，慈惻流念，然我不孝，不知報恩。常以安樂，安樂於我，而我背恩，反斷其樂，先王無辜，橫興逆害。我亦曾聞智者說言：『若有害父，當於無量阿僧祇劫受大苦惱。』我今不久必墮地獄，又無良醫



救療我罪。」

大臣即言：「唯願大王！放捨愁苦。王不聞耶？昔者有王，名曰羅摩，害其父已，得紹王位。跋提大王、毘樓真王、那睺沙王、迦帝迦王、毘舍佉王、月光明王、日光明王、愛王、持多人王，如是等王，皆害其父得紹王位，然無一王入地獄者。於今現在毘琉璃王、優陀那王、惡性王、鼠王、蓮花王，如是等王皆害其父，悉無一王生愁惱者。雖言地獄、餓鬼、天中，誰有見者？大王！唯有二有：一者人道，二者畜生。雖有是二，非因緣生，非因緣死。若非因緣，何有善惡？唯願大王！勿懷愁怖。何以故？

「若常愁苦，        愁遂增長。        如人寢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身心者，今有大師，名阿耨多翅舍欽婆羅，一切知見，觀金與土平等無二。刀破右脇，左塗栴檀，於此二人，心無差別，等視怨親，心無異相。此師真是世之良醫，若行、若立、若坐、若臥，常在三昧，心無分散，告諸弟子作如是言：『若自作、若教他作、若自斫、若教他斫、若自炙、若教他炙、若自害、若教他害、若自偷、若教他偷、若自婬、若教他婬、若自妄語、若教他妄語、若自飲酒、若教他飲酒、若殺一村一城一國、若以刀輪殺一切眾生、若恒河已南布施眾生、恒河已北殺害眾生，悉無罪福，無施、戒、定。』今者近在王舍城住，願王速往，王若見者，眾罪除滅。」

王言：「大臣！審能如是除滅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大臣，名曰吉德，復往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面無光澤，如日中燈、如晝時月、如失國君、如荒敗土？大王！今者四方清夷，無諸怨敵，而今何故如是愁苦？為身苦耶？為

心苦乎？有諸王子常生此念：『我今何時當得自在？』大王！今者已果，所願自在。王領摩伽陀國，先王寶藏具足而得，唯當快意，縱情受樂，如是愁苦，何用經懷？」

王即答言：「我今云何得不愁惱？大臣！譬如愚人，但貪其味，不見利刀，如食雜毒，不見其過。我亦如是，如鹿見草，不見深穽，如鼠貪食，不見猫狸。我亦如是，見現在樂，不見未來不善苦果。曾從智者聞如是言：『寧於一日受三百鑽，不於父母生一念惡。』我今已近地獄熾火，云何當得不愁惱耶？」

大臣復言：「誰來誑王，言有地獄？如刺頭利，誰之所造？飛鳥色異，復誰所作？水性潤漬，石性堅硬，如風動性，如火熱性，一切萬物自死自生，誰之所作？言地獄者，直是智者文辭造作，言地獄者為有何義？臣當說之，地者名地，獄者名破，破於地獄，無有罪報，是名地獄。又復地者名人，獄者名天，以害其父，故到人天。以是義故，婆藪仙人唱言，殺羊得人天樂，是名地獄。又復地者名命，獄者名長，以殺生故，得壽命長，故名地獄。大王！是故當知實無地獄。大王！如種麥得麥，種稻得稻；殺地獄者，還得地獄；殺害於人，應還得人。大王！今當聽臣所說，實無殺害；若有我者，實亦無害；若無我者，復無所害。何以故？若有我者，常不變易，以常住故不可殺害，不破、不壞、不繫、不縛、不瞋、不喜、猶如虛空，云何當有殺害之罪？若無我者，諸法無常，以無常故念念壞滅，念念滅故，殺者死者皆念念滅，若念念滅誰當有罪？大王！如火燒木，火則無罪；如斧斫樹，斧亦無罪；如鎌刈草，鎌實無罪；如刀殺人，刀實非人，刀既無罪，人云何罪？如毒殺人，毒實非人，毒藥非罪，人云何罪？一切萬物皆亦如是，實無殺害，云何有罪？唯願大王！莫生愁苦。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寤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惡業者，今有大師，名迦羅鳩駄迦旃延，一切知見，明了三世，於一念頃，能見無量無邊世界，聞聲亦爾。能令眾生遠離過惡，猶如恒河，若內、若外，所有諸罪皆悉清淨。是大良師亦復如是，能除眾生內外眾罪，為諸弟子說如是法：『若人殺害一切眾生，心無慚愧終不墮惡，猶如虛空不受塵水；有慚愧者即入地獄，猶如大水潤濕於地。一切眾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自在天喜，眾生安樂；自在天瞋，眾生苦惱。一切眾生若罪若福，乃是自在天之所為，云何當言人有罪福？譬如工匠，作機關木人，行住坐臥，唯不能言，眾生亦爾；自在天者喻如工匠，木人者喻眾生身，如是造化誰當有罪？』如是大師，今者近在王舍城住，唯願速往，如得見者，眾罪消滅。」

王即答言：「審有是人能滅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一臣名無所畏，往至王所，說如是言：「大王！世有愚人，一日之中百喜百愁、百眠百寤、百驚百哭，有智之人斯無是事。大王！何故憂愁如是，如失侶客，如墮深泥無救拔者，如人渴乏不得漿水，猶如迷人無有導者，如困病人無醫救療，如海船破無救接者？大王！今者為身痛耶？為心痛乎？」

王即答言：「我今身心，豈得不痛？我近惡友，不觀口過，先王無辜橫興逆害，我今定知當入地獄，復無良醫而見救濟。」

臣即白言：「唯願大王！莫生愁毒。夫刹利者，名為王種，若為國土、若為沙門及婆羅門、為安人民，雖復殺害無有罪也。先王雖復恭敬沙門，不能承事諸婆羅門，心無平等，心無平等故則非刹利。大王！今者為欲供養諸婆羅門，殺害先王，當有何罪？大王！實無殺害。夫殺害者，殺害壽命。命名風氣，風

氣之性，不可殺害，云何害命而當有罪？唯願大王！莫復愁苦。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憊眠，  
眠則滋多。貪婬嗜酒，亦復如是。」

「如王所言，世無良醫而療治者，今有大師，名尼乾陀若提子，一切知見，憐愍眾生，善知眾生諸根利鈍，達解一切隨宜方便，世間八法所不能污，寂靜修習清淨梵行，為諸弟子說如是言：『無施、無善、無父無母、無今世後世、無阿羅漢、無修、無道，一切眾生經八萬劫，於生死輪自然得脫，有罪無罪悉亦如是；如四大河，所謂辛頭、恒河、博叉、私陀，悉入大海，無有差別。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得解脫時，悉無差別。』是師今在王舍城住，唯願大王速往其所，若得見者眾罪消除。」

王即答言：「審有是師能除我罪，我當歸依。」

**爾時大醫，名曰耆婆，往至王所白言：「大王！得安眠不？」**

王即以偈答言：

「若有能永斷，	一切諸煩惱，
不貪染三界，	乃得安隱眠。
若得大涅槃，	演說甚深義，
名真婆羅門，	乃得安隱眠。
身無諸惡業，	口離於四過，
心無有疑網，	乃得安隱眠。
身心無熱惱，	安住寂靜處，
獲致無上樂，	乃得安隱眠。
心無有取著，	遠離諸怨讎，
常和無諍訟，	乃得安隱眠。
若不造惡業，	心常懷慚愧，

信惡有果報，	乃得安隱眠。
敬養於父母，	不害一生命，
不盜他財物，	乃得安隱眠。
調伏於諸根，	親近善知識，
破壞四魔眾，	乃得安隱眠。
不見吉不吉，	及以苦樂等，
為諸眾生故，	輪轉於生死，
若能如是者，	乃得安隱眠。
誰得安隱眠？	所謂諸佛是。
深觀空三昧，	身心安不動。
誰得安隱眠？	所謂慈悲者，
常修不放逸，	視眾如一子。
眾生無明冥，	不見煩惱果，
常造諸惡業，	不得安隱眠。
若為於自身，	及以他人身，
造作十惡業，	不得安隱眠。
若言為樂故，	害父無過咎，
隨是惡知識，	不得安隱眠。
若食過節度，	冷飲而過差，
如是則病苦，	不得安隱眠。
若於王有過，	邪念他婦女，
及行墮路者，	不得安隱眠。
持戒果未熟，	太子未紹位，
盜者未獲財，	不得安隱眠。

「耆婆！我今病重，於正法王，興惡逆害，一切良醫妙藥、呪術、善巧、瞻病所不能治。何以故？我父法王如法治國，實無辜咎，橫加逆害。如魚處陸，當有何樂？如鹿在樞，初無歡

心；如人自知命不終日；如王失國逃迸他土；如人聞病不可療治；如破戒者聞說罪過。我昔曾聞智者說言：『身口意業若不清淨，當知是人必墮地獄。』我亦如是，云何當得安隱眠耶？今我又無無上大醫，演說法藥，除我病苦。」

**耆婆答言：**「善哉，善哉！王雖作罪，心生重悔，而懷慚愧。大王！諸佛世尊常說是言：『有二白法，能救眾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慚愧。無慚愧者不名為人，名為畜生。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有慚愧故，說有父母兄弟姊妹。』善哉大王！具有慚愧。大王且聽，臣聞佛說：『智者有二：一者不造諸惡，二者作已懺悔；愚者亦二，一者作罪，二者覆藏。雖先作惡後能發露，悔已慚愧更不敢作，猶如濁水置之明珠，以珠威力水即為清；如烟雲除，月則清明。作惡能悔，亦復如是。』王若懺悔懷慚愧者，罪即除滅，清淨如本。」

「大王！富有二種：一者象馬、種種畜生，二者金銀、種種珍寶。象馬雖多，不敵一珠。大王！眾生亦爾，一者惡富，二者善富。多作諸惡，不如一善。臣聞佛說，修一善心，破百種惡。大王！如少金剛能壞須彌，亦如少火能燒一切，如少毒藥能害眾生，少善亦爾能破大惡。雖名少善，其實是大。何以故？破大惡故。大王！如佛所說覆藏者漏，不覆藏者則無有漏，發露悔過是故不漏。若作眾罪不覆不藏，以不覆故罪則微薄，若懷慚愧罪則消滅。」

「大王！如水滲雖微，漸盈大器，善心亦爾，一一善心能破大惡。若覆罪者罪則增長，發露慚愧罪則消滅，是故諸佛說有智者不覆藏罪。善哉大王！能信因果、信業、信報，唯願大王莫懷愁怖。若有眾生造作諸罪，覆藏不悔心無慚愧，不見因

果及以業報，不能諮啟有智之人不近善友，如是之人一切良醫乃至瞻病所不能治。如迦摩羅病世醫拱手，覆罪之人亦復如是。云何罪人？謂一闍提。一闍提者，不信因果，無有慚愧，不信業報，不見現在及未來世，不親善友，不隨諸佛所說教戒，如是之人名一闍提，諸佛世尊所不能治。何以故？如世死屍，醫不能治。一闍提者亦復如是，諸佛世尊所不能治。大王今者非一闍提，云何而言不可救療？

「如王所言無能治者，大王當知，迦毘羅城淨飯王子，姓瞿曇氏，字悉達多，無師覺悟，自然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一切知見、大慈大悲，憐愍一切如羅睺羅，隨善眾生如犢逐母，知時而說，非時不語，實語、淨語、妙語、義語、法語、一語，能令眾生永離煩惱。善知眾生諸根心性，隨宜方便無不通達。其智高大如須彌山，深邃廣遠猶如大海。是佛世尊有金剛智，能破眾生一切惡罪，若言不能，無有是處。今者去此十二由旬，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而為無量阿僧祇等諸菩薩僧，演種種法：若有、若無、若有為、若無為、若有漏、若無漏、若煩惱果、若善法果、若色法、若非色法、若非色、非非色法、若我、若非我、若非我、非非我、若常、若非常、若非常、非非常、若樂、若非樂、若非樂、非非樂、若相、若非相、若非相、非非相、若斷、若非斷、若非斷、非非斷、若世，若出世、若非世、非出世、若乘、若非乘、若非乘非非乘、若自作自受、若自作他受、若無作無受。大王！若當於佛所，聞無作無受，所有重罪即當消滅。

「王今且聽，釋提桓因命將欲終，有五相現：一者衣裳垢膩，二者頭上花萎，三者身體臭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樂本座。時天帝釋或於靜處，若見沙門、若婆羅門，即至其所，

生於佛想。爾時沙門及婆羅門見帝釋來，深自慶幸，即說是語：『天主！我今歸依於汝。』釋聞是已，乃知非佛。復自念言：『彼若非佛，不能治我五退沒相。』

「是時御臣名般遮尸，語帝釋言：『憍尸迦！乾闥婆王名敦浮樓，其王有女，字須跋陀，王若能以此女見與，臣當示王除衰相處。』

「釋即答言：『善男子！毘摩質多阿修羅王有女舍脂，是吾所敬，卿若必能示吾消滅惡相處者，猶當相與，況須跋陀？』

「『憍尸迦！有佛世尊字釋迦牟尼，今者在於王舍大城，若能往彼諮稟未聞，衰沒之相必得除滅。』

「『善男子！若佛世尊審能滅者，便可迴駕至其住處。』御臣奉命即迴車乘，到王舍城耆闍崛山，至於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天人之中誰為繫縛？』

「『憍尸迦！慳、貪、嫉妬。』

「又言：『慳貪嫉妬，因何而生？』答言：『因無明生。』

「又言：『無明復因何生？』答言：『因放逸生。』

「又言：『放逸復因何生？』答言：『因顛倒生。』

「又言：『顛倒復因何生？』答言：『因疑心生。』

「『世尊！顛倒之法因疑生者，實如聖教。何以故？我有疑心，以疑心故，則生顛倒，於非世尊，生世尊想。我今見佛，疑網即除，疑網除故顛倒亦盡，顛倒盡故，無有慳心乃至妬心。』

「佛言：『汝言無有慳妬心者，汝今已得阿那含耶，阿那含者無有貪心。若無貪心，云何為命來至我所？而阿那含實不求命。』

「『世尊！有顛倒者則有求命，無顛倒者則不求命。然我今者實不求命，所欲求者，唯佛法身及佛智慧。』

「『憍尸迦！求佛法身及佛智慧，將來之世必當得之。』



「爾時帝釋聞佛說已，五衰沒相即時消滅，便起作禮，遶佛三匝，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即死即生、失命得命，又聞佛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為更生為更得命。世尊！一切人天，云何增益？復以何緣，而致損減？』

「『憍尸迦！鬪諍因緣，人天損減；善修和敬，則得增益。』

「『世尊！若以鬪諍而損減者，我從今日更不復與阿修羅戰。』

「佛言：『善哉，善哉！憍尸迦！諸佛世尊說忍辱法，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

「爾時釋提桓因即前禮佛，於是還去。大王！如來以能除諸惡相，是故稱佛不可思議。王若往者，所有重罪必當得除。

「大王且聽，有婆羅門子，字曰不害，以殺無量諸眾生故名鴛崛魔。復欲害母，惡心起時，身亦隨動，身心動者即五逆因，五逆因故必墮地獄。後見佛時身心俱動，復欲生害，身心動者即五逆因，五逆因故當入地獄。是人得遇如來大師，即時得滅地獄因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稱佛為無上醫，非六師也。

「大王！復有須毘羅王子，其父瞋之，截其手足，推之深井。其母矜愍，使人牽出，將至佛所。尋見佛時，手足還具，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以見佛故，得現果報，是故稱佛為無上醫，非六師也。

「大王！如恒河邊有諸餓鬼，其數五百，於無量歲，初不見水，雖至河上，純見流火，飢渴所逼發聲號哭。爾時如來，在其河側，鬱曇鉢林，坐一樹下。時諸餓鬼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我等飢渴，命將不遠。』佛言：『恒河流水，汝何不飲？』鬼即答言：『如來見水，我則見火。』佛言：『恒河清流，實無

火也，以惡業故心自顛倒，謂為是火。我當為汝除滅顛倒，令汝見水。』爾時世尊，廣為諸鬼說慳貪過。諸鬼即言：『我今渴乏，雖聞法言，都不入心。』佛言：『汝若渴乏，先可入河，恣意飲之。』是諸鬼等，以佛力故，即得飲水。既飲水已，如來復為種種說法，既聞法已，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捨餓鬼形，得於天身。大王！是故稱佛為無上醫，非六師也。

「大王！舍婆提國群賊五百，波斯匿王，挑出其目，無有前導，不能得往至於佛所。佛憐愍故，即至賊所，慰喻之言：『善男子！善護身口，更勿造惡。』諸賊即時聞如來音，微妙清徹，尋還得眼。即於佛前合掌禮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今知佛慈心普覆一切眾生，非獨人天。』爾時如來即為說法。既聞法已，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如來真是世間無上良醫，非六師也。

「大王！舍婆提國有旃陀羅，名曰氣噓，殺無量人，見佛弟子大目犍連，即時得破地獄因緣，而得上生三十三天。以有如是聖弟子故，稱佛如來為無上醫，非六師也。

「大王！波羅捺城，有長者子，名阿逸多，姪匿其母，以是因緣，殺戮其父。其母復與外人共通，子既知己，便復害之。有阿羅漢是其知識，於此知識復生愧恥，即便殺之。殺已即到祇桓精舍，求欲出家。時諸比丘具知此人有三逆罪，無敢聽者。以不聽故，倍生瞋恚，即於其夜大放猛火，焚燒僧坊，多殺無辜。然後復往王舍城中，至如來所求哀出家。如來即聽，為說法要，令其重罪漸漸輕微，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稱佛為世良醫，非六師也。

「大王！王本性暴惡，信受惡人提婆達多，放大醉象欲令踐佛。象既見佛，即時醒悟。佛便伸手摩其頂上，復為說法，悉令得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畜生見佛，猶得破壞

畜生業果，況復人耶？大王當知，若見佛者，所有重罪必當得滅。

「大王！世尊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魔與無量無邊眷屬至菩薩所。菩薩爾時以忍辱力壞魔惡心，令魔受法，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有如是功德力。

「大王！有墮野鬼，多害眾生。如來爾時為善賢長者，至墮野村為其說法。時墮野鬼聞法歡喜，即以長者授於如來，然後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大王！波羅柁國有屠兒，名曰廣額，於日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日一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為北方天王毘沙門子。如來弟子尚有如是功德果，況復佛也？

「大王！北天竺有城，名曰細石，其城有王，名曰龍印，貪國重位，戮害其父。害其父已，心生悔恨，即捨國政，來至佛所，求哀出家。佛言：『善來。』即成比丘，重罪消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當知，佛有如是無量無邊大功德果。

「大王！如來有弟提婆達多，破壞眾僧，出佛身血，害蓮花比丘尼，作三逆罪。如來為說種種法要，令其重罪尋得微薄。是故如來為大良醫，非六師也。

「大王！若能信臣語者，唯願速往至如來所，若不見信，願善思之。大王！諸佛世尊大悲普覆，不限一人，正法弘廣，無所不苞，怨親平等心無憎愛，終不偏為一人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餘人不得。如來非獨四部之師，普是一切天人、龍、鬼、地獄、畜生、餓鬼等師，一切眾生亦當視佛如父母想。

「大王當知，如來不但獨為豪貴之人跋提迦王而演說法，亦為下賤優波離等。不獨偏受須達多阿那邠祇所奉飯食，亦受貧人須達多食。不但獨為舍利弗等利根說法，亦為鈍根周梨槃

特。不但獨聽大迦葉等無貪之性出家求道，亦聽大貪難陀出家。不但獨聽煩惱薄者優樓頻螺迦葉等出家求道，亦聽煩惱深厚造重罪者波斯匿王弟優陀耶出家求道。不以莎草恭敬供養拔其瞋根，鴛崛摩羅惡心欲害捨而不救。不但獨為有智男子而演說法，亦為極愚昧合智者女人說法。不但獨令出家之人得四道果，亦令在家得三道果。不但獨為富多羅等捨諸忽務閑寂思惟而說法要，亦為頻婆娑羅王等統領國事理王務者而說法要。不但獨為斷酒之人，亦為耽酒郁伽長者荒醉者說。不但獨為入禪定者離婆多等，亦為喪子亂心婆羅門女婆私吒說。不但獨為己之弟子，亦為外道尼乾子說。不但獨為盛壯之年二十五者，亦為衰老八十者說。不但獨為根熟之人，亦為善根未熟者說。不但獨為末利夫人，亦為姪女蓮花女說。不但獨受波斯匿王上饌甘味，亦受長者尸利毬多雜毒之食。大王當知，尸利毬多往昔亦作逆罪之因，以遇佛聞法，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大王！假使一月常以衣食供養恭敬一切眾生，不如有人一念念佛所得功德十六分一。大王！假使鍛金為人車馬載寶，其數各百以用布施，不如有人發心向佛舉足一步。大王！假使復以象車百乘載大秦國種種珍寶，及其女人身佩瓔珞數亦滿百，持用布施，猶故不如發心向佛舉足一步。復置是事，若以四事供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猶亦不如發心向佛舉足一步。復置是事，若使大王供養恭敬恒河沙等無量眾生，不如一往娑羅雙樹到如來所誠心聽法。」

**爾時大王答言：**「耆婆！如來世尊性已調柔，故得調柔以為眷屬；如栴檀林，純以栴檀而為圍遶。如來清淨，所有眷屬亦復清淨。猶如大龍，純以諸龍而為眷屬。如來寂靜，所有眷屬亦復寂靜。如來無貪，所有眷屬亦復無貪。佛無煩惱，所有眷屬亦無煩惱。吾今既是極惡之人，惡業纏裹、其身臭穢、繫

屬地獄，云何當得至如來所？吾設往者，恐不顧念接敘言說。卿雖勸吾令往佛所，然吾今日深自鄙悼，都無去心。」

**爾時虛空尋出聲言：**「無上佛法，將欲衰殄，甚深法河於是欲涸，大法明燈將滅不久，法山欲頹法船欲沈，法橋欲壞法殿欲崩，法幢欲倒法樹欲折，善友欲去，大怖將至，法餓眾生將至不久，煩惱疫病將欲流行，大闇時至渴法時來，魔王欣慶解釋甲冑，佛日將沒大涅槃山。大王！佛若去世，王之重惡更無治者。大王！汝今已造阿鼻地獄極重之業，以是業緣必受不疑。大王！阿者言無，鼻者名間，間無暫樂，故名無間。大王！假使一人獨墮是獄，其身長大八萬由延，遍滿其中間無空處，其身周匝受種種苦，設有多人身亦遍滿不相妨礙。大王！寒地獄中暫遇熱風以之為樂；熱地獄中暫遇寒風亦名為樂；活地獄中，設命終已，若聞活聲，即便還活；阿鼻地獄都無此事。大王！阿鼻地獄四方有門，一一門外各有猛火，東西南北交過通徹八萬由延，周匝鐵牆、鐵網彌覆，其地亦鐵，上火徹下，下火徹上。大王！若魚在鏹，脂膏焦然，是中罪人，亦復如是。大王！作一逆者，則便具受如是一罪，若造二逆罪則二倍，五逆具者罪亦五倍。大王！我今定知王之惡業必不得免。唯願大王速往佛所，除佛世尊，餘無能救。我今愍汝，故相勸導。」

**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心懷怖懼，舉身戰慄，五體掉動如芭蕉樹，仰而答曰：**「汝為是誰？不現色像，而但有聲。」

**「大王！吾是汝父頻婆娑羅。汝今當隨耆婆所說，莫隨邪見六臣之言。」**

時王聞已，悶絕躄地，身瘡增劇，臭穢倍前，雖以冷藥塗而治之，瘡烝毒熱，但增無損。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九**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梵行品第八之六

爾時世尊，在雙樹間見阿闍世悶絕躄地，即告大眾：「我今當為是王住世至無量劫，不入涅槃。」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當為無量眾生不入涅槃，何故獨為阿闍世王？」

佛言：「善男子！是大眾中，無有一人謂我畢竟定入於涅槃，阿闍世王定謂我當畢竟永滅，是故悶絕，自投於地。善男子！如我所言，為阿闍世不入涅槃。如是密義，汝未能解。何以故？我言為者，一切凡夫。阿闍世者，普及一切造五逆者。

「又復為者，即是一切有為眾生。我終不為無為眾生而住於世。何以故？夫無為者，非眾生也。阿闍世者，即是具足煩惱等者。

「又復為者，即是不見佛性眾生。若見佛性，我終不為久住於世。何以故？見佛性者，非眾生也。阿闍世者，即是一切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又復為者，即是阿難、迦葉二眾。阿闍世者，即是阿闍世王、後宮妃后，及王舍城一切婦女。

「又復為者，名為佛性。言阿闍者，名為不生，世者名怨，以不生佛性故，則煩惱怨生，煩惱怨生故，不見佛性；以不生煩惱故，則見佛性，以見佛性故，則得安住大般涅槃。是名不生，是故名為阿闍世。善男子！阿闍者名不生，不生者名涅槃，世名世法，為者名不污，以世八法所不污故，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不入涅槃。是故我言，為阿闍世，無量億劫不入涅槃。善男子！如來密語不可思議，佛法、眾僧亦不可思議，菩薩摩

訶薩亦不可思議，大涅槃經亦不可思議。」

爾時世尊，大悲導師，為阿闍世王，入月愛三昧。入三昧已，放大光明，其光清涼，往照王身，身瘡即愈，鬱蒸除滅。王覺瘡愈，身體清涼，語耆婆言：「曾聞人說，劫將欲盡三月竝現，當是之時一切眾生患苦悉除。時既未至，此光何來照觸吾身，瘡苦除愈，身得安樂？」

耆婆答言：「此非劫盡三月竝照，亦非火日、星宿、藥草、寶珠天光。」

王又問言：「此光若非三月竝照、寶珠明者，為是誰光？」

「大王當知，是天中天所放光明，是光無根無有邊際，非熱非冷、非常非滅、非色非無色、非相非無相、非青非黃、非赤非白。欲度眾生，故使可見、有相可說，有根、有邊、有熱有冷、青黃赤白。大王！是光雖爾，實不可說、不可覩見，乃至無有青黃赤白。」

王言：「耆婆！彼天中天，以何因緣放斯光明？」

「大王！今是瑞相將為大王。以王先言，世無良醫療治身心，故放此光，先治王身，然後治心。」

王言：「耆婆！如來世尊亦見念耶？」

耆婆答言：「譬如一人而有七子，是七子中一子遇病，父母之心非不平等，然於病子心則偏多。大王！如來亦爾，於諸眾生非不平等，然於罪者心則偏重，於放逸者佛則慈念，不放逸者心則放捨。何等名為不放逸者？謂六住菩薩。大王！諸佛世尊於諸眾生，不觀種姓、老少中年、貧富、時節、日月星宿、工巧、下賤、僮僕婢使，惟觀眾生有善心者，若有善心則便慈念。大王當知，如是瑞相，即是如來入月愛三昧所放光明。」

王即問言：「何等名為月愛三昧？」

耆婆答言：「譬如月光，能令一切優鉢羅花開敷鮮明；月

愛三昧亦復如是，能令眾生善心開敷，是故名為月愛三昧。

「大王！譬如月光能令一切行路之人心生歡喜；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能令修習涅槃道者心生歡喜，是故復名月愛三昧。

「大王！譬如月光，從初一日至十五日，形色光明，漸漸增長；月愛三昧亦復如是，令初發心諸善根本漸漸增長，乃至具足大般涅槃，是故復名月愛三昧。

「大王！譬如月光，從十六日至三十日，形色光明漸漸損減；月愛三昧亦復如是，光所照處，所有煩惱能令漸減，是故復名月愛三昧。

「大王！譬如盛熱之時，一切眾生常思月光，月光既照，鬱熱即除；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能令眾生除貪惱熱。

「大王！譬如滿月，眾星中王、為甘露味，一切眾生之所愛樂；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諸善中王為甘露味，一切眾生之所愛樂，是故復名月愛三昧。」

王言：「我聞如來不與惡人同止坐起、語言談論，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鴛鴦鳥不住圜廁、釋提桓因不與鬼住、鳩翅羅鳥不棲枯樹；如來亦爾，我當云何而得往見？設其見者，我身將不陷入地耶？我觀如來，寧近醉象、師子虎狼、猛火絕焰，終不近於重惡之人。是故我今思忖是已，當有何心往見如來？」

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渴人，速赴清泉，飢者求食，怖者求救，病求良醫，熱求蔭涼，寒者求火，王今求佛亦應如是。大王！如來尚為一闍提等演說法要，何況大王非一闍提，而當不蒙慈悲救濟？」

王言：「耆婆！我昔曾聞，一闍提者不信不聞、不能觀察、不得義理，何故如來而為說法？」

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有人，身遇重病，是人夜夢昇一柱殿，服蘇油脂及以塗身，臥灰食灰，攀上枯樹，或與獼猴遊



行坐臥、沈水沒泥，墮墜樓殿、高山、樹木，象馬牛羊，身著青黃赤黑色衣，喜笑歌舞，或見烏鷲狐狸之屬，齒髮墮落，裸形枕狗臥糞穢中，復與亡者行住坐起，携手食噉，毒蛇滿路而從中過，或復夢與被髮女人共相抱持，多羅樹葉以為衣服，乘壞驢車正南而遊。是人夢已，心生愁惱，以愁惱故，身病踰增，以病增故，諸家親屬遣使命醫。所可遣使，形體缺短，根不具足，頭蒙塵土，著弊壞衣，載故壞車，語彼醫言：『速疾上車。』爾時良醫即自思惟：『今見是使，相貌不吉，當知病者難可療治。』復作是念：『使雖不吉，當復占日，為可治不？若四日、六日、八日、十二日、十四日，如是日者，病亦難治。』復作是念：『日雖不吉，當復占星，為可治不？若是火星、金星、昴星、閻羅王星、濕星、滿星，如是星時，病亦難治。』復作是念：『星雖不吉，復當觀時，若是秋時、冬時，及日入時、夜半時、月入時，當知是病亦難可治。』復作是言：『如是眾相，雖復不吉或定不定，當觀病人，若有福德皆可療治，若無福德，雖吉何益。』思惟是已，尋與使俱，在路復念：『若彼病者，有長壽相則可療治，短壽相者則不可治。』即於前路見二小兒，相牽鬪爭，捉頭拔髮，瓦石刀杖共相撩打，見人持火自然殄滅，或見有人斫伐樹木，或復見人手曳皮革隨路而行，或見道路有遺落物，或見有人執持空器，或見沙門獨行無侶，復見虎狼烏鷲野狐，見是事已，復作是念：『所遣使人，乃至道路所見諸相，悉皆不祥，當知病者定難療治。』復作是念：『我若不往，則非良師，如其往者，不可救療。』復更念言：『如是眾相，雖復不祥，且當捨置，往至病所。』思惟是已，復於前路，聞如是聲，所謂亡失、死喪、崩破、壞折、剝脫、墮墜、焚燒、不來、不可療治、不能拔濟。復聞南方有飛鳥聲，所謂烏鷲、舍利鳥聲，若狗、若鼠、野狐、兔猪，聞是聲已，復作

是念：『當知病者，難可療治。』

「爾時即入病人舍宅，見彼病人數寒數熱、骨節疼痛、目赤流淚、耳聲聞外、咽喉結痛、舌上裂破、其色正黑、頭不自勝、體枯無汗、大小便利擁隔不通、身卒肥大、紅赤異常、語聲不均或麤或細、舉體班駁、異色青黃、其腹脹滿、言語不了。醫見是已，問瞻病言：『病者昨來意志云何？』」答言：『大師！其人本來敬信三寶及以諸天，今者變異，敬信情息。本慇懃施今者慳悋，本性少食今則過多，本性弊惡今則和善，本性慈孝恭敬父母今於父母無恭敬心。』醫聞是已，即前嗅之，優鉢羅香、沈水雜香、畢迦多香、多伽羅香、多摩羅跋香、鬱金香、栴檀香，炙肉臭、蒲桃酒臭、燒筋骨臭、魚臭、糞臭，知香臭已，即前觸身，覺身細軟，猶如繒綿、劫貝娑花，或硬如石、或冷如冰、或熱如火、或澁如沙。爾時良醫見如是等種種相已，定知病者必死不疑，然不定言是人當死，語瞻病者：『吾今劇務，明當更來，隨其所須，恣意勿遮。』即便還家。明日使到，復語使言：『我事未訖，兼未合藥。』智者當知，如是病者，必死不疑。」

「大王！世尊亦爾，於一闍提輩，善知根性而為說法。何以故？若不為說，一切凡夫當言如來無大慈悲，有慈悲者名一切智，若無慈悲，云何說言一切智人？是故如來為一闍提而演說法。大王！如來世尊見諸病者，常施法藥，病者不服，非如來咎。大王！一闍提輩分別有二：一者得現在善根，二者得後世善根。如來善知一闍提輩能於現在得善根者，則為說法；後世得者，亦為說法，今雖無益，作後世因。是故如來為一闍提演說法要。一闍提者復有二種：一者利根，二者中根。利根之人於現在世能得善根，中根之人後世則得，諸佛世尊不空說法。大王！譬如淨人，墜墮圜廁，有善知識見而愍之，尋前捉髮而

拔出之。諸佛如來亦復如是，見諸眾生墮三惡道，方便救濟令得出離，是故如來為一闡提而演說法。」

王語耆婆：「若使如來審如是者，明當選擇良日吉星，然後乃往。」

耆婆白王：「大王！如來法中，無有選擇良日吉星。大王！如重病人猶不看日、時節、吉凶，惟求良醫。王今病重，求佛良醫，不應選擇良時好日。大王！如栴檀火及苾蘭火，二俱燒相，無有異也，吉日凶日，亦復如是。若到佛所，俱得滅罪，惟願大王今日速往。」

爾時大王即命一臣名曰吉祥，而告之言：「大臣當知，吾今欲往佛世尊所，速辦供養所須之具。」

臣言：「大王！善哉，善哉！所須供具一切悉有。」

阿闍世王與其夫人，嚴駕車乘一萬二千，殊壯大象其數五萬，一一象上各載三人，齎持幡蓋、花香、伎樂、種種供具，無不備足，導從馬騎有十八萬，摩伽陀國所有人民尋從王者，其數足滿五十八萬。爾時拘尸那城所有大眾滿十二由旬悉皆遙見阿闍世王與其眷屬尋路而來。

爾時佛告諸大眾言：「一切眾生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近因緣者，莫先善友。何以故？阿闍世王若不隨順耆婆語者，來月七日必定命終墮阿鼻獄，是故近因莫若善友。」

阿闍世王復於前路聞舍婆提毘流離王乘船入海遇火而死，瞿伽離比丘生身入地至阿鼻獄，須那剎多作種種惡到於佛所眾罪得滅，聞是語已語耆婆言：「吾今雖聞如是二語，猶未審定。汝來耆婆！吾欲與汝同載一象，設我當入阿鼻地獄，冀汝捉持不令我墮。何以故？吾昔曾聞得道之人不入地獄。」

爾時佛告諸大眾言：「阿闍世王猶有疑心，我今當為作決定心。」

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持一切，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一切諸法皆無定相，所謂色無定相，乃至涅槃亦無定相，如來今者云何而言，為阿闍世作決定心？」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今定為阿闍世王作決定心。何以故？若王疑心可破壞者，當知諸法無有定相，是故我為阿闍世王作決定心，當知是心為無決定。善男子！若彼王心是決定者，王之逆罪云何可壞？以無定相，其罪可壞，是故我為阿闍世王作決定心。」

爾時大王即到娑羅雙樹間，至於佛所，仰瞻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猶如微妙真金之山。爾時世尊出八種聲告言：「大王。」時阿闍世左右顧視，「此大眾中誰是大王？我既罪戾，又無福德，如來不應稱為大王。」爾時如來即復喚言：「阿闍世大王。」

時王聞已，心大歡喜，即作是言：「如來今日顧命語言，真知如來於諸眾生，大悲憐愍，等無差別。」白佛言：「世尊！我今疑心永無遺餘，定知如來真是眾生無上大師。」

爾時迦葉菩薩語持一切菩薩言：「如來已為阿闍世王作決定心。」

爾時阿闍世王即白佛言：「世尊！假使我今得與梵王釋提桓因坐起飲食，猶不欣悅；得遇如來一言顧命，深以欣慶。」爾時阿闍世王，即以所持幡蓋、香花、伎樂供養，前禮佛足，右遶三匝，禮敬畢已，却坐一面。

爾時佛告阿闍世王言：「大王！今當為汝說正法要，汝當一心，諦聽！諦聽！凡夫常當繫心觀身，有二十事：一、所謂我，此身中空，無無漏，二、無諸善根本，三、我此生死未得調順，四、墮墜深坑無處不畏，五、以何方便得見佛性，六、云何修定得見佛性，七、生死常苦無常我淨，八、八難之難難

得遠離，九、恒為怨家之所追逐，十、無有一法能遮諸有，十一、於三惡趣未得解脫，十二、具足種種諸惡邪見，十三、亦未造立度五逆津，十四、生死無際未得其邊，十五、不作諸業不得果報，十六、無有我作他人受果，十七、不作樂因終無樂果，十八、若有造業果終不失，十九、因無明生亦因而死，二十、去來現在常行放逸。大王！凡夫之人常於此身，當作如是二十種觀。作是觀已不樂生死，不樂生死則得正觀。爾時次第觀心生相、住相、滅相；次第觀心生住滅相，定、慧、進、戒，亦復如是；觀生住滅已，知心相乃至戒相，終不作惡，無有死畏、三惡道畏。若不繫心觀察如是二十事者，心則放逸，無惡不造。」

阿闍世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我從昔來，初未曾觀是二十事，故造眾惡，造眾惡故，則有死畏、三惡道畏。世尊！自我招殃，造茲重惡，父王無辜，橫加逆害。是二十事設觀不觀，必定當墮阿鼻地獄。」

佛告大王：「一切諸法性相無常、無有決定，王云何言，必定當墮阿鼻地獄？」

阿闍世王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無定相者，我之殺罪亦應不定；若殺定者，一切諸法則非不定。」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諸佛世尊說一切法悉無定相，王復能知殺亦不定，是故當知殺無定相。大王！如汝所言，先父無辜橫加逆害者，何者是父？但於假名眾生五陰，妄生父想。於十二入、十八界中，何者是父？若色是父，四陰應非；若四是父，色亦應非。若色非色合為父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色與非色，性無合故。大王！凡夫眾生於是色陰妄生父想，如是色陰亦不可害。何以故？色有十種，是十種中，唯色一種，可見可持、可稱可量、可牽可縛。雖可見縛，其性不住，以不住

故不可得見、不可捉持、不可稱量、不可牽縛。色相如是，云何可殺？若色是父，可殺可害、獲罪報者；餘九應非。若九非者，則應無罪。大王！色有三種：過去、未來、現在。過去、現在則不可害。何以故？過去過去故，現在念念滅故；遮未來故名之為殺。如是一色，或有可殺，或不可殺，有殺不殺，色則不定。若色不定殺亦不定，殺不定故報亦不定。云何說言定入地獄？

「大王！一切眾生所作罪業凡有二種：一者輕，二者重。若心口作，則名為輕；身口心作，則名為重。大王！心念口說，身不作者，所得報輕。大王！昔日口不勅殺，但言削足。大王！若勅侍臣立斬王首，坐時乃斬猶不得罪，況王不勅云何得罪？王若得罪，諸佛世尊亦應得罪。何以故？汝父先王頻婆娑羅，常於諸佛種諸善根，是故今日得居王位。諸佛若不受其供養則不為王，若不為王，汝則不得為國生害。若汝殺父當有罪者，我等諸佛亦應有罪。若諸佛世尊無有罪者，汝獨云何而得罪耶？

「大王！頻婆娑羅往有惡心，於毘富羅山遊行獵鹿，周遍墮野悉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見已即生瞋恚惡心：『我今遊獵所以不得，正坐此人。』驅逐令去，即勅左右而令殺之。其人臨終，生瞋惡心，退失神通，而作誓言：『我實無辜，汝以心口，橫加戮害，我於來世亦當如是，還以心口而害於汝。』時王聞已，即生悔心，供養死屍。是王如是尚得輕受，不墮地獄；況王不爾，而當地獄受果報耶？先王自作還自受之，云何令王而得殺罪？如王所言，父王無辜者。大王！云何言無？夫有罪者則有罪報，無惡業者則無罪報。汝父先王若無辜罪，云何有報？頻婆娑羅於現世中，亦得善果及以惡果，是故先王亦復不定，以不定故殺亦不定，殺不定故，云何而言定入地獄？

「大王！眾生狂惑凡有四種：一者貪狂，二者藥狂，三者呪狂，四者本業緣狂。大王！我弟子中有是四狂，雖多作惡，我終不記是人犯戒。是人所作，不至三惡，若還得心，亦不言犯。王本貪國，逆害父王，貪狂心作，云何得罪？大王！如人酒醉，逆害其母，既醒寤已，心生悔恨，當知是業亦不得報。王今貪醉，非本心作，若非本心，云何得罪？」

「大王！譬如幻師，四衢道頭，幻作種種男女、象馬、瓔珞、衣服，愚癡之人謂為真實，有智之人知非真有。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

「大王！譬如山間響聲，愚癡之人謂之實聲，有智之人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

「大王！如人有怨，詐來親附，愚癡之人謂為實親，智者了達乃知虛詐。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

「大王！如人執鏡，自見面像，愚癡之人謂為真面，智者了達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

「大王！如熱時炎，愚癡之人謂之是水，智者了達知其非水。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

「大王！如乾闥婆城，愚癡之人謂為真實，智者了達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

「大王！如人夢中受五欲樂，愚癡之人謂之為實，智者了達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

「大王！殺法、殺業、殺者、殺果及以解脫，我皆了之，則無有罪。王雖知殺，云何有罪？大王！譬如有人，主知典酒，如其不飲，則亦不醉，雖復知火，亦不燒然。王亦如是，雖復知殺，云何有罪？」

「大王！有諸眾生，於日出時作種種罪，於月出時復行劫盜，日月不出則不作罪；雖因日月令其作罪，然此日月實不得

罪。殺亦如是，雖復因王，王實無罪。

「大王！如王宮中，常勅屠羊，心初無懼。云何於父，獨生懼心？雖復人畜尊卑差別，寶命畏死，二俱無異。何故於羊，心輕無懼？於父先王，生重憂苦？

「大王！世間之人是愛僮僕，不得自在，為愛所使，而行殺害，設有果報乃是愛罪。王不自在，當有何咎？

「大王！譬如涅槃，非有非無，而亦是有。殺亦如是，雖非有非無，而亦是有。慚愧之人則為非有，無慚愧者則為非無；受果報者名之為有，空見之人則為非有；有見之人則為非無，有有見者亦名為有。何以故？有有見者得果報故，無有見者則無果報；常見之人則為非有，無常見者則為非無。常常見者不得為無，何以故？常常見者，有惡業果故，是故常常見者，不得為無。以是義故，雖非有無，而亦是有。

「大王！夫眾生者，名出入息，斷出入息，故名為殺，諸佛隨俗，亦說為殺。大王！色是無常，色之因緣亦是無常，從無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識是無常，識之因緣亦是無常，從無常因生，識云何常？以無常故苦，以苦故空，以空故無我，若是無常、苦、空、無我，為何所殺？殺無常者得常涅槃，殺苦得樂，殺空得實，殺於無我而得真我。大王！若殺無常、苦、空、無我者，則與我同。我亦殺於無常、苦、空無我，不入地獄，汝云何入？」

爾時阿闍世王，如佛所說觀色乃至觀識，作是觀已，即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色是無常乃至識是無常；我本若能如是知者，則不作罪。世尊！我昔曾聞，諸佛世尊常為眾生而作父母。雖聞是語，猶未審定，今則定知。世尊！我亦曾聞，須彌山王四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若有眾鳥隨所集處，則同其色。雖聞是言，亦不審定。我今來至佛須彌山，則



與同色，與同色者，則知諸法無常、苦、空、無我。世尊！我見世間，從荇蘭子生荇蘭樹，不見荇蘭生栴檀樹，我今始見從荇蘭子生栴檀樹，荇蘭子者我身是也，栴檀樹者即是我心、無根、信也。無根者，我初不知恭敬如來，不信法、僧，是名無根。世尊！我若不遇如來世尊，當於無量阿僧祇劫在大地獄受無量苦；我今見佛，以是見佛所得功德，破壞眾生所有一切煩惱惡心。」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我今知汝必能破壞眾生惡心。」

「世尊！若我審能破壞眾生諸惡心者，使我常在阿鼻地獄，無量劫中為諸眾生受大苦惱，不以為苦。」

爾時摩伽陀國無量人民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如是等無量人民發大心故，阿闍世王所有重罪即得微薄。王及夫人、後宮嫔女，悉皆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阿闍世王語耆婆言：「耆婆！我今未死已得天身，捨於短命而得長命，捨無常身而得常身，令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天身、長命、常身，即是一切諸佛弟子。」說是語已，即以種種寶幢、幡蓋、香花瓔珞、微妙伎樂而供養佛，復以偈頌而讚歎言：

「實語甚微妙，	善巧於句義，
甚深祕密藏，	為眾故顯示。
所有廣博言，	為眾故略說，
具足如是言，	善能療眾生。
若有諸眾生，	得聞是語者，
若信及不信，	定知是佛說。
諸佛常軟語，	為眾故說龜，
龜語及軟語，	皆歸第一義。
是故我今者，	歸依於世尊。

如來語一味，猶如大海水，  
是名第一諦，故無無義語。  
如來今所說，種種無量法，  
男女大小聞，同獲第一義。  
無因亦無果，無生及無滅，  
是名大涅槃，聞者破諸果。  
如來為一切，常作慈父母，  
當知諸眾生，皆是如來子，  
世尊大慈悲，為眾故苦行。  
如人著鬼魅，狂亂多所作，  
我今得見佛，所得三業善，  
願以此功德，迴向無上道。  
我今所供養，佛法及眾僧，  
願以此功德，三寶常在世。  
我今所當得，種種諸功德，  
願以此破壞，眾生四種魔。  
我遇惡知識，造作三世罪，  
今於佛前悔，願後更莫造。  
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  
繫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  
復願諸眾生，永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

爾時世尊讚阿闍世王：「善哉善哉！若有人能發菩提心，當知是人則為莊嚴諸佛大眾。大王！汝昔已於毘婆尸佛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從是已來至我出世，於其中間未曾墮於地獄受苦。大王當知，菩提之心乃有如是無量果報。大王！從今已往常當勤修菩提之心。何以故？從是因緣，當得消滅無量惡故。」

爾時阿闍世王，及摩伽陀舉國人民從座而起，繞佛三匝，辭退還宮。

天行品者，如雜花說。

### 大般涅槃經嬰兒行品第九

「善男子！云何名嬰兒行？善男子！不能起住、來去、語言，是名嬰兒。如來亦爾，不能起者，如來終不起諸法相；不能住者，如來不著一切諸法；不能來者，如來身行無有動搖；不能去者，如來已到大般涅槃；不能語者，如來雖為一切眾生演說諸法，實無所說。何以故？有所說者，名有為法。如來世尊非是有為，是故無說。又無語者，猶如嬰兒，語言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語未了者，即是諸佛祕密之言，雖有所說，眾生不解，故名無語。

「又嬰兒者，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雖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非不因此而得識物。如來亦爾，一切眾生方類各異，所言不同，如來方便隨而說之，亦令一切因而得解。

「又嬰兒者，能說大字。如來亦爾，說於大字，所謂婆伽，伽者有為，婆者無為，是名嬰兒。伽者名為無常，婆者名為有常，如來說常，眾生聞已，為常法故，斷於無常，是名嬰兒行。

「又嬰兒者，不知苦樂、晝夜、父母。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為眾生故，不知苦樂、無晝夜想，於諸眾生其心平等，故無父母親疎等相。

「又嬰兒者，不能造作大小諸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菩薩不造生死作業，是名不作。大事者即五逆也，菩薩摩訶薩終不造作五逆重罪；小事者即二乘心，菩薩終不退菩提心，而作聲聞辟支佛乘。

「又嬰兒行者，如彼嬰兒啼哭之時，父母即以楊樹黃葉，而語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生真金想，便止不啼，然此楊葉實非金也。木牛木馬、木男木女，嬰兒見已，亦復生於男女等想，即止不啼，實非男女。以作如是男女想故，名曰嬰兒。如來亦爾，若有眾生欲造眾惡，如來為說三十三天常樂我淨、端正自恣、於妙宮殿受五欲樂、六根所對無非是樂。眾生聞有如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為惡，勤作三十三天善業。實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為度眾生，方便說言常樂我淨。」

「又嬰兒者，若有眾生厭生死時，如來則為說於二乘，然實無有二乘之實，以二乘故知生死過，見涅槃樂。以是見故，則能自知有斷、不斷，有真、不真，有修、不修，有得、不得。」

「善男子！如彼嬰兒於非金中而生金想，如來亦爾，於不淨中而為說淨，如來已得第一義故則無虛妄。如彼嬰兒，於非牛馬作牛馬想，若有眾生於非道中作真道想，如來亦說非道為道，非道之中實無有道，以能生道微因緣故，說非道為道。如彼嬰兒於木男女生男女想，如來亦爾，知非眾生說眾生想，而實無有眾生相也。若佛如來說無眾生，一切眾生則墮邪見，是故如來說有眾生。於眾生中作眾生想者，則不能破眾生相也；若於眾生破眾生相者，是則能得大般涅槃，以得如是大涅槃故，止不啼哭，是名嬰兒行。」

「善男子！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書寫解說是五行者，當知是人必定當得如是五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我亦定當得是五行。」

佛言：「善男子！不獨汝得如是五行，今此會中九十三萬人亦同於汝，得是五行。」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

恭敬法寶 傳播流通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谨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一切助印者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辗转  
流通各佛经者回向偈

